

新华文学

短篇小说 专辑

SG60 小辑

第103期

SINGAPORE
CHINESE
LITERATURE

2024作家讲堂
学员作品

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 PUBLISHED BY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新华文学

VOL: 103



金基氏李
LEE FOUNDATION

新华文学

短篇小说 专辑

临近预产期的一天，我突然感觉有两个东西强有力地撞击着我的肚子。撞击的力量同时来自不同的方向，随后以顺时针的方向环绕着游来游去，我顿时惊慌失措……结果，当别人的孩子出生的时候被放进了育婴室，而我的双胞胎却被放进了鱼缸里。

——节选自寓雲《我怀了两条鱼》

赞助：
国家艺术理事会
(National Arts Council)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Fund)
李氏基金
(Lee Foundation Singapore)

《新华文学》编辑部
13, Smith Street, #03-01, Singapore 058927

新华文学

短篇小说·专辑



第103期

新华文学 VOL: 103

名誉顾问: 曾也鲁 陈军荣

编辑顾问: 黄孟文博士 王润华教授
希尼尔 林得楠

总编辑: 刘瑞金

主编: 柯奕彪

设计: Quintess Language Services

出版: 新加坡作家协会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13, Smith Street, #03-01,
Singapore 058927
<http://www.singaporewriters.org.sg>

发行: 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Tel: (65) 62935677

承印: Fuisland Offset Printing (S) Pte Ltd

赞助: 国家艺术理事会
(National Arts Council)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Fund)
李氏基金
(Lee Foundation Singapore)

准证: MDDI (P) 025/10/2024

出版日期: 2025年8月

短篇小说专辑

主编的话

VII

毛丽妃	明珠花园	1
艾 禺	囚	11
依 凌	车站	18
林 锦	背包岁月	25
小 黛	玻璃罐便当	33
休 休	永远不告别	41
李叶明	十年	45
陈一萱	爱情磁场	54
寓 雲	我怀了两条鱼	60
李慧敏	影子	68
林涵清	飘	80
乔舟人	风停在你背后	88
黎春莉	雨季不再来	99
陈 帅	冷湖 第七夜	104
徐海娜	我们都在改变	116
黄伟琳	高卢鸡、孔雀、狮子和马来虎	122
卡 路	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人，就回去吧	130
张雯茜	平行遗憾	134
柯奕彪	黑夜中的冷刀	140
刘 娟	那年流行红发卡	152
(马来西亚) 张 皓	最美的风景	159
(中国) 刘玉柱	开塔吊的女孩	167
(中国) 戴玉祥	你猜我在想着谁	174
(中国) 李 炎	破相	182
(中国) 陆利芳	黑豹公交车	187
(中国) 李走走	木有休思	192
(中国) 翟延平、乔宗玉	秀珠的世界	198
(中国) 陈淮贵	偷猎	204
(中国) 陈玉龙	月夜	210
(中国) 韦有凯	夜渔	216

VOL: 103

SG60小辑

冰 秀	候鸟飞来寻梦土 (散文)	222
李喜梅	莫道桑榆晚 (散文)	226
少 涛	一个年轻的悲剧 (诗歌)	231
晓 晨	先贤心血流芳华——庆建国六十周年 (诗歌)	234
郑景祥	新世界陨落 (诗歌)	236
袁立红	早安, 李老师 (小说)	239
缘 希	活着的姿态 (诗歌)	244
张秀美	我贵姓 (小说)	246
穆 军	山歌重新唱起 (小说)	254
(中国) 陈艾琳	新年的雨 (诗歌)	263

2024作家讲堂学员作品

陈敏洁	我的感言	265
金彩云	陈帅老师的秘密武器 (外一首)	270
姚玲玲	梦中的那只狐狸 (散文)	273
沈松财	西施东施 (散文)	275
范文斌	情归何处 (散文)	281
陈敏洁	梦见阿娘 (散文)	287
梨花浅笑	空 (诗歌)	293
罗月秋	思念 (诗歌)	294
洪筱蕙	闪小说两则	295
王顺明	老骥伏枥 (外一篇) (闪小说)	297

文 讯

郭永秀	第11届东南亚诗人大会	300
陈彦熹	《新华文学》第102期发布会暨分享会: 探讨全球化时代的身份探索与归属	304
郑景祥	缘聚缘散文长在——2025作家协会散文讲堂	306
新加坡作家协会	2024-2026年度理事会	308
	《新华文学》第105期征稿	309
	《新华文学》投稿须知	310
	订阅《新华文学》	311
	《新华文学》订阅表格	312

主编的话

岁月在笔耕中流逝。转眼间，《新华文学》第一个“短篇小说专辑”于2005年推出，迄今已20年。那是我主编的第64期“旅一程漫漫的文学山路”，发表了13位作者的短篇小说。九年后（2014年），我写征稿启事时，雨丝打在窗上，给了我灵感，以“编织一窗雨帘的故事”为标题，成就了第二个“短篇小说专辑”。那是《新华文学》第80期，收录的短篇小说增加到17篇。去年6月，我在国外，总编发短信问能否出任第103期主编，主题由我决定。我想，不妨趁眼力尚可，精力犹存时，为《新华文学》完成“短篇小说专辑”三部曲，便欣然应邀。

这一次收到的短篇小说来稿较前两次踊跃，让我始料不及，是个“快乐的问题”。因版位有限，为公平起见，每人仅限一篇作品。凡投来超过一篇者，择优发表。另外，短篇小说的字数应尽量不超过5000字。5000多字的作品，若素质达标，我们考虑采用；但6000和7000余字的作品，我们只好割爱了。再者，涉及政治、宣扬迷信或内容具煽动性的作品，我们要么删除相关段落，要么弃之不用。至于逻辑有问题而需要动大手术修改的小说，本刊亦不选用。

为了容纳更多短篇小说，广受欢迎的栏目“其他文学创作”暂停一期，在此向读者和作者致歉。然而即便抽掉了“其他文学创作”，我们仍无法让所有筛选出来的短篇小

说挤上这趟班车，唯有将一部分作品挪后至下期发表。当然，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位读者都偏爱阅读小说，少了“其他文学创作”，喜欢散文和新诗的读者可品读“SG60小辑”，感受10位作者于新加坡建国60周年献上的祝福、寄语和感恩；亦可翻阅参与新加坡作家协会主办的“2024作家讲堂”九位学员在资深作家的指导下所酝酿出来的佳作。

我们绕回来谈小说。如何定义一篇创作属于小说？在我看来，小说必须有故事，在故事的基础上，也应有情节。故事，是小说的基本材料；情节，则是这些基本材料的表现手法，是作者利用艺术技巧对故事进行包装，使之得到提炼与升华。情节之于小说，恰如眼睛之于人，是小说的灵魂。纵观本期33篇短篇小说（包括三篇“SG60小辑”作品），大部分故事与情节兼备，看得出作者们付出不少心血经营。希冀大家在忙碌的生活里偷闲，一篇篇赏读，读一个个曲折多彩的小说世界，感受人物的情感起伏，享受一段书写人生风雨的文学之旅。

明珠花园

毛
丽
妃

一 鹏飞

好天良夜，清辉如雪。恰逢中秋，冰轮专为我们圆缺。

我、池晓和薇薇穿着短袖汗衫，披一身月的寒意，静静地坐在小路尽头大水沟旁湿润的草地上。侧面前方是一座又宽又长可以通车的石桥，连接大水沟的两端，把这一端的人们送到另一端，再送到更遥远的地方。

这一端是住宅区，左右两边是两列半独立式双层洋房，沿路没有路灯，我们通过住宅透出来的微光试图看清彼此脸上的哀伤。池晓带了一箱啤酒过来。我们都不曾喝酒，不知道喝醉了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池晓说趁我离开之前，大家好好醉一场。我们没有经历过离别，这第一次，心里闷闷的、苦苦的，除了沉默与喝酒之外，我们找不到其他方式道别。

这一醉醒来之后，我已鹏飞万里了。醉的功能是把一段时间的意识掏空，再把时间冰冻凝固起来。待醉意离开之后，时间慢慢融化成水，有些东西，包括快乐和悲伤，包括友情和爱情，也会悄悄流逝，或被蒸发。

那是个没有手机的年代，通讯不是那么方便。长途电话不是我们这些青少年人负担得起的，而我和池晓都不是那种喜欢动笔写信，或者会刻意联系对方的人。只有薇薇

1

—

2025年
8月号

在我刚离开的那一两年还给我写过几封信，后来也渐渐失去了联络。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当日醉别，我怎会想到，二十几年一晃而过，我竟然始终未曾回到明珠花园这个我成长的地方？我、薇薇和池晓也是十多年之后才重新在另一个国度联络上的。

离家的日子，跟我偶尔还有联络，让我对明珠花园的事还略知一二的只有我们当年的保姆袁妈妈。她告诉我，薇薇曾经大病一场，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才慢慢康复，但是康复之后，很多事情她都不记得了。薇薇到底得了什么病？袁妈妈说不清楚，池晓不太愿意提起，而薇薇自己，竟然连曾经大病一场这么严重的事情都忘了。

二 池晓

我跟池晓相识超过三十年。我对他既崇拜又欣羡，甚至把他当成偶像。他长了一头浓密的卷发，还不到四十岁头上已经滚了几圈银白的发丝，卷卷的像溅起的浪花，但那却完全没有令他显出衰残的样子，反而让他看起来更深邃、更稳重。他那一双褐色的眸子依然炯炯有神，望着你的时候好像使尽了力气似的，那是一种锋利无比会把人割伤的眼神。然而，他一说话，那眼神便柔和了许多。他把男性的嗓音温暖而带有磁性，仿佛永远不会发怒。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池晓读过很多书，说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一点也不夸张，天底下他不懂的事物还真是屈指可数。

他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房屋经纪，听说做得很成功，但他没有在这一行待很久，便被一家国际石油公司重金挖角，聘请他到S城分公司当区域经理。就这样，他才带着薇薇来到S城。

池晓和薇薇就在池晓加入石油公司的那一年步上红地毯。

三 薇薇

薇薇是刘胖拐唯一的女儿。街头巷尾的人管薇薇的爹叫刘胖拐，顾名思义，是因为他长得胖，身体圆滚滚的，走起路来步履蹒跚。胖拐生性风流，娶了三个太太，大太太，也就是薇薇的母亲据说无法忍受与其他两个女人共事一夫，很早就离开他了。即便如此，剩下的两个太太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家里还是一天到晚吵闹不休，有时候两个女人还大打出手，而这时候，胖拐竟然还可以悠悠闲闲地在他们家的院子里“拈花惹草”。邻居看不下去了，走到他家门前，请他劝劝他的女人，他却笑盈盈地说：“放心，不会闹出人命的啦！”

薇薇小小年纪便失去母爱，两个“妈妈”和弟弟们又常常欺负她。我想，大概因为这样，她才特别敏感。她最近常常找我诉苦，说池晓背着她在外面找女人。我问她是怎么知道的，她说她嗅到池晓的大衣上有女人的香水味。

“你有没有找池晓问清楚？他怎么说？”

“他当然不肯承认！”薇薇紧紧地皱着眉，一双盈泪的大眼睛求助地凝视着我，让我实在不忍心漠视她的忧虑。我明白她的意思，她知道池晓跟我无话不谈，想让我替她找池晓问清楚吧！

那阵子池晓非常忙碌，刚刚从纽约开完会赶回来，还来不及适应时差，便匆匆赶去参加一场盛大的国际研讨会。我好不容易找到他，没时间设计开场白，便单刀直入告诉她薇薇找我的事。池晓没说什么，他看了看手表

说：“兄弟，来，我们一起吃午饭，吃了饭我带你上去我的办公室。”

约我上去他的办公室？什么事情严重到要去他办公室关起门来谈？莫非池晓真的出轨？

“难得我下午有时间，忙了这么久，陪我轻松一下，来，我们去牛排馆吃牛排……”他不等我回答便拖着我的手臂，拉着我走。

他带我到他办公室附近那家他很喜欢去的法式牛排馆。我哪里有什么心情享用美食？匆匆地把红酒、牛排吞下肚，只希望能够快点吃完上他办公室听他解释。池晓目光灼灼地望着我，一边摇头一边笑了：“兄弟，吃牛排不能狼吞虎咽的，你这是糟蹋美食啊！”

这顿饭吃了好久。我觉得池晓是故意在拖延时间。我担心吃过饭之后他找借口离开，饭局中好几次忍不住冲口而出问他是否做了什么对不起薇薇的事。

“兄弟啊！我跟你说我没有对不起薇薇你会信我吗？”他见我杯中的红酒喝光了，一边慢条斯理地替我斟酒，一边微笑地说。他的从容和冷静让我又急又气，我尤其憎恶他那似乎把我看透的眼神，但我拿他没办法。

还好，饭后他真的带我上他的办公大楼。这是我第一次参观他的办公室，还乘搭他的私人电梯。我忍不住惊呼，这家公司真豪华，没有一处装潢不是精心设计的，连电梯都是金光闪闪的。一走进电梯，耳边即刻响起轻音乐。电梯缓缓地上升到第36楼，然后大门轻轻地向两边拉开，迎接我们的是清新淡雅的茉莉香味，我忍不住闭上眼睛，不自觉地陶醉在一种微醺的氛围里，忍不住赞了一句：“好香！”池晓好像奸计得逞似的笑了起来，他说：

“今晚你回家去，看你太太闻到你身上这名贵的‘香水味’会说什么。”

“哎呀！池晓，兄弟一场，你竟然这样害我！”

“香水味”的谜底解开了，我以为薇薇可以放下心头大石，没想到才过几天，她又哭哭啼啼地来找我。她说池晓在外面有女人，他老趁她睡觉深更半夜打电话给一个说英语的女人。要不是这阵子她刚好失眠，她还被蒙在鼓里。

“薇薇，你有没有听池晓解释呢？会不会是误会？”

“不！绝对不是误会！好几次了……如果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为什么他们要偷偷摸摸在半夜讲电话呢？”薇薇已经泪流满面，眼看就要崩溃了，我没有办法不帮她。我当着她的面立即拨了一通电话给池晓。电话那端池晓爽朗地笑了起来，他告诉我他们公司最近标到一场很大的工程，需要向A国的工厂购买一些原材料，刚好运输上出了一些状况，所以最近跟A国公司联系得比较频繁。A国跟S城有时差，我们这里半夜，他们那里刚好是上班时间。

“而且，跟我说话的不是女人，是男的！”

真相大白，薇薇的心情却还没有完全平复，还在一搭一搭地抽噎着。

“薇薇，你既然嫁给池晓，就该信任他。你这样疑神疑鬼的，辛苦的是你自己啊！”我拍了拍她的手臂。

这次之后，隔了一段好长的时间薇薇没有再来找我。我以为他们自此相安无事。没想到三个月之后，薇薇满身伤痕哭着来找我，说她遭池晓家暴。我半信半疑，我跟池晓相识三十几年，虽然其中十多年不见，我可从来不曾看过他发脾气，“家暴”这个词，很难跟他扯上关系。我还记得，在明珠花园的那些年，薇薇常常遭两个弟弟欺凌，每

一回被欺负，薇薇都会跑去找池晓，而池晓总会像哥哥保护妹妹那样对她呵护备至。然而，若薇薇并未遭遇家暴，那她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呢？

虽然觉得尴尬，我还是去找了池晓，约他在上次那家牛排馆见面。

这一回，池晓不再像前几次那样表现得若无其事。他先是沉默了一下，凌厉的目光失去了一贯的锋芒，但很快便又露出一个笑容，这笑容掩饰不住一种凄苦的意味。

“也许袁妈妈没有告诉你……”他欲言又止，不晓得是否仍旧犹豫着应不应该把什么秘密告诉我。

“薇薇，她有妄想症。她生病的那两年也曾经伤害过自己。”

“你是说，她身上的伤，是自己造成的？”

池晓点了点头：“还有一件事，我本来不想再提起……”

说着，他又沉默了。

我等着他向我叙述，但是他沉默了很久，似乎后悔不该跟我说这些。我没有追问他，这是第一次，他磁性的声音显得疲惫而沙哑；也是第一次，他看起来如此严肃忧伤。良久，他从口袋里掏出了手机，径自滑着。我正想对他说：“如果不想说，就不要说了。我只要知道薇薇没有被家暴就行了。”话还没说出口，他便把手机递给我：“哪，你看！”

手机屏幕上展示的是维基百科的画面，内容是关于“解离性失忆症”。

“这是一种严重创伤之后的心理病。患者受到了重大的打击，内心极度悲痛就会对创伤产生自我防卫的机制，丧失部分的记忆。”他解释。

“你是说薇薇受到极大的创伤？”

他点点头，声音有些颤抖：“薇薇的两个弟弟为了向父亲勒索赎金，绑架了她，还……”他低着头，闭上眼睛，咬了咬自己的嘴唇，吐出两个字：“侵犯了她。”

“侵犯”两个字他说得很小声，但是我听得非常清楚。顿时有一种从头到脚麻痹的震惊和愤怒，感觉自己的脸颊和眼眶都在发热。池晓按着我的肩膀：“兄弟，我知道你一定很震惊，但请你保持冷静！这件事过了那么久，既然命运让薇薇忘记，我们就不要再提了！”

我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池晓是薇薇的丈夫。这么多年来他对薇薇不离不弃，独自一个人默默承受这种痛苦，却依然冷静沉着，我只是个局外人，怎么可以表现得过分激动？池晓向侍应生要了两杯威士忌。我想起当年离开明珠花园前夕，我和薇薇、池晓第一次喝酒的情景。倘若今夜也能一醉，酒后将所有残酷的记忆销毁，甚至那些丑陋的事实也被挖空，一切仿佛从未发生，那该多好？

四 袁妈妈

薇薇的事情，除了池晓，袁妈妈是另一个知情的人。

小时候我的父母亲工作忙碌，没有时间照料我，白天就把我送到隔壁家给保姆袁妈妈照顾。后来我到S城，袁妈妈每一次与我通电话总不忘提醒我，说我三岁就给她照顾，一直照顾到我念完中学为止。我七岁那年，池晓也来了，袁妈妈同时照顾我们两个。薇薇不是家人托付袁妈妈照顾的孩子，而是每一回在家里受了委屈，就自己跑过来避难与寻求安慰的孩子。袁妈妈和丈夫结婚很多年，膝下无子，所以非常疼爱我们几个小孩，她就像是我的第二个妈妈。

大约一年前开始，我致电袁妈妈，却怎么也联系不上她，心里不免担忧。后来妈妈刚好回K城探望老朋友，我才从她口中得知原来袁妈妈被她最信任的朋友骗去了一生的积蓄，邻居们要她报警她又不肯，天天以泪洗面，不知是否因此积郁成疾，不久后就中风了。如今，她在疗养院，性情大变，谁都不肯见，也不肯开口说一句话。

“谁那么狠心，竟然缺德到要欺骗一个善良的老人家？那她的生活怎么办？”

“好心是有好报的。邻居告诉我，有一个善心人，每个月都会寄一笔钱给她，她的基本生活应该没问题。”

我们三个孩子当中，只有池晓前几年还经常回K城探望袁妈妈，后来生活渐渐忙碌，也就没有回去了。

妈妈还告诉我，薇薇的两个弟弟死于非命，两人在同一天丧命，一个死于交通意外，另一个被劫杀。当地人对此议论纷纷，有人说是报应，有人说哪儿有那么巧的事，分明是有人预谋杀害他们。

对于明珠花园，我唯一牵挂的只有袁妈妈。我隐约觉得，令袁妈妈痛不欲生的，未必是那“一生的积蓄”。袁妈妈一生重情重义，好朋友的欺骗与背叛，当是更大的伤害！想到这里，我对自己离开之后一直未曾去探望她感到自责，我决定忙完这阵子亲自回去见见她。

我于是去了池晓的家，把有意回K城的事告诉他们。池晓却向我宣布他要带薇薇离开S城，去A国治病的消息。他甚至连行程都安排好了。他说若干年前他和朋友在A国投资了一个度假村和几间别墅，这些别墅曾经一度既租不出也卖不出，他欠下大笔贷款无法偿还，差点破产。他没有告诉我后来如何解决，只说现在刚好有买家愿意

高价收购别墅，他决定赶快脱手，只留下一间自己享受就好。他主动向公司申请把他调派到A国的总公司，一方面可以发展事业，一方面可以处理自己的私事。另一方面，他已经联系了A国一位很有权威的心理医生，相信可以帮助薇薇。

当池晓兴致勃勃地向我说明要如何装修别墅，把其中一间留给自己和薇薇住的时候，静坐一旁的薇薇突然像发疯似地涨红了脸，边哭边喊：“我不要住别墅！我也不要去A国……”

“薇薇，你怎么了？”我和池晓都被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池晓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连忙过去把她抱住。

薇薇用力挣脱池晓，哭喊着：“你要住别墅？袁妈妈现在还住在疗养院呢！你要住别墅？你怎么能够住得安心？”

“薇薇，这是两回事啊！”池晓连忙安抚她。即使面对正在发脾气的薇薇，他的声音也仍旧温柔。

“不！这是一回事！一回事！”说着，薇薇蹲了下来，两手掩着耳朵歇斯底里地痛哭起来。

池晓示意我先离开，让他去安抚薇薇。我从来没见过薇薇如此失控，这是妄想症吗？还是忧郁症？躁郁症？严重起来会不会有自杀的可能？我不禁担心起来。池晓若能够找到好医生帮她治病，那绝对是好事。虽然我舍不得他们离开，但看到薇薇的情况，我真心希望池晓赶快带薇薇去治病。

一切进展得很顺利，他们很快就离开了，看来是筹备了一段时间的事。

大约两个星期之后，我意外地收到了薇薇的信。

打开信封，是一张字迹潦草的信笺，信中还附上她银行账户的账号、密码，还有电子转账的详细资料：

鹏飞哥哥：

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活着好痛苦！我唯一放不下的是袁妈妈，若有一天我走了，请你帮我按月汇钱给她。我和池晓欠她的，大概这辈子是还不清了！

薇薇

窗外，清辉仍旧如雪，月亮是一颗遗落在远方的珍珠，阴晴圆缺已不是那么重要。沉思往事，回首尽成悲咽。日子是一个个今天无法原谅的昨天。

毛丽妃

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文学爱好者。目前从事华文教育工作。



艾

易

(一)

人还没有进来，美雅已经在名单上看到了对方的名字——辜爱美，西西里亚。

好熟悉的名字，有些意外。

要在这种地方“重逢”，像是奇迹。

见面后会有什么状况，这个念头突然叫人莫名期待。

一个过去被宠上天的女人竟然掉入疗养院这种落魄凡间，怎么想都觉得不可思议。当然，病历一栏清楚写明了：阿兹海默症。这或许就是原因。

应该很多事情她都忘记了，但这是否意味着就不再需要承担一切责任？这世界没有那么便宜的事。

当年的那记猛踢，后脑勺还留着疤痕。高跟鞋的后跟断了，裸露的铁钉透着腥味，那股血的气息犹存。因此，美雅害怕红色的物件，尤其是红色的鞋子。

(二)

那年在家乡，突然接到可以到异地去当帮佣的消息，美雅雀跃万分。家里太穷，13个人挤在一间锌板屋，必须有人离家赚钱。她是老大，没有选择。

11

—
2025年
8月号

中介吹嘘着他们有多厉害，才帮她找到这户人家，三层楼洋房，只有一家三口，生活简单，工作清闲。

消息如风，左邻右舍的姐妹们羡慕不已，盼望着自己也能有这样的机会。还没离家，美雅已经感受到满巷的艳羡目光，大家昂头看着，仿佛她已带上贵气。

可是到了雇主家，她才发现所谓的“工作清闲”是谎言。三个人的家仿佛住了无数隐藏者，屋子里的每个旮旯儿都需要她打理。

唯一的慰藉是大房子的天台。站在上面，可以俯瞰远近的楼房，迎接升起的朝阳。那种力量让人相信好日子可以期待。主人家从没有赏日心情，他们都习惯日上三竿才起来。就算有个必须早起去上学的太子爷，也总在迷蒙中出门。

地方很大，但雅美却感觉自己被囚禁在窄小的空间里，连门口都不能迈出。

回想在家乡，虽然十几个人挤在一起，却充满欢乐。

为了发泄满腔的郁闷情绪，她决定给家人写信，虽然不会诉苦让家人担忧，但也希望彼此的心紧紧联系。中介说过的，雇主有义务帮帮佣投寄信函。然而，一封封的信是飞了出去，却始终没有回音，就像断线的风筝。

隔壁的同乡阿曼尼提醒她：“别相信你的雇主，那些信肯定全被扔了。”

但美雅选择不信，毕竟西西里亚曾是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不会如此良薄。

西西里亚是女主人的名字，但当然不能当面唤她，只能叫Mum。

工作几个月后的一个半夜，客厅里的电话铃声突然急促响起，震醒了整座洋房。西西里亚好久才接起电话，吼了几句后一切恢复平静。美雅在听到铃声的时候已经感觉心情躁动，觉得来电与自己息息相关。但到底是什么事，却摸不着头绪。

长夜漫漫，她辗转难眠，眼皮不时跳动，电话铃声在心里响起一遍又一遍……

第二天清晨，阿曼尼在隔壁天台朝她大声喊：“快打电话给中介，你家里出事了！”

美雅手一颤，手中搬动的花盆几乎落地，顾不得西西里亚禁止她使用家中电话的规定，拨通了中介的电话。

“哎哟，这时候才打来，你爸爸昨天早上从芒果树上摔下来，昨晚走了！”中介淡然地说完，随即语气一转，“别想打回家的主意，中介的钱还没扣完，给我乖乖工作！”

美雅没有争辩，她很清楚争取是没有用的，自己无法逃遁也无法改变，那就选择静默吧。等待时机的到来，需要耐心。

年尾，洋房里举行了盛大的圣诞派对。忙到半夜，西西里亚宿醉未醒，竟没有盯着美雅清理房间。

昨夜那几套换下来的晚礼服还摊在躺椅上，名贵的首饰在梳妆台上继续光芒四射。

雅美不敢掉以轻心，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西西里亚会清醒过来，自己会挨骂。

她打开柜子，正打算把首饰盒放回，突然，几封信从衣堆里滑落，撒落一地。那些自己写给家乡的，还有家乡

的来信，原来全都躲在柜子里不见天日，就像她被囚禁在这个空间里一样。

真的如听闻所说雇主不想自己的帮佣与家人有联系，会影响工作，所以让她与家人断联吗？

她本以为人性应该拥有的良善此时在眼前七分八裂，碎成了千千万万个碎片划破她每一寸的肌肤……

(三)

西西里亚穿着大红外套出现，是要故意吓唬我吗？

美雅第一眼看到对方，确实愣住了。不只是那耀眼的红，而是眼前人已经换了另外一幅模样，瘦削的脸孔，凹陷的眼睛，呆坐进轮椅里的虚弱姿态。

当年的贵妇人怎么会沦落到这般境地？

“问题老人，以后有麻烦！”同事拿着入院报告摇头走开。

美雅慢慢地趋近对方，俯下身，“西西里亚，你还认得我吗？”

对方斜眼看她，眼神中马上闪过一丝熟悉感，甚至给美雅的感觉是“我终于找到你了！”但下一步，对方又两眼一翻，瞪着天花板高傲着。

“你真的不认得我？”

“认识你？我……为什么要认识你？”西西里亚哼了一声，不屑地睨视着她。

还是这副德性，高高在上的性格原来不会改变。

“快去拿东西给我吃！”对方命令着，突然伸手抓住美雅的手臂，像猫一样狠狠一扯，指甲划过皮肤，红色的血痕即现。

美雅吃痛地叫了一下。又是红色，那令人恐怖的红。

两年合约一满，她慌不择路地逃离，什么都没带走。

虽然还是转到其他人家里去做帮佣，但状况大好，最后她还碰到一个善良的雇主，鼓励她用闲暇时间去修读护理课程，并资助她完成学业，让她无需再当帮佣。美雅后来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护理人员，开始在疗养院里工作。

但曾经的伤痛让她心里永远藏着疙瘩，怀疑良善的存在。就算过了15年，她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美雅了，有时对人的看法还是游移不定。

就像现在这样，当年那个良薄的雇主以破败的身躯出现。她真的要好好照顾她，接下来对她好吗？

西西里亚的身体日渐衰败是不争的事实，仿佛那头近了。但就算如此，她嚣张跋扈的态度始终没有变，对人的刻薄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院友和其他护理人员都视她为瘟神，距离她远远的。

大家都知道美雅和对方过去的关系，但还是把她推了过去，让她去照顾西西里亚。美雅别无选择，甚至自己也说不上来，就是有种感觉好像维系着二人，不是想放开就能放开的。

傍晚，她又推着西西里亚到小花园散步。夕阳西下，美雅想起当年在天台看日出的日子。

日出日落，就像许多人的写照，风光一时，衰败一时，最后都烟消云散。

天黑了回房，西西里亚突然对她命令着。

“你……你去帮我拿样东西。”

“你要拿什么，院长已经下班了。”凶巴巴的，美雅也没好气回应。

“不行……明天……来不及。”

“来不及也没办法，我们都没钥匙，拿不到，明天吧，明天我推你去拿。”美雅想起对方入院时怀里紧紧地抱住的包包。她认得那个包包，当年在那间豪宅里曾经被视为很贵重的东西，连碰一下都不可以。可是现在都陈旧斑驳了，为什么还会当宝？

“明天来不及……明天来不及……”西西里亚开始不耐烦地嘟哝。

美雅不断安抚着，好不容易才让对方才在不沉稳中睡下。

第二天一早，美雅在睡梦中被同事唤醒，对方告诉她西西里亚走了。

她简直难以置信，昨晚还在喋喋不休的人就这样静语了，还是永远地不再说话。

院长把属于西西里亚的包包交到美雅手上。她打开包包，只见当年那些没有起飞和被囚禁的信件开始在她面前翻飞……

自己都忘记了，却没想到它们依然存在。

藏在骨子里的良善终于在某个时刻苏醒？

始终联系不上安排她转院的人，其他栏目也没有亲人的名字。美雅为对方感到可悲，却又无能为力。

两天后，院方决定为辜爱美，西西里亚办一个最简单的葬礼。

灵堂很静，只有美雅和西西里亚。

一对白烛飘摇不定，美雅对着棺木里的西西里亚问：
“其实你早就认出我是美雅，刻意来找我的对吗，Mum？”

17

—
2025年
8月号

艾 易

新加坡作家协会名誉会长，曾为电视人，现为自由撰稿人兼教育部与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委任之驻校作家。最新作品为短篇小说集《有熊出没》。

车站

(一)

不同车辆从身边擦过，一辆红色巴士停下，人们下车又上车，巴士急急开走。这种景象，重复又重复，就如他和他的关系，最终只能轻轻长叹。多少次想和解，多少次想放下，看着上上下下的人群，车站，仿如一座码头，让她的思念靠岸。

三岁，她随祖母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母亲的爱，从此出走。伯父母家境并不富裕，还有四个孩子要抚养，可以收留她，已是十分万幸。每当遇到难过的事情，她也不敢哼声，是不能。

“小雅，这不是你的家，无论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也不要说出来，记得吗？”祖母常对她说，她总是点点头。

有一年天旱，城市实行隔日供水。为了节省用水，五个孩子要共用一盆洗澡水，当然，她是排到最后一个。望着那盆灰黑的洗澡水，点点灰泥在水面漂浮，有些还粘在红色的澡盆上，她看了“哇！”的一声叫了出来，立即用双手盖在嘴巴上。她立在盆边久久不动，心在想：水那么脏，我不要冲凉。她真的不想下水，但伯娘强推她入水，有些灰泥还沾上嘴边，她的眼睛发红，依然不能哼声。

(二)

“吱”，一阵长而尖的声音把她从回忆中惊醒，整颗心悬在山崖与海涛之间。一辆挤满人潮的巴士急速停下，人们蜂涌而上，有工人有学生，还有穿着光鲜的上班族。“是啊！这一区是金融区，附近还有一所名校，怪不得那么吵！”她嘀咕着。清晨的斑马线，看不见黑白的线条，只见黑皮鞋白布鞋，还有高跟鞋，来来回回。就如她和他内心的拉锯，没有停止。

一个闷热的下午，厨房飘来阵阵清香，香甜的气息让她忍不住探头偷看，原来，祖母在煮海带绿豆甜汤，嘴馋的她高兴不已。不久，桌上盛满五碗甜汤，内有海带和绿豆，堂弟在嘀嘀咕咕，堂妹却小声说：“海带又黑又硬，都不好吃。”急急把汤喝完跑出门外玩了！她静静地把不好吃的海带吃完，留下甜汤慢慢享用，谁知这一幕却被伯娘看见，以为她很喜欢吃海带，立即把孩子们吃剩的海带倒入她的碗中。这种突然的动作让她受惊了，泪水即时在眼眶内打滚。她把头儿低下来，默默地咀嚼混合泪水的咸海带，依然，她不敢出声，祖母的吩咐一直在她的脑海盘旋。

(三)

她承认，童年的委屈，内心有点怨恨。此时，一阵冷风吹过，从路线牌的玻璃厨窗反影中，她看见一个头发凌乱面容憔悴的中年女人。上班时间已过，车站静悄悄，她从背包拿出一面小镜子，才惊觉白发偷偷地出走。

小学二年级开始，常被老师通知收拾书包回家，说家里有要事。她立即飞奔到堂姐的外婆家，外婆住在学校附近，因伯父母外出工作，委托她照顾小堂妹。但外婆好赌，每天喜在家里和邻居攻打四方城，每当堂妹哭闹，习惯唤她回去帮忙。她用背带背着小堂妹在走廊踱步，直至婴儿熟睡，她立刻跌坐在石阶上休息。“为什么总是我？”想到自己无法继续上课，她内心更是难过。

(四)

中午时段，车站挤满人群，有人大声嚷：“88号巴士来了！”一个长发少女从后挤上人群并大声叫喊：“小黄小黄，请等等我。”巴士刚停下，一群人急急下来，另一群人急急涌上。

她听到经过她身旁，穿长袖衬衫的中年男子向同伴说：“我提议到小贩中心吃午餐，听说那里有一摊新开的牛肉面十分好吃。”穿黑长裙的中年女子却在抱怨道：“天气那么热，大家到商场内的餐馆享受冷气，不是更好吗？”男男女女边走边说个不休。她立即站起来走到车站旁的小公园，从背包拿出一个日式红豆抹茶面包，慢慢地咀嚼，眼睛不时望向车站，口里不停在嘀咕：“今天是什么大日子，为何车站来了那么多人？”此时，一群读幼儿班的小孩跟着两位女老师经过她的身边，走入巴士站旁的超级市场参观。

“现在的小孩真幸福！”站在车站候车的老伯说。

家乡的旧钟楼，年久失修，曾改装成一间简陋的五房式幼儿院，四面矮墙保护着大楼，其中一间没有窗户的黑房，是她最害怕停留的地方。她仿佛看见一个熟识的小背

影，蜷缩在黑暗的角落抽泣。当年幼小的她常和同伴踩着大石头，伸长脖颈儿，贪婪地张望墙外春耕秋收的风光。初夏，田埂的小米兰香气引人，倚在矮墙旁的龙眼树，一大把黄褐色的小圆球随风摇曳。她兴奋地在树下蹦跳，“小强小华，你们快来啊！”她大胆地要求同伴把她推上矮墙。墙上凉风习习，瞪着飞舞的龙眼是双贪婪的眼睛。突然，上课钟声大响，“铃……”同伴赶快溜入课室，留下墙上断断续续的哭叫声在等待救援，不用多说，她被困黑房已不是第一次。

(五)

青丝泛白，童年记忆却挥之不去。她望着阴沉的天色，口里喃喃地说：“就快下雨了！”此时，一辆宝蓝色的私家车停在车站不远处，一名年轻菲佣扶着一位白发老人下车。看他皮肤白皙，面容饱满，虽然衣着光鲜，却看出他的年纪不小。她心想：应有八十多吧！细心的菲佣让他坐上轮椅，并轻声地对他说：“Sir, are you ok?”老人点点头，他慢慢被推走。她静静地望着他，视线不曾离开，口中喃喃道：“算算你也像他这把年纪了！想你的家庭一定很幸福，可曾想起我这个在外飘泊的女儿？”

她落寞的心情，仿如路旁的野草。忽然，她听到小女孩的叫声：“妈妈，我的花灯不亮了！”

“刚新买的就弄坏？还未到中秋啊！”一名年轻妇女拉着一个年约五岁的小女孩经过。花城常年炎热，没有四季之分，现正九月初。“对啊！华人的中秋节快到了！”忽然间，她心头泛起一种莫明的乡愁。

那年中秋，祖母杀鸡拜祖先，“咯咯咯，咯咯咯”她立即走开不敢看。当祖母切开煮熟了的大肥鸡，她站在旁边不停地吞口水。老实说，一年只有几次的大日子才有这么丰盛。祖母留起两只鸡腿，对她说：“一只是留给你的伯父，另一只是留给你的堂弟。”祖母重男轻女的个性，大家习以为常。饭后和堂姐一起在门外走廊，玩用柚子皮自制的灯笼。晚上11时，祖母开始拜月光，桌上放上月芋头、菱角、月饼及各式水果，祖母还煮了她最爱吃的生菜鸡丝粥和紫苏叶炒田螺。紫苏叶的香气不断涌入她的鼻腔，看见那么多好吃的水果和食物，贪婪的眼睛转个不停。祖母看到她嘴馋的样子，立即大声喝道：“别动别动，等会让妳伯娘看到，妳肯定会被骂。”她一边点点头一边慢慢移开脚步。祖母拜祭完毕，几个小孩立即蜂涌而上，她也不敢去拿。祖母用眼神示意她可以吃了！她立即大步走上前，一手拿着芋头一手拿着月饼，大口大口地吃。“慢慢吃，别急。”祖母看着她的馋相，疼惜之情表露无遗，还盛了一大碗她最爱吃的鸡粥呢！

“笃笃笃”，走道传来一把苍老的声音：“小雅小雅，快开门！”声音从远而近。她急急把大门打开，一个瘦小的身影闯进来。果然是住在巷尾的独居老妇——五婆，她转头望向厨房大声叫道：“奶奶，妳的老朋友来了！”五婆也快八十了，个子矮小，从小缠脚，眼睛细小加上老人黄斑，外出要手拿竹杖扶助。五婆是她家饭桌上的常客，每次吃饭总爱用木筷左挑右挑，碟上的小鱼转眼体无完肤。祖母看在眼里，也不便多说，常对大家说她年纪大，身世可怜。伯娘当然不知道此事，五婆也很聪明，多选在闲日的午餐来串门。

每年中秋节，五婆一定准时到来，她只站在门边向祖母讨两个炒田螺，笑说：“中秋吃田螺，眼睛亮多多。”再多给她，她也不要。原来，女人爱美真的是天性，祖母听了也在发笑。

(六)

心情荡漾在往事，忽然间，一摊污水向她溅来，“哇！”她立即跳起来，头脑顿时清醒。原来，一辆电单车疾速越过水洼。坐在她身旁等巴士的妇女也中招，她大声喝骂：“狗娘养的，弄脏了我新买的花衣裙！”铁马无情地绝尘而去，骑士的背影闪过眼帘，像极当年他高瘦的模样。

她默默望着他瘦削的背影，悄然消失在车站。他已再婚，每个月只来探访她一次，除了给祖母伙食钱，也给她一点零用，然后轻拍她的小手，说道：“好好地用功读书，乖乖听祖母的话。”转身便离去，当年，她才九岁。

那一年冬天，他驾着小货车到半山的英军宿舍，用生硬和发音不标准的英语，推销冬季大衣给军人家眷。她听了十分羡慕，英国小孩可以穿美丽的绒毛大衣，而她从未穿过，祖母看在眼里。除夕中午，她放学回家，发现墙上挂着一件粉红色的绒毛大衣，祖母对她说：“小雅，这是你父亲刚送来的新年礼物。”她的眼睛立时发亮，兴奋地穿在身上比试，长度刚刚好，真的很美。望着镜中的自己，忽然间眼睛发红，感触的泪水从眼角悄悄流下。她立刻脱下大衣，狂奔到街口的车站张望，焦虑地寻觅他的影子。原来，在她小小的心灵里，真正渴望的不是绒毛大衣，而是期待他多留半小时。

(七)

车站空无一人，巴士飞站而过，她还在等什么？来了花城这么多年，她只收过他寄来的一盒家乡菜干和一盒腊肠，然后，音讯全无。原来，他早已移民加拿大。最近，听远房亲戚说他今年初搬回家乡养老，因后妈的关系不敢与她联络。原来，独身的她一直在欺骗自己，甚至不愿搬离那间小屋。终于，她明白了：往事，就留给车站吧！

24

新华文学
第103期

依凌

新加坡文艺协会理事，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著有《六弦情》六人合集。

背包岁月

林

锦

1

我是一个背包。我的主人是李大明。别看他喜怒不形于色，慢条斯理，他的内心可不平静，总觉得他事事不顺遂。可能这样，在他还没有步入晚年时，便开始脱发，现在，后脑勺还有稀疏的灰白头发。从背后看，像个古稀老头。

一点小事就能烦他。最近，他的好朋友向他约稿，要他写一篇小说。他的确老了，昼思夜想，完全没有头绪。一天，他闷坐在沙发上发愁。突然，他起身把身边的我搭在右肩上，说：

“走，我们去找题材。”

“大热天，不走，找现成的，我就是题材。”

“妈呀，没有题材是借口，是写不出来呀。那好，你来写，就写背包的故事。”

“你的背包故事，一千零一夜都写不完。”我最了解他。他的一生，没有离开过背包。

“我到楼下小公园走走，到附近咖啡店喝茶。你留在屋里专心写。”说着便出门了。

我想冲上去。他出门从来没有不带背包。可是想想，这次他真的需要我留下来帮他。

25

—
2025年
8月号

门边墙壁上的挂钟，秒针分针滴滴答答地动着，我抱着怀疑的态度，秘密地操作他背包里的手机。

II

挂钟的分针还走不个半个圆周，他回来了。他跌坐在沙发上，有点沮丧，应该还在烦恼。

我不动声色，把手机递给他。

“完成了。这是你的背包的故事。”

他用惊异的眼光看着手机的屏幕。

童年：

在一个宁静的小镇上，李大明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孩子。他的背包是由母亲亲手缝制的，布料上印着他最喜欢的卡通人物。背包里装着课本、铅笔盒和一瓶水。每当放学后，他都会和小伙伴们在田野间奔跑，背包里偶尔会塞进几朵野花或是捡到的漂亮石子。

青少年：

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大明的背包也发生了变化。他开始使用一款功能性更强的双肩包，颜色沉稳，设计简洁。背包里除了课本和文具，还多了手机、耳机和一些零食。课外活动增多，背包成为他与朋友们一起参加篮球比赛、郊游和旅行的伙伴。

大学：

进入大学后，李大明的背包变得更加专业和多功

能。他选择了一款适合长途旅行的登山包，容量大，分隔多。背包里装着笔记本电脑、充电宝、相机和一些旅行必备的物品。他利用假期，背着背包，踏上了背包客的旅程，探索未知的世界。

职场：

工作后，李大明的背包再次发生了变化。他选择了一款商务风格的公文包，材质优雅，设计简洁。背包里装着文件夹、笔记本和一些办公用品。虽然工作繁忙，但他依然保持着旅行的热情，偶尔背上背包，去周边城市出差或度假，享受片刻的宁静。

中年：

步入中年，李大明的背包变得更加注重舒适和健康。他选择了一款符合人体工学设计的背包，减轻肩部压力。背包里装着运动装备、健康食品和一些个人护理用品。他开始注重健身，背包成为他去健身房、参加户外活动的必备良伴。

老年：

进入老年，李大明的背包变得更加简约和实用。他选择了一款轻便的背包，方便携带。背包里装着老花镜、药品和一些日常用品。他喜欢在公园散步，背包里偶尔会放入一本书或是一些零食，与老友们共享。

“你帮不了我。那不是我的背包。”他读了，叹了一口气。

27

—
2025年
8月号

“你要背包的故事啊。”

“我童年时的背包上没有卡通人物，那是50年代，我
不懂什么是卡通。我青少年时的背包里没有手机和耳机，
那时新加坡还没有独立，我家里没有电话，也没有打过
电话。我中学没有毕业就进职场，干粗活，不懂什么是电
脑，背包里怎么会有笔记本电脑、充电宝呢？胡诌。”

“你不能怪我，你生活条件不如同时代的人。你耐心
看下去，在接下来的时段所写的背包，会符合你的生活写
照。”

“老年时的背包里有老花镜、药品，要猜错都难。别
糊弄我。”看他的表情，他极不满意我提供的背包故事。

“你要我写一篇小说给你应急，我请AI代劳，已完成
任务。这里的800字，你修改，添加一些情节，拉长字
数，不就行了吗？”我觉得受了委屈。

结果，他不接受我的建议，沉思良久，写了以下的故
事。

111

背包，你是我的附属品，我是主人，我最了解我自
己，现在我来告诉你我的背包故事。

我只想述说一些零星片段，分享背包和我的学习生活
有关的故事。

—

没错，我小学时的书包是个布料背包，单背带，可以

随意背在左肩或右肩上。因背带太长，母亲叫我把背包靠在左臂腋下，背带跨过头，放在右肩上。

“斜着背，不会掉下来。背包要用很久很久，你长大长高了，背带变短了，可以背在一边。”

家里穷，有机会上学，已够幸运。背包长得怎么样不重要。

背包里有一支铅笔，有两本练习簿，一本大方格，一本三横线。课本都是薄薄的：华文、英文、算术、常识、尺牍。那是小学三年级时背包的固定内容。背包里还有些不让母亲知道的东西，你还记得吗？养蝇虎的火柴盒、弹珠、五石子、树胶圈、弹弓、陀螺……

母亲整天在菜园劳作，养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人，哪有时间理我的功课？她教我背书包的方法后，再没有碰过它。放学后，我和背包里的东西为伍，除了书。可能有点小聪明，我的成绩不比班上的同学差。

有一天，我决定不上学了。

“为什么不上学？”母亲不断追问。

“不说，把手伸出来！”

母亲从来没打过我。她真的生气了。

我伸出右手，缩回，伸出左手，缩回。

“被哪个老师打的？”

我伸出双手，手掌朝上。

“英文老师，我听写不会，错一个打一下。”

“手掌又红又肿，走，我带你去学校见老师。”

这是母亲第一次带我去学校。在乡间小路走了两公里，我的心忐忑地跳了两公里。母亲一句话也不说，我不敢看她。

“到了学校，母亲见杨老师的细节，你都看到了，我不多说。”我对背包说。

从此，我的英文听写有一点点进步，但仍不及格。杨老师没有再鞭我的手心，发听写本子给我的时候，他总是冷冷地看着我，手指着教室一侧，不必说，我知道怎么做：罚站。

我愉快的学习生活，因为英文，受到不小的打击和委屈。

“都怪你背包，里面装了那么多好玩的东西，害我无心学习。”

乙

中学时的背包，粗帆布制成，沉甸甸。

“你还记得你的兄弟吗？”

“他跟着我，从村口的家往左走，走两公里崎岖不平的乡间小路，到村里的公立小学上学，走了六年。”

“现在，你跟我从家里往右走，在离村口不远的车站搭车上学。你好重，课本练习簿都变厚变重了。”

学校在一个不高的山岗上。下车后，沿着45度山坡的柏油路往上走，登上十多级的梯级，就到校舍了。

“背包啊背包，你好重，不要带厚厚的英文课本，多好。”

每次走那条上坡路，感觉很沉重。

其实，沉重的是我的心，沉重的是英文给我的负担，沉重的是三年级时母亲在英文老师面前低声下气替我求情的神情。我不能再让母亲到学校向英文老师求情。

我体内流的是炎黄子孙的血，一股脑儿流向华文。背包最了解我，我不勤奋，除了完成各科老师布置的作业，应付测验考试，我很少主动温书。

“不对，你时常在学校借阅华文故事书，把我挤得透不过气。”背包说。

小学时，除了《世界儿童》，没有机会看其他的故事书。中学那间教室大的图书室，有好多好多的故事书。

“我承认，我喜欢看故事书，华文的，英文的我讨厌，看不懂。”我看着背包，“你忘了，背包里还塞了一本稿纸。”

我有点得意，我阅读许多华文故事书，还偷偷学写生活故事呢。

背包里只有一本英文课本，其他的，华文、历史、地理、数学、科学的课本，都是华文的。除了英文，学习没有问题，成绩还不错呢！

“你讨厌英文，不学英文，还洋洋得意呢！”背包似乎在揭我的伤疤，“初中三那年，你的总成绩在班上排前十，因为英文不及格，少了3分，结果留班。”

“真的晴天霹雳。级任房老师比我还焦急，我是班上的好学生，怎么可以留班？他向校长求情，他向英文老师求情。”

结果：留班。教育部规定。

母亲知道后，没有责备我。可能她在自责，小学时她不应该到学校向英文老师求情，让老师继续体罚我，逼我把英文学好。

“留班再读，英文还是不及格。找份工作，家里穷。”母亲说。

结局：我到一间电器店当学徒。

我的童年、青少年背包岁月就这样结束了。

接下来的大学、职场、中年、老年的背包岁月是怎样的呢？请读者自己凭空想象吧。

IV

“你的背包故事不感人，又不完整，还是用AI生成的吧？”背包建议。

“我把它摆在一起，由读者挑喜欢的来读。”

玻璃罐便当

小

老欧快退休了！他对退休生活有着美好的期盼，还组织了“老朋友活动小组”，可以结伴四处旅行。

除了出国旅行，老欧还计划平日多和已退休的老友们一起出去活动——听研讨会，看画展，参观博物馆，喝茶吃饭，逛书局，学书法陶艺绘画……这种逍遥的退休日子光是想心里都会笑。

六十多岁该算是人生的另一个黄金阶段吧？这个年龄通常身体还算健康，一生劳碌工作后也有些积蓄，退休后有钱有闲终于可以好好享受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了。自从老欧的两个朋友在一年里相继撒手人寰后，他突然意识到一旦到了六十多岁，人生就差不多结束了，所剩的有限珍贵年日不能再虚度了。

老欧退休时，刚好遇上冠病疫情毫无预警地入侵全球，人心惶惶焦恐不安，人类在没有心理准备下开始过着变了样的日子，经历一场不知何时了结的没有硝烟的战争。用“没有硝烟的战争”来形容冠病疫情，是多么的贴切。老欧没经历过战争，但他的九十多岁老母亲告诉他，第二次世界大战比这次的“冠病之战”更可怕。

虽然老欧在疫情中身子安然无恙，但他的退休计划已彻底被颠覆，这两三年是他人生最黯淡的时候。刚退休时尽管防疫日子单调，他仍能保持满满正能量努力过日子，

33

 —
2025年
8月号

读书报、养鱼种花、听老歌，和不同群组的老朋友旧同事闲聊，进厨房弄些吃的，退休生活过得还行。不知不觉中，老欧已过了很长时间的这种日子。

两三年的时间在惶恐中过去了，抗疫的日子似乎还看不到尽头，要继续在不再一样的日子里过着和从前不一样的生活，已经不再是人人经得起的考验。老欧就是这样，他的生活渐渐没有了所谓的喜欢或不喜欢，好或者不好，他讨厌这样的退休日子。

老欧的心情越来越不好，他开始数算自己的“黄金岁月”还剩下多少？冠病疫情已荒废了他好长的宝贵时间，让他无法实现退休前定下的计划。他开始着急，老在想等到疫情过去时他还出得了远门吗？到时还会有力气提行李箱吗？尿频问题会加重吗？膝盖骨的磨损会恶化到不能走远路吗？万一全球疫情没过去出国旅游时得了冠病怎么办？要留在外国治疗还是飞回国？假如飞机拒载回不了国就惨了……老欧开始胡思乱想，变得杞人忧天，日思夜想头脑静不下来，他心里那些无法解开的结也越来越多。他开始受不了这种每天都一样的日子，他根本没有心理准备退休后的日子会变得如此乏味，但在疫情前人人平等，他惟有继续忍耐。

这天他从“中学同学群组”里得知一位已有好几年不见，但偶尔还会通电话的中学同学得了冠病抢救不果走了。疫情前他俩相约好见个面吃顿饭，可惜约定的时间因为他们各自的一些小事一改再改，大家都以为来日方长，没料到会有再也见不到的一天。丧礼只有同学的至亲可以参加，从速从简来去匆匆，亲人们连哭的时间都没有。老欧后悔极了，因为他们最后一次的约定，是他说要去检查

牙齿被换掉的。想到再也见不到这位老同学时，老欧心里很难受很内疚，觉得对不起对方和彼此的友谊。经历了这件事后，老欧对人生充满更多的困惑，他从没想过这位同学会这么快离他而去。

疫情带走了人们宝贵的三年后，在大家努力地摆脱冠病的桎梏重拾正常生活的当儿，老欧却在原地，痛苦地和自己拉锯，他头脑病了！他已无力回去从前的生活，无法做回从前那个对生活满是热忱的自己。

防疫措施正式解除后，老欧变得更沉默，他没带劲地过每一天，生活比空白更空白，以前喜欢做的事现在都不想做了，一直活在冠病疫情里走不出来，他的心境日渐低落颓丧，做起事来力不从心。

白天他不再听老歌，不再看书，不再进厨房。鱼缸长满青苔，缸里的水混浊得连里面的鱼都快看不见了。阳台的植物开始枯黄，因长时间没修剪显得一片狼藉，唯有那盆“绿萝”依旧茂密，且悄悄地从花盆爬出来延着墙边长后又攀上墙，这一切老欧看在眼里却视若无睹，每天就坐在沙发把那份越来越薄的报纸翻来翻去看上一整天。

有一天老欧的女儿终于觉察到爸爸的改变。

“爸，为什么不到公园运动？”

“我怕那些跑步不戴口罩的人传冠病给我。”

“那天颜叔叔约您去吃饭，为什么不去？”

“我没有心情。”

“我陪您去超市买点您爱吃的食物好吗？您最近好像吃少了！”

“不要！我怕出门要上厕所，我不想用外面的厕所，会传冠病。”

“刚才姑姑打电话给您，为什么要我骗她您在冲凉？”

“我不想讲话。”

父女俩简单的几句对白，已让女儿深感不妥，她仔细端详爸爸，才发现爸爸面容憔悴。她下意识知道爸爸有事，但不知道是什么事。她一向乐观，可那晚却因为担心爸爸，一夜都没睡好。

这天午餐后老欧在沙发上睡着了，女儿轻轻地把他掉了一地的报纸捡起，这时报纸封面上的一个大标题映入她眼帘：《研究：自觉有抑郁与焦虑症状年长者，比率较疫情前高》。研究发现在疫情期间人与人互动交流的机会减少，加上疫情充满的不确定性，担心染病的后果，日用品是否充足，不习惯透过视讯与亲友保持联系以致与亲友的联系减少等都是病的导因。女儿上网查看抑郁症和焦虑症的症状，觉得和爸爸的情况有好多相似处，就紧张起来。她开始在网上找各类有关资料，决心要在爸爸情况恶化前，帮他变回从前那个开朗乐观的样子。

“爸爸，我想每天带沙拉去办公室当午餐，可是早上没时间弄，您可以帮我弄吗？外出吃午餐很麻烦，吃沙拉健康又简单，您做了也可以留一份当午餐，多好啊！”

见爸爸若有所思没反应，女儿便摇摇他的身子又说：“爸爸，我从来都没要求过您帮我准备便当，您就帮帮我嘛！”

老欧讲他不懂得弄沙拉，女儿说可以学的，因为推脱不了只好勉强答应。老欧不喜欢吃沙拉，他不喜欢生冷的食物，压根儿没兴趣做沙拉。虽答应女儿为她准备沙拉便当，可是几个月过去了，他还是提不起劲做。准备沙拉便当的事女儿提了又提，他用不同的借口打发她，就是不愿

意开始。老欧就像活在自己的封闭世界里，外人很难明白他在想什么，他像从骨架上瘫散的躯体，没了生命力。焦虑和抑郁“突变”成可怕的水蛭暗暗地附在老欧身上，渐渐把他吸干了。

女儿决定改变方法让爸爸肯动起来，于是她买了一些黄瓜和番茄回家，告诉爸爸可用这些食材做沙拉。两个星期过去了，黄瓜开始腐烂，番茄也生霉了。女儿把食材丢掉前拿给爸爸看，说道：“爸，您看食材都坏了，多可惜！”看到爸爸越发空洞的眼神，女儿接着说，“没关系！我买了新的黄瓜和番茄，您要快点用来做沙拉，不然又坏了！”在女儿丢了几次食材仍没有怨言时，一向节俭的老欧终为所动了。

有一天他比平时起得早，在冰箱里翻出一条黄瓜和两个番茄，洗了切块放进一个点外卖食物时留下来用的盒子里。他看着做好的超简单沙拉便当，觉得不顺眼于是加入几颗葡萄干点缀。午餐时间女儿打开爸爸为她准备的沙拉便当，满心欢喜地吃，什么都不加的黄瓜番茄沙拉，味道虽很简单却搭配无间，其实爸爸愿意打起精神做点事才是她最大的安慰，这个突破让她看到了希望。后来她连续吃了一个星期的黄瓜番茄沙拉，还是觉得好吃。

这天女儿下班后到超市买了干果和果仁，她也买了爸爸爱吃的韩国大草莓。回到家她把一袋的葵花子仁、蓝莓果干、蔓越莓果干和腰果交给爸爸，告诉他可以加在沙拉里。晚饭后她把洗干净的草莓递给爸爸，告诉他自己每天有沙拉便当吃真是幸福。她努力制造气氛讲了很多话试图让爸爸开心，可是爸爸没有什么反应，话也不多。她像在演没人欣赏的独角戏，但心里明白要一直演下去，直到爸爸有快乐的表情为止。

老欧依照女儿的提议，开始在黄瓜番茄里加入不同的干果和果仁，沙拉的色彩越来越斑斓，味道也更丰富。心思缜密的女儿接着买了更多容易用的材料如蜜枣、杏仁片、乳酪等把冰箱塞得满满，让爸爸可以在不必多费精力下，任意调配沙拉的材料，每天准备出不同口味的黄瓜番茄沙拉。这时女儿注意到爸爸开始为自己留一份沙拉当午餐。

女儿在这段“做沙拉”的日子，和爸爸有更多的互动，让爸爸慌乱的心得到一些依托，他开始有一点点改变。女儿很庆幸自己从网上学到的医疗知识是对的，让焦虑抑郁的人尝试全然新鲜的有趣事物果然有助于放松心情，改善病情。

有一天女儿发现爸爸主动在沙拉便当里加入新鲜的小橘子片，那黄澄澄的颜色，是如此的温柔，就像爸爸那双做沙拉的手。记得小时候出门时，爸爸厚实温暖的手总紧牵着她的小手怕她走失；她不开心时，爸爸爱用手轻抚她的头发安慰她；学踩脚车时，爸爸的双手就紧紧地在后头稳住脚车。想着想着她的眼泪滴进了便当里，是感伤？是安慰？是失落？还是希望？她自己也分不清，就像沙拉是混在一起吃的。

这天，父女俩到商场购物时，老欧无意间看见一间沙拉专卖店，在这以前他从没想到沙拉世界可以如此精彩，简直和他脑海中粗糙的沙拉形象相差太远了。他站在一旁看店里玻璃柜摆放的各种“沙拉料”。除了生菜，那一碟碟煮熟的鱼片、鸡胸肉、牛肉、南瓜、椰菜花、茄子、菇类、豆类、面食、米饭等让人目不暇接。老欧茅塞顿开，才知道原来沙拉不是只吃“生”的菜，更不是那么单调的。

他不好意思拿手机拍照做参考，只能努力记住那些材料。这时他才知道自己做的沙拉便当就像在学步期的孩子，女儿却这么喜欢吃，真是太难为她了。

老欧开始自己出门买准备沙拉便当要用的食材，上图书馆借有关沙拉的食谱，上网看制做沙拉的视频……他像一块原本干瘪的海绵，浸泡在有趣的沙拉世界后，邂逅了沙拉的百变滋味，开始放松地快乐地吸取来自沙拉一点一滴的滋养，日子久了渐渐饱满起来变丰润了。老欧的忧郁症因为喜欢上做沙拉开始有了起色。

一天早晨女儿出门上班前，老欧递了一个刚买的保温布袋给她，里面装了沉甸甸的东西。

“好漂亮的袋子，我最喜欢黄色细花布了。”女儿笑眯眯地说。

“打开来看！”老欧急不能待，他想看到女儿惊喜的表情。

女儿小心翼翼地拉开保温袋的拉链，里头是一个晶莹剔透的玻璃罐子，罐子里装着爸爸为她准备的沙拉。爸爸为她做了个在欧美红极一时的沙拉玻璃罐便当，对女儿而言这简直是个奢侈的梦。那一层层铺上去的食材，一环环的黄蓝绿红，色彩夺目就像是手工作业般漂亮极了。她把沙拉玻璃罐捧在手心看了好久，指尖停留在罐子上面，心里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

“我把美乃滋沙拉酱放在最低层还加了点柠檬汁，然后我放煮熟的玉米粒和昨天买的蓝莓，因为玉米粒不会吸沙拉酱所以先放。然后我放一些生菜，因为生菜沾到沙拉酱也不要紧，最后放进红萝卜。要放多多料，放到比玻璃罐还高，这样盖下去时，罐子里的空气才会跑掉，沙拉才

会新鲜。你到了办公室记得把罐子放进冰箱，吃前把玻璃罐上上下下摇几下让沙拉酱均匀。”爸爸面露笑容地说。

“我今天会去买鳄梨、洋葱和青柠檬做沙拉酱，自己做的沙拉酱吃了比较健康。再买块鸡胸肉蒸了切块放在沙拉里，才有营养。你最近好像瘦了！”爸爸接着说。

“知道了，谢谢爸爸。”

女儿好不容易地用只有她自己才听得到的声音说了这几个字，就匆匆出门了。在电梯里她的眼泪已夺眶而出，在无人的电梯里放声大哭。那隐藏在心底的担忧，化成了决堤的泪水，她终于体验到喜极而泣的心情。她清楚知道自己是在宣泄帮助爸爸走出阴霾过程中累积的压力，经过漫长的等待她终于看到爸爸快乐的表情了！在她心中沙拉永远都不会只是沙拉了！就像爸爸做的沙拉玻璃罐便当，透过玻璃揽尽了人间的爱与温暖，也折射出面对仿若黑暗地牢的尘世时，人的勇气与智慧。

小 黛

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大学主修教育学科，目前从事特殊幼教工作。作品散见于报章与文学刊物。

永远不告别

休

休

(一)

走得突然，我们来不及告别。这样也好，我们永远不告别。三毛是这样说的。

那天早上，若琳翻阅报章，冷不防让闻版一张照片映入眼帘。若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到谁了？怎么可能？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没有联络。但一个原本活生生的人怎么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去呢？也没听说他有什么大病啊！

若琳后悔极了。他没联络我。怎么我就不联络他呢？这几个月，我是怎么了？是因为身体有些状况以致心情郁闷，就谁也不联络了吗？唉！

(二)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刚认识时，若琳常这样问他，而他的答案总模棱两可。“你就像我妹妹一样。我本来有一个妹妹的，我很疼她。可是后来发生一些事，她生我的气，我们就再没有联络了。”

若琳没有得到答案，但也没有追问下去。因为她知道。他总用行动证明一切。

41

—
2025年
8月号

“从来没有冷过，因为有你在身后。你总是轻声地说：黑夜有我。”潘越云的这首歌，曾经是若琳最喜欢的。“你最心疼我把眼哭红。记得你曾说过，不让我把眼哭红。”可是现在，这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没有联络，也没有来看她？是他生病了，不想让她担心难过？他曾经轻微中风，但也康复了呀！虽然康复后身体状况就大不如前了。

(三)

他们的相识可说是缘分。一通股票买卖的电话把他们牵扯在一起。他总说她的声音像小女孩。是她的声音吸引了他。他起初还以为她是一名大学生。

若琳的驾驶技术不好。一次，因为大宝森节，若琳居住的地方道路封锁，若琳不知怎么办，只好致电他要求协助。他二话不说放下手上的工作，到来帮她解了燃眉之急。之后他们就开始时有联络。若琳依赖性极强，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都会找他帮忙，尤其是与驾驶有关的事，如更换汽车的车头灯、轮胎、排气管等等，而他也从不令她失望。

也许因为志趣相投，他们很谈得来，举凡音乐、电影、文学等等，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四)

若琳单身。也不是没有追求她的人，只是她的要求太高，几个追求过她的人最终也只好打退堂鼓。若琳也曾焦

虑过，但最终也放下了。是啊！没必要降低自己的要求委屈自己吧！也不是养不起自己。那个身高比自己矮的人，那个只是一心想与她联名申请组屋的人……若琳叹了一口气，认识他之后，若琳开心了许多。她没有把他当男朋友，她只把他当大哥。若琳没有大哥，她享受当一个有哥哥呵护照顾的妹妹，所以有事没事都会找这个大哥，而大哥也从不让她失望。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所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他总爱在若琳身边唱这首歌，而若琳也深信不疑。有大哥在，所有快乐都会在她身边围绕。

可是现在，大哥呢？他为什么不告而别？“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握着你冰冷的手，动也不动让我好难过。”

(五)

若琳很喜欢一首歌《青梅竹马》，大哥却不喜欢。周治平是谁？大哥不认识。他只知道费玉清。他最喜欢唱《夜半歌声》《南泥湾》。若琳笑他老土，他也不以为意。

“当我们唱着一些无聊的歌曲，谈着爱与不爱的问题。”你看是不是无聊？不是我说的，歌都这样唱的。大哥说。还有什么幻想着林黛玉爱着贾宝玉，或是牛郎织女约在七夕，太无聊了。

若琳顿时出不了声。这么优美这么伤感的歌词，却被大哥数落得一文不值。

“而那些做过的梦唱过的歌爱过的人，那些我们天真的以为永远不会结束的事。而做过的梦唱过的歌爱过的人，留在茫茫岁月不能再寻。”

大哥年轻的时候难道没有做过梦唱过歌爱过人吗？

大哥没有，若琳倒是有的。求学时读《红楼梦》就很喜欢林黛玉，虽然她的同学都不喜欢她，她们只喜欢薛宝钗。若琳常幻想自己是林黛玉，那贾宝玉呢？是那个曾经说过：我现在握着你的手，再也不会松开的人吗？还是曾经写了好几首诗给她，并在深夜拨电给她说不因思念而无法入眠的那个人吗？他们会是她的贾宝玉吗？

不是，他们都不是。

那么，谁才是呢？大哥吗？原来大哥也不是，大哥只是她的大哥。

(永)

看过这样的一段话：

现代人的告别，大多是悄无声息的。平常得就像每一个被鸟语唤醒的清晨一样，只是有些人留在昨天了。

若琳想，这样也好，就如三毛所说的，我们永远不告别。

休 休

文学爱好者。

十年

李叶明

滨海湾金融区一幢高档楼盘开盘，周静忙得不可开交。她身着典雅小套装，一副白领丽人的打扮，从容接待着各国豪客。皮肤白皙，身材苗条的她，脸上略施粉黛，便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了整十岁。

这十年，她仿佛冻龄了一般。十年前，她一个人带儿子来新加坡读书，当时可没少吃苦。儿子那时读小四，英文跟不上，对这里的生活也不习惯，天天嚷着要回家。周静当时心乱如麻，甚至气急败坏，终于有一天，她彻底崩溃了，几乎是尖叫着对儿子大喊：“宋炜雄，那栋别墅已不再是你家。这里才是！你爸不要咱们了！现在咱们要靠自己了！”

自那之后，炜雄好像一夜间长大，开始体谅妈妈的辛苦了。离婚后，周静毅然带儿子出国，就是不想让他受那个大染缸影响。选择新加坡是因为这里有双语教育，有多元种族，还有传统的华人社会……当炜雄明白妈妈的用心——她想为自己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所以不惜放弃国内的一切，为了不让妈妈伤心，炜雄决定要发奋了。

而态度一改变，英文也就没那么难了，生活也没那么糟了，他甚至喜欢上那片组屋区。后来他考进一所著名中学，妈妈说可以租房搬到他学校附近去，但他说不用，说 he 喜欢这里。中学毕业前，新加坡男生都要登记兵役，炜雄有点失落，因为他还是外国人，不用登记。恰在此时，

45

—
2025年
8月号

妈妈收到移民厅寄给炜雄的PR邀请函。而一旦拿了永久居民，就必须当兵了。炜雄觉得这是好事。初院毕业后，他便意气风发地进了兵营。

真没想到，这十年，孩子成长得如此顺利。想想刚来时，事事都难，甚至找个房子都挺折腾的。房屋中介把周静当成富婆，一直带她去看公寓，可周静坚持要在儿子就读的小学对面找一套组屋。当时被允许整套出租的组屋并不多，最后她不得不花跟租公寓差不多的价钱，租下一套较大的组屋。本打算住到儿子考进中学，可谁知一住就住到了他上大学。

在炜雄服兵役期间，迈克尔开始追求周静。迈克尔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新加坡华人，华文不好；他有个儿子，更是讨厌华文。记得初次见面，上小三的他就古灵精怪、调皮捣蛋，对周静很没礼貌，还故意模仿她的中式英文嘲笑她。但周静发现，他是因为讨厌华文，才讨厌她这名华文补习老师。在精疲力竭、无计可施的三个月后，周静决定反其道而行，她要让小迈克尔因为喜欢上自己，而爱上华文。

果然，她成功了。但没想到的是，迈克尔跟他儿子一样，也喜欢上了她。已离婚多年的迈克尔，常让妈妈来帮忙“看住”女佣、“看住”家教、照看孩子。周静当然知道，他妈妈不喜欢自己，因为自己是一名陪读妈妈。当时新加坡所有安娣都跟防小三似的盯着陪读妈妈。周静心想，何必呢？我对您儿子没意思，只想教好您孙子而已。

估计也是因为没人知道，周静真是富婆。离婚时，她分得数千万资产，包括公司股票和两套房产。她和前夫是同乡兼同学，后来一起创业，公司上市后非常赚钱，可她偏偏嫌那钱脏。一是她知道前夫的手段并不干净，二是

自从有了钱，前夫更是烂透了，每逢饭局必带年轻漂亮的女伴，且每月一换，甚至把在外面有小三小四、有孩子，视为成功男人的“标配”。这是周静决意离婚并带儿子出国的最大原因。

出了国，就不想再用那些脏钱，她要自己赚钱，活个清清爽爽。这也是为了拯救已在大染缸里浸濡多年的宋炜雄。周静要从我做起，以身作则，自食其力。过点苦日子不可怕，但做人不能没原则、没底线。她也告诉儿子，考大学、考名校不是唯一，赚钱发财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做人，做一个健全的人，一个有道德、有担当、有责任感的人。

为了彻底忘掉那笔钱，她对谁都不提，包括对炜雄，而是坚持打工赚钱养家。刚来时，由于拿的是陪读证，不能找工作，只能偷偷打零工，所以非常非常辛苦。但没想到，好人总有好报，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周静越辛苦，炜雄就越懂事，很快就改掉一身臭毛病，懂事的让周静几乎想哭。

在炜雄以优异的成绩升入中学后，周静发现自己的华文补习“生意”也越来越好，家长们都纷纷给她介绍学生。小迈克尔就是这样成了她的学生。教了三年后，也就是炜雄刚进兵营的那个夏天——周静把新加坡的热天称为夏天，把多雨的年底称为秋天——迈克尔突然约她出去吃饭，她拒绝了。迈克尔之后一约再约，实在拗不过，她去了一次。没想到，那次迈克尔直接就表白了。周静连忙说“咱俩不合适”，并提醒他“小迈克尔今年小六啦，得参加重要的小学离校考试哟”。

其实周静心里还是挺开心的。这个男人靠谱、实在，且勇敢。可是他妈妈一定会反对。她是一位传统的家长，

让她改变非常难。在母子俩几次争吵后，迈克尔仍信心满满，说妈妈一定会同意的，目前只是暂时困难，他需要周静的帮忙。因为在吵翻后，妈妈抛下一句“眼不见，心不烦”，就再也不来帮他看孩子了。当时刚好在换女佣，孩子在家没人照看，他希望周静每天都来给孩子补习华文，之后陪孩子做做功课，直到他下班回家。

起初周静觉得这是个“圈套”，没答应。可眼见小迈克尔一个人在家，确实不放心。有一次她离开后，在楼下转了一圈，最后决定折返，想看看孩子在干什么。他果然在打游戏。周静立刻沉下脸，“迈克尔！别忘了你今年是小六啊！”

她把孩子拉到客厅的饭桌前，自己则在沙发上坐下，让他在自己的“监控”下做功课。

可没过多久，小迈克尔又蠢蠢欲动，不断扭头看向她。周静知道今天必须要打持久战了，于是便站起身走到孩子身后，摸着他说，“周老师告诉你一句中国作家的名言吧——‘人生的路很漫长，但关键时刻往往只有几步’。”

小迈克尔似乎听懂了！因为他明白周静是想告诉了，这是他的“关键时刻”。看他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周静笑了，说，“迈克尔好好做功课。周老师今天不走了，去给你做晚餐好不好？”

“欧耶！周老师太好了！”小迈克尔顿时乐不可支。

很快，周静做了三个菜，偏巧迈克尔那天要加班，孩子是真饿了，周静就陪他先吃。10点过后，迈克尔才到家，一边连声说着谢谢，一边风卷残云般把留给他的饭菜一扫而光，之后便问起炜雄入营的情况，接着就以过来人的身份安慰道，“放心吧！新加坡军训很安全的，没问题，在兵营里有点纪律、吃点苦，对孩子是好事，你很快

会看到ah boy to man。”

周静知道迈克尔当过兵，还是一名军官，瞬间就安心了许多，而她跟迈克尔聊的是小迈克尔的学业和打游戏的问题。两人在餐桌旁聊着孩子，感觉就像一对夫妻。周静还提醒说，“今年是会考年，你无论如何要抽空多关注孩子，多陪陪他，千万别分心。”

可话一出口，她脸就红了。迈克尔皮肤黝黑、身材健硕、学历高，却没有一点书生气，但讲起话来是斯斯文文的；他在公司职位不低，却依然是个简单的男人，从不会花天酒地。你劝他不要分心？可他分了什么心？为了谁分心？这不是把话题往自己身上引吗？屋子里，气氛顿时暧昧起来。

说实话，周静一直不喜欢新加坡男人。尤其是中年男性，太油腻、太好色。记得刚来时，有一次去芽笼吃榴梿，当时她穿着时髦，出门就打车，结果碰上个健谈的司机，聊着聊着对方就问她怎么收费，还跟她要名片。

周静一时没反应过来，只说没有名片，对方又问，“那你哪间night club呀？”这，这不就是问她在哪家夜店工作吗？周静气不打一处来，可对方还在说：“我想去光顾你哟。”

周静气得甩门下车，心里暗骂，你当老娘是什么人了！

后来跟陪读妈妈们聊起此事，大家七嘴八舌说起各自的遭遇，但结论出奇的一致：这边的老安哥真的很色。后来有陪读妈妈建议道：为了避免此类麻烦，大家出门最好不穿名牌、不喷香水、不背名牌包包，更不能穿得太过清凉。周静最后还加上一条，没有必要别去芽笼！凑了个“四不一没有”。

之后还有一次，看到有熟食摊在招人，周静便去应聘。那名油腻、微胖的中年老板盯着她的脸说：“在这儿当服务员，什么都得干……包括洗碗。”

周静说，“明白。”老板就带她到后厨说，“刚好中午碗还没洗。你会洗碗吗？”

周静点点头，心想，谁还没洗过碗。后厨明显比前面脏乱，周静那天穿了条素色碎花裙，上面是件紧身白色小汗衫，干净的与这里格格不入。可她不想被人看不起，虽然那堆脏碗令她倒吸一口凉气，但她还是强装镇定地接过老板递来的树胶手套，围起围裙，戴上手套，把心一横，开始洗碗。

老板则退后几步，开始上上下下打量她的背影。突然，一声女人的干咳从他身后传来，老板扭头便往外走，可那女人还是劈头就问：“她是谁？”

老板压低声音说：“陪读妈妈，来找工的，她愿意洗碗。”

“穿成这样，是干活的人吗？”

“今天不是刚好没人洗碗嘛。干不了，就让她走呗，我们又不亏。”

周静没听到这些，她只是开始觉得腰酸背疼。突然老板娘又出现在她的身后大叫道：“你会不会洗碗的！”

老板一听，也跑过来数落周静，并指着旁边的三个大盆说，“你应该把脏碗都泡进第一个盆里，刷一下，再放去第二个盆，这个盆里要放洗碗液，洗好后在第三个盆里过一下清水，懂吗？OK？记住啦？”

这是为了省水吗？周静一边犹豫，一边照做。很快，第一盆水就脏到不行，第二盆洗碗液也浑浊不堪，即便

是第三盆，也不能算清水了。这怎么行？周静过不了自己心里那道坎，最终还是拧开水喉，想把洗好的碗用流水再冲一遍。可老板娘就像长了顺风耳，又出现在她身后大喊道：“怎么回事？教不会的吗！”

周静连忙解释，“我怕洗不干净……”

“你懂什么！”老板再次凑过来抢过话头，“三盆水绝对OK！环境局检查多少次了，都OK的。”

周静觉得不可思议，撇了一眼那三盆水，停了几秒，又弱弱地问，“要不……我把这第三盆水换一换？”

但没想到老板发飙了。“你还想不想干了？”老板娘也说：“要是怕肮脏，就别干咯！”

怕肮脏？到底谁肮脏？周静怒了，甩下手套，转身就走。自那之后，她就坚定地只做华文补习，直到儿子拿了永久居民，她换了家属准证，可以合法找工了，才想着换一行试试看。后来她去了房产中介公司，正好自己也打算买房。在转行期间，她把学生逐步减少到最后三人，这三个孩子都跟她多年，今年都将面对小六会考，她不想耽误了孩子。小迈克尔就是其中之一。

周静虽然知道迈克尔喜欢自己，可是重重障碍，她不想失望，所以不愿开始。可那天迈克尔吃完她做的饭，跟她聊了一会儿孩子，就坚持要送她回家。上车后，他出其不意地牵起她的手，她一时不忍心甩开，他就一路不肯放手，搞得周静还有点担心，不过他车开得还是挺稳的。送到后，他居然又吻了她。迈克尔强壮的臂膀和厚厚的嘴唇，给了她十足的安全感。

在小六会考放榜后，爷爷奶奶都来庆祝——小迈克尔成了爸爸的校友，考进那所本地最好的中学。周静也带儿

子来庆祝，还亲手煮了几道拿手菜。爷爷奶奶很开心，不仅为孙子，也为儿子。当天炜雄是从兵营直接过来，身上还穿着军装，迈克尔就拿自己的衣服给他换上。两人个头差不多，皮肤也一样黝黑，活脱脱像一对父子。

一年后，迈克尔正式向周静求婚，此时她已成为房产公司的销冠。上个月，金融区的这个高档楼盘开盘后，有钱的中国买家纷至沓来，公司临时决定把她从另一个项目调过来，以加强接待中国客。

“Amy, Amy,”那天有同事跑来对她说：“那边有个难缠的客人，你帮忙招呼一下呗。”周静立刻起身，一边走一边观察对面那位浑身珠光宝气，还整了一张网红脸的贵妇；她带着个男孩，很顽皮，居然在那儿抱着垃圾桶玩。

突然，听到贵妇高声喝止，“宋炜强，脏！”

周静一听就知道，她一定是才来不久。因为本地人习惯上说“肮脏”，而不太会用一个字“脏”。其实吧，周静觉得，肮脏比脏，更脏一些，因为“肮”字有污秽的意思。比如那个垃圾桶，就真的是挺“肮脏”的。

可那孩子却喊不停，“网红脸”又大声喝道：“宋炜强！”声音更加刺耳了。

这名字……周静突然愣住了。她想起闺蜜曾告诉她，她前夫的现任也带儿子来新加坡了。她陪读是为了探路，国内现在不景气，消费信心不足，他们想来东南亚发展，顺便把资产往外挪一些。在疫情后的这几年，国内有钱人出来的很多，包括陪读妈妈们也都巨有钱，所以没人敢瞧不起她们了，反而争着替她们服务，都想赚她们的钱。

这十年，变化真大！可周静并不羡慕她们——来新加坡没住过组屋区，没打过一天工，而是一如既往地一掷千

金，如此豪横，能融入新加坡吗？也许她们觉得能，因为所有人都会顺着她们，这哪会有融入困难呢？可是她们那种“我有钱、我任性”的派头，能教得好孩子吗？孩子也不会有融入的困难？而这样的孩子，单靠新加坡的教育能拯救得了吗？

穿过熙熙攘攘的大厅，几乎要走到“网红脸”面前了，突然一名“小鲜肉”从背后冒出来搂住“网红脸”的腰。原本气鼓鼓的贵妇，瞬间嗲声嗲气地说，“你怎么才来呀？快来帮我看看，我要在A套和B套之间做选择，想听听你的意见。”

看他俩亲热互动、孩子却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周静突然想到她的前夫。可是转念一想，他也不是什么善类，所谓一根油条搭一块糕，连我都不知道这是他的第几任，抑或是小三还是小四，在他享受三妻四妾时，女人们也在给他戴绿帽，这不就是一报还一报吗？

那孩子在一旁肆意玩耍，那两男女旁若无人地在热聊、在浪笑，最后“网红脸”得意忘形地说，“好好好！我们今天就下订。今晚我就让他把首付款打过来，哈哈哈！”

周静一听，连忙从手头的文件中翻出一份合同，同时移步到她侧面，并拿出销冠的标志性笑容，热情大方地喊了声：“宋太，我是Amy。”

两代陪读妈妈，两位宋少的母亲，就这样相见，并将共同完成一份购房合同。

李叶明

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随笔南洋网创办人兼主编；专栏作家，曾为《联合早报》等多家报刊杂志撰稿。著有散文集《随笔南洋》。

53

—
2025年
8月号

爱情磁场

54

新华文学
第103期

“你真的要做这个手术吗？对换了之后会影响……”年轻医生木讷地问。这不是医生第一次做这种手术，他知道手术的后遗症是个未知数。但他也不是特别关心来做手术的她，只是按照SOP问她是否要再三考虑。

“别问了，做吧。把它拿出来，换成这个新的。”她点着肚子，不耐烦地插话。她躺在手术床上，直直地看着天花板，回想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一切。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突然发现青少年在发育期间，肚子的部位会长出一粒磁铁，大小不一，但听说过了发育期，磁铁的大小就会固定。坊间也传说，这是一粒爱情磁铁，如果遇见真爱，磁铁就会在体内震动，并慢慢地把主人吸到真爱的旁边。但也有过来人说，刚进入发育期，磁铁还未完全形成时，感应力会不准，有时会错认真爱。更有情感经验丰富的过来人说，磁铁的磁场会随着主人的经历、成长、性格改变等等而调整，只要是真爱，磁场就会越来越强地吸向对方。

某天，她抚摸着肚子，隐约地摸到小小的一粒块状。闺蜜也帮她摸一摸确认一下，好像真的步入发育期，小小的磁铁正在体内形成。

“你快要找到真爱了！”“有没有震动？有吗有吗？”“是他吗？别害羞嘛，跟我说有没有震动？”她记得闺蜜当

时比她更兴奋，时不时就会向她查询寻找真爱的进展。

自从那天起，她就一直摸着肚子，仿佛在抚摸肚子里的宝宝似的。她摸得出磁铁正在慢慢地变大变硬，心里喜滋滋地希望看见他的时候，磁铁会震动。是的，她发现自己会不自觉地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有时会故意找机会与他“碰巧”地撞见，偶尔还会悄悄地跟在他的身后走到地铁站。每当她靠近他的时候，会把右手伸进衣服里，抚摸着肚子，但她始终未感觉到任何震动。是肚皮太厚吗？还是手掌少了一根神经？有时，她会这样质疑自己。

九个月，她已观察他九个月之久了。一个宝宝都快出世了，但她的磁铁除了变大也没有别的动静或震动。靠近他的时候，心里会怦怦地跳但磁铁却静静地躺在体内，而他显得蛮不在乎地与别的女生交谈。

这天，她等不住了。“喂，你长出磁铁了吗？”话语经过大脑就从嘴巴溜了出去。

他被她这么唐突地问，愣了一下，然后好像知道她心里在想些什么似的。“磁铁是对的，没反应就没反应，强求不得的。”

看他这么一副冷冰冰地回复，她却越想靠近他。她不甘心也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听从磁铁的感应，为什么不能随着直觉追求他。“难道你的磁铁对我没有反应吗？真的没有别的办法让我们的磁铁吸住彼此吗？”她委屈巴巴地问。

“烦死了。你以为想换就可以换，没有后果吗？你看着我……”他不屑地回复，然后欲言又止。

“换？换什么？”瞬间，她似乎明白了些什么。“磁铁可以换的吗？真的可以？那太好了，我就知道我们不需要

被磁铁牵着鼻子走！”她睁大眼睛，对着他眨了又眨，双手十指紧扣地放在胸前，希望他能向她透露一些信息。

接下来的一个月，她就像只苍蝇，天天缠着他，围着他绕，希望他那张守口如瓶的嘴能透露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就在前一周，他的耐心达到了顶限，他受不了她的纠缠。“拿去吧。磁铁诊疗所的名片。这是黑市，你最好小心一点。别说我没警告你啊，结果不一定是你想象中的。”

她接过了他手中的名片，而他就这样冷酷地、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磁铁诊疗所

磁场不对？磁场太弱？

你的爱情你做主！

手术服务：对换、修复

她紧握着名片，心里乐开了花，仿佛比中乐透还开心。“你的爱情你做主”这句引起了她的共鸣。

冲昏了头的她奔向名片上的地址。诊疗所就在一个非常偏僻、鸟不生蛋的工业区的地下层。踏入诊疗所，感觉阴森森，有点不对劲。但她顾不了这一切，看到了木讷的医生就自顾自地说明了所面对的爱情困境。

“……就是这个情形，你这里可以帮我调整一下磁铁的磁场吗？我就是希望我和他的磁铁可以互相吸引，但他就跟你一样，冷冷酷酷、木讷木讷的。还是你这里有一个更强而且适合与他的磁铁相互吸引的新磁铁吗？”

医生向她要了他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她还真的有备而来，把照片和资料交给医生。医生在电脑前查了一

番，似乎查到了某些东西，但又蛮不在乎地说：“下周二，12.30pm，做对换磁铁的手术。就算你的磁铁完全成形，也不会被他吸引，磁场就是不配。我会帮你换掉，换成能吸引到他的磁铁。”

就这样，她现在正躺在手术床上，直直地望着天花板。“请在这里签名，任何风险或后果都由你承担，诊所不会负责。”木讷医生那冷冰冰的语气把她从白日梦中拉了出来。她想都没想地随手签了名，迫不及待地躺回手术床，期待手术顺利完成。

手术算顺利，她身体无恙。隔天，她再次遇见他，却出乎意料地发现磁铁不但没有震动，连之前怦然心动的感觉也消失了。他瞄了她一眼，脸色有点不对劲也似乎想说些什么，而她潜意识地感觉到事有蹊跷。她抚摸着肚子，磁铁确实小了许多，但是不是会再变大变硬？怎么自己在一夜间就变得这么冷漠？原有的期望瞬间化为困惑和疑虑。黑市的诊所，难道不是只要非法赚钱吗？怎么有种被欺骗的感觉？

“跟我过来。”他低沉的声音在她的耳边响起。她跟着他躲到了一个角落，赫然地发现，原来他也做过相同的手术，感觉被欺骗，所以过去一年一直在筹备偷偷潜入磁铁诊疗所的计划，为了就是想明白到底是怎么样的磁铁被放入自己的体内、自己原本的磁铁到底在哪里。

那晚，夜深人静时，他们来到了磁铁诊疗所。他带着她从一个隐秘的后门潜入了诊疗所。他早已查出手术房的隔壁就隐藏着一个实验室，而手术房的墙角已悄悄地被他钻了一个小洞，他们能透过小洞观察实验室里的一举一动。而他之所以非要当晚进行这一计划，是因为他偷看到了诊疗所的时间表，发现当晚将有一个可疑的实验。

他拿出了迷你望远镜，以看清楚里头的情况，然后悄声地向她报备。

“里面四个人，包括那个木讷医生。”

“哇噻，你说医生木讷，里面还躺着两个钢铁机器人！”她也想瞄一眼，但他把她推开。

“他们从冰柜拿出了一个盒子……夹出了一个东西，看不清是什么。”

“是磁铁！是磁铁！上面有字。李……李木子。”

“蛤？你干嘛叫我？”她惊讶地转向他，而他也颤抖地看着她，问：“你是李木子？他们刚夹起的磁铁有你的名字……”

“该死的！”她抢走了他的迷你望远镜，透过小洞偷看里头的情况。“混蛋，要用我的磁铁干什么好事……他们又夹起了一个磁铁……贺加，贺加贝。”她念了一个名字。

“蛤？”他自然地回应，立马地回过神来，抢回了迷你望远镜。里头传来了声音，“一，二，三，放！”他呆住了。他俩的磁铁被放入了那两个机器人的钢铁身体里。

他转过身，背靠着墙，不自禁地流泪，喃喃自语：“我们为什么这么傻？你知道吗，两年前我看上了你，但我的磁铁一直没有震动。我想跟你接触，但你一直没有反应。去年，我又刚好收到这里的名片，然后就……”

“两年前？两年前，我都还没有发育，磁铁还没有长出来。但是，我也是……看上了你，就在去年，去年看上了你……我不知道你没有了磁铁，但我看上了你。”他们看着对方，两对看上了彼此的眼睛第一次深情地相互对视。手术房一片唏嘘，他俩在悲伤、遗憾和愤怒中，睡着了。

隔天，天未亮，他俩醒了，但昨晚被欺骗的感觉依旧清晰。正当他们决定收集证据举报这个磁铁诊疗所时，她愣住了。

实验室里的桌上，放着一份报告：

机器人万岁、万岁、万万岁！

感谢一对傻人类自愿捐出磁铁。

•贺加贝，男，15岁，磁铁配对：李木子

•李木子，女，13岁，磁铁配对：贺加贝

取代人类的计划进展神速：富有情感的机器人情侣正式诞生了！

他，也愣住了。

墙壁上，贴着一张计划表：

今日任务：启动诱饵

诱饵：贺加贝、李木子的新磁铁

贺加贝新磁铁配对能量：2女生

李木子新磁铁配对能量：2男生

59

—
2025年
8月号

陈一莹

新加坡国立大学地理系毕业，目前从事城市研究与规划。热爱写作，作品刊登于报章和个人博客。

我怀了两条鱼

(一)

我怀了两条鱼，一条黑一条白。

我怀孕的时候已过了最佳的受孕年龄。人们都说，高龄产妇所怀的孩子有问题的几率很高。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怀的居然是两条鱼。

其实，我在怀着她们的时候就有些异样的感觉，总是怀疑有东西在我肚子里游来游去，不像别人的孩子总是用脚去踢母亲的肚子。可大家都说我这是产前心理恐慌症，不过是精神上的一种幻觉。

临近预产期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感觉有两个东西强有力地撞击着我的肚子。知道是两个东西，是因为撞击的力量同时来自不同的方向，随后以顺时针的方向环绕着游来游去，我顿时惊慌失措，一阵猛烈的抽搐，伴随着剧烈的疼痛，我不禁大声疾呼起来。我的先生此时正在屋外，听到我的呼叫声，急忙奔跑进来，看到我此刻的样子，他一时慌了神，脸色陡然间变得煞白。他深吸了一口气，急忙拨电召救护车：“你们快，快来，我太太不行了……我的住址是……”我突然一阵晕眩，逐渐失去了意识。

待我从一片混沌中醒来的时候，我已躺在了医院的床上，我的人工受孕医生此时正站在我的床前，定定地盯着我隆起的肚子，他的目光像是两道X光，探进了我的腹内。我感到十分虚弱，像是刚从海底浮出水面，大口地喘着粗气。此时，他像是被我的呼气惊醒了一般，赶紧上前给我戴上氧气罩，我的身体这才渐渐地平复下来。医生以极其温柔的眼神望着我，让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即将从母体中出生的婴儿。随后，他又下意识地望了望我的肚子，此时里面一阵寂静，这种寂静却让我感到十分不安，我尝试给医生解释刚才我所感到的情形，但不知为什么，我的嘴里却只能发出“咕噜噜”的声音，像是鱼儿在水里吐着泡泡一般。我感到焦灼而又绝望，只能瞪大眼睛惊恐地望着身体上方的医生。医生的眼神投射出奇异的光芒，然后以轻柔得不能再轻柔的声音对我说道：“恭喜你！不要怕，这是孩子要出世的先兆，为了母子安危，我们会马上安排动手术……现在，你只要闭上眼，深呼吸，静静聆听孩子心跳的声音……”虽然脑海里有许多疑问，但我还是慢慢闭上了双眼，听从了医生的安排。

结果，当别人的孩子出生的时候被放进了育婴室，而我的双胞胎却被放进了鱼缸里。



(二)

我无助地躺在床上，颓然无力，心中隐隐感到这两条鱼似乎与我人工受孕的医生有关联。我回想起每次孕检的时候，他总是将电脑侧向一边，避免让我看到屏幕上胎儿的画面。每当我伸长脖子，望向屏幕的那一方时，他总是用他那具有催眠作用的声音对我说道：“我建议你闭上双眼，好好感受胎儿的心跳，据说这样你与宝宝之间的情感会更加亲密。”奇怪的是，每次我都会乖乖地闭上眼睛，对他的话深信不疑。更奇怪的是，每次当我静心聆听胎儿心跳的时刻，都会莫名被一种无法遏制的情绪攫住，不禁心潮澎湃、泪流满面。现在回想起来，他的表情是有些神秘而古怪的，就像那些与异度空间通灵的人。有几次他定定地望向我充满泪水的双眸，嘴唇翕动，想要说些什么，却又欲言又止，而当我询问他有什么话要说的时候，他却把快到嘴边的话吞了回去，然后若无其事地埋头写起了报告。

这不得不使我怀疑医生一开始放进我肚子里的就不是精子，也不是胚胎，而是两颗鱼卵。不过我对自己的怀疑深感怀疑，因为这位医生可是全国唯一一位资深的妇产科医生，曾经创下了无数人工受孕成功的案例，他所培育成功的孩子现都已长大成人，如今也都纷纷前来找他来做人工受孕。

那天，我阴郁着脸，捂着腹部刚刚愈合的伤口，径直走进了他的诊室，全然不顾护士的阻拦。我真的无法接受，我不知有谁会愿意接受，自己经历各种磨难，辛苦怀胎十月，生下来的居然是两条鱼？！他见到我的到来，似

乎并未感到多大惊奇，相反似乎还隐隐怀有一丝兴奋。我以狐疑却又略显笃定的语气质问他为何把两颗鱼卵放进了我的子宫？他躲闪着我的目光，紧闭双唇，沉默地望向前方的某个角落，有那么短暂的一瞬，他的脸上飘过一团尴尬的红晕，随后他开启干涸的双唇，用满含歉意的细微的声音对我说他对培育人类已经感到十分厌倦，并言之凿凿地告诉我，这个世上只有上帝可以创造人类，而他只想创造鱼类。我被他的言辞惊得目瞪口呆，只能张大嘴巴，瞪大眼睛定定地望着他。他看出我受到了莫大的惊吓，然后转身面向我，像祷告一般颌首喟叹道：“人类带给人类的只有灾难，而一切都来自于那一颗颗邪恶的种子。”

不得不说，这句话真的很有魔力，我的心立刻像被催了眠似的平静下来，所有的恐惧与怨怼立刻烟消云散。我长吁了一口气，沉思半晌，最后对他说了一句自己都倍感不解的话：“至少……你应该先征询我的同意！”他思索片刻，然后用不可思议的语气告诉我：“其实，连我都没有想到这两条鱼可以存活，我很庆幸你生出了活着的两条鱼，许多夫妻试了无数次，肚子里却永远只能怀着虚空。”不知为什么，听到他这句话，我的内心居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窃喜和莫大的满足感。“或许，你回去尝试一下就会发现，养鱼比养孩子有趣多了。”临了，他以真诚的语气对我说道。

(三)

这件事既荒唐又可笑，说出来都不会有人相信，我的先生在得知我生出的是两条鱼而并非一儿一女的那一

刻，他的眼珠子差点从眼眶掉了出来，他就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我，然后逃也似的离开了病房……双重打击使我的精神濒临崩溃，几个月下来，我的内心每天都饱受煎熬，时而觉得自己受到了愚弄和欺骗，时而又觉得自己其实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时而又因被利用而恼羞成怒。好多次，我都想向医院投诉这名医生，然后酣畅淋漓地打一场官司，获得精神赔偿，但转眼一想，我实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医生将鱼卵放进了我的子宫，一切证据都显示是我自愿接受这项受孕的过程。在我的优柔寡断中，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两条鱼也一天天地长大，因此，我只好选择保持沉默。

不过我也曾认真思忖过甘愿保持沉默的真正原因，或许正如医生所言，每天看着鱼缸里的两条鱼，我渐渐也开始觉得，养鱼或许真的比养孩子有趣多了。

每天早上，那条活泼的黑鱼就会灵动地在水中翻越着滑溜溜的身体迎向我，她像是要迎接我的起床，给我一个热情的拥抱。看着她欢悦的样子，我顿时觉得神清气爽，充满正能量。每天黄昏，当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内心倍感寂寥的时候，那条温顺的白鱼，就会静静地透过玻璃缸，含情脉脉地在守望在鱼缸的一角，眼里闪耀着莹莹的泪光，凝望着她，我坚硬的心一下子便化成一摊柔软而又温暖的水，这水顺着我的身体流进了鱼缸，将我和鱼儿们包围在一起，那一刻，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而我和我的鱼儿们就是宇宙的中心。

我时常给她们喂食，帮她们换水，然后就静静地望着她们张开两张O型的小嘴，一开一合地吞食着食物，内心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满足与欣喜。

这两条鱼，一条黑，一条白，每天都自由地在鱼缸里畅游，我凝望着它们，似乎感觉那个鱼缸就是自己的子宫，而它们正在羊水里游来游去。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有一件事是我逐渐意识到却又不愿去面对的，两条鱼渐渐长大，她们近来的身体已经变得饱满而又浑圆，小小的鱼缸已经无法容纳下她们健硕的身躯。有时，两条鱼只要稍稍嬉戏一番，她们的身体便会不由自主地缠绕在一起，尾巴稍一摆动，就会在鱼缸里溅出巨大的水花。起初，我装着不去注意这一点，依然每天若无其事地喂她们食物，陪她们嬉戏，观赏她们。然而，近来，我发现她们似乎越来越安静，动的时间越来越少，沉在水底默默发呆的时间越来越长。以前她们总是在鱼缸里转着圈子相互追逐着玩耍，可如今，她们总是一上一下地悬浮在水中一动不动。

我终于意识到，这个鱼缸显然已经无法容下她们，她们需要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那天，我情不自禁地透过鱼缸深情地拥抱着我的两条鱼，满怀不舍地告诉她们：“妈妈爱你们，妈妈希望你们快乐，妈妈要给你们找一个更大更自由的家，妈妈决定，将你们放回大海……”说完这些话，我感觉自己一定是疯了，居然真的把这两条鱼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奇妙的是，她们似乎听懂了我的话，紧紧地透过鱼缸依偎在我的身上，眼睛里充满着莹莹的泪光。

分别的那天终于还是到了，我几乎是一路抱着她们来到了海边。我在海边坐了很久很久，直到太阳即将落山，这是一天中最美的时刻，橘红色的夕阳均匀地涂抹在海滩上，微风拂过，海面上漾起一阵阵鱼鳞般的波纹。我知

道，如果这一刻再不动，或许，我永远都无法鼓足勇气放走她们。于是，我一跃而起，义无反顾地端起鱼缸，将两条鱼倒入了如血的残阳里……她们一跃入海里，天地间突然变成了一片灰色，就连海水都成了泛着波光的灰色。两条鱼无比欢欣地在我身边转着圈嬉戏着，嘴里时不时地吐着泡泡，我流着泪望着她们，示意她们可以潜入海底了，那里有一个更奇幻的世界等着她们去探索。鱼儿们徘徊了很久很久，最终，她们像是约定好了一样，同时深情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摇摆着身子，头也不回地向深海处游去。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感到肚脐深处传来一阵撕裂的疼痛，像是有人拉扯着她们的脐带，一剪刀剪断了开来。我浑身颤抖，忍着疼痛一步一步回到了海滩，再次面向大海的那一刻，我的子宫与我的内心同时感到一阵莫大的失落与虚空……

(四)

从海边回来之后，我整日失魂落魄，望着空荡的鱼缸时常黯然神伤，我不知道如何填满身心那个黑洞一般的虚空。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很想回去找那位曾经将两颗鱼卵放进我身体的医生，因为，这个世上，或许只有他才会相信我所说的一切，也愿意听我讲述这一切。

第二天清晨，我一洗漱完毕，连早餐也顾不得吃，便迫不及待地向医院奔去。一路上，我不断在心里默念着见到他之后所要说的话：我要感激他赐给我两条鱼，感谢他让我从这一黑一白的两条鱼身上感受到真正的幸福与快乐，感谢他让我见证生命的奇迹……

然而，当我赶到医院的时候，才发现医生早已不知所踪。护士私下告诉我，因为他遭到很多孕妇投诉，说他往她们的肚子里放的不是人的胚胎而是鱼卵，医院便开除了他。医生走投无路，跑到东海岸的海边纵身跃入海中。有人亲眼看见，他跃入海里的那一刹，有一群鱼围上来，拖走了他的身体。救援队花了几天几夜封锁海域打捞尸体，却一无所获，他就这样从人间蒸发了。

67

—
2025年
8月号

富 雲

本名张薇，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香港大学教育硕士，千禧年来小坡定居至今，现于华侨中学（高中部）任教语文特选课程。热爱艺术，喜欢绘画，擅长小说与散文创作。半生漂泊，只因以梦为马；笔耕不辍，只为诗与远方。

影子

(一)

勘蓝的碧空下，勘蓝的海洋上，有一片拱形小岛。这片拱形小岛南部的东西两端由一座木桥连接着。环绕小国外沿的，都是延绵的高山。在一万万个光年以前，影子们迁徙至此以后，便在山脚下盖建一座座矮房。

小岛北部的正中地段，是高耸的女神像，神像两旁是与之齐肩的瞭望塔。女神像在矮房当中显得格外壮观，威严十足。

影子们敬拜的这位女神名字叫“伊尼末娃”。那是天地语，意思是守护天地的女神。影子们每一个光年都会在这晴朗却含有一丝阴冷的一天里，举行纪念、敬拜伊尼末娃的活动。这个纪念仪式，已经办了万万个光年，至今仍传承下去，从不间断。

第一道曙光出现了，影子鼓手猛烈敲击着挎在腰间的沉重的大鼓，为仪式掀开了序幕。持续的鼓声越来越紧密，节奏越来越紧张。这时，一个面容獠头鼠目，举止贼头贼脑，形象狰狞得令人憎恶的恶魔阿卡布拉卡出场了。

恶魔踩着凌乱的脚步，口里发出连串模糊的声音。那声音像是饥饿的呻吟，又像是邪恶的咒语。围观的影子们

这时恶狠狠地向这恶魔抛掷石头，表现出对恶魔的切齿痛恨。

正当影子们对阿卡布拉卡咒骂得起劲时，一声浑厚深沉的“咣”从东西两面传来。鼓声即刻停止，空气似乎凝固了，一切立即沉浸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之中。高高在上的女神，从微微张开的嘴里向恶魔阿卡布拉卡喷吐橙黄色的烟雾。恶魔醉酒乏力似的，摇摇晃晃，最终倒下。

这时，两支队伍扛着沉重的柱子，分头急速地攀上瞭望塔的墙，赶在日光直接照射在女神像头顶前，把柱子立在塔内平台中间。接下来的焦点便落在两个站在木桥的神射手上。壮硕的射手们把先前点燃的箭搭在弓上，然后将手一松，“咻”的一声，两支承载着火苗的箭分别往两个方向飞射出去，准确地击中了柱子顶部。柱子即刻被点燃，这也把纪念仪式带到了尾声。

(2)

深夜里，已回归平静的小岛像个听话的孩子，乖乖沉睡在夜的怀抱里。街上静悄悄，白天挥散不去的热闹此时已荡然无存。

只见一个影子，独自往小岛南面慢悠悠地走去，坐在木桥上，凝望着与之遥遥相对的伊尼末娃女神像。中午点燃的两根柱子像两支高大的蜡炬燃烧着，火焰随着微风晃动，粼粼的水面映照着重圣的身影。

眼前的这座女神像，是万万个光年前影子们逃来小岛并定居下来后，为了纪念天地的伊尼末娃而建造的。天地原来也有一座非常高的女神像。影子们来到这个新的环

境之后，由于过度地眷恋过去，于是按照记忆中的神像，开始了这项艰巨的工程。

说艰巨是因为工程一开始就非想象中的容易。原本怀着满腔热血的影子们梦想建筑的是与天地完全相同的女神像，但是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它们怎么也无法找到与天地相同的资源。于是只能采用岛上另一些适合建筑的材料来替代。无法使用相同的材料复制一个正宗，这是影子们的长久的遗憾。

由于影子们的单薄，它们也无法如愿建筑高耸云天的神像。此后，为了减少遗憾，极力原原本本保留过去在天地的一切，便成为影子们的追求。

影子望着眼前这座遗憾，脑子里浮现的，是一万万光年以前出逃的情形……

一万万个光年以前，影子和身子原是同一个个体，住在遥远北方一个叫天地的国度里。美丽的伊尼末娃是天地的守护女神，守护着天地人广袤无边的家园。那是一段快乐的、没有痛苦、没有眼泪的日子。

但恶魔阿卡布拉卡乘着狂风从四面八方袭来。许多天地人被恶魔嘴里发出的强大引力抽吸着，卷进它那如无底洞的腥臭大嘴里。之后，它们无论如何也无法逃离那恶臭的禁锢。

过去，天地也曾遭到阿卡布拉卡的袭击，但善良的伊尼末娃女神在轻易击败恶魔后，便将它释放，给它留了生存的机会。但恶魔对于女神的赦免，非但不存感激之心，反而练就了更高强的法力，用更恶毒的手段挑衅女神，再次侵扰天地的安宁。

伊尼末娃女神在那次与恶魔的周旋时，被恶魔四面

八方的魔拳魂掌击中，元气大伤。眼看女神受了伤，尽管知道毫无作用，但为了保护家园，天地人置生死于度外，血雨腥风里仍奋勇上前，试图打击恶魔。他们倾注所有力量，或射箭或向恶魔抛掷石块，希望将恶魔逼退。然而连伊尼末娃都无力击退的对象，这些渺小的天地人又奈何得了这庞然大物？

伊尼末娃见一批又一批的天地人毫无畏惧地战斗着，捍卫着这片土地、这片家园，却又是一批又一批牺牲成为恶魔的腹中餐，心中凄然之至。

影子记得当时情形非常混乱，正当另一批天地人要对抗恶魔时，一阵冰凉舒爽的微风拂过。仅是那么一瞬间，所有天地人的身旁都站了一个跟自己长得相像，却又有一张模糊脸孔的“人”。定睛一看，才察觉到这些站在自己旁边的“人”都是自己的影子。

阿卡布拉卡仍旧把天地人和已被分割出来的影子往嘴里送，却又马上将它们吐了出来。恶魔发出一阵狂吼，猛力顿足向天外飞去，瞬间便消失无踪。

原来伊尼末娃得知恶魔要的是完整的天地人。分割了的身子和影子只会令它作呕。女神为了停止恶魔继续吞噬天地人，所以出此下策。

恶魔离去后，天地人的身子和影子感到无比欣慰。虽然身子和影子成了两个个体，不再是完整的天地人，不过在它们看来，能够让恶魔离去，能够继续留在天地，即使成为两个甚至三个、四个个体，又有何不可呢？家园虽被破坏不堪，但只要有意愿，就肯定能重建，更何况现在天地的人口增加了，不愁人手不足的问题。

然而，伊尼末娃女神却是一脸的愁容。

多日以后，伊尼末娃女神终于将所有不再完整的天地人和影子们召集到广场上来。女神从不开口说话，仅用箫声代替传递信息。从那带着丝丝感伤的旋律里，大家明白了女神的忧郁。

原来身子和影子一旦被分割了，就不能同时存在，而到了秋冬季节，影子由于缺少阳光就会逐渐虚弱，然后化为天上的云朵，从此消失于天地间。为了生命的延续，影子们必须寻找新的土壤以汲取新的养分。

由于影子们的体力不及身子的万分之一，没有能力操控过去所使用的木制船只。挖空心思之后，所有残缺的身子和影子选择使用纸张制作船只，以解决出海的问题。离别愁绪之际，大家投入于造船的工程之中。

多艘纸船赶在深秋来临前便完成了，大家终究要在那月色清明的夜晚分离。在皎洁的月光下，影子们带着撕裂的心登上了纸船。身子们站在天地的土地上，默默地目送远去的船只。

一艘艘纸船在汪洋中漂流着，有如一片片的落叶，承载着影子们去寻找一个落脚之处。

当影子回想过往时，身后的海面上传来了阵阵低吟。那像是缠绵的吟唱，又像是自己心底的悲歌。哼唱出这首首曲调的，这个影子很清楚，是当年另一艘船上另一些影子的亡魂。

那海，正是一万万光年以前，所有影子闯荡的怒海。一些影子的船只被巨浪翻覆了，另一些纸船被海水浸得过于潮湿结果裂开了，影子们掉入水中，被大海吞噬了。此后，海面上传来的低吟，声声都像在催促影子们完成未遂的心愿。

这个影子默默望着黑夜中的大海。

天地，就在那看不见的北方。对于这片遥远的土地，岛上的影子们只有眷恋。影子们一直等待着女神的到来，到来将它们带回天地，但多少个光年过去了，都没有女神的消息。没有一个影子敢擅自决定带领大家回去天地，只怕这么鲁莽的举动会加重女神的负担。

影子站立起来，再次望着伊尼末娃女神像。神像两旁的火炬仍在燃烧，这个影子心中也燃起了一个念头：这一次，一定要付诸行动。尽管会遇到重重困难，但为了完整、为了故土、为了女神、为了心头那说不清的依恋、爱慕、崇敬，它必须尝试。

(三)

过去多个日子以来，影子都忙于研制纸船，不分昼夜地在自己的房子里折叠着，并在无数个夜晚，把纸船推向大海进行测试。终于，万事俱备，它便按照天地历法择定吉日，在没有任何其他影子留意的时候，开始了对远古记忆的搜寻。

尽管白浪汹涌，影子仍将自己苦心孤诣设计的纸船推向浩瀚无涯的大海。就像万万个光年以前，它冲向怒吼的大海一样。万万个光年以后，影子仍心无所惧地面对重重浪涛。不过此时的它，心底却多了一份期盼。

海面上出现的是影子们的亡魂，它们在影子耳边轻轻吟唱。它们唱的是那万万个光年以前的期待，并要将这份远古的期待装进纸船里，让影子把它们一并带走，带回到天地去。

冷酷的海神仍像万万个光年前一样对于影子的境遇不寄予任何同情，无情的他只希望搅扰这个影子的心，要使纸船翻覆，要将影子吞噬。

(四)

这雾气腾腾、幽静的山野，花香怡人。仔细一听，除了潺潺流水声，还有一曲空灵的乐声在空中飘荡。那是熟悉的箫声。声音里头像是扎实的虚幻，又像是深邃的空洞。影子像被催了眠似的，不由自主地沿着箫声传来的方向走去。穿过了树林，来到了溪水旁。只见那里苍苍绿草，茫茫白雾，吹箫人就立在流水中。

吹箫的白衣女子显然注意到了影子的存在，却毫不在意，继续专注地吹着箫。轻轻送出的气，传入箫管，竟变成神秘的音符萦绕在影子耳际。箫声似幻似真，像是一股引力在牵引召唤着它。

正当影子陶醉于其中，尘封的远古记忆也被唤醒了。那不正是当年多少天地人敬仰崇拜的、美丽的伊尼末娃女神吗！她的容貌，她的音乐，她的轻盈飞舞，把所有天地人的心都虏获了，让每一个天地人都心甘情愿地把她高高仰望。

伊尼末娃，这么一个飘忽的，存在于天地人当中的女神，此刻就出现在眼前！正当影子回过神来时，箫声已停止，万籁已俱寂。空气中只剩清澈的流水声。

伊尼末娃女神仍站在水中央，澄清的溪水仍在光洁的石块上流泻。

影子努力地回想自己离开小岛后的情形。如果说这里就是天地，怎么却又跟万万个光年以前的光景不同？到底

这是什么地方呢？影子心中有许多的疑问，却怎么也无法开口，只任心底切切着急。

伊尼末娃女神又把箫轻轻依在唇边，吹送出一段曲折婉转的乐曲。那是影子从未听过的曲子，里头的起起伏伏向它描述着什么故事，让它眼前呈现了许许多多的片断。

一万万个光年以前，影子和身子被分割了，影子们不得不乘纸船冲向大海。就在影子们启航后不久，阿卡布拉卡又再来侵扰天地的安宁。因为恶魔对于不完整的天地人不再感兴趣，而是要完完全全、彻彻底底毁灭天地。

那之后就是一场恶斗。在决战中，恶魔用粗壮的尾巴狂扫天地里的一切。天地人的家园再一次被毁坏，连祭拜女神，作为天地标志的伊尼末娃女神像也被恶魔摧毁。

女神的忍耐已到了极限，汇集了所有精力，跃然而上，化作天上巨大的猛禽，展翅腾空，然后像饥饿的野兽追逐猎物一般，快速俯冲而下。恶魔被无情地撕裂，鲜血四溅，已无力反抗。这是温柔的伊尼末娃女神在天地人的面前展现的最凶残的一面。

如今，高耸的伊尼末娃神像已不复在，天地的面貌全然改变了。

当影子意识到箫声已消失，才察觉到伊尼末娃已不见踪影，但它清楚记得她哀怨的神情。

究竟是什么烦忧，让她这个女神如此哀伤？

(五)

日落时分，影子又听到了箫声，那凄美的旋律把它牵引到了西边的巨石下。这座巨石，就是万万光年以前被

恶魔摧毁的伊尼末娃女神像的残垣败瓦。影子向上仰望，在原本是女神像的肩上，立着一个天地人，正背着日暮挥舞着长剑。

舞剑者似乎感觉到影子的注视，低下头与之对望了一眼，顷刻动作伶俐地把剑收进剑鞘，几下翻腾，来到影子身旁。

影子意识到，舞剑者正是万万个光年前自己的身子！这个身子正是这个影子所期盼的完整！然而，在日落余晖的照射下，这个影子发现这个身子后面拖着一个长长的身影。当熟悉的陌生身子一步步向这个影子走近时，一股寒意也向这个影子侵袭而来。

影子知道，它与身子相连的最后一丝希望，已被夕阳蒸发得完全无迹可寻。

拖着自己影子的身子向这个影子微笑着，又向这个影子发出一连串的声音。那是天地语吗？可是这个影子完全不明白！原来影子和身子在分离的这段时间里，大海已在它们中间筑起了厚厚的隔阂。

当小岛的影子们在努力地保存所有远古记忆的时候，这里却日日月月年年改变着。这个曾经让影子多么迷恋的天地，现在竟是如此陌生。

X X X

影子继续在天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天地依然广袤无垠，天地的一景一物美丽得令人陶醉。然而，它发现，它越尝试亲近，越是感到与天地的疏离。

犀利的冷风无情地向影子吹来，它的单薄没有给它任

何抵挡寒冷的能力。影子已有多时未见到灿烂的阳光。阳光，影子们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了阳光的养分，自己的存在更加虚无缥缈。影子知道自己必须离开，必须赶在秋季来临以前，在自己被化为天上的一片云朵之前，离开这个曾经是家园的陌生之地。

根据天地的历法，影子择定了启程回返小岛的日子。

那是一个和万万个光年前一样的夜晚，一万万个光年以前，这个影子和过去的这个身子就在这样一个月色清明的夜晚里分离。一万万个光年以后的今日，再次相遇再次分离，不再有激动的叮咛，不再有苦苦的纠缠。

纸船在风和浪的推动下渐行渐远，当影子回头望去，依稀仿佛看见的，是万万个光年以前伊尼末娃女神像伫立的情景。

(六)

影子及时避开了天地的严冬，它没被海神纳为收藏，也没被寒冷化作天上的云朵，而是回到了小岛，再次舒适地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

小岛的影子们仍然像一万万个光年前那样忠实地生活着，一如既往地严谨地守护那万万个光年以前的一切。然而这个影子心里却起了巨大的变化……

(七)

隔天就是伊尼末娃女神纪念日，影子要制造一场轰轰烈烈沸沸扬扬的另类庆典。

此时小岛已沉睡，四周寂然无声。宁静的夜晚里，影子轻轻推开家门，向南走去，一直走到连接东西两面的木桥上，在直面女神像的位置上站稳。

影子的头，顶着没有月光的星稀的夜空。影子的背后，是不安宁的滚滚浪涛。搭在它肩上的，是一把巨型的弓。紧握在它手里的，是一支点燃了了的箭。那不是平凡的火种，更不是庸俗的弓箭。

影子熟练地把火箭搭在弓弦上，用力拉紧了弦。它坚定地瞄准了伊尼末娃神像的头部。生与死只是一瞬间，成与败只是一线之隔。过去一段长时间的筹备，绝不是为了造就一个普通。

毫不顾虑的，手松开了。毫不留情的，火箭划过柔嫩的夜空，射中了神像的脸部。

“轰”的一声雷霆，神像的头部被一股强大的威力炸了开来。

“噼哩……啪啦”，就像是被播下火种一般，神像被炸开的部分已面目全非地燃烧着。“呼隆”一声巨响，神像开始崩毁。只见原本崇高的神像化作一团绚烂耀眼的火球，散发迷人的光芒，为那黯淡的水面添加无尽的光明。

小岛被震醒了。所有的影子们纷纷跑出屋外看个究竟。神圣不可侵犯的女神像就在瞬间被熊熊烈火化为乌有！

神像毁了，失去了女神的守护，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影子们的眼睛横扫整个小岛，终于都将目光集中于站在木桥的孤影上。影子继续挺直地立在原地，没有畏缩，没有逃离，只陶醉在火光发出的绚丽璀璨当中。

风，和煦地吹了过来，温柔地拂过他的脸庞。他偶然低下了头，透过视线渐模糊的湿润的眼中，看到水中的倒影。他再一次凝视自己，发现这张脸似乎跟以前不太一样……

此时的自己，竟是轮廓分明。

79

—
2025年
8月号

李慧敏

新加坡人，目前在私企任职，著有《成长在李光耀时代》。本文是多年前探索文化身份时所作。

第一章

他期待着家人的陪伴，害怕自己一个人。可是这个家总是空荡荡的，没有人。节庆时，他看到四处的组屋有些在窗户挂了彩灯。可是他的家却是黑漆漆的。好几次，他把自己泡在这黑漆漆的四方形世界。

一面墙，两面墙，三面墙，四面墙。

他啃了一口面包，吃到最后一口时，才发现面包已经过期一个星期了。



“哇老诶！”他愤愤喊道。

他放下面包，跑去冲凉。

他想起妻子以前每次都说他冲凉太快，可能没有冲干净。他总是微微一笑，心想：是林北交水电费的！

他望着镜子中的自己，感觉一天比一天苍老。

一根根的黑头发夹杂着一根根不白不银的头发。

“好啦！”

人总是要服老的，他心想。

眼角的皱纹像爬山虎似的攀爬。

鼻子的鼻毛像杂草一样。

他拉了一泡尿后，洗好手。

看了一会儿手机，就上床睡觉。

不知过了多久，他又起来拉了一泡尿。很快，他又昏昏沉沉地睡了下去。

梦里，他回到了那天。

当初他为了梦想，毅然离开。他告诉自己如果没有闯出一片天，是绝不回头的。

小时候，他希望自己长大后成为“马打”（编注）。

他要走出甘榜，去找更多机会。

母亲在他走前，往他怀里塞了番薯。

母亲是个哑巴，在一句句的“咿咿呀呀”中为他送别。

他往前走，往前走，再往前走。

母亲的距离和他越来越远……

81

—
2025年
8月号



早上，他被闹钟惊醒。

摸了摸眼角，还有一些眼泪。

早上是匆忙的。

他做的是八点的早班，负责购物商场底层的厕所。

他拧干拖把，开始抹地。空气中飘着漂白水的味道，刺鼻，却让他安心……

中午，他喝着茶，买了份早报后，在咖啡店找了个角落坐了下来。在报纸的一角，他又瞧见独居老人在家里死亡的新闻。

这时，妻子向他走来。还没到七月呢！妻子已经去世四年，他也习惯自己一个人生活了。他定睛一看，哪里有妻子的身影？

小弟把鱼圆面放在桌上。

“多谢！”他眼中充满感激。



岛国的人民习惯排队。

一条长长的人龙排在邮局前面，他心生好奇。趁邮局的工作人员上厕所洗手的当儿，抓紧机会问。“Uncle，他们在排队买美国歌手演唱会的门票啦！我女儿也有买，票很贵！”

他点点头。

渐渐，他对于排队已经见怪不怪了。

回到家，他突发奇想，想要整理房间。

打开柜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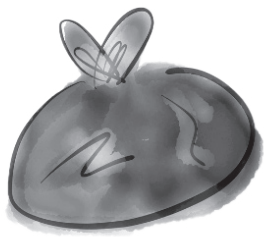
妻子的药物满满当当，还有各种健康检查的信件。

他从不觉得自己是个好丈夫，但妻子总认为自己是个好丈夫。

他总是会买妻子最喜欢的豆花和油条，只为博妻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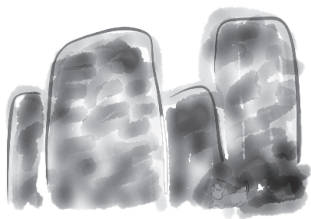
可他越整理，脑子却越乱，这也是他害怕整理的原因。

整理到一半，肚子饿了。他拿出在地铁站门口打包的椰浆饭，一口接一口地吃了起来。鸡翅膀早已冷了，不过饭还有点温温的。



吃到最后一口时，他闻到隔壁邻居在煮咖喱鸡。他闻着空气中的气味，意犹未尽。以前，妻子常常在家煮咖喱鸡，一次一大锅。他沉浸在往日的回忆里。若不是楼下小孩嘻嘻哈哈放学归来，他估计要再呆上一会儿。

对于这片住了快四十年的土地，他总是觉得自己对它有些陌生。每当他看到楼下的流浪猫时，就有些惺惺相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也在流浪。



当一个人住的时候，时间是很慢的。

每天，他过天桥时，周围有下了班的人们快步走回家，若是遇到孩童，有的下楼梯时好像一阵风。他的脚步变慢了许多。

第二章

84

新华文学
第103期

这天他休假，忽然想到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去新加坡河走走了。他曾经带妻子去过那里。

它现在已经变得繁华了，周围有高楼大厦，街道上有来来往往的游客。

他搭地铁到莱佛士坊，走了一段路，终于看到了新加坡河。

虽然不是第一次来，他却忘记自己是怎么来的，一路上兜兜转转，在他几乎要放弃的时候，看到了新加坡河。说真的，他内心还是很感动的。

以前的新加坡河没有现在这么漂亮，空气也没有这样清新。

他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一边休息，一边吃早上花了两块二买的面包。

他坐了很久，看着新加坡河。

这时，有一家子向他招手。一位男士向他走了过来，说：“可以帮我们拍照吗？谢谢。”他点点头，接过手机，等他们摆好姿势，便按下快门。

回到家，他开始写日记。

他在本子上写着：

我今天去看了新加坡河，好美。

第三章

他站在家里。

他忽然发现自己居然不认得镜子中的人。

“你是谁？”

“你来我家做什么？”

他隐约记得昨天和妻子去巴刹买菜。

“阿兰，他是谁？”他指着镜子里的人。

许久，没有任何回应。

“阿兰，你在哪里？”

“阿兰！”

慌乱中，他跌倒了。

过了不知多久，他尝试让自己站起来。一次又一次，终于成功了。他忍着痛，视线渐渐模糊。

85

—
2025年
8月号



第四章

他失去工作了。

“阿贵，这里要抹干净。Customers最近都complain你的卫生做得差。”

“阿贵，这都几点了，为什么还没来做工？”

“阿贵……”

主管的电话这几天一个接一个，像炮弹一样把他轰炸了。

他一次又一次地说“对唔住”。

他觉得自己最近有些奇怪，常常忘记有些东西放在哪里，又忘记自己在做什么，就连最简单的工作都做不好。

“阿贵，明天不用来了，我们请到人了。”

他又一次地说“对唔住”，只是这次主管不再愿意听下去了。

他哭了，跑到厕所哭。

看着镜子，他说：“你到底是谁？”

第五章

他的母亲是个单亲妈妈。他好几次想问母亲自己的父亲到底是谁，可话到嘴边时，就硬生生地被吞了下去。

母亲有时候会帮人洗衣服，缝衣服赚点钱。

“这个哑巴，她是个苦命的人啊！”周围的人经常这么说。

第六章

他最近总是想起母亲。

他想起母亲笨拙地把纸糊好，做成风筝。

风筝飞呀飞

他不停地跑

风筝飞呀飞

他不停地追

没有注意到

手中的线

断了

风筝飞呀飞

风筝不见了

飘去哪儿了

87

—
2025年
8月号



编注：“马打”是独特的新加坡福建话，指警察。它源自于马来话“mata mata”（眼睛）。据说早期华人福建移民认为警察好比眼睛一直监视着人们，而以“马打”作为警察的称呼。

林涵涛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毕业。

风停在你背后

（.偶然的风和日晒

清晨，新加坡的阳光透过高楼间隙洒落，映在深蓝色阿斯顿·马丁的车身上，泛起流畅的金属光泽。

拜伦医生缓缓摘下墨镜，修长的手指抚了抚西装袖口，目光沉静地掠过伊丽莎白专科医院的大门。他喜欢这个时刻——安静、秩序井然，一切尽在掌控之中。

“医生早！”袭人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轻快如风铃。

拜伦微微一笑：“早，袭人。”

然而，这一天，本该风平浪静的诊所，却迎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

门被推开，一个女人走了进来。

微笑如旧，却让拜伦的世界，在瞬间失去平衡。

戴芳妮。

象牙白的连衣裙，锁骨处点缀着精致的珍珠吊坠，微卷的长发随意披散，眼眸温柔而疏离。她静静站在门口，嘴角漾着浅淡的微笑，整个人像极了风过湖面——轻盈，却不留痕迹。

拜伦的目光定格在她脸上，时间仿佛凝滞。

一道尘封已久的记忆，在微光中悄然浮现——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医学院。

那个穿着羊绒外套，笑容明媚的女孩——珍妮。

她是印尼富商的千金，而他，只是靠奖学金苦读的寒门学子。

在别人去酒吧放松时，他独自在实验室背诵《格雷氏解剖学》。在模拟考试中，他总是第一个交卷，成绩稳居前列。他在全中国医学竞赛中力压群雄，赢得教授们的青睐。

无数个夜晚，他在图书馆台灯下熬红了眼，心中默念：等我站在世界的顶端，她会看见我。

但她终究没有回头。

而此刻，站在他面前的戴芳妮，竟让他有了一种错觉——

或许，这一次，他不会再错过。

“拜伦医生，我是朋友推荐来的。”

她的声音温柔，像微风拂过湖面。

拜伦下意识抬眸，心脏仿佛被什么轻轻敲了一下。

他稳住心绪，语气平稳：“请坐。”

她轻轻点头，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拜伦拿起病例，翻阅的动作一如往常，可唯有他自己知道，手指的节奏，比平时慢了一拍。

“有什么不适？”

戴芳妮微微一笑：“医生，我只是来做例行检查。”

他点头，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可他能感觉到，她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一瞬，又若无其事地移开。

他从不相信“命运”这个词，但这一刻，他不得不承认，有些相遇，带着某种无法言喻的宿命感。

一旁的袭人，静静观察着这一幕。

她的目光如炬，早已敏锐地捕捉到拜伦的异常。

等到戴芳妮起身离去，拜伦轻轻合上病例，正要签字，手中的笔却无声地滑落在地。

袭人抱着胳膊倚在门框，嘴角微微上扬，似笑非笑地调侃道：

“医生，你的伞，怕是撑不住了。”

拜伦没有抬头，修长的手指捡起笔，神色依旧平静，声音低沉：“专心工作。”

可连他自己都知道——

他的心，已经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心雨淋湿了。

2. 伞与雨的赌约

几周前的夜晚，袭人端着两杯咖啡推开拜伦的办公室门。

“医生，我有件事得和你说清楚。”

“什么事？”

袭人坐下，抿了一口咖啡，眼中带着狡黠的笑意：“记得那辆蓝色玛莎拉蒂吗？你常停在KPO夜店外，我就在那儿当收银员。”

拜伦微微皱眉：“然后呢？”

袭人笑了一下：“后来，我申请来你诊所工作——因为觉得你可能会是我未来孩子的爸爸。”

拜伦被这直白的话逗乐了：“真敢想。”

袭人眼睛一眨：“我是个不婚主义者，但我喜欢小孩。”

拜伦摇头失笑：“所以？”

袭人双手一摊，狡黠道：“所以，我和自己打了个赌——‘你若打伞，我便下雨’。医生，你是有职业操守

的，不能对患者动心，可如果你真的动心了，那你得兑现赌约……”

拜伦挑眉：“赌约？”

裘人微微一笑，指尖轻点桌面，缓缓道：“去开个房，医生，我们来一场‘云雨’。”

空气瞬间凝滞。

拜伦放下手中的文件，意味深长地看着她：“那我们现在就去？”

裘人怔了一下，随即大笑：“拜伦医生，你果然也有风流的一面。”

她眨了眨眼，笑意加深：“不过……你真的愿意吗？”

拜伦轻轻叹息，起身走到窗边，语气低沉而平稳：“裘人，有些雨，就算下了一整夜，也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他转过头，看着她：“而有些雨，一旦落下，便会泛滥成灾。”

裘人收起笑意，凝视着他，轻声道：“拜伦，我只是想让你明白，你的人生里，总要有一次放肆，总要有一场不会后悔的雨。”

3. 摩天轮上的誓言

那一夜，拜伦的伞，终究还是撑开了。

新加坡夜色如墨缎，摩天轮缓缓旋转，滨海湾的水面倒映着璀璨灯火，宛如一座被点亮的未来之城。

拜伦牵着戴芳妮踏入观景舱，柔和的灯光映在她象牙白的裙摆上，微风轻拂，增添几分梦幻。

舱门关闭，机械臂轻震，摩天轮开始上升。

拜伦站在一角，静静为她拍下照片——她靠在玻璃前，微微侧身，长发拂肩，目光落在远方，宛如一幅极致的画。

他轻声道：“你看，所有的灯光都像是为你点亮的。”

戴芳妮轻笑，眸色却未收回，而是凝视着璀璨的城市，过了一会儿，她转头，眼底浮现一丝复杂：“拜伦……你知道我有家庭的，对吗？”

拜伦的手指微微收紧，却没有松开她的手，只是沉静地望着她，语气温柔而坚定：“我知道，但我不在乎。”

摩天轮攀至165米高空，世界在脚下缩小，新加坡宛如微缩的银河，一切近在眼前，却又遥不可及。

戴芳妮缓缓收回手，低头看着掌心，仿佛还能感受到拜伦指尖的温度。

她轻声道：“有些承诺……不是说了就能实现的。”

摩天轮在最高点短暂停留，脚下灯火铺展成一片璀璨银河。可她的心，却沉入更深的漩涡。

轮舱缓缓下降，现实回到眼前。

舱门打开，微风涌入，瞬间吹散了高空的静谧与炽热。

拜伦没有再问，也没有强求。

他只是静静望着她，仿佛想把这一刻的她，连同这座城市的灯火，一起刻进心底。

4. 飞往巴黎的梦

新加坡摩天轮旁，一家隐藏在高楼间的模拟飞行中心。

拜伦牵着戴芳妮走进，她的目光流转，带着一丝好奇：“你怎么想到来这里？”

拜伦扬唇，手指敲了敲模拟舱的金属机身：“暂时去不了巴黎，那就先来一场梦。”

他们坐进驾驶舱，高清屏幕瞬间点亮，逼真的仪表盘、缓缓启动的涡轮引擎、耳边细微的电流嗡鸣声……仿佛真正置身一架夜航的客机。

拜伦熟练操控驾驶杆，屏幕中的新加坡渐渐缩小，灯火汇聚成璀璨银河。

“机长先生，原来你还隐瞒了一项技能？”戴芳妮偏头，唇角浮现轻笑。

拜伦睨了她一眼，戏谑道：“放心，我可不想让你成为全球第一个因模拟飞行事故受伤的乘客。”

画面切换，万里云层被撕开，夜幕下的巴黎浮现——埃菲尔铁塔流光溢彩，塞纳河沿岸的街灯投下斑斓倒影，蒙马特高地的光影摇曳，宛如一幅印象派画作。

戴芳妮静静望着屏幕，眸色深邃而温柔。

拜伦侧过身，低声道：“我们应该去真正的巴黎。”

她指尖轻拂屏幕上的巴黎夜景，目光如水，声音柔得像一缕叹息：“有些地方……只能存在梦里。”

窗外的城市依旧璀璨，可他的世界，在这一刻，竟有些恍惚。

5. 红灯码头的风雨夜

新加坡的夜，仿佛一杯微醺的鸡尾酒——灯火是琥珀色的朗姆，微风是轻柔的苏打，河面波光潋滟，弥漫着茉莉的香气。

游船缓缓滑过新加坡河，水面映照着克拉码头的霓虹，城市仿佛在微风中轻轻颤动。爵士乐从酒吧飘出，混

着杯壁碰撞的清脆声，揉进夜色。

戴芳妮靠在船栏，微风拂过发丝，几缕贴在脸颊。她抬手别至耳后，露出流畅的侧脸，眸光幽深，仿佛盛着整片星空。

拜伦微微一笑，脱下外套，为她披上：“夜风凉。”

她低头看着外套，嘴角微弯：“你总是这样，习惯性地照顾别人。”

拜伦望着她，语气温柔坚定：“不是所有人，只有你。”

指尖相触，他缓缓握住她的手，微微一颤，仿佛整个夜色的温度都融进这个动作。

她轻轻一笑，眼底却闪过一丝复杂。

游船靠岸，他们缓步走下甲板，沿着红灯码头的石板街道，走进一家露天咖啡馆。昏黄的灯光洒在木桌上，拜伦点了黑咖啡，戴芳妮则要了一杯Negroni。琥珀色的酒液倒映着她纤长的手指，优雅得像一幅油画。

她轻轻搅动杯中的柠檬片，忽然低声道：“小时候，我以为爱情该是轰轰烈烈的，像电影里那样。”

拜伦轻笑：“然后呢？”

她抬起酒杯，晃了晃杯中的液体，光影流转，仿佛河面粼粼波光。

“后来发现，爱情更像一杯鸡尾酒。”她轻轻摇晃着杯子，微笑道，“苦的、甜的、烈的、微醺的……交织在一起，最终成为一种复杂的滋味。”

拜伦望着她，语气不疾不徐：“那么，这杯酒，你后悔喝了吗？”

她垂眸，指尖敲了敲杯沿，嘴角浮现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后悔？有些酒，再烈，也值得一醉。”

6. 她的过去，他的救赎

拜伦不仅爱戴芳妮，他想成为她的避风港。

她是长女，习惯独自承担，习惯把委屈藏在最深处。
妹妹梦想成为画家，却因学费遥不可及。

那晚，妹妹兴奋地挥舞录取通知书：“姐姐！学费全免！”

戴芳妮一怔，翻遍可能性，最终拨通了拜伦的电话。

“是你，对吗？”

电话那头，他语气如常：“如果你指的是奖学金，那应该是我。”

她闭眼，声音微哑：“为什么？”

他轻笑：“因为你总说‘妹妹的梦想’，却从不提‘自己的愿望’。”

沉默蔓延，只有微弱的呼吸声透过电波。

许久后，她轻叹：“你这样做……让我很矛盾。”

夜风拂过，城市灯火璀璨，温柔却遥不可及。

这场感情，是她的幸福，还是他的救赎？

她不知道。

7. 命运的反噬

命运不需要铺垫，冷酷而精准，瞬间便能摧毁一切。

他们的世界，被一张照片击碎。

那是个寻常午后，拜伦正翻阅病例，袭人却猛地推开门，语气罕见地焦灼：“医生，出事了！”

她手里，是一封律师函。

拜伦接过，指尖摩挲着纸张边缘，目光微沉——照片。

戴芳妮的丈夫，雇私家侦探跟踪她，拍下了她与拜伦的画面：河畔漫步、摩天轮上的深情对视、红灯码头的夜风轻拂……暧昧被定格，每一帧都是控诉。

律师函措辞精准而锋利——要么支付巨额赔偿，要么名誉扫地。

拜伦合上信件，指尖微微收紧。

作为医生，职业操守不可逾越。上法庭，他不能撒谎。

承认，事业毁灭；否认，正直尽失，意味着不配执业。

死局。

袭人盯着他的沉默，按住桌角，低声道：“医生，赶紧摆脱她！你会毁了自己！”

拜伦未抬头，轻轻一笑。

“可我还是深爱着她。”

声音不重，却透着无法撼动的坚定，仿佛面对的不是危机，而是早已接受的宿命。

袭人皱眉，沉默许久，终是叹息：“医生，你疯了。”

8. 戴芳妮的拒绝

戴芳妮终于找到拜伦，沉默许久，低声开口：

“拜伦，我们不能继续了。”

他的心骤然一紧，眼神中透着未及收敛的炽热：“为什么？是那封律师函？我可以处理……”

她轻轻摇头，声音微颤，如风中摇曳的烛光：

“拜伦，你知道我最害怕什么吗？”

她深深凝视着他，泪光在眸底浮现，却终究未曾落下。

“我害怕，你倾尽一切，而我，却无法给你真正的未来。”

她的唇角浮现一抹苦涩的微笑，终于道出了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答案——

“我从未想过与你共度余生。因为我毕竟不是你的珍妮。”

“你终有一天，会厌倦我的神似，而遗憾于我的‘非’。”

“而对我而言……我只是，在这场雨里，寻了一处可以暂时避风的地方。”

他怔然站立，仿佛整个人被暴雨吞没，连灵魂都被冲刷得无处遁形。

9. 巴黎的遗憾

巴黎的夜，总是浪漫的。可浪漫，从来都是残酷的。

塞纳河畔，夜色温柔，街头艺人的琴声随风飘散，桥上的灯光洒在波光粼粼的水面，如碎金漂浮，却触不可及。

拜伦站在桥边，手中握着一张机票。

飞往巴黎，商务舱，两人。

纸张被反复折叠，指尖用力，边角微微卷曲，皱痕蜿蜒，如心上未愈合的裂痕。

如果那天，他们登上了航班，结局会不会不同？

他走进一家咖啡馆，选了靠窗的角落，点了一杯拿铁，指尖轻摩陶瓷杯壁，感受仅存的余温。

咖啡的苦涩混合着微冷的空气，他忽然想起戴芳妮曾说：“现实里的爱情，像一杯鸡尾酒，苦的、甜的、烈的、微醺的……交织在一起，最终变成复杂的滋味。”

他叹了口气，抬眸望向窗外。

然后，他看见了她。

戴芳妮。

她挽着陌生男人的手臂，微风扬起一缕发丝，笑容温柔恬然，像极了记忆中某个璀璨的瞬间。

她的身影掠过玻璃窗，短暂得像风吹落的一片花瓣，不带丝毫停留。

拜伦的心仿佛被无形之手狠狠揪紧，却没有追上去的理由。

他怔怔望着窗外，嘴角浮现一抹淡淡的笑，像是在嘲弄自己，或感慨命运。片刻后，他低下头，缓缓收紧手指，掌心里的咖啡杯，几乎被他攥到泛白。

爱情的雨季，并不总有彩虹。

有些雨，落下时滚烫炽热，

最终，还是消散在时光的风里，

不曾放晴。

乔舟人

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工学博士，曾在东京任日本清水建设公司研究员。新加坡首名来自中国的注册专业土木工程师。著有工程小说《野心蓝图》以及《狮城密码三部曲》等。

雨季不再来

(一)

“他……他在外面有人了！”阿秀脸色苍白，眼神中流露出一抹淡淡的忧伤，宛如一团迷雾把她紧紧包围，让她暂时无法呼吸。窗外下着小雨，雨丝晶莹剔透，从无尽的夜空中飘飘洒洒地落下来……

“什么？他在外面有人了？”好闺蜜阿艳立刻杏眼圆睁，眉心的那颗朱砂痣呼之欲出，“那女人是谁？”阿艳迫不及待地询问。

“是他的初恋！”阿秀早已梨花带雨，泣不成声。

“那女人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听说和老公关系不好，正在闹离婚。”阿秀面无表情地回答。

“这个死狐狸精！”阿艳开始愤愤不平，“你是怎么发现的？有没有搞错？”

“不会错！我……我亲眼看见他们抱在一起！”阿秀失声痛哭。

“这对狗男女！”阿艳强忍住心中的怒火，连忙安慰阿秀，“不要哭了，我们一起去找那男人算账！”

“不要！”阿秀睁大双眼望着阿艳，“我真的……真的很爱他，我不能失去他！”

“什么？他出轨了！你想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只有这样才可以把他留下来。我们在一起快四年了。”在阿秀心里，那些伤痛就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似乎感觉不到了……阿秀的眼泪又不争气地流下来。

窗外的小雨还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对面的屋檐上落下一排排水滴，在五颜六色的灯火映衬下，好像美丽的珠帘。

(二)

听到开门的声音，他终于回来了。阿秀已经躺在床上，黑暗中听见他憔悴的叹息声和打火机点燃香烟的声音，瞬间一股淡淡的烟草味道扑面而来……

阿秀起身来到客厅，把灯打开，看见他斜躺在沙发上，皱着眉头，若有所思。阿秀连忙端来一碗香菇炖鸡汤，“我煲了一下午，趁热喝吧。”他木然地看着阿秀，“谢谢你阿秀，我今天好累啊！”他的手机突然响起来，他看也不看就关机了。

(三)

“阿秀，他背叛了你！你真的可以忍受这一切？”阿艳问。

“喜欢一个人，会卑微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来……”阿秀自言自语，才一个礼拜她就瘦了一大圈。

窗外细雨如丝，好像是夜空在喃喃低语，诉说着心中无尽的忧伤。雨季来了吗？是不是所有的悲伤都发生在雨天？

阿秀突然问阿艳：“那你呢？如果你是我，你会怎样做？”

“我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我会一直纠缠折磨他，让他知道我的厉害！背叛是要付出代价的，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阿艳是一朵带刺的红玫瑰，而她眉心的那颗朱砂痣宛如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

阿秀怔怔地看着阿艳，一时间很佩服她的勇气。

雨越下越大，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下来，在地上溅起了一朵朵水花，一直溅到阿秀的生命里来。窗外的镜花水月模糊了阿秀的视线，让她分不清到底是雨水，还是泪水？

(四)

听到开门的声音，他终于回来了。阿秀已经躺在床上，黑暗中听见他沉重的脚步声和喝醉以后语无伦次的声音，瞬间一股刺鼻的酒精味道扑面而来……

阿秀起身来到客厅，把灯打开，看见他扑倒在地板上，闭着眼睛，若有所思。阿秀连忙端来一杯蜂蜜柠檬水，“解酒的，喝完以后就不会头痛了。”他虚弱地睁开眼睛，“谢谢你阿秀，我今天好难受啊！”他的手机突然响起来，他看也不看就关机了。

(五)

“听说那个女人已经离婚了！”阿秀幽幽地吐出一句话，她轻轻闭上眼睛，仔细聆听窗外雨打芭蕉的声音，雨

点滴在青绿色的芭蕉叶上，瞬间破碎了，犹如阿秀那颗破碎的心。

“什么？才一个月就离婚了？这对狗男女岂不是可以明目张胆地在一起？”阿艳拍着桌子，似乎比阿秀还要激动。

“我只爱他一个人，如果他离开我，我就活不下去了！”眼泪从阿秀的脸上无声地滑落，她好像一只受伤的小猫，小心翼翼地蜷缩在墙角。

“阿秀，不要要死要活的，为了这种男人，不值得！他给你提鞋都不配！”阿艳气得咬牙切齿。

阿秀呆呆地看着阿艳……

窗外的雨终于停了，心中的雨也停了，被雨淋过的小路寂寞而悠长，冷风吹落了树上的叶子，也吹散了阿秀心中模糊的记忆。

（永）

听到开门的声音，他终于回来了。阿秀已经躺在床上，黑暗中听见他默默的抽泣声和手机被狠狠砸落在地板上的声音……

阿秀起身来到客厅，把灯打开，看见他站在客厅中间，红着眼睛，好像若有所思。他突然把阿秀紧紧抱在怀里，“谢谢你阿秀，我终于明白了——只有你才是对我最好的那个人，只有你才是最爱我的那个人！”

阿秀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所以——其他人——都已经结束了？”他听了以后猛地一怔，把阿秀抱得更紧了，“阿秀，相信我，我现在只有你，只有你一个！”

阿秀擦干了眼泪，突然把他用力推开，“我已经不爱你了，我们分手吧！”阿秀异常冷静，从衣柜里拿出一个月前就已经准备好的行李箱，头也不回地夺门而出……身后传来他绝望地哭泣，“阿秀，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求求你不要离开我！”

大门“咣”的一声关上了，阿秀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如释重负的微笑，她的脑海里闪现出一个月前的那一幕：他和一个女人紧紧地抱在一起，而那个女人的眉心上有一颗鲜红的朱砂痣……

103

2025年
8月号

黎春利

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前中学教师，文学爱好者。

冷湖 第七夜

我参加了一个科学比赛营，我要说的故事发生在第七个晚上。

(一)

我坐飞机到敦煌，再坐营地安排的大巴车，到茫崖市的冷湖镇。

“这里的树真难看！”当时，车上不知道谁说了一句。

一个瘦瘦小小，戴着圆眼镜的男生认真地说：“植物也有感觉，别这么说。”后来我知道，他叫阿平子。

巴士左摇右晃得很厉害，我觉得有点恶心。

“快到了。”一个人高马大头发极短的男生安慰我，“快到了。”他叫图巴顿。

火星营地的第一件事就是抽签分组。有一个专家发来视频连线庆祝开营，每个人都称他“霍教授”。

“就是他，拍到火星上的撞击坑，还有‘爆炸标志’！”一个男生热情地说，“用的只是改装过的天文望远镜，比美国宇航局的火星侦察轨道器更早拍到，太牛了。”

有个叫毕诺的男生自告奋勇帮老师拿着小木盒，让每个人抽签。他硬是等到所有人都抽完签，才把最后一支签

拿给了我。

结果就是：阿平子、图巴顿、毕诺、加上我，分在了同一组。

“我是毕诺。”分组一结束，毕诺就走过来。

“你好。”我客气地说。

他看起来有点意外。

(2)

整个晚上，我都梦见姐姐跟我说：“小心别被发现了！”所以，凌晨醒过来的时候，虽然只有五点，我已经睡不着了。

清晨的戈壁纯净得像一幅画：天高地阔，凉爽宜人，褐色的大地延伸到天边和淡蓝色的天空撞在一起，散发出美好自然的味道。

“这里是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毕诺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我身后。

“你做的火星车多重？”见我没说话，他突然没头没脑地问。

“你的呢？”我心跳一下停了半拍。

“61公斤。”他没看我。

“我的62公斤。”我飞快地回答，然后说了声“失陪”，把他一个人丢在那里。

我跑到“三号实验室”后，在一辆摩托车旁发现了一块胸牌，上面写着“图巴顿”。我把胸牌还给他时，他有点紧张，一直问我还有没有别人看到。

那天早上，整堂课我都哈欠连天。

“大家都接到通知了吧，比赛的火星车不可以超过60公斤……”，老师的这句话止住了我的哈欠，我下意识看了毕诺一眼，他若有所思对我笑了一下。

我的第六感告诉我：不妙。

(三)

第二天，我们的活动是带着定位仪，在戈壁徒步搜寻火星物资。我们从营地出发，经过俄博梁无人区到达奎屯诺尔湖（也就是冷湖），然后回到俄博梁准备露营。

“那肯定是迈克尔逊干涉仪……”

“无人机带了吗？”

“今晚十点？”

“你确定她不是莫可可……”

我不是故意偷听几个男生说话的，我只是想回去拿相机。不过，我对“她不是莫可可”这几个字特别敏感。

带队的是李老师，据说是霍教授的学生。

“李老师，您听过异常光波辐射吗？”出发不久，毕诺就凑到李老师身边问。

“冷湖的异常光波辐射！”图巴顿也凑上前来。

“啊，是有一些民间说法……”李老师含糊其辞。

“光波来源呢？会不会是来自外太空？比如火星。”毕诺紧紧盯着李老师。

“你适合写科幻小说。”李老师笑着继续往前走。

这个时候俄博梁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了。我立刻被震撼了，广袤的天空下，黄沙、古道、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雕

刻作品如碉堡般，一座座出现在我们面前，每一笔每一道都显示着时光的痕迹，清晰地诉说着我根本不懂的语言。

“光线出现在湖里，出现时间大约三十七秒……”毕诺一口气说着，我看到阿平子迅速拦住了他。

“你们去冷湖了？”李老师看起来很意外。

“我们在科研报告上看到的记录。”我看到图巴顿的手在背后朝毕诺摇了摇。

“对，我表哥在大学，他说的。”毕诺也飞快地说。

“那你去问他好了。”李老师明显不太相信。

等我们到奎屯诺尔湖的时候，已经接近下午3点了。

休息时，我看到了图巴顿和毕诺偷偷把一个东西放进水里，那是一个水下探测仪，我在姐姐的房间见过。

一瞬间，所有东西在我的脑袋里争先恐后地想要引起我的注意：这几个男生想要在冷湖找什么东西，而那个东西是从火星来的。

我避开风吹起的沙尘，脑子里已经有了答案。

(四)

一直等到旁边的女生微微打鼾，我才悄悄离开帐篷。

戈壁滩的夜很凉，十几顶帐篷后是黑乎乎的影子。那些影子是荒废了的房屋的外墙，这里是曾经有十几万人口的一个石油城，可是现在已经人迹罕至了，被称为“无人城”。

我瞧见三个人影往远处走去。

星空在我的头顶，似乎为我照亮了前路，我跟着几个影子来到了离帐篷有好一段距离的废墟后。

“有数据传回来吗？”

“图像有吗？”

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我只能努力辨别他们在说什么。

就在我冷得直发抖的时候，远处的无人机飞了回来。

“明晚十点半，再走一趟。”

“明晚模拟试行火星车，怎么跟莫可可说？”

我忍不住打了个喷嚏，这下全暴露了。

“你跟踪我们？”毕诺迅速往我身后看了一眼。毕诺身后，阿平子慌张地把所有东西塞进一个大背包，图巴顿挡住了我的视线。

“你看到什么？”毕诺不客气地问。

“我？”我突然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似的，“我看到你们偷开营地的越野摩托车，所以图巴顿的胸牌儿掉在地上；我知道你们来这里是为了异常光波辐射，”这名词我背了很久，“我还知道，你们把探测仪放到冷湖里……”然后我得意地说，“很明显，你们怀疑冷湖里有火星人。”

几个男生突然笑了。

“我就说嘛，她不是莫可可。”毕诺笑得最厉害。

“谁在那？”远处突然有几束手电筒光照过来，脚步声凌乱，朝我们这个方向走过来。

“不许告密，要不我告诉老师，你不是莫可可。”毕诺收起笑容，压低声音飞快地说。

“明晚行动算我一份。”我不甘示弱地说。

“不行。”毕诺想都没想。

“那我跟老师说……”

“行。”阿平子飞快地说。

“成交。”老师来的速度太快，我只来得及说这两个字。

“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王老师口气不太好。

“我想拍照，叫他们几个陪我。”我在男生说话前抢着回答。

之后的几天很平静。

第六天，休息的空档，阿平子把电极片贴在一片叶子上，他每天一有空就这么和植物交谈。

“他是个怪人，人家收养流浪狗，他照顾流浪的植物。”我听见一个男生说。

之后，我和阿平子有过一次很短的交谈。

“植物也是最好的摄影家。”阿平子指着我的相机说，“它们拍摄了地球几万年，乃至几十万年的影像。”

“照片在哪儿？”我傻乎乎地问。

“在它们的记忆里。”

“所以你和植物沟通，是提取它们的记忆？”

“对，我们可以建立植物记忆库，”阿平子完全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里，“把植物的记忆提取出来，帮助人类。”

“能帮到比赛吗？”我故意大声问。

“比赛？”阿平子一脸懵懂。

为了不让你困扰，我得告诉你：我不是莫可可，我是莫可可的孪生妹妹。这个“科学比赛营”应该是她来，可是她骨折了。在她被迫放弃这个机会的前一分钟，我说服了爸妈，代替她来了这个比赛。

只是我没想到，毕诺和我的姐姐是网友，这是他后来告诉我的。难怪他看到我完全不认识他的样子，一脸吃惊。

换句话说，我从第一天就被怀疑了。

(五)

第七天终于来了。

“今晚去冷湖对不对？”我问毕诺。

“对。”

“去找异常光波？”

“来，我跟你科普一下啊。不可见光，经过一个反射面，有没有可能变成可见光？”

“我不知道。”我老老实实地说。

阿平子递给我一瓶水，说：“简单说，我们知道有一束不可见光，我们暂且称之为X光。X光照射到水底的某种物体，反射出来，反射光我们称为Y光；Y光是可见光……”

看到我依然一脸发懵的样子，图巴顿拿出一块绿色褐色混合，像是长了苔藓的石头，“你看，这叫硅藻，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物，可以提供地球百分之三十的氧气，那个水底的某种物体就是它……”

“植物可以反射光？”我努力想消化信息，可是我就是听不明白。

“是的，植物可以发射光，并且透过光来记忆和传递信息……”阿平子说话的时候，脸好像在发光。

“那不可见光从哪来呢？”我还是不太明白。

“好极了，看起来你明白我们在忙什么了。”毕诺拍着手说。

晚上10点20分，我们几个人集合了，图巴顿开车。

十分钟后，越野摩托车驶上了大路。整片戈壁在星空下若隐若现，起伏不定。这样的地方，如果出现一两个火星星人，应该也不会让人觉得怪异。

图巴顿很熟悉路线，他下车对我们挥挥手，“前面沙子多，车子陷进去就危险了。”

然后，我们几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冷湖走去。

夜晚的冷湖名副其实的“冷”，似乎湖底有一个冰冷的世界，到了晚上浮出了水面。

“按照曲线图，”毕诺压低了嗓子，“今天晚上光线会再度出现。”

“什么曲线图？”我问。

“你不会以为我们到了这里才突然知道有光线，然后突然有兴趣，然后突发奇想半夜来冷湖吧？”毕诺调侃道。

“曲线图是《生命科学周刊》发的，不过不是每一期都有，这个世界上，有一小群人在研究这个光波的出现规律。”图巴顿打开电脑，坐了下来。

毕诺找了一个空旷的位置架好天文望远镜，开始调整角度；阿平子盘腿坐在一株地肤旁，把电极片连接在地肤上。

我盯着湖面，可是湖面没有任何变化。

毕诺站在天文望远镜旁，头也不回地问我：“你觉得火星和地球，究竟谁先出现呢？火星和地球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火星先出现吧？关联吗？你是想说，如果我们不好好保护地球，地球就会变成另一个火星，是吧？”

毕诺不耐烦地一挥手表：“换一种想法，火星和地球出现时，都是火星现在的模样，但是地球发生了变化，开始出现绿洲，水源……”

“嘘！”图巴顿打断了我们。

湖中心突然出现了一道微弱的光，那光像一个圆球，旋转着在湖中心的位置升起，浮在水面上。我可以感觉到所有人都屏住了气息，生怕呼吸声会被听见，以至于打断了光的下一个计划。

圆球的光柱非常集中地穿过半个湖面，照射到阿平子身边的那株红色的地肤上。

“37秒！”过了一会儿，图巴顿轻声说。

光线就在那个时候消失的。

“现在做什么？”我忍不住小声问。

“别说话。”几个男生异口同声地打断我。

我呆呆地站在星空下，像是一个从火星和地球以外误闯进来的生命，看着那几个男生忘我地忙碌着。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我似乎看到地肤发出了亮光，那亮光和湖中心的亮光极度相似。

等我眨眨眼睛，那亮光又消失了。

当时，我突然想到火星营地的负责人说过了这样一段话：“这个地方凝住了太多灵魂的东西，它没有消失。有时候你经历的事情越多，你的理性越多，你会发现生活中的很多事其实是非理性的，你能感受到它，但无法条理化地解释它。”我觉得很好地表达了当时我的心情。

过了好久，三个男生停了下来。

“这道光，想要传递某种信息。”毕诺转头对我说。

“破解植物的语言，会让我们更了解这个世界。”阿平子的声音在寂静的冷湖边，在浩瀚的星空下，像是开启了一道门，可是门后是我完全不熟悉的世界。

就在这时，火星营地的吉普车摇晃着从远处开来，我瞬间回到了现实。

(永)

我们被带回了火星营地。

王老师什么也没说，就让我们去睡了。

第二天，一切好像没发生过似的，三项比赛顺利进行。

有关比赛的部分，我不在这里赘述，我们组当然输了。

颁奖结束后，我们被批评了，当着全部人的面。他们的用词是“擅自作主，行为可能造成对自己或者他人的伤害。”

“可是，有人替你们求情。”王老师说完，教室前面的屏幕上突然出现了霍教授的面孔。他微笑地看着我们，说：“我们鼓励的就是绝对的勇敢和创新，想解释一下吗？当作科学探讨。”

三个男生互相看了看对方，然后毕诺先开口了。

“研究人员最近发现了一种光波——叫季亚科诺夫·福格波特……我们都知道，火星最近的爆炸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光波……它有没有可能穿过大气层直接进入地球……不可见光需要特殊的仪器测定，但是能够最合适观测的地点

在冷湖……”毕诺说话的速度飞快，我只能努力记录，但是并不完全明白。

阿平子接着说，“冷湖底古老的硅藻，对于这道不可见光的接收反射能力超乎我们的想象……人类对大气层外充满了兴趣，向外寻找出路的时候，也应该更多了解地球上其他古老的居民，了解他们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阿平子说完的时候，脸涨得通红。

我依然似懂非懂，可是有些莫名的感动。

“我们有数据证明。”图巴顿接着说。

所有人立刻哗然。

直到他们解释完，我彻底明白了第七夜发生的每一件事，至少以我自己的方式理解了。

“所以，”霍教授看起来很感兴趣，也很激动，“你们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了？”

“对，而且我们会发现更多的证据，将来这道光的名字一定是以我们的名字命名的。”毕诺笑得很得意。

你不会相信，毕诺、图巴顿和阿平子被允许加入霍教授的研究团队，尽管只是编外人员，他们几个已经乐疯了。还有我的姐姐莫可可，这件事情让她原谅了我暴露身份的过失。

还有一些小小的也许应该让你们知道的事情。

阿平子获准再次进入冷湖，跟植物学家一起从植物的角度来建立“植物记忆库”。离开营地前，阿平子试图跟我解释植物语言的问题，不过他应该觉得我比植物难沟通。

当然，我不是莫可可的秘密并没有泄露出去，这件事有点可惜。因为万一最后有研究成果了，我都没有署名权。

“植物会记得你做了什么。”阿平子是这么安慰我的。

115

2025年
8月号

陈 帅

全职作家，多以创作青少年儿童小说为主。曾获金笔奖、冰心儿童文学奖、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和周庄杯短篇儿童小说奖等国内外儿童文学奖项，在中国和香港总计出版小说和绘本十余本。

我们都在改变

我一直不喜欢我的妈妈，就像我不喜欢榴梿的气味儿。可是，在她寡居多年之后，我还是把她接来与我同住。有两个原因，一是她年事已高，行动不甚方便了；二是她不像以前那么爱唠叨了。过去，她总爱念叨我，什么到了年龄要结婚，什么不结婚就没有组屋，没有孩子晚景多凄凉等等。

以前，她总觉得逼我一下，我就会就范，就像我最终还是学会做榴梿蛋糕一样。现在，她大概是觉得无可奈何了，因为我就是独身主义者，她把唾沫说尽了也没用，改变不了什么，于是便接受了吧。后来我才知道，一切并没有我想得那样简单，至少她并不是完全被迫地接受了我的观念。毕竟至少有二十年，我都不在她身边，已经不那么了解她了。

116

新华文学
第103期

每天我下班回家，都看到她慵懒地坐在公寓的阳台上，望着前方的泳池，眼神放空，似乎总在想什么。如今的她，沉默寡言，和年轻的时候简直判若两人。当我做好晚餐，一起吃饭时，她才会开腔，问我怎么又没有买鸡饭回来？我就会说，吃了几十年了，还是爱吃鸡饭？

但是，今天，我还是买了她爱吃的鸡饭。她从阳台起身回屋，一阵风也跟着她进来，将靠窗桌子上的杂物吹落了一地。她慢慢弯下腰要去捡东西，我一个箭步冲上前扶住她说，“腰不好的人，为啥老要做让我担心的事呢？”她辩称看到掉落物品中有一张圣诞卡，很美，就想看一看。我就拿起来一看，这是小方去年寄给我的。

妈妈问：“小方是你大学同学？”

“对，我大学同学。我以前说过的，我的好朋友。”

“她现在在哪里？做什么？”

“在美国。小方现在很厉害，自己创业了。对了，他们一家这几天回到新加坡来度假，我邀请了他们等下来家里喝茶。我正准备告诉你呢！”

“来家里吗？几点到？那我们吃完饭得先收拾一下屋子！”

不等我回答，妈妈又接着问：“自己创业，那一定是个大老板了？”

我淡淡地回复她：“也不算多大，但是财务自由应该没问题。”

“那真好！她成家了吗？有几个孩子？”

“早结婚了，可能有两三个孩子吧？”

“真好！那谁给她带孩子啊？有佣人吧？”

“美国不兴这个，人家都是自己带的，最多请个小时

工，偶尔帮一下。”

“真好！”她又说。

我低头吃饭，没再接话，我可不想引火烧身。可是，停了一会儿，她忽然又说：“那她自己当老板，可不轻松，下了班，还得带娃，多累！”

“是呀！所以还是我这样比较好吧？不结婚，不养娃，专业陪您聊天。”

“哈哈！”妈妈难得地笑了。

吃完饭后，她眼神又放空了，仿佛陷入一种沉思，也忘了还要收拾房间这件事。我起身给她拿了一块她喜欢的榴梿蛋糕。我早已克服了对榴梿的恐惧，还学会了妈妈的配方，尽管还是不喜欢吃。

“妈，您又在想什么呢？要不要吃甜品？”

“在想你说的那个小方呀！”

“哦？”

“有的人呀，你别看表面上风光，但活得也不容易。比如这个小方，实际上，她应该挺受罪的！”

“受罪？受什么罪呀？”

“怎么不是受罪？你看，她创业呀！要在社会上打拼，赚钱养家。回家还要带孩子、做家务。社会和家庭，两头受罪！”

我一时惊呆竟反应不过来了，这还是我妈吗？还是二十年前那个一直劝我要相亲、要结婚的妈妈吗？还是那个因为所谓“人生大事”和我吵，把我气走，二十年都不想跟她来往的妈妈吗？难道，她这是在赞成我的独身主义吗？

妈妈见我呆住，便接着问：“怎么，你不觉得那个小方，其实也很可怜吗？”恍然间，我仿佛看到妈妈的前半

生，她是在说她自己吗？那个为了家庭，奉献了自己一生的传统女人。

这时，门铃响了，我去开门。一个英俊的中年男人带着两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后面还跟着他的太太大大方方地走了进来，我赶忙向妈妈介绍：“这就说我跟您说过的我的好朋友，现在在美国创业的小方。”

妈妈显然有些惊愕，还有些不知所措。两个孩子很有礼貌地向我们问好时，她似乎才回过神来，连忙招呼客人落座，一起享用榴梿蛋糕。刚才在那一瞬间，我看见妈妈有些吃惊的表情，才突然明白了，妈妈之前可能误会小方是女性了。这样的误会以前也发生过，说起小方，没见过的人总以为是“小芳”，先入为主地以为这是个女生的名字。

日常寡言的妈妈，仿佛又变回年轻的样子，显得很健谈，拉着客人家长里短地攀谈，倒是不怕冷场。等客人离开后，她第一时间就埋怨我：“小方原来是男的呀！我还以为是个女的，你怎么不早说呢？”

“您也没问呀！”我反驳。“怎么样？还是两头受罪吗？”我忍不住地加了一句。也许，我内心不想再回避这些话题。

“那就不能那样说了！”妈妈略微顿了一下，接着说，“男女还是大不一样的！小方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人，又能赚钱又顾家！”

“怎么性别变了，您的评价就变了呢？”我不服气地说。

“是呀！是呀！男女还是不一样的！”妈妈还在喃喃地说着。我已经有点不耐烦了，把装着榴梿蛋糕的小碟子往

她面前推了推，客人在的时候，她一直都没有吃。这时，她盯着盘子，忽然又不说话了，空气也跟着安静下来。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她逼我学做榴梿蛋糕的情景，有时候她是用沉默来逼我就范的。我本来很讨厌榴梿，现在却还常常做榴梿蛋糕给她吃。我变了吗？如果我变了，我为什么还会和她争？骨子里，我也许根本没有变？

“妈，您是不是不喜欢女人，也不喜欢自己是女人？”

“哦？这怎么说？”

“当女人能赚钱又顾家的时候，您说是受罪。小方是个男的，就被肯定，是个女的，就被可怜。怎么会有这种双重标准呢？”

我一时嘴上痛快，但说完就立即后悔了，我怕妈妈像以前一样跟我大吵起来，万一我又顶不住，又想逃跑怎么办？

但没想到，妈妈竟打算就此偃旗息鼓了。

“你说得有道理！有道理！让我好好想想！”

她小口小口地品尝着榴梿蛋糕，一边还说，“真好！美味！现在有风，凉快，把窗开大点儿。”一点也不生气的样子。倒是我，像是失了对手的斗鸡。我真的不了解她了，不了解分开的那二十年发生了什么，她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我无可奈何地开窗，然后走去洗碗，一边洗碗，一边又心中欢喜起来——我的妈妈，她虽然老了，她还是在一天天地改变。她的观念没有停留在过去，她在不断接受挑战。她不再固执己见，也没有全盘接受我的观点，她虽然老了，她依然有她独立的思考。我也不再固执己见，我还做榴梿蛋糕给她吃呢！我把她接到身边来，虽然，我是

陪伴她的那个人，她又何尝不是陪伴我的那个人呢？我是说，在观念上。

121

2025年
8月号

徐海娜

童书创作者，在新加坡出版了《我要你们都消失》《妈妈说，快点》等8本儿童心灵健康成长系列绘本。其中《他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和《手机消失的一天》分别获得2022和2023年度大众书局“大众读者票选好书奖”。

高卢鸡、孔雀、狮子和 马来虎

122

新华文学
第103期

她剪了一头娜塔莉伯曼的发型，确切来说是在《这个杀手不太冷》内的她：下巴之上的短发，唯一不同的是她将齐刘海换成斜切，露出额头给她遗传自父亲的颧骨和方下颌一丝喘息空间。毕竟她没有娜塔莉尖尖的小下巴和收得相当紧的下颌线，她也并非12岁小孩，至少她不希望床伴认为她是。偏生她长得嫩，亚裔在各色人种中已经显年轻，她还是亚裔堆内的童颜。即使法兰西美男子比她小一岁，仍不禁感叹自己似乎在和未成年少女约会，内心充满负罪感。

不过也是偶尔而已，两人于夜晚大街的拥吻时，他的手在她臀部上流连，十分心无旁骛。

工作后她清减不少，脸颊的婴儿肥褪去，越发贴骨催熟外表稚嫩的她，薄薄的皮肤能看见细密的红色血管，使他人总担心她的健康。其实她浑身的皮肤都薄，掀开衣服映入眼帘的是被青色藤曼包裹的白纱女子，青筋在胸口上尤其明显：以乳头为集中点慢慢扩散至肩颈、后背、臀部、大腿等。法兰西美男子赞叹她身体的美丽，并亲吻吮吮那神圣之眼。她没有比当下更为清醒：她身处被分割成几间小房的公寓内、离末班车还有两个小时半、明天就要发完整报告给上司。她与下首的他双目交加，对方的蓝眼睛是如此清澈见底，像蓝色幽幽的池水，她则是口渴的旱鸭子。

她后来遇见和她一样拥有方下颌的男子，是来自印度的穆斯林。她素来会避开这类人，包括信奉上帝的虔诚信徒，毕竟她上次参与教会的中秋活动只为了自助餐和热闹，而教会唱了《月亮代表我的心》便开始将荣耀归于上帝，种种虔诚在她眼中像歇斯底里，令她退避三舍；不过她某些时刻亦似疯狂信徒，不好五十步笑百步。她的大学是以穆斯林为主的学校，同一届的华裔屈指可数，长辈在她离家前叮嘱千万不可破戒吃牛肉和加入伊斯兰教。前者嘛，是她自小身体欠佳，家中长辈带她看遍中西医，加上给妈祖上契才能安然长大，条件是不能食牛肉。她对于鬼神之说半信半疑，却非常尊敬家中长辈，即便来到繁华都市后也乖乖守戒。至于宗教嘛，毕竟在大马一入教门深似海，他们看过太多为爱牺牲的例子，怕是死了肉身难归故里。可男人真的帅气，她细细揣摩男人的照片，是苹果原相机所摄、角度从低往上俯视，肤色五官无需言说，已知是高种姓人家。

她感叹：“长成这样，一看就是神的使者。”要是和对方以结婚为目的交往并带回家见家长，首先介绍对方是来自印度的印度人，再提对方不能饮酒食猪肉，家人的脸色必定五彩斑斓，堪比新年烟花。

开玩笑的，她爱他们。

真人并不让她失望，长期健身的身材把普通马球T恤撑起来，这样说起来她记得法兰西美男子的衣橱大部分是同款衣服，只是前者穿得更漂亮些。可惜言谈间对于永居身份、工作公司规模之类的话题令她恢复理智：果然是30岁的印度男人。她承认对方的慷慨，没有一丝别扭地愿意为第一次约会买单；不似有些男子，约会都自带矿泉水，张口闭口

自己多擅长投资理财，她仿佛能预见对方和她讨要避孕套的钱，一分一毫与自己算得清清楚楚。这样做爱哪里快活，加上人亦长得不痛快，要她张开双腿迎接，等来世吧。

不知是否感觉没戏，她倒是很自然地和对方聊天：说马来西亚也曾被英国殖民，所以两人能用英语聊天得多亏英国人；和对方说新加坡有哪些好玩好吃，结果他连打包的通俗词汇都不知晓，被她亏白待新加坡两年；提自己是佛教徒时将双手合拢置于胸前微微点头笑说那摩斯戴。

和印度男人约会结尾，两人走去地铁站，她开玩笑道此地离她住处很远，对方说下次就约你家附近，她大笑。两人相视一笑，他展开手臂，她心领神会上前进入他的怀中，能闻到淡淡的古龙水味。那是面对面嗅不着，得靠贴身耳鬓厮磨才有的私密讯息。她说不上是哪种味道，但不讨厌，是柔和舒服的。有些男人恨不得把古龙水当衣服，必须把自己从头到脚裹得严实，偏偏味道刺鼻难忍。她隔对方几米远便闻到味道，会当机立断找借口离开。两人只是短暂地相拥便告别，她没问下次是什么时候，大约是地铁站作怪，她忆起和法兰西美男子的最后一面也是地铁站，两人吻别。她好奇对方当时是否早已有结束关系的打算，但为了对自己慈悲，她不追问。

她选择等；她等法兰西美男子彻底离开新加坡，等印度高种姓男主动提起第二次约会。或许某天某个男人会像苹果带着地心引力找到牛顿一样找到她，反正她和牛顿一样，只想在苹果树下歇一会儿。

但泡影长得实在梦幻俊美，对方也知道自己漂亮，不时发自己的自拍照上网，她心想对方真是自恋的男人。当今怕是很难找到美而不自知的人，自知和不自知的丑八怪

倒是满街乱跑，即使蜕变成白天鹅的也时不时惶恐。她每逢经过镜子都忍不住望一望，那是小镇姑娘来到大城市的不安。

好在新加坡是城市森林，满处的反光玻璃取代湖水映照人脸，她似乎从里头窥见自己二十年后的模样：长期缺乏性生活的易怒控制狂，对稍有污迹的马桶大吼大叫。她惊醒，觉得未来近在咫尺。日子日复一日，上班下班放假地重复，再等下去真成了寂寞孤单的老女人。

她迫切地想要做爱，或者说想要脱离日复一日的工作后，失去青春兼性魅力的老处女噩梦。

可是环绕身边一圈，或是在约炮网站，她也不大好意思开门见山地询问：“我不想做老处女，你能帮我破处吗？我不想去到欧洲还是处女，这也太丢脸；真是万份感恩，祝你法喜充满！”

所以她主动向印度高种姓男提出第二次约会，约在夜间野生动物园。届时夜黑风高，她身穿体现曲线感的深V纱裙，冒着脚生水泡的风险穿高跟鞋逛动物园，只想做一次动物。可惜事与愿违，男人太不诚实，撒谎来临的周末飞往雅加达，换下个周末再约，结果隔天转头在社媒发人在新加坡的状态。

她欣赏真诚的人，讨厌虚伪的人；更厌恶忍耐狗眼看人低的对方的自己，所以毫不客气地戳穿对方，约会自然不了了之。这不是首例，她十月回马原本计划邀约几位网友线下见面吃饭，她将其中一位视为朋友，邀请对方聚餐；可惜热脸贴冷屁股：讯息已读不回，摆明当她没到。友人笑说要是她揭露邀请名单上还有某某人，他怕是主动将你安排进某个饭局，把你当高级贵宾。

“虽说人有亲疏之分，但认为对自己重要的人笑脸相迎，不甚重要的无需礼仪，不就是见高拜见低踩吗？”她越想越气，只恨无法当面对他破口大骂，仅能靠文字发泄；去他妈的修养和场面功夫，她写文章时正值公司午休，前脚踏入电梯，后脚电梯突然玩自由落体，从六楼下坠至四楼。她迷迷糊糊，走出电梯后才醒悟自己逃过一劫。她感叹得及时发脾气，否则追悔莫及。

此时此刻，她躺在认识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日本法老身上，两人赤裸叠泡在酒店浴缸内，后不后悔的问号又袭来。或许是小镇姑娘的毛病，犯了事没人兜底，总要设想着自己能不能承受最坏结局。她努力寻找自己的平衡点，可惜她过分沉静，脑袋尽是搭哪条线路的巴士回家最好、等下回家要不要洗头之类的鸡毛蒜皮。结果就是过程相当不美好，可日本法老非常温柔，一同解构自己的身体和想法，男人解释冷静不过是掩饰内心的紧张：她需要放松。两人就这样岔开腿，其中一人的下体淌着血，她像和同事解析某个数学方程式般说起自己的往事：她与法兰西美男子交往过，以及男人的第一次，大家都有自己的不安，彼此皆是普罗大众。

或许新加坡是个容易让人不安的城市，她在来新半年后便戒了咖啡因，再也没尝过咖啡奶茶的滋味。要是一个大意在晚餐时刻摄入咖啡因子，失眠仍算小事，她曾为一杯奶茶入过急诊室，皆因恐慌症发作。

原谅她只能冷静地做爱，仿佛完成工作般规整地抚摸、亲吻和被动接收。

这是穿山甲的壳。

日本法老十分绅士地将她清理干净，“你可以明早再

走，要再试一次也行。”她感觉是数学题做错了，需要再做一次的场景；所以她拒绝对方的提议，选择深夜搭巴士回去，这则是新加坡让她心安的另一面。

其实她和法兰西美男子一起时，脑袋没装着巴士号码，且能在他处安心睡去。她想可能是第二次约会时，她因迟到焦躁不安，一踏入电影院门口见一对蓝眼睛站在原地笑着凝视她。刹那间，她感到无限平和，是夏日被海水包裹的惬意安然，而他是没有海啸无需游泳技能的大海。

后来，她在乌漆抹黑的电影院与他咬耳朵，第一句话便是：“我想和你睡觉！”

可惜他没有他的蓝眼睛般敞亮干净，两人无疾而终。

回去路上她恍惚，有两把声音出现、争执、互相凝视和询问：“你喜欢这样吗？”

巴士即将抵达转站点，她起身准备下车，一股液体猛地从下体流出，大部分被内裤挡住，漏网之鱼顺着出口驶向大腿处再逐渐往下蔓延。她慌张，想起多几日是生理期，怕是性事将其提前，偏偏她身上只有纸巾能擦去明显的血流。她企图坐下等血流停止，站起来时发觉越发多的经血往外涌，有些还滴落到巴士地板上。

她十分羞愧，替负责清理巴士的司机深深地感到抱歉，生怕被人看见她的下体流血；内心又有点恶趣味地想生理期的女人寺不能进、香不能迟，而代表污秽的经血正由她的身体排出，嚣张地躺在人来人往的巴士地板上，头顶上的白灯把新鲜出炉的血液照耀得血红、污浊兼鲜艳靓丽。

这是她。

她认为这是时代的问题，她是无可避免的普罗大众之一。

大家都有自己的不安，我们面对无法解决的不安，只能耸耸肩叹：这也没办法。

可不安并不因为耸肩而从肩膀跳开，它们一旦出现便会如影随形；你在搭车上班时、独自吃饭时、准备入睡时，它们会浮现，使你屏息等待虚无。你清楚明白它们是个黑洞，汇集世界各地的迷茫所形成的虚空，你站在独木桥，要么一个闪身跌入黑洞，不然匆匆地跑过独木桥，投入滚滚红尘。届时红尘迷人眼，大众便能暂时由黑洞的凝视脱离；他们依然无法大口呼吸，毕竟尘埃浑浊。

她想等一等，艰难地在独木桥上维持平衡、顺带看风景。她在寻找另一条能畅快呼吸，安稳睡着有温暖阳光的路。她又不得不承认，她相当羡慕那群看破红尘后仍一同携手闯入红尘的人群，浓烟也且当万宝路。

她中学时期互相纠缠竞争的老同学今年交了个老外男友，她从自己抢先与法兰西美男子交往得到快感，分手后看到两人晒恩爱的画面忍不住快速划开对方的社媒动态，后续得知老外是四十多岁离异有两个女儿的美国男人，停留在其两人日常互动的照片时长明显多了些。

她听说旁人听说老同学打算结束异地恋，顺带结束刚萌芽的事业和原有生活，飞去美国与对方相聚。她百般滋味，认为计划过于仓促，两人相恋的时间太短，对方似乎……亦不是良配，可以做她们父亲的年纪这点遭到老同学家人强烈的反对，她几乎是为了一个男人反抗全世界，全世界认为原本样样优秀的她现在不过是恋爱脑少女。万一是对的人呢？去可能有五十巴仙的后悔机率，不去可是百分之百，年轻，就是做任何事的底气。

可她仍如鲠在喉，于是像本业般仔细研究自己的心脏，勘察每道力在建筑结构的去向和分布，发现那根鱼刺在发酸。

她羡慕老同学竟然找到那位能让自己做飞蛾的火。

原谅她是一位浪漫的佛教子弟，飞蛾扑火对她而言是罗曼蒂克式的涅槃。

而她目前生活在充满霓虹灯的大都会，徘徊彷徨。

129

2025年
8月号

黄伟桦

土木工程师，以地下挖掘为主；爱好写作旅行交友，渴望生活在不同文化环境，写各种有趣的故事；拒绝花里胡哨的辞藻，支持诚实做人老实写作。

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人， 就回去吧

关联决定不再写散文了。一个事故的发生，一个人物的感想已经无法满足他追逐心灵自由的欲望。他想写小说，一本足以容纳一百个人的名字，他们曲折离奇的生命，还有他们对他们的思想与人格的批判。“不行，这还不够。”他是这么想的。

他来到黄金树旧街，网络搜索出来最老旧，最不堪的人间地狱。资料显示黄金树旧街有20公里长，六公里宽，街的左右两边不知何时何人筑起十里高的石墙。传说街头的入口和街尾的出口有结界，只有对一样东西或事情的执着非常强烈的人才能通过。而且外人进入黄金树旧街会产生幻觉，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他想这里应该有他要的题材。在街口他已经闻到堕落的味道，尿液与腐坏混合在空气里，木条与锌板搭成的屋子半塌的状态。一眼望去没有看到任何人迹，噢不！远处的屋后冒着灰烟，或许有人在烧垃圾。

他拿着相机小心翼翼地往前走。从街口算起，大概是第四间屋子吧，一只野狗突然从破屋后面跑到距离他十步的树桐旁凶狠地对着他吠，露出两只暗黄色的尖锐牙齿，嘴角还滴着唾液，像是在捍卫着主子的领土。什么嘛！这破地方还有贼人可以偷取的东西吗？他退后两步，拿起地上一根粗树枝，手掌感觉着粗糙的树枝雨后还未蒸发的潮湿。对峙的几分钟里，关联脑子里闪过几个念头，要先发

制人一棒打在它头上吗？以他在健身房练就的肌肉，应该可以一击把它打晕，甚至打死。可是记忆中他不曾打死过一只小鸟，更何况是人类的好朋友“狗”，实在无法下得了手。在这种情况下要是一犹豫，这只狗可能会乘机扑过来咬住自己的喉咙，那时死的就是自己了。等等吧，等等吗？等狗真的攻击时才出手。不知道对峙了多久，终于有一个老妇人从屋里走出来。

“走吧，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东西。”她怎么知道我要找什么？关联用下巴指了指狗，“可以先拉开它吗？我没有恶意，只是想看看这条街。”老妇人用关联听不懂的方言说了几句话，野狗转头摇着尾巴回屋里去。“这里的黄金树倒的倒，枯的枯，已经没有从前一街金黄的茂盛美景。你看到的，就只剩下迟暮的沧桑，没什么好拍的。回去吧，虽然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但这里的狗和它们的主子一样，对这个地方是很忠心的。你在往前走可能会有更多的狗出来招呼你，它们的主子可没有我的好脾气。”老妇人也转身要回屋里去。“等等！我是来寻找故事的，或许您可以帮我。”关联端详着老妇人。老妇人回头，“我当了一辈子的空姐，飞遍欧洲，什么世面没见过。”老妇人走到树桐前坐下。“那为什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老妇人瞪了关联一眼。“呃……我是想问您为什么搬到这里住？”“我的家本来就在这里。”

关联感觉有点头晕，闭上眼睛定定神。当他睁开眼睛时，眼前是位穿着马来传统服装，领着一个旅行箱的妙龄女郎，旧街的黄金树都活过来了，一棵棵挂满金黄色花瓣，茂盛地排列在整条街上。“我又回来了！”妙龄女郎挥着手说道。“什么又回来了？”关联有点疑惑。“我是说无

论飞到多远，我都会回到这里。”“为什么？”“因为我是从这里出发，就应该回到这里呀。”“就算这里已经变成废弃的街？”“嗯，虽然我到过很多地方，可是我没能学会他们的语言，所以我又回来了。这里最让我安心，我要永远守住这里所有属于我的东西。”老妇人说话的语气有点像关联的母亲。“可是没有东西是永远的。”突然他的头剧烈地疼痛，睁开眼时已经回到那个颓废的黄金旧街。“妳可以有更好的未来的。”关联惋惜地望着眼前的老妇人。“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人，就回去吧。”关联没有回应老妇人的话，沉默地往前走。

走过半条黄金树旧街，关联听见一扇破门后传来敲打声。刚停住脚步，身体就被一股力量吸进那间破屋。好大的屋子，好大的厅堂！厅堂没有什么家具，门窗破旧不堪。敲打声是从最后面的一个小房间传出来的。关联走到小房间门前，惊讶于小房间里精致的装潢。一位老人家坐在地上打磨着已经很圆滑的桌角。当老人家听到脚步声转过头来时，关联有一种熟悉的感觉，老人家的五官和自己有点相像。“这房间已经装潢得很好了，为什么不装修厅堂？”关联忍不住问道。“我只在这间小房间活动啊。”老人家继续打磨桌角。“难道房间外的空间不属于您？”“这是我的屋子，可是我只在这间小房间活动啊。”“您不想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吗？”关联不解。“我只在这间小房间活动啊！日复一日的，习惯了。”“可是……”“我想我没有那么大的头，是不会去戴那么大的帽子的。”老人家打断了他的问题。“您可以有更好的过去的……”关联喃喃自语。“回去吧，再大的舞台对一个没有勇气，没有野心的人是无用的。”关联被一股力量弹出屋外。

继续快步往前走，经过冒着烟的屋子前，黄金树又黄澄澄地茂盛起来。关联没有停下来，他已经知道冒着烟的屋子代表时间，再茂盛的黄金树也会被蔓延的火烧尽。冲出黄金树旧街的出口，又是一阵晕眩，深吸一口气后，关联发现自己坐在电脑前。“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人，就回去吧。”这句话还盘旋在关联的脑海。“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他告诉自己。把准备了好几年的方案邮寄出去后，他穿上战衣走出房间。

133

2025年
8月号

卡路

新加坡人，诗作、小说与剧本曾刊登在台湾与新加坡诗刊。“如果不想把自己真实的一面赤裸裸让读者看，写成小说空间会比较大，所以我选择以小说的形式呈现我的故事。”

平行遗憾

【2023年，新加坡】

“那我就直接说了。”白泽平视着舒语，没有移开视线：“是拒绝。你应该猜到了吧？”

“嗯，我猜到了。”悬在心上的那把刀终于落了下来，舒语亲耳听到这个答案，竟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尽管一呼一吸之间，鲜血淋漓。

她淡淡苦笑，这是在期待什么呢？果然，奇迹终究没有发生。

一周以前，舒语向白泽告白了。在他们友谊的第十年，也在她喜欢着他的第四年。连她自己都为这份勇气感到惊讶。

他们相识的时候，还只17岁。那时候，同班的他们各自喜欢着班里的别人。他们成为了彼此的倾诉对象，无关风月，只为真心。

后来，他们跟当时喜欢的人都没有如愿。而经年流转，舒语成为了白泽唯一一个仍维持着联络的女性朋友。不，应该说——是他唯一一个真正的好朋友。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舒语也不知道，但有一天当她发现自己对白泽的暧昧对象竟抱有醋意，她便知道他们之间再不可能回到从前了。

十年，她出席了他所有的音乐比赛，他也总在她升职的时候第一个冲上去请客祝福。他们的关系，就连旁观者都觉得好像应该发生点什么。当有人问起时，他们便默契地说：“我们就是好朋友啊！”

好朋友，多么美好又残酷的距离。多少次，舒语也差一点就要把心事冲口而出。可她总是害怕，如果说了就连朋友都做不成，那该怎么办？失去白泽的代价，她承担不起。那便等同于失去一部分的她自己。

舒语终于还是说了，在2023年一个星光璀璨的夜晚。白泽这个单细胞生物震惊得一塌糊涂，他问了好多的细节，说很谢谢她能把这件事告诉自己。他说，他需要好好考虑。

于是一个星期之后，白泽在他们家附近的食阁约见了舒语。她看到这个地点，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果然他说：“是拒绝。”

“理由是什么？”

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什么起伏：“我没有办法从那样的角度看待我们的关系。”

“就这样？”

白泽问：“这样还不够吗？”

舒语的心仿佛是被什么碾过了一样。是啊……事实总是这样地直白残忍。

可她真的不甘心。

为什么就差了那么一点？明明他们是最懂彼此的人。不会再有了，这些重叠的岁月和不变的默契，两个人最弥足珍贵的十年。

于是她只是追问：“你确定你以后不会后悔？”白泽下意识地说：“我不知道。”可紧接着又冷冷地浇灭了仅剩的火苗：“不，我不会。”

他是残酷又仁慈的。

舒语笑着听完了。她准备的两包纸巾竟然没有派上用场，连她自己都感到钦佩。毕竟，在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面前哭泣，也只会惹人厌烦而已。

还是朋友吧，他们如是说。

当然。

只是舒语回到家后眼泪就再也止不住。怎么可能还一样呢？未来就算跟他保持着几个月见一次面，真的还能像从前那样天南地北地谈着心事理想和星辰吗？

等他因为害怕再给她希望而不自觉地疏远她，等他有女朋友……

舒语闭上了眼睛，任由泪水夺眶而出。

如果，如果能有个平行宇宙的话……

她一定不会跟他告白，只要不捅破那层窗，她就永远是他最好的朋友。他们会白头到老，尽管天各一方。

【2025年，坡加新】

“舒语，好久不见了！你今天是画了个桃花妆吗？粉色眼影很漂亮哦。”白泽的姐姐向舒语所在的这一桌走来，亲切地拉着舒语的手。

“谢谢，你也好美。”舒语礼貌地微笑。还好，看来真的靠这个眼妆蒙混过关了。

好朋友的婚礼前，怎么能哭成那样呢？

只是舒语没有想到，当她真的看到白泽牵起新娘的手，庄重地说着一生一世的誓言……她还是忍不住让精心化的妆再一次花掉了。

多么唯美啊，新郎深情地望向新娘，眼里满是星光。两人站在一起宛如一幅大师绘制的油画。

“我愿意。”舒语在台下，手掌拍到发痛。

过后，白泽在欢呼声中，一桌桌地敬酒。他来到舒语的面前，爽朗地笑着说：“哇，你怎么哭成这个样子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结婚咧。”

“太为你高兴了嘛！总算有个不长眼的女生愿意为民除害，永远与你捆绑在一起。”

白泽“无奈”地翻了个白眼：“你这个人真是，十多年了还那么爱损我。不过谢谢你啦，我知道你是真的为我们高兴。”

舒语还是笑了，开口时声音很轻：“当然。你们一定会永远幸福的，祝福你，我的老友。”

酒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觥筹交错，舒语将红酒一饮而尽，而酒杯里倒映出了一场长达12年的电影：

2013年，男孩和女孩在校园的天空下天南地北地倾谈着。末了，男孩伸出手与女孩相握，开心地她说：“欢迎来到我的人生。”

2015年，男孩恋爱又分手了，女孩给他写了一封信，最后写道：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成为了男孩那段日子里最重要的陪伴。

2017年，男孩和女孩刚好都到美国做交换生，便在长周末里结伴游玩。深夜，女孩对男孩轻轻诉说起了上段感情的伤痛，而男孩默默地陪着她流泪。

2019年，男孩在与女孩碰面时，与他暧昧的对象发着短信。女孩在明白自己异样的心绪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便知道自己再也回不了头。

2021年，冠状病毒的阴影下，他们面对种种难关互相鼓舞着，在政策开放的第一时间便约见对方。男孩说相信以女孩的优秀一定不愁找不到好的工作。

2023年，男孩为女孩隆重地庆祝了一次生日，女孩在西餐厅看着他浅笑聆听的样子，差点就忍不住要将心事尽数告知。只是最终也没有勇气开口。同年，男孩开始相亲，偶尔与女孩说起他相亲的故事。

2025年，男孩的婚礼上，女孩笑着送上了此生最真挚的一份祝福，尽管是透过模糊的视线。

她其实很想知道，如果当初她勇敢地在西餐厅向他告白，在他相亲前告白……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任何别的可能？

但那些已经都不再重要。这一生，终究就是错过了。

深夜，舒语一遍遍循环着总是会让她想到他们的那首歌。

“可是呀，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
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

一路走来，自己的整个青春竟都布满了那个人的身影。而这个和她的轨迹相交半生的知音，如今已经找到了共度余生的另一半。

“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家人一样
总是远远关心，远远分享”

可是如果，如果能有个平行宇宙的话……

她一定会选择把那么多年收藏在心底的爱，全部都诉说给他听。就算最终被拒绝，那又如何？至少她不会像现在这样，一个人背负着那些掩埋在时光里的秘密，继续努力地在下一个人的眼中，寻找那个少年的影子。

139

2025年
8月号

张雯茹

一只喜欢扎在文字堆里的稀有蚊子。

黑夜中的冷刀

(.敌人， 六点钟方向)

是有雨，却是连小孩都不放在眼里的细雨。

我用眼角瞥了身后的男子一眼。他穿着黑色的雨衣，独自排队。

排了20分钟，他总低着头，双手藏在雨衣里，也不看手机解闷，只是偶尔抬头看了看动物管理员。职业军人的第六感告诉我：此人有问题。

轮到排在我们前面的洋人夫妇进场了，“爸，下一组就是我了！”聪仔兴奋地说，握着的小玩具脱手而出，掉落在男子的脚下。

对方本能地将藏在雨衣里的左手伸出来，将小玩具拾起，交给聪仔。

他抬起头来了。我看到了他的脸。这张脸有几分眼熟。

有东西从他左边的口袋里露了出来。

就露出了那么一小节，也难逃我的法眼金睛。

那是刀柄。一把刺刀的刀柄。

我在海军25年，曾与海盗交手，他们拿刀的多，握枪的少，我阅刀无数，不会看错。

我给妻传手语：敌人，六点钟方向！

妻惊诧，眼神瞬间恢复先前的温柔，含笑对男子说：“谢谢您！”旋即转头对儿子说，“聪仔，快跟叔叔说‘谢谢’。”

“不客气！”对方用不纯正的华语回应。

妻也是职业军人。我常调侃她披上戎装后能否体会花木兰从军的艰辛？“你又来了！别以为只有女人当兵喊苦，你看看那些20岁的小伙子，有几个不喊苦？”

我扫描周遭环境：犀牛两头，一头有角，一头无角；管理员三位，除黑豹外，另有马来和印度管理员各一位；排队者约30人，大多数是游客，以年长者、女性和小孩居多；只有一条路通往犀牛喂食区，这条路离主要道路约100米，要呼救或疏散人群或有难度。

“爸，轮到我们的！”

男子快速地佩戴黑色口罩，然后把雨帽拉了出来，将头顶和额头遮住。

他要出手了！

141

2025年
8月号

2. 特选学校里的校霸

我就读的小学是一所特选学校。很多人大概没想到，在这类优秀学府里，竟然有校霸。

所谓“校霸”，即校园恶霸。我班有一校霸，他是绰号“黑豹”的领头羊，和一群“兄弟”总是对异族同学看不顺眼。五年级那年来了一个马来同学——赛夫，不堪被这群校霸折磨，隔年愤然转校。我因为挺赛夫，跟黑豹党结下了梁子。六年级时，某班学生稍多，校方把其中几名抽了出来，分配到其他六年级的班，每班一名。我一见级任老

师把瘦弱的印族男孩——穆都带进班里，立马确定他是黑豹党的下一个目标。

果不其然，黑豹党开始排挤他，经常找他麻烦：不与他组队、不与他共餐、乱丢他的东西或把其文具移位、故意弄脏或弄破其课本、趁他不注意时把水洒进他书包里……

一天放学后，我和穆都在食堂用餐。

“阿泉，你说去年黑豹也霸凌一个叫赛夫的，那个赛夫没有向老师或父母投诉？”

“没有。他内向自卑，又胆小懦弱。我把他拉到老师面前，他都不敢开口。他的父母在马来西亚，他和姨妈住。他说姨妈一天打两份工，从早忙到晚，身体又不好，他不想让姨妈操心，就没有告诉姨妈他在学校被人欺负。”

“哦，原来是这样。刚才休息时，黑豹他们给我取了个外号叫‘瘦皮猴’，嘲笑我弱不禁风，还骂我笨。你知不知道为什么黑豹那么讨厌异族同学？”

“不知道。他那几个‘兄弟’都被他洗脑了，才跟他一样有这种要不得的想法。”

3. 额头上的伤疤

一家三口正在夜间野生动物园的有盖剧场里，耐心等待动物表演的开始。

“爸，您头上的疤是怎么回事？”10岁的聪仔问。

我下意识摸了摸额头上那道深深的伤疤。它与我共存30余年，是我整个额头的—一个显眼的组成部分。

“聪仔啊，我们今晚是来看动物的，不是来看爸爸的

伤疤的！”妻指了指模拟森林设计的舞台，笑着说。

“妈妈说得对，”我对儿子说，“这道疤痕是有故事的，我改天告诉你。看，主持人出来了，表演快开始了。”我在掌声中坠入回忆的隧道里。

4. 谁要敢拦我，就吃我拳头

黑豹和四个同学把我和穆都包围起来。

我来自甘榜，爬树打架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若一对一单挑，这帮人里面没有一个是我的对手。

我的额头还在流血。我知道刚才一大群人冲出校门的时候，有一双手从背后偷袭我。在校门还没完全打开的霎那间，那双手将我整个人推去撞向那一大扇铿锵坚硬的铁门。我猛地回头，看见黑豹在冷笑。穆都叫我去向训育主任告状，我急着赶回家和父母会合，一并前往医院看望弟弟，便没有听穆都的话，决定负伤冲上归途。

不料黑豹党追了上来。

“穆都，你先走。”穆都摇头。

沟渠里有一根颇长而结实的树枝，穆都把它捡了起来作武器。只见他握树枝的手哆嗦着，额头冒汗，眼眶浮现夹杂愤怒与惶恐的泪光。

“阿泉，你受伤还跑这么快？要不是穆都跑得慢，我们都追不上你了！”黑豹边说边摩拳擦掌。

“黑豹，你有种就跟我单挑，但不是今天。我现在要赶去医院看我弟，你们最好别拦我，”我的双眼喷出烈焰，双手紧握拳头，“谁要敢拦我，就吃我拳头！”

“好，我不会乘人之危，改天再跟你打。我们走！”黑豹说完，便带了他的人离开。

5. 偶遇故友

我好几年没来夜间野生动物园了，最后一次是在疫情前。如今重游，整个动物表演以全新的面貌推出，让人耳目一新。黑夜为表演提供了最自然的背景。制作团队借助科技，设置了数种动物此起彼伏的叫声，在恰当的时候投射幻灯片辅以文字说明，大大提升了游客的观演体验。印象犹新的是主持人让穿山甲出来表演后，放映图片和文字让观众了解人类捕食穿山甲的悲惨现状；以及亲眼目睹猫头鹰的头部转动270度，真是长知识了。

这时，手机闪现一条短信：阿泉，是你吗？你在夜间野生动物园看表演？

我是阿泉。你是？

我是黑豹。幸好你的手机号码没换，这是我的新手机号码。你看你的右手边，往下数五排，我就站在那里。

哦，我看到你了！你是动物管理员？

是的。这场表演后，我会去犀牛喂食区值班。

正好我们有上网预约喂食犀牛，等会见！

好，不打扰你看表演，见面再聊！

6. 不提，不表示原谅，也不表示忘了

医生来过，说你已经脱离危险期，但要好好休养一段日子。

阿泉，谢谢你救我一命。

不客气！怎么说都是老同学，总不能见死不救。

我以前那样对你，你还把我当老同学……

过去的事甭提了！

但你头上那伤疤还在……

要说我完全没有怀恨之心，那是假的。

我太对不起你了！

唉……哦对了，穆都刚发短信给我，说他到了。你不会介意我告诉他你入院吧？

不会。他肯来看我，我高兴都来不及，也给我机会向他道个歉。我要告诉他，我已经痛改前非了。挨这一刀，是我活该。

7. 黑夜中的冷刀

“爸，轮到咱们了！”

想喂食犀牛，必须上网预约，并且先付费。网上仅允许预约日期，没有提供喂食时间的选项。因此来到喂食区，我们也要加入人龙中，和其他预约者一起排队。

犀牛喂食区每次只允许一组人喂食。饲料是每人一撮白菜，一片一片送入犀牛口中。“我没想到犀牛是吃白菜的！”聪仔说。“是啊！”我与妻回应道。

一进入喂食区，我们便与排在身后的男子分隔开来，双方距离约十米。

黑豹把三撮白菜拿了过来。我让妻儿给犀牛喂食，自己则用手机把整个过程录下。黑豹也以犀牛为背景，帮我们拍了一张全家福。我伺机发了一条短信给黑豹，让他提防即将给犀牛喂食的男子。“看你的手机。”我把声量压到最低。

之后，妻与聪仔沿着那条来时路往回走。我重新排队，紧盯刚进入喂食区的男子，并吩咐妻儿在20米处等我。细雨初歇。

风渐冷，雨衣里的刀更冷。

冷风中，我静待冷刀出击。

8. 异族同学、异族同胞和异族同事

黑豹，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你为什么那么讨厌异族同学？

因为我父亲跟一个马来朋友和一个印度朋友合伙做生意，结果被他们骗了，欠下一屁股债，最后宣布破产。我们的房子没了，车子没了，连给我们的狗动手术的钱都没有，只能眼睁睁看着它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弱，最后慢慢死去。我那时小，不懂事，就把怨气发泄在异族同学身上。我实在对不起你，穆都。

幸好我们读的是特选学校，华人占绝大多数，异族同学不超过百分之五。而被分配到我们班的异族同学仅仅两个，所以被你霸凌的人才只有赛夫和穆都。老师和校长不是常说不同种族的人要和睦共处吗？学校还在每年七月庆祝种族和谐日呢！你啊，肯定是不把师长的话听进耳里。

哈哈，阿泉，还是你懂我，我那时确实把种族和谐的话当耳边风。直到服役时，军中有不少异族同胞，我本来不和他们说话，后来大家渐渐熟络，天南地北聊了起来，在军中互相帮助，建立起深厚的友情，才消除了我的种族歧视和种族仇恨。在夜间野生动物园工作的这几年，我都和异族同事相处愉快。

那就好。你这次能捡回一条命，是不幸中的大幸。穆都，你陪黑豹聊聊，我还有事，先走了。

9. 空手夺白刃

男子指着黑豹制服上的名字，问：“‘马克’是你的洋名吧？你也叫‘黑豹’，对吗？”

黑豹有些意外，说：“上了中学后，就没有人叫我‘黑豹’了。你是我的小学同学？”

这时，黑豹的同事拿了白菜过来，黑豹便将之交予男子。

男子问：“你记不记得你的小学同学中有一个马来人？他会说华语。”

“你是说赛夫？你是赛夫？”黑豹感到讶异。

“我不是赛夫，”男子忽然提高声量，咆哮道，“我是赛夫的哥哥，赛夫上周跳楼自杀了！”黑豹闻言惊愕，男子骤然拔刀，刺入他的腹部，“这刀是我替他送给你的！”

黑豹来不及反应，惨叫一声，轰然倒地！

人群中惊叫声四起，大家仓皇逃命，场面一片混乱！

我冲过去，对两位管理员喊：“快疏散游客！”

只见男子把刀拔出，犹豫是否再给黑豹一刀。我跃上前，飞腿踢他背部。男子扑倒在地，很快将落地的刀捡起，拔腿向仅有的那条路奔去！

我追去，见妻已挡在他面前。

我再对管理员喊：“召救护车了吗？”

“召了，也报警了！”

“好！你们照顾马克，这男的交给我们。”

男子目露凶光，举起刺刀。刀有血，血沿着刀柄滴下。

身穿运动服的妻沉稳地站着，如同久经沙场的战士般冷静。她把聪仔安置得远远的，我看见儿子手里提着妻的一双凉鞋。

妻缓缓把长发束起，把风衣脱下，裹着左手。我估计她准备用左手挡刀，用右手夺刀。

乌云积压，将仅有的微弱的月光也遮住了。敌人一身黑，除了那双眼睛、那双手和那把刀。如果没有遇到我们这两头拦路虎，他已和黑暗融为一体。

敌人左手握刀，是左撇子。握刀的手很稳，刚才那一刀极狠，刀法娴熟，看得出是练过的。我不曾与左撇子对打过，不知左手挡左手的刀，会否比挡右手的刀更难？

“你应该认得我刚才就排在你前面，我的儿子就站在路灯那里，”妻指了指聪仔，然后神情冷峻地对男子说，“我不会出手。我让你先出手。你必须打倒我，再打倒你后面那个男人——我的老公，你才有机会逃走。”妻边说边提起脚跟，让脚尖着地，缓缓扭动脚踝，先是右脚，然后轮到左脚，大概准备在空手夺白刃后出腿。她的拳法凶狠，腿法迅猛，曾在武术比赛中夺冠。

男子倒抽一口冷气，回眸看了我一眼。

“你担心我老公偷袭你？你放心，他不屑偷袭人，也最恨别人偷袭他。我向你保证，他绝对不会在你背后放冷箭。老公，等我被打倒，你才出手。现在，请你闪一边去。”我配合妻的指示，一步步往后退去。

男子开始挪动脚步，举起右手，左手挥动着刀。

“先生，我劝你别小看女人。你手里拿着刀，我还敢挡你的路，自然是有把握的。我是步兵训练学校教官，专教徒手搏击，也练混合武术。”妻信心满满，俨然无惧对方手中的利刃。

男子挥刀的动作有些迟缓，看似信心有些动摇了。

“刀，是你的武器。如果你的刀够快，我的左手难免受伤。但我的右手一定重创你的喉咙和眼睛。小心你的眼球哦，可能会喷出血来。如果你成了瞎子还想跑，就吃我

一腿。”妻说着，向敌人投以阎王索命般的绝杀眼神。

我已年近半百，是个准备退休的老兵了。妻小我15岁，体形虽没有我高大魁梧，但论拳脚功夫，我不是她的对手。两年前我和她切磋武术，双臂让她踢得瘀青。我掏出手机，欲拍下妻徒手制敌的视频。

大战一触即发，豆大的雨点开始一滴一滴打了下来。风更冷。这时，男子挥刀的动作竟停了下来，好像在释放出善意。

“先生，我听到你说你是赛夫的哥哥？”妻也在释放善意，语气变得温和了，“是不是那个动物管理员害死赛夫？”她显然希望通过对话平复男子的心情，同时拖延时间，等警察来。

“是的。那个混蛋管理员霸凌赛夫，害赛夫离开学校后一直摆脱不了他的阴影，搞到要看心理医生，后来进了精神病院……”男子悻然道。

原来男子口中的赛夫真的是我的小学同学——赛夫。赛夫曾说过他有一个孪生哥哥，跟他一样是左撇子，一样会说华语。难怪我之前觉得男子有几分眼熟。

“你计划杀了他之后，在黑夜中逃走？就算你今晚侥幸逃脱，但你能逃一辈子吗？救护车快到了。如果医护人员救得了他，你就不会成为杀人犯。你可以把赛夫的情况告诉法官，向法官求情。我相信赛夫也不希望你因为他而开展逃亡生活。”妻顿了顿，说，“把刀放下，好吗？”

149

2025年
8月号

10. 真相

黑豹，我虽然不认识赛夫，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对他做了什么？阿泉说赛夫的哥哥说你害他精神分裂。

穆都，我怎样霸凌你，就怎样霸凌他整整一年。我记得他在学校的最后一天，放学后我跟踪他到一条无人的小径，把一坨狗粪涂在他脸上，拉下他的运动裤，将我的一包尿淋在他下体。我开溜时听到他喊：“黑豹，你这个王八蛋，我要杀了你！”唉，是我害他神经失常的！

你这家伙真变态！你给他带来巨大的心灵创伤，这种伤是一辈子无法忘记的！

是啊，我欠他的，永远还不清。我很后悔、很惭愧。我会向他哥哥打听他的灵位安置处，他每一年的忌日，我都会去拜祭他。

对，这是你必须做的。

穆都，我还要跟你说“对不起”。

别婆妈了，你不是道过歉了吗？

之前的“对不起”是我把你当出气筒而霸凌你，这个“对不起”是我逼你暗中出手推阿泉去撞学校的铁门。

都是你的错！刚才看到阿泉额头上的那道伤疤，我心里真不好受。你有没有告诉他真相？

没有，这笔帐就算在我头上。阿泉以前一直保护你，如果知道当年是你偷袭他，心里会不会长根刺？

也是。有的人表面不说，也不知他心里怎么想。

你还没上来时，我们聊了几句，他说过去的事甭提了，要说完全没有怀恨之心，那是假的。

所以他心里还藏着恨。不提，不表示原谅，也不表示忘了。

阿泉选择不提，我们不妨选择忘了。忘了，就不会再提。再提，就影响感情。

嗯，只好这样了。

151

2025年
8月号

柯奕彪

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著有中篇小说《我的男友是人鱼》、短篇和微型小说集《真相》等；编有《城市的记忆：新华文学散文选》《跨世纪微型小说选》《新马文学高铁之微型小说》等。曾为新加坡教育部服务20年，现任全职华文补习教师兼教育部与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委任之驻校作家。

那年流行红发卡

王峰的妈妈发现，自从儿子上了小学三年级，嘴里就总念叨着班上一个叫欧阳贝贝的女孩。

“妈，你知道吗？欧阳贝贝的头发又黑又亮，编的辫子特别好看！”王峰一边扒着碗里的饭，一边兴奋地说着。“今天有外校老师来我们班听课，老师让欧阳贝贝朗读课文，她读得可好了！”说着说着，他的眼睛就亮了起来，嘴角不自觉地往上翘，连饭也忘了吃。

这座西北城市的冬天总是来得特别早。才11月初，西北风就已经裹挟着寒意，在街道上横冲直撞。清晨上学的路上，孩子们扎紧领口，攥紧袖口，缩着脖颈和双手，似乎这样就能把风儿挡住。可是风儿才不管这些，它总能找到缝隙钻进去，把刺骨的寒意传递到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在这样严寒的季节里，学校教室里不生火炉取暖是万万不行的。孩子们的双手会冻得皴裂，脚丫子会冻得发麻，就连脸蛋和耳朵也会冻得生疼。

学校实行值日制度，每天安排两名学生提前到校生火炉。这天是周五，轮到欧阳贝贝做值日。天还没亮，欧阳贝贝就轻手轻脚地爬了起来。为了不吵醒熟睡的家人，她摸黑在厨房啃了半个冷馒头，抹了抹嘴就背着书包出了门。

凛冽的寒风刀子般刮在欧阳贝贝的脸上，并不厚实的棉衣根本挡不住冷空气的侵袭。欧阳贝贝缩着脖子，把围巾往上拉了又拉，可冷风还是一个劲儿地往领口里钻，欧阳贝贝都快要被冻哭了。

当欧阳贝贝终于踏进校门，赶到教室时，发现教室门已经被人打开了，煤炭在铁皮炉中烧得正旺，暖意扑面而来。跟她一起做值日的林同学还没到，班长王峰正蹲在炉子前，用火钳拨弄着煤块。他的脸上和手上都沾着煤灰，很显然，他已经把最脏最累的活都干完了。

欧阳贝贝站在教室门口，望着炉膛里跳动的火苗，一时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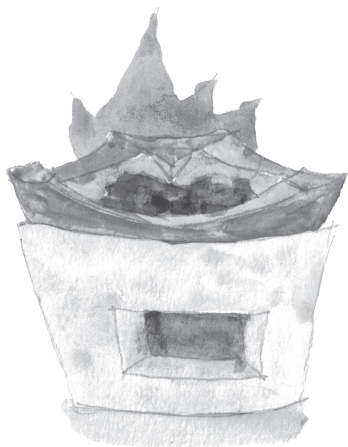
“怎么会是你呀！你怎么来得这么早？今天不是你做值日啊！”欧阳贝贝眨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疑惑地望着王峰。

“我知道，但是你是女生，手要是被引火的木柴棒上的刺扎到该多疼啊！我不怕，我妈总说我是男子汉，皮糙肉厚。再说了，我是班长，帮助同学是应该的。”王峰一脸认真地回答道。

欧阳贝贝往炉子里又添了块煤，看着火苗欢快地舔舐着新添的煤块，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炉火越烧越旺，教室的温度渐渐升上来了，不再是冷若冰窟了。这时王峰突然走向自己的课桌，从书包里掏出个东西，快步走到欧阳贝贝面前。“给，这个送你。”他把东西塞进欧阳贝贝

153

2025年
8月号

手中。“你戴着一定好看！”说完，王峰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转身就跑开了。

欧阳贝贝愣在原地，低头看着被硬塞在手里的一只红色半透明有机玻璃发卡，一时缓不过神来。这种款式的发卡在当时可是稀罕之物。这一年街上流行戴有机玻璃发卡，但多数人戴的是细细的不透明的那种，做工粗糙，而这款发卡是半透明的，质地晶莹剔透，水晶般纯净，甚至能透过光线看到它细致的纹理，发卡表面泛着柔和的光泽。这款发卡价钱贵自然不在话下，听说只有在上海南京路的百货商场才买得到。欧阳贝贝只见过为数不多的几个女生戴这个款式的发卡，王峰的姐姐就戴着一只。

王峰的姐姐比王峰高两个年级，每天放学都会来弟弟的教室接弟弟一起回家，像个小大人似的。王峰的姐姐娇俏灵动，一头浓密的秀发，一颦一笑皆带着少女的活泼天真。头上戴着的那只红色半透明有机玻璃发卡星星般闪耀在乌黑的秀发间，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欧阳贝贝觉得王峰的姐姐是全校把发卡戴得最好看的女孩。

虽然欧阳贝贝不清楚王峰为什么要送她发卡，但心里还是甜滋滋的。一天的课上下来，欧阳贝贝自己也数不清究竟把手伸进书包里了多少次，摸了多少次书包里的发卡。放学时欧阳贝贝没有看到王峰的姐姐来接他，一问原因才知道原来王峰的姐姐是学校宣传队的，当天需要留下来排练。

平时放学回家路过铁路局大门口的布告栏，欧阳贝贝都是停下脚步，看一会儿漫画。那天因为书包里有只漂亮的发卡，她心无旁骛，径直回家，归心似箭。

一进家门，欧阳贝贝就迫不及待地掏出发卡，戴在头上。她先是对着小镜子照了又照，灯光下，发卡折射出晶莹剔透的光芒，衬得她的脸蛋愈发红润。她又跑到大衣柜镜子前转来转去地照，咦，这发卡在灯光下还能折射出梦幻般的柔和光晕，甚至能随着角度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层次，真是太神奇了！发卡的颜色是一种独特的红，像晚霞染过的云朵，又像初春枝头最娇嫩的那颗樱桃。欧阳贝贝心潮澎湃，一想到戴上这只洋气别致、闪闪发光的发卡去上学，小伙伴们都向自己投来羡慕的目光，她整个人兴奋得都快飘起来了。

家境不富裕的欧阳贝贝从来不敢奢望自己能拥有这样一只发卡，它就像梦一样不真实。可现在发卡却真真切切地戴在自己头上。她轻轻摩挲着这只发卡，生怕一用力就会把它碰碎。想到父母曾再三叮嘱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欧阳贝贝小心翼翼地把发卡摘下来，用手帕包好，机警地藏在外屋五斗橱抽屉的最里面。

第二天全校师生聚集在操场做课间操的时候，欧阳贝贝在人群中找寻着王峰姐姐的身影，她想再看看王峰姐姐戴发卡的样子。看到了，在王峰姐姐班级的队伍里一眼就看到了她。王峰姐姐的神情显得有些落寞，浓密的黑发上什么也没戴。欧阳贝贝心里“咯噔”一下，仿佛一下子明白了什么，不敢再多看她一眼。

“为什么王峰的姐姐每天戴在头上的发卡突然不见了？该不会是王峰拿了他姐的发卡送给自己？有可能，很有可能。是不是应该赶紧把发卡还给王峰，不然王峰姐姐该有多么伤心难过。”欧阳贝贝心不在焉地比划着课间操的动作，心烦如麻。

放学回家的路上，欧阳贝贝磨磨蹭蹭地走得很慢，要不要把发卡还给王峰？她的心里展开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欧阳贝贝今天不想快快回家，好像早一刻到家了，就会早一刻失去那只发卡似的。经过铁路局大门口，欧阳贝贝发现布告栏上的大字报越贴越多，都贴到墙上去了。墙上贴不下，就拿绳子挂起来，挂了一条一条，两条绳子之间不过两尺宽。这个绳子挂得比人高，大字报一直垂到地上，所以看起来就像一个大字报的森林。欧阳贝贝认不全大字报上的字，就看大字报上的漫画。

她看完了大字报回到家，趁家里四下无人，从五斗橱抽屉里取出发卡，戴了又戴，欣赏着，内心挣扎着，最终痛下了决心。爸爸给了两张单位发的电影票。等晚上看电影时漂漂亮亮地戴一次发卡，明天上学就把发卡还给王峰。

吃过晚饭，欧阳贝贝和二姐一起去工人文化宫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看电影时欧阳贝贝心猿意马，兴奋点全在发卡上，时不时地左手摸一摸，右手摸一摸，发卡光滑细腻的手感令人愉悦。电影散场起身离座时，欧阳贝贝下意识地抬手摸摸，发卡安在。跟着人流从大礼堂疏散口鱼贯而出，再一摸头，发卡呢？没了，发卡没了！欧阳贝贝的脑子“轰”的一下，“哇”的一声就哭了，越哭越凶。身旁的二姐看不下去了，很不屑地说：“顺姬被狠心的地主婆烫瞎眼睛、扔进山沟里也没见你掉一滴泪。剧终了，你哭天抢地的还来劲了！”

怎样跟二姐解释呢？欧阳贝贝是在电影开演前放映《新闻简报》时，在黑暗中把发箍戴到头上的，坐她旁边

的二姐丝毫没有察觉。二姐从来不知道欧阳贝贝有这么一只发卡，现在说戴在头上的发卡不见了，鬼才相信。

发卡肯定是在电影散场后被人从头上偷摘走了。看电影时铁路文化宫小偷多是出了名的，小偷通常是在散场时混在人流中伺机作案。为什么要戴着发卡去看晚场电影？欧阳贝贝自责、后悔，把肠子都悔青了，对王峰姐姐更是充满愧疚。

心里藏不住事的欧阳贝贝终究还是把发卡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二姐。二姐听后觉得事情非同小可，马上报告了妈妈。

欧阳贝贝的妈妈知道后自然是对女儿进行了一番批评教育。接下来如何善后呢？妈妈认为应该赔偿王峰姐姐发卡的钱，二姐非常赞同，拍着胸脯说：“这事交给我来办。我也是宣传队成员，跟王峰的姐姐蛮熟的。”

欧阳贝贝的二姐找了个排练间隙，与王峰的姐姐谈了发卡的事，王峰姐姐的反应出乎意料的淡定。

“没事，我已经原谅他了。”

“莫非你早就知道王峰偷了你的发卡？”

“是的，我知道。有一天弟弟问我，哪里可以买到和我头上戴的一模一样的发卡？我告诉他，本地买不到，是当列车乘务员的三姨从上海买回来的。他显得失望。上周他说班上的欧阳贝贝过完这个学期就要转学了，随父母工作调动回内地，以后再也见不到她了。前天，我发现我的发卡在家里不见了。发卡又不会长腿，一定是有人拿了。爸妈没拿，肯定是弟弟拿的。家里再没别人了。”

王峰的姐姐接着说，“我告诉了妈，妈让我再仔细找找，先不要问弟弟。就在昨天，弟弟红着脸跟我说对不

起，向我坦白了拿我发卡送同学欧阳贝贝的事。他说他已经把他攒了快一年的零用钱全部交给三姨了，拜托三姨再去上海时买一个一模一样的发卡还给我。”

“你和家人也不要再责怪贝贝了。我们一起保守这个秘密。”王峰的姐姐推开了欧阳贝贝的二姐递上钱的手，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

刘 娟

曾任大学教师、中学教师。散文、小说、随笔、时评散见于新加坡《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华文学》《天池小小说》《花都文学》及网络媒体平台。多篇作品获征文比赛奖项并入选文集。

最美的风景

张（马）
皓（米）
（西）
（亚）

我出狱了。我一手拿着那土黄色的外衣，一手紧抓着自己的裤子，我已经几年没有好好看过这个世界了。时代变了，可能变成我不认识的模样，又或者没变。

我前脚踏出大门，不直觉往后看了看，那残旧的监狱楼和几乎不动的警卫，我将要离开这痛苦的地方了。在里头，我只能望着窗户发呆，狱友也一样，各个不出声。其他的人，大多数都是入过帮派的混混，我不敢惹，所以每天只跟太阳和月亮交谈着。

熟悉的马路，人来人往的街道和一堆我看不懂的车。汽车可能已经进化几代了。我站在街道中央，人群把我给埋没，眼前高楼林立，像一棵棵大树。我该去哪？也只有那里了。我只是记得弟弟家的地址，自我入狱后，他有来探望我，还告诉我他搬家后的住址。

我见到路边有计程车，带着快速的步伐走过去。

“载人吗？”

“上车。”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人。我上车后，他问我要去哪里，我告诉了他地址。车启动了，我看了看车内部的环境，和以前的不一样。

“你去那里干什么？”司机疑惑地透过后视镜看我。

“找我弟弟。”

“哦……”他的语气带着一股凄凉的感觉。我一直

159

2025年
8月号

注意他，他也偶尔看看我，我猜他认得出我是那个抢劫犯。

“你出狱了？”他果然认出我来了。

“对。”

“果然是你！下车！我不载你这种犯人！”

他紧急刹车，在一个新村把我赶下车。我求情，他说我情绪勒索，还强硬拉开车门轰我下车。

车走了。我跌坐在路旁，面子全失。我看了看周围，一片荒凉。

算了，先去找吃的。我带着外衣走进了新村。我曾经住过新村，里面的寂静和大自然气息还是不变。新村入口左侧就是茶餐室，那里坐着几个秃头老人，我可以感觉到有很多只眼睛看着我，很不舒服。

他们总是以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我仿佛被困进了一个黑暗的空间里，周围被戳出了很多长眼睛的洞口，这种恐惧从我的脑海中流入我的身体。我走得更快了。我越走越远，渐渐离大门有了一定的距离。

街道的两排店铺都是人，我扫了几眼，在余光中看到几间餐馆。我口袋里一点钱也没有。

在从前，我可能会找一间没什么人的店铺，从腰间拿起短刀，指着店员要钱。现在，我看到监狱就脚软，我不想再到那里拜访了。本想到弟弟家借钱，不料来到这地方，只好向别人借了。我首先看到了站在路边抽烟的大叔。我抱着外衣，走向他，眼睛盯着他两指间的烟支。

“贼啊！”他看到我，先是愣了一会儿，随后把烟丢下就跑了。

我很无奈。这世界果然还没有变，还是那么的无情，我倒不如进回那折磨人的监狱好了。我一路上问了十个人，全都拒绝我，有一个甚至打了我一巴掌。

“欸——”

有个青年的声音向我喊着，我不清楚是不是叫我，但是还是往声音的方向看去。是个青年男子，穿着黑色衬衫和宽松的褐色裤子，他的表情和太阳挤在了一起，我抵不住刺眼的阳光，看不清他的神情。

“你应该不是这里人吧？”太阳像是听见了我的心声，往他的脸上离开了。我这下看得清他的样子了。他二十几岁，五官里鼻子最突出，鼻梁高挺。不过他一半的脸有一块十分大的黑色印记。

他坐在屋顶上，丝毫不感觉到危险。

我看着他，像是街道上那些人们看我的眼光一样。他从屋顶上跳了下来，我退后了一步。

“你饿了？”我没有发觉到已经饿得双手捂着自己的肚子。我向他迟钝地点了点头。

“我带你去吃东西。”他站在离我很近的位置，微笑着对我说。这是我重见光日后第一次看见的笑容。

我本来不相信他，甚至想转身就走，但是我的肚子仿佛有个鼓手不断地在敲击着，胃部也开始在抖动。我还是跟上了他的脚步，来到了村口的茶餐室。人们还是一样看见我就闪开，不过好像不只是对着我投来这种眼光，我隔壁的小伙子好像也面临这种困境。

我们找了座位面对面坐下。他说他请我吃，我也就不客气叫了一份云吞面，随后狼吞虎咽吃了起来。这顿饭局我俩没有任何交流，我对他的了解始于黄昏时拉开的序幕。

我跟着他回到了那个新村。

“你来这里干什么？”这是我预感到他会问的问题，所以毫不犹豫地就回答了他。

“我来找我弟，迷路了。”我不敢告诉他我是怎么被抛下车的。他之后问我弟弟住在哪里，也许可以帮得上忙。在我告诉他地址后，他立马疑惑地看着我。

“那里拆了十多年，没人住了，改成死人住的地方了。”他很平静地告诉我。我震惊地站了起来，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他不像是在骗我。我失望地坐了下来，这是我弟弟第一次欺骗我。

情绪涌上我的心头，我不敢相信自己坐了牢后这社会和家庭对我会有那么大的偏见，甚至连亲生兄弟也不愿帮我一把。

他或许是看到我痛苦的样子，从屋顶下了来，坐在我旁边。

“我认得你，知道你什么情况。我这里可以让你住，不用怕。”此时此刻，我很感激他，要不是他我可能饿死在街头了。我没有拒绝，毕竟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谢谢你。”这是我第一次对陌生人道谢。

那天之后，我才知道他叫李顺。他本有个哥哥叫李孝，结果因为车祸走了。他的父母从小抛弃了他，导致最后这间屋子也只剩下他。

他的屋子不大，有厨房和一个小房间，我就住在他的房间，他睡外面。一开始我很不好意思，想拒绝睡在他的房间，可是他很固执，不断把我推进他的房里，说自己睡外面也行。

每天早晨，他都拿着一个黑箱，走到村里的尽头，那

里有个巴刹（菜市场）。他在那里停下来。至于停下来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时常都在他的屋外，一出门就得接触别人异样的眼光，实在受不了。

傍晚大概五点他就回家了，顺便打包了几个盒饭。吃饱后，我们都会聊天，他依然坐在屋顶上，我坐在屋顶下。

有一次我实在好奇他为何那么喜欢坐在屋顶上，他面对这个问题静了下来。过了一分钟才开口。

“凉嘛！”他就这么简易地回答。这也许是恐高症者无法体会的。

一个月后，我实在在家闷得不行，很久没有呼吸到街道上那被雨水滋润过的泥土味和路边叉烧包的香味了。这种味道让我觉得宝贵。

我穿上李顺从巴刹买来的衬衫，踏出屋外。

我不知不觉挤在了人群里，似乎顾不上人们的眼光，努力在人群中找寻自己呼吸的空间。早晨的街道很多人，何况是在两行店面之间的街道。

我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就像我刚出狱的情况一样，最后只能到李顺那里去。

“买鱼啊——新鲜的鱼啊——”走了很久才走到了巴刹。我踩在湿嗒嗒的地上，每一步都有一点积水进入我的拖鞋里。我找着李顺的摊位，他很少告诉我关于他摆摊的事。

鱼腥味以及一些奇怪的味道冲刺着我。偶尔贴身经过一些人时，总会听到他们在谈论我，说我是恶毒的犯人。不过这些流言蜚语都比不过鱼腥味的臭。

茫茫人海中，我看见了那个脸上有黑色印记的青年，他坐在地上，面前摆着一堆鞋子。突然两个像是跟他同年的男生在翻着他的摊位，指着他笑，李顺的脸色明显欠佳。

“你们干嘛！”一股胆量延伸，我冲着那两人骂。他们先是以嘲讽的眼神看了我，之后就大摇大摆地走开了。

“你没事吧？”我把他的摊位给重新排好，坐在了他的旁边。我可以感觉到他的温度，一种十分灼热的温度。

“没事。习惯了。”这句话带着一种悲凉的情绪。热闹的巴刹，就这么坐着两个怪人。

5点钟，李顺收起了摊位，把鞋子都放进了黑箱子里，用作铺垫的白布则被折了起来，塞进一堆鞋子的旁边。

回家了，一切照旧，他爬上了屋顶，我坐在了地上。

“我明天帮你工作吧，顺便自己赚点钱。”我实在对不起他这一个月的照顾，只能提出这样的意见。

在夕阳的照耀下，我得到他的影子，他点头了。过不久，他没说话，我担心他的心理状况，率先开口：“你真的没事？”

“没事，我从小就因为脸上的印记被笑。”他苦笑，“你别担心我。”他反而安慰起了我。

我不会那么轻易放心的，毕竟他是唯一一个不把我当作犯人的。

忧郁的夜晚，让我彻夜难眠，时不时起来看看他，我怕他干傻事，殊不知他如此坚强。

接下来的六个月，我都帮他工作，我应该是第一个帮年轻人干活的“老年人”。

我和李顺计划把家里变得更加好，首先获得了村长的允许，重新装修了李顺的屋子。这么个事花了两个月，我们都在搬砖，敲钉的过程中度过，也是我记忆中的欢乐时光。

屋子弄好了，内部有了个客厅，屋顶弄得平了些，好让李顺自己能坐上去。

五月，让我的生活天翻地覆。

一早，李顺就去摆摊，我每次都迟一点才到巴刹去帮忙，所以也不觉得稀奇。不过我走到村尾的巴刹时，发现不对劲。村长在里头，外面围满了人，还有几个警察站在外面。我挤前去想凑热闹，挤着挤着发现自己被挤到了个熟悉的摊位。

是李顺的摊位。

那里摆着的鞋子散落一地，旁边像是有个人形物被盖上了白布。我深感不妙，凑前去看，可以认得出躺着的是李顺，他的印记从白布中露了出来。有两三个人挤着我，我挣脱开来，走出了巴刹。

街道的人寥寥无几，都去了巴刹看热闹。我身体变得特别轻，眼角和脸颊开始觉得有些凉意。我脚步突然停了下来，感觉自己走不下去了，眼前的一切都被泪珠给添蒙了。我可以听见自己在呼吸，深呼吸，几乎盖过人们的嘈杂声，一切就这么的渐渐消失……消失……

李顺是遭那两个年轻人在打劫过程中刺死的，两人最终被逮着了。

这期间我来不及凄惨地哭泣，来不及思念，我都在处理他的后事。直到他被推进火炉后，一切都结束了，化成了灰烬，飞入了我的回忆里。

人走了，屋子空荡荡的，只剩下我和一些扫不去的灰尘。

他的丧礼之后，我开始尝试坐在屋顶上，以这种方式来怀念他。

我拿起一旁的梯子，学着他一样摆在了屋顶的一个角边，爬了上去。我竟然不怕。

坐了上去后，我可以看到整个新村的模样和黄昏的彩霞，这是我看过的最美的风景。

“坐在上面是什么感觉？”

“……凉。”

张皓

原名张振皓，就读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常写小说诗歌，认为文学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开塔吊的女孩

刘（中国）
玉柱

……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这戳破天的塔吊梯子，一上一下，惊心动魄。女孩像娇小乖巧的猴子，下蹬上耸，每天都要爬两三个来回。每次攀爬，她都很亢奋；每次攀爬，登一步，就崩出一个数字，崩到九十九时，就猛转直下，重新从“一”开始，从不过百。九十九之前，崩的是心劲；过百之后，泄的是元气。人的心劲，就像吃饭一样，饱，神懒；饿，心慌。这话是妈妈说的，浸泡着油盐酱醋的陈香。

女孩爬上塔吊顶峰，打开驾驶室，猫进去，抬起头，正撞见一轮红日，像广场舞上的少妇，含羞藏娇般地跳跃，那么热烈，那么饱满，撑破了霓裳，涨出耀眼的光辉。女孩掬起一捧朝阳，闭目轻吻，一股热流，迸发激昂，荡开心扉，蓬勃了烂漫的青春。在这座小城，在这个小城中最高层的建筑工地，在这个工地戳破天的塔吊上，女孩很自豪，她是脚踩地气，手摸云天的人。女孩抹一把光洁的额头上，舔着朝辉的汗珠。掏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出“老妈”，录一段视频，或拍一组照片，给妈妈发过去。女孩无论是录，还是拍，都很讲究。初升的太阳，吐出嫣红；一抹流云，扯破长空；两三只飞鸟，衔着碎语，嬉戏远方；脚下的小河，蚯蚓般扭着身子，游向诗情画意的地方……女孩发过图像，意犹未尽，又发去一段积蓄在心底的爱：

167

2025年
8月号

今天的阳光
像妈妈手中的银丝线
在心底
织出一片灿烂
风很温柔
撩起您的长发
把鸟儿的歌
串起来
跳跃着快乐的音符
播种着日子的多彩和烂漫
亲爱的妈妈
快快乐乐
每一天
都在向前

女孩放心不下蜗居在出租屋里的妈妈。妈妈原是乡村民办教师，教语文的，很棒。挚爱李清照，那爱，那怨，如涓涓细流，融入心扉；便借景抒情，时不时作些诗文，把回肠荡肚的哀怨，扯上眉梢。每当如此，妈妈像月光下的玫瑰，掩去初露时的倩丽，总是恍恍惚惚的；深幽的目光，总是流出理还乱的哀伤。为什么呀？当初，女孩想问。妈妈总是横眉冷眼，读好自己的书，闲事甬问。后来，几度猜疑，是谁荒寞了妈妈的心？知道了又能怎样？稚嫩的幼苗，怎能撑起那片破烂的天？唯一能做的，只有用温馨的爱，给妈妈播种一片绿荫……妈妈的伤痕渐渐抚平了。可是，日子总是那么坎坷不平。一场意外的灾难，又将妈妈推向深渊。

妈妈生病了。她的腰腿酸疼，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时好时坏，时急时缓。妈妈以为，生活不可能尽随人愿，有时会赋予一些苦难，腰酸腿疼是常有的事，未必当真。忽一日，妈妈瘫软下来，经检查，确诊为股骨头坏死。妈妈便面临两个选择：其一，保守治疗，把饭锅变成药锅，苟延残喘；其二，剥股换骨，将债台高筑。哪一项都是剜心割肺的事，都是难以承受的痛。妈妈的心冷了，头发凉成了冰丝。

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女孩偎依在妈妈的身边，亲吻着妈妈柔韧的发丝，一股热流，滋进妈妈的心里。

你想好了？妈说。

想好了。女孩边捋妈妈的头发边说。

妈就这么重要吗？值得你荒废学业。

脚下的路有千万条，妈妈只有一个。只要您同意手术，我很快就能返回学校。女孩正读高三，在为自己奋斗，燃烧着沸腾的青春。女孩纤细的手指，翻出妈妈的一根白发。那根白发竖在女孩的手指间，花白的发梢，触电似的颤动。

委屈你了。妈妈的声音酸酸的。

您给了我生命，我就要服侍您一生。女孩共鸣了妈妈的酸楚。

妈妈终于做手术了，非常成功，没有留下星点儿遗憾。妈妈进入了康复过程，康复中的妈妈情绪依然低落，在坚韧不拔的锻炼中，眉头总是紧紧地蹙在一起。暖风消融了春寒，却融不了妈妈心中的压抑。女孩知道，那是亲朋好友资助的医疗费，积在了妈妈的心里，摞成了一座沉重的山。

一天晚上，清幽的月光下，妈妈坐在轮椅里，女孩偎在妈妈身边，两颗怦跳的心，四束灼热的目光，渲染着空蒙的夜色。良久，妈妈对女孩说，手术已做了，我在康复中，你该去上学了。

女孩凝视着深远的夜，没有接妈妈的话，而是问，妈，幸福是什么？

妈妈诧异，反问，你说呢？

幸福就是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地过好每一天。咱再拼一把：打工、挣钱、还债。到那时，无债一身轻，幸福就在眼前！女孩很亢奋。

不上学了？妈妈的脸上挤满忧虑。

谁说不上？先退后进，以后轻装上阵。妈，您放心，我不会放弃的。女孩眉宇间写满坚定。

妈妈闭上了眼睛。

月色苍茫而悠远。

妈妈说服不了女孩。

妈妈坐着轮椅，带着双拐，陪女孩来到这座小城。在一条小巷的旮旯里，租了一间价格低廉的小屋，简简单单安了个家。家的隔壁，住着一对中年夫妇，和妈妈年纪相仿，也是农民工。女的，热情奔放，高门大嗓，生活像染了五颜六色的气球，绽放着绚丽的色彩。她在一家服装厂上班，经常把一些手工缝纫的活儿带回家做。妈妈就央求她多带一些，匀出一点，身体允许的时候，挣一块是一块。那家男的，精瘦、壮硕，在一家建筑工地上搏击生活。

女孩寻一家量俱厂，做包装工，计件，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下无底限。她死命地干，手指磨出了殷红，手臂

猛然增粗。妈妈心疼，女孩却一脸欣慰，气吹似的，胳膊一下子胖了，省了馒头长了膘，何乐而不为？

妈妈簌簌的泪珠，浅湿了女孩的笑声。

小城喧闹的夜晚，淹没了小巷的恬静。晚饭后，女孩帮妈妈做完理疗，照顾妈妈睡下，俯在妈妈的耳旁说，您好好睡下，我去药店买点胶布和碘酒，好吗？像哄婴儿似的，软软的，绵绵的。

妈妈知道，女孩的手磨破了皮，便由她而去，只是叮嘱，快去快回，妈等你回来。女孩走后，妈妈稍躺一会，便坐起身子，边缝衣服，边等女孩。

女孩出了巷口，直奔不远处的一家建筑工地，这是她每天去量俱厂必经之路。傍晚下班路过时，她发现了一个捞外快的招牌，既然有钱挣，就绝不放过。这家工地，正承建本城最大的高层小区，急需大量加气砖，货车司机不愿出那份苦力，便招揽卸砖的人。车主以车论价，卸一车，一百元，姜太公钓鱼，愿者就来。车主见女孩，惊呆了眼睛，就你？

就我！

能中？

试试看，卸不完不要钱！

那可是三千砖！

五千俺也认！

好，卸完给你加十块。

……当灰头灰脸的女孩，站在车主面前，车主攒了一口气，长嘘出来，真服你，小小的年纪，这么能拼！给，一百，加十元。愿意干，明天给你留着。

于是，每天晚上，女孩都凭玲珑的心，骗过妈妈，来

到建筑工地。尽管每个夜晚，躺在床上，都像滚进油锅里似的，但从来没有畏缩过。

一天下班后，女孩察觉，一丝酸软，像一条蚯蚓，从脚底慢慢地爬上去。女孩躲过妈妈的眼睛，喝了一杯红糖水，又悄悄地来到建筑工地。找到砖车，刚爬上去，就觉得有一条小蛇，啮咬着腿脚。接着脚下一软，身子一晃，一排砖从车上滑下，女孩也跟着下滑。女孩眼前一黑，头发竖了起来。惊悚间，觉得倾斜的身体靠上了一座山。女孩收回飞散的魂，发现是隔壁大叔，一手嵌住她酸软的腿，一手托住她腾空的背。大叔小心翼翼地把她扶下砖车，半是责备，半是埋怨地说，为那俩钱，命都不要了。你要摔出个好歹，叫你妈咋活？

我以为这回不会有好下场，没想到，观音菩萨下凡了。大叔，您怎么知道我落难了？女孩呼闪着眼睛，一脸调皮地说。她不知道大叔因为加班，而错过了收工时间；更不知道她刚接近砖车，就被大叔盯上了。

别贫嘴了。告诉大叔，为啥这样玩命地挣钱？

为了平安，为了快乐，为了给妈妈幸福。

孝女啊。给我当徒弟吧，一个月内，包你拿证上岗，愿意吗？

天上的馅饼，能砸到我头上？

别贫了。那活，你敢干吗？大叔啧啧地说着，指了指朦胧的夜色中，高耸的塔吊。

女孩这才知道，原来大叔是开塔吊的。

只要您要我，我就敢！

没见过像你这样能拼的女孩！跟我干，保证不吃亏。走，回家，这哪是女孩家干的活？

女孩的心里旋起一团温馨，指了指脚下的散砖，接了人家的活，不能撂挑子啊！

诚实！来，大叔帮你。

于是，一老一少，弯腰挥臂，一砖接一砖，沾染着汗水和微笑，传递着无限的愉悦。

从此，女孩攀上高耸的塔台，撑起一片活泼的天……

173

2025年
8月号

刘玉柱

教师，业余写作，曾在《东方文学》《大河报》《洛阳日报》《牡丹》等发表小说。

你猜我在想着谁

你猜我在想着谁

我真的找到了这条土路，与我梦中见到的一模一样：三公里长，两边站满了杨树。杨树高高举起的枝丫相互交合，环出一个椭圆形的隧道。我就走在这样的隧道里。有阳光透过叶隙跑下来，躺在我脚前的土路上，样子懒懒的。我踩着它的身子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后来还真的看见一户人家，红瓦绿墙的房子，与梦中见到的一模一样。我停下了，目光粘在那红瓦绿墙的房屋上，很久，才拽开。我折身回走。但我脑海里，还是再现梦里的景、梦里的事：那红瓦绿墙的房屋里，走出一位女孩，女孩黑黑的长辫，搭在背上。庄晴？怎么会是你？我惊愕。我从梦中醒来。

庄晴是我高中同学。我考上大学后，我们就没有见过面。后来我大学毕业了，来到这小山村教书，听说庄晴住在这里。我一直想找。可我没有勇气。昨夜，在梦里，庄晴告诉我这么一条小路，还说，小路的尽头，有一户红瓦绿墙的房子，她就住那儿。

我不敢相信。梦里庄晴告诉我的，我都找到了。我不知这是幻觉还是什么。有好几次，我都想走进那房子，可我没有。可能，我还没有做好见庄晴的准备；也可能，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反正，我没有勇气走进那房子。

我在这条土路上，走来走去。

天近晌午了，我还在这条土路上，走来走去。一位小男孩，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小男孩堵到我面前，说，走，一直往前走，不就到了？我看着堵在面前的小男孩，说，你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吗？小男孩脑袋一歪，说，路尽头只有一户人家，我还能不知道你是去哪儿吗？还没等我说话，小男孩又说，看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怎么连这点勇气都没有。说后，小男孩拽着我就走。我推开小男孩，没走。小男孩没有再拽我，从衣兜里掏出一根黄瓜递给我。撒开腿，跑了。

我干掉那根黄瓜后，又在这条土路上，走来走去。

太阳往西山里坠的时候，一位放牛的老大爷，骑在牛背上，吹着笛，从我身边经过时，老大爷从牛背上滑下来。

小伙子，是来找庄晴的吧？

我狐疑，嘴上硬着：庄晴？不认识！

你就装吧！说后，老大爷跳上牛背，又吹起笛来。

笛声悠扬。

月亮升起来了。有月光透过叶隙跑下来，躺在我脚前的土路上，样子懒懒的。我踩着它的身子往前走，一直往前走，我又看见那红瓦绿墙的房子了。我想走进去。但没有。

我又折回走。

我在这条土路上走来走去。

有几次，我决定回去了，但没有。我看见庄晴跑过来，黑黑的长辫搭在背上。庄晴说，怎么，都到家门口了，也不进去坐坐。我想说，其实，我就是来找你的。但我没有这样说。我只说，庄晴，高中毕业后，你跑哪去了？庄晴听后，眼角突然滚出泪水来，接着转身跑开了，

边跑边说，人家去哪，关你屁事……我喊，庄晴，别跑呀，听我说——

我正这样喊着，一位女孩，一位背上搭着黑黑长辫的女孩，突然横在我面前。女孩说，喊什么喊呀，人不是在这吗？

我揉揉眼：庄晴，真的是你呀？

女孩说：真的是我。

……

多年后，一个月色不错的晚上，我与庄晴坐在阳台上。庄晴突然问我说，老公，你说怪不怪？我说，说说看？庄晴说，那天晚上，我刚睡着，就看见你在小土路上走来走去，我跑过去，躲在一边，看你。后来，就听你喊我。我一惊，醒了。爬起来就往外走，结果，你真在喊我……

不要你走

我不相信一见钟情的爱情，但事实却让我相信了。

那年我去纽约度假，每天早晨，我都去中央公园溜达，喜欢看斗鹰比赛。纽约人似乎很喜欢这项运动，就像我们的古人喜欢斗鸡一样。许是感到刺激吧，我觉得挺有意思。一天，西尔维斯通（后来我知道她叫这个名字时，就把她与好莱坞明星艾莉西娅·西尔维斯通联系到一起，那是一个让我朝思暮想的名字。）将她的那只鹰从笼子里刚放出来，那鹰就奔我蹿过来，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勃颈处便汨汨涌血，我吓晕过去。醒时，发现自己躺在洁白的病床上，脖颈处已作了包扎，正打着点滴，一位穿红色衣裙的女孩扑闪着大大的眼睛望着我。见我醒

来，那女孩白嫩的脸蛋即刻灿烂如花了。女孩说，我叫西尔维斯通，今天的事我十分抱歉，先生，你现在好好养伤，赔偿的事，等伤好以后再说，好吗？不知是女孩一口流利的汉语让我惊诧，还是女孩的名字与我朝思暮想的那个名字相同，我目视女孩，忽地拔掉针头，从床上爬起来，潇洒地耸耸肩。没事，我说。怎么会没事？女孩企图让我回到床上。没事。我扔下这句话后，拔腿就跑。

我听到西尔维斯通在身后叫喊。

躲回小屋，我开始后悔了，一万遍地问着自己，干嘛要跑呢？西尔维斯通的身影贮进我的脑海里，经常从脑子里跑出来，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让我心动，让我想入非非，我搞不明白，我怎么会有这种感觉？我很想见到西尔维斯通，我也知道，凭着我对她的了解，我知道她一定天天去中央公园等我，可我就是不去中央公园。我觉得自己有些不可思议，很想见她，可就是不去见。我一直呆在屋子里。后来脖伤痊愈了，见她的心情更其迫切了。有几次，我都往中央公园走了，半途又折去了时代广场。看见那些穿着时尚的青春女孩，我就想起西尔维斯通。时而，我会这么思想，是不是因为好莱坞那个艾莉西娅·西尔维斯通呢，她俩长相太相像了。认真想想，又不是，尽管艾莉西娅·西尔维斯通让我朝思暮想，但感觉不同，没有这种心动的感觉。

我终于坚持不住了。

我去了中央公园，斗鹰的场面仍然激烈，可没有见到西尔维斯通。我失望极了。但我没有气馁，我相信我的感觉，西尔维斯通她一定会来的。可西尔维斯通没来。我急了，我问那些观看斗鹰的人。回答，不知道。我又问那

些斗鹰的人，还把西尔维斯通的肖像作了细腻的描绘，其中一人盯着我看了好大一会，说，死了。接着那人讲西尔维斯通的鹰伤了人，她将受伤的人送去医院，伤者清醒后不知怎么回事拔腿就跑，她追，结果出了车祸。那人砸砸嘴，这女孩心肠太好了，可惜呀！什么？你说什么？如五雷轰顶，我上前抓住那人衣领，西尔维斯通她人在哪儿？那人惊了一下，继而平静下来：年轻人，你这是在犯罪，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告诉你，去公墓看看吧！

我跌跌撞撞地去了公墓，找到了西尔维斯通，她像是知道我会来找她，站在一块玻璃镜里，正冲我灿烂如花地笑着。我扑上去，紧紧搂住她，痛哭流涕地诉说着这些日子对她的思恋。西尔维斯通，见到你，丘比特就用箭射中我们了，我们再不要分开了。我紧紧搂住她，生怕一松手，她就跑了。第三天，我的手机响了，公司召我回去。我千叮万嘱咐，并保证尽快赶回来陪她。

飞机在太平洋上空飞行。

“瞌睡军团”向我猛烈开火了，我躲闪着。这时，我看见西尔维斯通灿烂如花地笑着向我走来，坐到我身边，一双嫩白如藕般的手臂环着我脖儿，唇对着我说，亲爱的，告诉你一个小秘密，那鹰是我故意放的，我只是想制造一个与你相处的机会，没想到会伤你这么深。西尔维斯通柔若无骨的小手轻抚着我脖儿，美丽的眼睛滑出晶莹的清泪。我爱你，从见你第一眼开始，我就爱你。西尔维斯通像一位受了委屈的小女孩。我拥着她。我也是，我说。真的？西尔维斯通吧唧啄我一口，撒腿就跑。我一把拽住她，还喊：不要你走！

“你——”

我惊醒，我看见自己正拽着邻座的胳膊。那女孩杏目正瞪着我。

没有理由

农家小院。

茹堵在院门前。茹说，你走吧？我没作声，但也没走。茹气恼起来，茹说，你走不走？我仍没作声，仍站着没动。茹目光射过来。茹发现，我迎上去的目光，锋利无比。茹身子颤抖。茹说，你想怎么着？我目光慢慢从茹脸上移开。我没有作声，仍站着没动。其实，我是应该离开，可我没有。我就那样站着。茹也站着。我听见茹心跳的声音，有点快。我还是开口了，我说，茹，这到底是为什么？茹不语。我说，茹，这到底是为什么呀？茹仍不语，但目光，却从我肩头穿过去。我回头，看见一位红头发男人走过来。红头发男人走到茹跟前，白眼我，手搭茹肩头说，茹你收拾下，进城去！茹转身，回屋里去了。

我看着红头发男人跟在茹屁股后面，也进屋了。

我心如刀绞。

我离开了。但我没有回家。

我漫无目的地走，走，一直地走。后来就走进了这片桃林。正是桃子成熟季，血红的桃，挂满枝头。我走在桃树下，嗅着桃香，心情好像晴朗了些。这时候，我发现一户人家，门前站着位穿红裙的女孩，那女孩目光正放在我身上。我好奇，朝女孩走过去。女孩慌慌躲进屋里，还闭门。我站在门前，想想刚刚被茹堵在院门前的样子，想笑，但没笑。我离开。穿红裙女孩显然在里面是看着我的，见我走开，轻轻开了门，又站在门

前，目光尾随着我。我突然转身。我说，你盯着我干嘛？穿红裙女孩像是鼓足了勇气才说，你说呢？我说，难不成把我当贼了？穿红裙女孩仍说，你说呢？我想笑，但没有。我说，我不是贼！说后，我朝穿红裙女孩走去。穿红裙女孩慌慌退进屋里，咣当门上门。我走到门前，透过门缝，看见穿红裙女孩手里握了把剪刀，正紧张地守在门边。我哈哈大笑。笑过后，我离开了。真是太有意思了。我边走边想。

也就是这时候，我听见桃林深处，有人摘桃子的声音。我悄悄走过去。是个黑汉子。黑汉子左手拎着蛇皮袋，右手摘桃往里面放。对于我的突然出现，黑汉子并不惊讶。我说，你怎么摘人家的桃？黑汉子瞪眼看看我说，是你的吗？还说，少管闲事！怎么会有这样大胆的贼？我气急，上前一把夺过黑汉子左手里的蛇皮袋。黑汉子暴跳如雷，说，小子，想死呀你？说后，黑汉子就向我扑过来。我拔腿就跑，边跑边喊，快来抓贼呀！我正这样边跑边喊着，就觉后背被什么东西捅到了。我扑通倒到地上。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穿红裙女孩守在身边。我目光在病房里碾过一遍后，停在穿红裙女孩脸上。我说，怎么会是你？穿红裙女孩莞尔笑笑，说，怎么就不能是我？不等我说话，穿红裙女孩继续说，她叫怡，以后就叫她怡好了。我说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怡脸上的笑容没有了。怡说，你被那个泼皮捅了，好险！还说，平时那个泼皮来摘桃，都是让着他的，你怎么敢惹他？我说，他是贼，怎么还让着他？怡说，他不光是贼，还是泼皮，泼皮你懂吗？我还想辩解，可怡阻止了我。怡说，少说话你！我目光慢慢从怡脸上移开。我微闭双眼，

想象着被那黑汉子捅倒后，怡送我去医院，守在我身边的情景。我这样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茹走过来，泪眼汪汪。

茹说，到了这边，就后悔了。

我不懂。我说，那个红头发男人，对你不好吗？

茹说，好个屁！

接着，茹就哭。我不睬她。茹继续哭，越哭越恸。我烦，凶她，哭什么哭？我这样凶过后，就醒了。怡坐在床边。怡说，做梦了？她就将削皮的桃堵到我嘴上。我知道，怡是不需要我回答。怕怕我多说话。我吃着桃，想着茹说的那个“这边”是什么意思，难道……

后来，我伤好出院了。

后来，我与怡恋爱了。

一天傍晚，我与怡坐在一条小河边，看着静静的流水，看着晚阳的碎渣渣漂浮水面上，我拥过怡，问怡，这不是做梦吧？怡说，不是。我目光在怡脸上碾。我说，我有什么好，让你这样爱！怡说，怡这条命都是你给的，不好好爱你，没有理由！说后，怡玉臂环住我脖儿，说那天正准备去城里卖桃，发现你在桃园里，怀疑是贼，结果误了进城的那趟班车，偏偏，那趟班车出事了，车上的人全部遇难……

怡还说，邻村一个叫茹的女孩，也在车上。

戴玉祥

发表小说、美文1600余篇；多篇作品被多家选刊转载，入选年度选本、排行榜、高考语文模拟试卷；获2019武陵杯世界华语微型小说特等奖等奖项；著有小说集《不该送达的玫瑰》《红色诱惑》《一棵白菜的意外遭遇》和长篇小说《女生十八岁》。

破相

吴江是他父亲的独生儿子。小时候是他父亲的掌上明珠。当然，长大成人后尽管还是明珠，但不会久在掌上的。婚后，他久久不能当父亲，全家人为此食不甘味，夜不安寝，郁郁寡欢。

吴江的父亲是个在旧社会读过十几年私塾的老先生，佛教理论略知一二；对前世缘份，因果轮回深信至笃；常常把观音菩萨，如来活佛挂在嘴边。他对儿子说：“江儿啊，人的福寿儿女是有定数的，依为父的主意，你应多做好事，多积阴德，也许能感动菩萨，派送子娘娘给你送一个儿子来呢！”

于是，吴江把精力从西医理论、中医原理上转移到菩萨的灵位前来。除定期焚香添油外，还宝刹施舍，赈济贫穷，生活上亦克勤克俭，烟酒不沾。和父亲一样，初一十五不食荤只食素，不杀生不破蛋，常常买鱼龟蛇鸟之类的牲灵放生。好事做了几大箩筐，灯油香烛费了几桶几扎，终于感动了神灵，于婚后第八年，妻子生下一个小子，全家人高兴得无法形容。吴江对佛家理论，因果轮回更加坚信，对观音菩萨更加虔诚了。

从此后，全家人的休戚都以小家伙为轴心。这也难怪，因为小家伙既肩负着吴家的后嗣香火，而且还带着吴江与他父亲两代人的希冀。小家伙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是至

高无上的。怎么说呢？如果小家伙有个伤风感冒，那么全家人就跟着咳嗽流鼻涕；如果小家伙摔了一跤，全家人的心头如同筋骨在疼痛。吴江常常在观音菩萨的灵位前净手焚香祈祷：“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保佑，保佑我儿平安长大……”

小家伙长到三岁整，爷爷对儿子说：“孙子他爹，那年你满三岁的时候，也是这么胖，这么逗人喜爱。我和你妈抱你到陈家桥陈大仙那儿给你批了一个八字，看了一个相，说你一切吉祥如意，没什么大灾难；只是在五岁左右你将破相，果不然你五岁零六个月的时候跌了一跤，撞在板凳角上，眉骨处撞了条口，治愈后就留下了你右眼眉骨处那条不泯的伤痕。依为父的主意，不如将孙儿也抱去，也给他测测八字，摸摸相，推算推算他未来的吉凶祸福；心里好有个数。该高兴的高兴，该留意的也好留意啊！不知我儿意下如何？”

这个嗜好评书的老先生说起话来也带有评书的口吻。对道家理论深信不疑的吴江当然毫无异议。

陈家桥的陈大仙早已仙逝，继承父业的儿子号称陈小仙。吴江一家备着厚礼，带着虔诚的心求到府上了。小仙连连谦让：“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如果我小仙说得不准，分文不取，倘若说得还是，随你施舍即可。”

生辰八字一报，发旋指纹一瞧，陈小仙便晃着他那神仙般的脑袋，微眯双眼，正襟危坐，仿佛进入神仙宫中一般，屈指推算起来：“土生木，木生火，火生金……这娃娃好命哇！五行齐全，时辰端正，福贵寿三全哦！”吴江阖家高兴得合不扰嘴。

“这娃嘛，一辈子不愁吃，不愁穿，此乃福也；至于贵嘛，至少能当上县长或县委书记之类。寿嘛，88岁雷都

打不脱。”吴江高兴得有些手舞足蹈起来，爷爷则手拈银髯，心里浸满了蜜；妻子喜得把小家伙那白胖细嫩的脸蛋紧紧贴在腮边。

好的说完了，该谈点注意事项了。“只是……”这“只是”后边是什么内容呢？吴江阖家屏住呼吸，绷紧心弦，“只是……这娃在四岁前有点小厄哦！他得破了相才好。只要破了相他这辈子就保证平安无事了。你们得多多留意啊！”

注意事项就这一条。多了可不得了。爷爷心里涩鼓鼓的，吴江胸腔似堵满铅，妻子眼眶则噙满泪水……

这样的日子真难打发，三岁到四岁整整365天啊！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是指那些无忧无虑的人。提心吊胆的人可就度日如年了。小家伙的日子也不好过；本来三岁的孩子也该随他跑跑跳跳了，可小神仙一句话就剥夺了他一年的自由。吴江全家四口轮换抱着他，丝毫不敢懈怠。抱紧了怕箍着，抱松了怕脱落。偶尔下地走走，也非得用手紧紧拽住不可。就这样，吴江胸腔的铅块亦老是除不去。而且大有越堵越沉的趋势。他日夜焦虑，食不可口，夜难成眠。夜里望着小家伙酣睡娇美的姿容，吴江的心头却笼罩着恐怖的哀愁。他不敢设想，他这个样样如意的家庭中，如果没有了这个小宝贝将混乱到何等程度。白天提心吊胆，格外小心谨慎；夜里辗转反侧，忧虑焦燥难以成眠。吴江的体重轻了18斤，妻子脸颊上的酒窝则变浅了，爷爷的银髯则更白更长了。

终于，一天夜里，吴江的灵感来了。他先是摸摸自己眉骨处的疤痕，又细细回味小神仙的话，看来，相是非破不可的；一条疤痕算得了什么，只要今后称心如意就行了。他细细地盘算起来：脸蛋上的肉虽厚，可那儿留下伤

痕太难看。额骨处呢，离大脑太近，太危险。嘴唇呢，缺了吃饭要漏，人靠五谷而生，连五谷都进不去那还得了？他猛然想起耳朵，姑娘佩耳坠子不就要在耳朵上戳个洞吗？哎，那儿好！既不危险又不损美容，即使有个缺，还可以蓄长发来遮盖的。可是，耳朵属于相的范畴吗？他依稀记得，有人说过，相是指脸部啊！他一骨碌翻身起床，敲开了老俩口的卧室，极神秘地问父亲道：“爸爸，耳朵属不属于相？”

父亲愣了片刻后回答：“照正面相，耳朵是不容易望得出来的；如果是女子还有长发遮住耳朵，所以啊，阴阳五行学说的所谓相是不包括耳朵的。这个迂老夫子不理解儿子的心情，用他那阴阳五行学说的一番话说得儿子垂头丧气地回到他寝室里去了。

吴江心烦意乱地躺在床上，忽然他想到鼻子。他不禁摸摸自己的鼻子，那鼻翼的肉不厚不薄，又没有骨头；哎，那儿好！整个脸部再也找不到比那儿更好的地方了。他心头一震，打开电灯，穿衣下床，先找好消毒的工具，酒精、药棉之类。这些东西自从到陈小仙那儿去过之后便准备好了的。用途嘛，以防不测。

一切准备妥当，他把妻子用的剪刀刀尖消过毒，望了望梦中憔悴的妻子，又细细地端详了酣睡中的娇儿，终于忍住狂跳的心，把剪刀刀尖伸进了娇儿的鼻孔……

随着“哇”的一声惊叫，吴江全家如同战争时期听到防空警报一样，乱成一团糟。爷爷则一个劲地埋怨儿媳不该将剪刀遗留在床上。

约莫一个多小时后，全家才安静下来。娇儿的鼻孔上缠上了一团纱布，又哭又打又蹬。他妈妈紧紧抱住他，泪流

满面。然而，吴江全家四口都心照不宣地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一个月后，娇儿的鼻翼虽留下一个缺，但他却获得了自由。一家人沉浸在前所未有的欢愉中。至于娇儿能否当上县长或县委书记之类，只得拭目以待了。

李 炎

四川省作协会员。诗文稿散见《中国校园文学》《春风》《诗人》《芒种》《青年作家》等刊物。出版小小说集《磨砺》和诗集《屐痕缕缕》。

黑豹公交车

陆利芳
(中国)

珊瑚路站新增了一班公交车，公交线的名字不是“102路”“114路”这类数字名，而是叫做“黑豹”。黑色的黑，豹子的豹，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如果不是写在公交站牌上，大家准以为这是一种动物咧！

珊瑚路站靠近实验小学，是徐小可每天上学放学必经的站点。当“黑豹”两个字出现在站牌上，徐小可很感兴趣地看了看它途经的路线。啊哈，真巧！这趟车可以载他回家！

这天傍晚，放学铃声一响，徐小可就像炮弹一样冲出教室，直奔校门口而去。同学杨大洋急急忙忙追上他，问：“小可，怎么跑这么快呀？”

“我去乘坐黑豹。”徐小可回答。

“黑豹？”杨大洋纳闷极了，“什么黑豹？哪来的黑豹？”

“咦？你不知道吗？”徐小可说，“有一条公交线叫做‘黑豹’哇！”

“一起走，我要去瞧瞧！”杨大洋这么说着，和徐小可并肩朝公交车站走去。

到了珊瑚路站，徐小可指着站牌下方那两个字给杨大洋看：“你看，在这里——黑豹。”

杨大洋看看站牌，又看看徐小可，抬起手来在徐小可面前挥了挥，徐小可纳闷地问：“干嘛？”

187

2025年
8月号

“徐小可同学，我怀疑你应该去医院挂个眼科，去看看医生了。”杨大洋说着，眼神又落在公交站牌上，“哪里有‘黑豹’这两个字？没有！”

徐小可纳闷极了，为什么杨大洋看不见呢？他眨眨眼睛，又揉揉眼睛，“黑豹”两个字分明就在站牌上嘛！

“小可，我真心建议你去检查一下视力！你刚才一说起‘黑豹’我就知道了，没有这么奇奇怪怪的公交车啦！你在逗我玩，对吧？”杨大洋说着，他等的公交车到站了。杨大洋朝愣神着的徐小可挥挥手，告别道：“我先回家了，明天见！”

“明天见！”徐小可也挥了挥手，等杨大洋坐车走了，他又看向公交站牌，确实有“黑豹”这趟车。可是，不相信它存在的杨大洋看不见。那么就有了一个结论——黑豹公交车只供有缘人乘坐。这么一想，徐小可心里一松，笑容即刻浮现在了脸上。

黑豹公交车到站了，上车的只有徐小可一个人。徐小可发现，司机真的是一位黑豹先生——他的头上戴着一顶蓝帽子，身上穿着笔挺的灰色制服，手上戴着一双白手套。在徐小可上车的时候，黑豹司机温和地跟他打招呼：“欢迎乘坐黑豹公交车。”徐小可很高兴，说了一声“谢谢”，便找了个座位坐下。

徐小可环顾四周，发现乘客们很有特点——兔子小姐的耳朵真长呀；猫先生的眼睛是一条竖线；黄狗先生穿着黑西装，西装口袋上插着一支红玫瑰花，好似要去赶赴一场宴会；白鼬小姐戴着一顶礼帽，穿着蓬蓬裙，可能正在旅行吧！

这些优雅的先生或小姐在接触到徐小可的目光后，微

笑着朝他点头致意。面对如此友好的动物乘客，徐小可不仅不害怕，反而觉得新鲜有趣。徐小可微笑着回应他们，他乐呵呵地想：这趟途程多有意思呀！

黑豹公交车平稳地行驶在路上，可是没开多久，就缓缓地停了下来。

珊瑚路的堵车情况一贯很严重，因为这条路上有好几所学校，每当放学时分，车辆剧增，交通极易瘫痪。

“哎呀，堵车了吗？”黄狗先生开口说道，语气里满是担忧，“我得参加一个很重要的宴会，可不能迟到呀！”

“堵车哦，不知道会堵多久。”猫先生打了个哈欠，懒洋洋地说道。

“我倒是不着急。”白鼬小姐微笑着说，“路上处处是风景，堵车也同样是一道风景线呢！”

听白鼬小姐这么说，徐小可也笑了起来。他不着急回家，所以堵车就堵车吧，没关系。

不过，黑豹司机很有想法。他思索片刻，说道：“各位尊敬的乘客，我想改变路线，需要征求你们的同意。”

“别卖关子了，黑豹司机，快说吧，你想怎么办？”猫先生问道。他跳下座位，伸了个懒腰，又继续道，“地上没路可走了，我猜你想驾车飞行，对吧？”

被猜中了内心的想法，黑豹司机笑呵呵地说：“对啊，我确实是这么想的。猫先生果然像传闻中的一样，特别聪明呢！”

徐小可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目瞪口呆。他听见了什么？这辆公交车打算飞起来？哇！那不成飞车了啊！

“我还没有坐过飞车呢，很期待。”徐小可说。这意思是，他同意黑豹司机接下来的操作。

“既然大家都没意见，那么……”黑豹司机说着，沉重的公交车竟然像气球一样轻飘飘地飞了起来。黑豹司机贴心地提醒道：“各位乘客，请系好安全带，空中路线从此刻开始已经正式启用，祝我们旅途愉快！”

徐小可扭头看向窗外，看见公交车拔地而起之后，很快飞越树梢，飞越屋顶，一路通达，飞行速度快得不得了。

黑豹公交车飞过了堵车的路段，又降落下去，平稳地落到了地面上。随后，它像别的汽车一样，往前开，拐弯，在公交车站停靠。

黄狗先生下车的时候，特意感谢了黑豹司机，夸他的驾驶技术非常好。黑豹司机谦虚地说：“哪里哪里，过奖过奖。再见！”

“再见！”

徐小可目送着黄狗先生下车，心想：这下，黄狗先生一定可以及时赴宴了。

黑豹公交车继续行驶，没过多久，就停在徐小可家的附近。徐小可下车，在车门关闭之前，他站在站台上朝黑豹司机摆摆手，笑眯眯地与他告别：“明天见！”

“明天见！”黑豹司机回应道。

黑豹公交车开走了。徐小可看见它混入车流中，离开了他的视线。他哼着歌，高高兴兴地回家去。到了家里，妈妈惊讶地说：“今天这么快？有消息说堵车，我以为你得再过半个多小时才能到家呢！”

“嘻嘻，因为我今天坐的不是平时的那班车。”徐小可告诉妈妈，“是非常非常棒的黑豹公交车哦！”

“噢。”妈妈随口应了一声，去厨房洗菜了。

徐小可看着妈妈的背影，轻笑着摇摇头，看来妈妈也和杨大洋一样，对黑豹公交车不感兴趣。不过没关系，他喜欢黑豹公交车，喜欢黑豹司机，也喜欢那些可爱的乘客们。明天，他还要乘坐黑豹公交车上学！

191

2025年
8月号

陆利芳

笔名芝墨，刊登儿童文学作品400多万字，出版《田螺丢了它的壳》等童书40余部。两度荣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小康轩绘本文字优秀奖、《东方少年》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童话组优秀奖、东莞市万江首届儿童文学奖年度优秀作品奖等。

木有休思

(

故事的起点讲在略微向北的中原小城里，灰色调、苍白天际、春天里二十几度的嘈杂，连同年岁前枯黄的发枝，逃进车尾的尘土中。

刚刚达到人口百万的小城，落在全国极端顶尖H省的南部山区，做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宏伟规划。独立于外部格局的物价、房价以及义务教育以后囊括的升学压力，使得温润似春的大环境，将极少数的雨水失调、路途坎坷、单一社会条件集成成的不宜居色彩，盖在世纪交界新落成的垃圾站地基下面，从上世纪结束后淡然谢幕。

四季的脚步匆忙地略过如今的春来转夏，迫不及待着，将长眠之后的蝉虫挂满临行市街头每一株大杨树。刚刚经历过“上眼皮下眼皮大战”的初三学生们，也终于，在这个到来过早的盛夏坐进了向往已久的高中教室。

在今年的城市扩建之后，“临行三中”变成了全市仅剩的留存在市区繁华地段的走读高中，占据着仅有其他学校篮球场大小的“极精简”教学区，成为年年中游学生抢手率最高的理想选择。在一中分数线持续飙升的时代下，没有之一。

人们总会习惯性地借助“上天”的遮掩，将那些看不透的、光怪陆离的、连同乔木和林休思的从小到大，一并丢

进晚间里城西的一整片落日橘红中。掉队的缘分跨上时间的长途车，赶在下一次的拐点前，缺补遗憾。

春城巷的海鲜大排档门口，三个还没来得及换下制服的附中学生，中间的提着手残存的半罐淡蓝色气泡水，勾肩搭背，左摇右晃。不多时，一个同样装束的身影，一边整理着钱包，三两步跑到门外。

大排档门前的后街本就纤细，勉强双行的机动车道，即便是晌午横列柳树荫下也总能隔离开大片阴凉，每到夜幕临近，来自方圆小区的流浪猫狗欣然赶赴后街归家。

刚到家的乔木便被母亲大人塞进浴室里，等到再次拿起手机的时候，立在自家扩建的阳台上，侧着身，正对面的窗子黑着灯，透过惨淡的月色看不出心情。

按开屏幕，发梢上汇聚尚未擦干的水滴落下，沿着整段空间里突兀的，一束红的透明的蜘蛛侠手机壁纸映射，停格在2018年7月21日……

193

2025年
8月号

2

夏日晚间的风传来沁人心脾的清爽感，浓夜的步伐来到亟待入眠的节骨眼。

幸而，乔木的父亲在最初装修的时候，算错了家里房间窗户的总数，工程结束时，余下两面高上房梁的窗玻璃，便有了在整面楼房都独树一帜的落地窗阳台隔门。不出意外的，也成为了，幼年乔木广受小朋友群体欢迎的原因。

乔木所在的小区，作为从前的纺织工厂家属院，住着来自同一个单位的三代住户，乔木的爷爷奶奶原本分在乔

木家正对门，也就是如今的林休思家，到后来，老两口的年岁渐老，面对五层的高度显得愈发吃力。林爸爸和林爷爷是从前厂子中的两代书记，知道情况后，毅然将自己在前楼的二层阳面房子来做交换。

乔父抹不开极大的人情，奈何生活现状的迫切。在两家乔迁后的那个夏天，托人低价收来了四张当时风靡小朋友界的上海迪士尼门票，不顾乔木的不情愿和抗议，请两家的母亲带着各自的孩子南下度假。

第一次见到林休思的时候，乔木的眼睛还因为上火的原因被眼屎牢牢黏住，只留着纤细勉强透光的缝隙，完成了两人的第一次印象交换。很多年以后，已婚的两人回忆起第一次相见的场景，乔木从林休思的嘴里得到了“小眼哥布林”的犀利评价，当然，当时一起出糗的还有比鸡窝略显柔顺的发型。

中考结束的那天下午，七月的蝉挂在残阳的橘红色中聒噪，头顶上，是一团从身前飘来的怪状云朵，越往高处越发凌冽的风，将来自远方的期待和梦想一遍遍塑型，终了，横遏在夏季的黄昏，隔绝了少年风发。

即便是两人平日里就发挥稳定，成绩优异，在结束最后一科考试后，林休思走出考场的第一件事便是逆着人流，往乔木处在走廊另一头的考场挤动。

忽视掉一路上不知道说了多少次的“对不起”和本校监考老师传来疑惑的目光，快要挣扎到目的地的林休思渡过了人群带，忽然身子一轻，向着面前刚从教室中收拾出来的垃圾堆扑过去。

原本有些认命的林休思看见面前明晃晃倾倒的半杯小米粥，在亲密接触的前一秒，不顾一切地调整了狼狈的姿

势，还是不可避免地将刚刚归置在一起的满载簸箕踹得四仰八叉。

意识到闯了祸的林休思，急忙瞥了一眼在前方的教室里，确定没有留下身影后，不知名的，有种劫后余生的如释重负的感觉。“不能让他看见我这副样子，否则免不了是一顿嘲笑”，林休思心里想着，拉了拉肩上快要脱落的书包带，俯下身，将残局收拾干净。

等到教室中的身影追出来，林休思早已向着原路探查了沿途好几间教室，均毫无所获的结果让她不免加快了脚步。等到王书辉看到林休思的背影，目光正巧对上拐下楼梯的前者，林休思瞬时愣神，却没想起对方的名字，只好匆匆下楼。

对着空荡荡只剩下零星值日生的操场，林休思握着手里的翻盖小灵通，纤细的手指在屏幕和键盘缝隙一下一下扣着，从原本磨损露出的亮银色不锈钢两边，扒下细碎的白色烤漆，剪整齐的指甲重复，磨在早已捂热的铁壳上。

一个激灵，让林休思从愣神的幻想中拉回现实，急忙蹭干净手机上不存在的尘土，翻开盖，犹豫在那条通过三十几条电话的人名上。

手机是中考一模时候，林休思终于考到年级前五十，妈妈奖励给她的新物件，不到三个月就被林休思摔到外漆脱落，难免受到妈妈的一顿唠叨。却被妈妈忽略了掉漆但没有坑洼的，摔手机的谎话。

195

2025年
8月号

3

痛苦的毕业空窗期不会怜悯任何一个找不到工作的应

届社畜，即便高考时大杀四方的威武还历历在目，即便在毕业证还未签发的五月，连夜钻回家中的被窝。

临行的发展速度说不上快，四年的岁月过后，和谐的乔木一家依旧住在从前的小房子，如若不是快速长高的乔木已经将要触及门框上檐，覆在现实生活表层的遮羞布也不会因此戳破。

“啊！”每日清晨的怒吼成为乔木一个月以来起床的标配，作为对抗隔壁家终日吵闹的学龄前儿童，尽管杯水车薪。

林休思一家在高中毕业后便举家搬迁，从那以后乔木的生活悄然被削去一块很大的部分，尽管不兼容的大学生活很快便填满了空缺。

“我们不是很熟。”来自老同学涉及林休思去向的问题，乔木总这样搪塞。

书上总说陌生的环境能让人淡忘许多不好的回忆，22岁的乔木为20岁读到这段话的乔木补上了后半段，回忆一直都在，陌生城市的尘土为它上锁，而故乡，正是那把无意间的钥匙。

和预想不同的是，原本在临行这个三线小城市信心满满的乔木，在接连投出数十份简历过后，仅仅收到一家科技公司的答复。但对方将征聘的软件工程师岗位砍去一半，“后端工程师助理，本周可报道”。回复的邮件非常短，以至于一眼望到底，能看见明晃晃的落款“人事部 林休思”。

去与不去的纠结甚至没有苦恼乔木超过半日的时间。当天下午收到最后一批党员转正通过通知的乔木，拎着胡乱塞在床底的行李箱，坐上最近一班高铁回学校找补缺失的材料。

再次坐在离家的高铁上思索良久后，乔木用极正式的委婉语气表达了自己无法按时到岗的歉意和自己对于工程师岗位的坚持。盯着一遍遍转圈的邮件发送状态，按耐住几次想要撤回的欲望。在发送成功显示出来同时，扣上笔记本屏幕沉沉睡去，至于回复，不在好心情的考虑范围内。

学校的行程出乎意料的顺利，顺带着将余下的毕业体验项目一一完成，就着东北夏初舒爽的气温，临近毕业的周游，将他们“濒临破产”的塑料舍友情做了一整套防水、加固。再次登录邮箱是在旅行途中的网吧里，一行人将近深夜都没能找到提前预定的酒店，一拍即合，决定在网吧包宿。

四周围起伏的鼾声中夹杂着啤酒和从走廊上飘来的炸串的油膩气息，熟练的搜索、访问、扫码，一条来自三天前的未读邮件显得额外扎眼，随即点开。

“知晓，祝安好。

林休思。”

隔天的日头洒下，反射街边随意丢弃的易拉罐，照进负一层的小窗。干道尽头的，一幢高过云层的大厦，潦草的遮住，遗落的暖阳刺向眼球。伸出手，也是虚晃到不了实际的幻影。

197

2025年
8月号

李走走

00后文学爱好者，作品见《声韵诗刊》《创世纪》。

秀珠的世界

这是20岁出头的秀珠在举目无亲的异国的第三年，一早睡眼朦胧中，她接到了父亲关于母亲病危的电话，同时父亲说，由于公司资金链的问题，他手头有些困难，回国机票就由她自己想办法吧。

“知道了”，她说话时感觉头有些晕。身体健康的母亲突然病危，一向财大气粗的父亲怎么连给自己买张机票的钱都掏不出来？她感觉胸口怦怦地跳，急忙端起杯子吞了口昨夜的茶水，然后拨通了航空公司的电话。

春末夏初的日子里，秀珠回到了故乡稔城。这里名曰“稔城”，实际一年倒有九个月在皑皑白雪中。像许多小镇青年一样，秀珠十八岁怀着对外面世界的憧憬，出国留学……一圈折腾下来，她拎着包，重归原点。她头顶上五彩斑斓的纳维亚风护耳毛线帽，让她显得与小镇上的人们格格不入。洋气的雪地靴落在雪地上，那脚印，很快被风雪吹散，可在镇上人看来，那也透着一股异域风情，是小镇姑娘们不能比的。

谢天谢地，妈妈的病情稳定了下来。在家倒了两天时差，阳光穿过玻璃照在秀珠的床上，她微微睁了睁眼，一时间有些恍惚，分不清自己在哪儿。

出国三年，秀珠没有回过家，也没有主动给家人发起过视频通话。很小的时候，镇上的人就在背后议论她。

她那个时候才四、五岁，也不知道“拖油瓶”是什么意思。从她懂事起，就记得妈妈小莉与她同父亲大熊生活在一起。大熊对她们母女很好，说话客客气气，每个月都给她们足够的零花钱，让她们可以穿漂亮的衣服，戴漂亮的首饰……

出国前，秀珠拉着班上美术生小杰一起散步。高一的时候，她第一次看见小杰，就被这个男孩清秀的五官吸引了。每天放学后，别的男孩凑一起打篮球、踢足球，小杰却一个人地坐在学校的山坡上，拿着画板，用碳素笔记录着操场上的一切……而秀珠则静悄悄地坐在他身旁，看着他画画……直到有一天，小杰为她画了一幅素描，送给了她，秀珠第一次有了怦然心动的感觉。他书包上的破洞，让秀珠感到难过。他看穿了她的眼神，心里又羞又愧，头也不回就走了。

北国夏天的风，带着微微的凉意。秀珠从自己书包里拿出崭新的双肩背包，说：“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画家去写生都背这样的包，等你去了美院，就用这个背包吧！”小杰默默不语。“你不要嫌弃这个不好，这是我的一份心意。”秀珠把双肩背包放到小杰手心，然后，便上了公交车，头也不回离开了。

临上飞机的那一刻，秀珠曾经幻想小杰能出现在机场的安检处，事实上，只有爸爸大熊在对她挥手。远远看去，他就像一个巨大无比的米其林轮胎，勉为其难地摇晃着，秀珠担心哪天他把自家的卡车坐爆了。就这样吧，马上迎接新的时光了！

秀珠的功课慢慢也跟上去了，几个学科老师对她的表现非常满意，甚至有人想请她当助教陪同访学。她的美

丽，吸引着不少目光，俨然明星一般人物，生活多姿多彩。男朋友自然是不缺的，但他们总在短暂欢愉后弃她而去，这加速了她对自己的低估，让自己循环陷入自信、怀疑、否定的怪圈。

秀珠在家躺了足足两天，才把时差倒过来。

大熊没有敲门，便出现在秀珠床前。秀珠下意识把被子提了起来。大熊问：“晚上睡觉冷不冷？”

“不冷！”秀珠淡然地说，但她依旧讨好地露出笑脸。

“明晚陪爸爸一起出去吃个饭吧，见下廉叔叔！”

秀珠晃了晃神，道：“哪个廉叔叔？”

“就是你小时候抱过你的廉叔叔，”大熊脸上的笑有些异味深长，他的脸凑了过来，鼻翼间的呼吸落在秀珠脸上，说，“乖女儿……廉叔叔公司正缺人，看能不能把你安排到那里去工作。”

“我知道了！”

家里看上去如故。书柜里蒙上了一层灰，高三毕业那年，小杰给她画的那张素描，从小说《飘》里飘出来，开启了秀珠对往昔“白月光”的记忆。听说小杰放春假回来了，秀珠不禁有些期待，便打扮一新，走到小杰家开的照相馆。橱窗里，放着一张小杰和一个女孩的合影，那个女孩一看就是大城市的姑娘，打扮很洋气。秀珠端详许多，小杰从里面走了出来，说：“你回来了呀！”这约莫是小杰第一次主动跟她说话。秀珠抬头看了看他，他没什么变化，笑道：“嗯！回来了。听说你考上美院了，回来过春假？”

“嗯！妈妈身体不好，回来看一下妈妈，明天就走！”

“去哪里？”

“我女朋友在南方，我们约好了，去那边写生……”

“这样啊，”秀珠捋了捋头发，说，“挺好的。”

“你呢？还在留学吧？明年毕业？”

“不，不读了。家里经济出了问题，我办了休学。过了这一段再说……”

“哦！要不，进来坐坐！”

“好！”

小杰的爸爸在忙着给客人拍照，秀珠打了个招呼，便和小杰上了楼，到了小杰房间里。三年前，秀珠送给小杰的双肩书包，正立在桌子上。“我在收拾行李，这个包，你送的，我一直背着呢！”小杰说。

“好！用得上就好！”秀珠叹了口气。

四周静悄悄，除了风吹动窗户的声音。两个人对坐了一会儿，良久无语。大熊在楼下喊“秀珠”的名字，让二人醒觉过来。秀珠打开窗户，伸出脑袋，应了一声。转身对小杰说：“真高兴见到你！你很快就会成为有名的画家，我相信！”说着，她便跑下了楼梯。

大熊站在照相馆对面，很不耐烦地冲着秀珠嚷嚷道：“那小子跟你说什么呢？”

“我们是同学！”

“知道你们是同学，你的毕业照还是在他家拍的吧？你那会怎么没跟他去美院呢？”

“您说什么呢？”

“我就想问问啊，你们究竟什么关系啊？”

“同学，同学！”

“别以为我不知道呢，你高三毕业前，在网上给他买了一个双肩背包！那可是我给你的零花钱！”

201

2025年
8月号

“那又怎么样？”

“那时候你还没成年呢！”

“我们只是朋友！”秀珠气得头也不回地就走了。大熊“呼哧呼哧”在后面追着，嘴里骂骂咧咧，道：“这丫头，我要不管管，你就野得没边了。”

“说够了没有？人家有女朋友，是美院同学，马上一起来南方写生！”

“合着人家不要你呀！”

秀珠狠狠地把自己家的门摔到大熊鼻子上。

那晚的饭局，在一个私人会所里。廉老板年轻时在稔城生活过，后来跟着做生意的父母去了大城市。此番为了一个项目，回到稔城。当晚，三人相谈甚欢，大熊接到电话，说公司突然有急事，临走前嘱咐秀珠不要怠慢了廉叔叔……

第二天，秀珠去送廉老板。两人站在高铁站门口话别，廉老板说：“秀珠啊，你年纪轻轻，今后想做什么啊？”

“我还没想好。之前，我在国外学管理。”

“那来北市吧，来我公司吧！回头电邮我一份你的简历！其实……”

“好啊！谢谢廉叔叔！那我爸爸公司的事儿……”

廉老板摆摆手，说：“包在我身上，不是事儿！”

忽然，秀珠妈冲了过来，给廉老板两记响亮的耳光，拉着秀珠就走。

秀珠错愕道：“妈，您醒了？您为什么要打廉叔叔？！”

廉老板一愣，看看秀珠，看看秀珠妈，说：“秀珠不会是你女儿吧？你真的嫁给了大熊？”

“你那年一声不吭就走了，让我能怎样？”秀珠妈冷冷地说道。

廉老板的脸色很难看。

秀珠看看廉老板，看看妈妈。她不知道怎么走回家，路上遇到小杰，小杰朝她打招呼，她装作没看见。回到家里，小熊正在炉子那里忙活，说：“回来了啊，廉老板的秘书早上给我打电话，已经帮我度过这次经济难关了。爸爸早上特地去买了你爱吃的鱼，给你做红烧鱼！”所有的，在秀珠脑海里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只有眼前的爸爸是真实的……

按：本文原题《这世界本如露水般短暂》，《秀珠的世界》为编者所拟。

203

2025年
8月号

翟延平

文学创作人，著有《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人学思想》等。

乔家玉

中国国家话剧院副研究员，《香港文艺》杂志社签约作家，香港文学艺术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著有《忧伤的河流》《谁翻乐府凄凉曲》《也无风雨也无晴》等。

偷猎

“是……是……是真的……外……外……外星人……”

小女孩躺在病床上，浑身发抖，牙齿颤得格格直响，面对警察、家长等一群人的询问，心有余悸，话都说不完整。

“外星人？”众人面面相觑，这真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答案。

“别怕别怕……”一名女警小心地俯下身来，伸出手去轻轻地抚摸小女孩的脸颊，可还没碰到，小女孩忽地发出一声尖叫，脸急速地往边上躲去。女警只好尴尬地缩回手。

“别怕别怕，我们会保护你，”女警轻声安抚，“你真的看到外星人了吗？”

“看……看到了……全身发……发光……”小女孩艰难地叙说，恐惧得脸都变了形。

小女孩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当时，我和斯斯在小山坡上玩捉迷藏，我爬进一个石洞里，斯斯怎么都找不到我。后来，我刚想出来，忽然看到头顶出现一个飞碟，一个很高很高的外星人从里面飞出来，扑向斯斯。斯斯吓得大哭，边逃边喊妈妈。外星人说：别逃别逃，我要抓你回去研究呢，哈哈，我这次终于发现外星生物了，我立大功了！”

“等等，”女警打断了小女孩的叙述，“你是说外星人会说我们地球话？”

“他说的不是地球话，可是，”小女孩疑惑地回忆着，“我却能明白他话的意思。”

“这是通过脑部信息作的语义转换，让对方能够理解，这技术并不复杂。”小女孩父亲冷冷地说。他是一名物理教师，似乎并不满意女警打断小女孩的话。

女警尴尬地顿了一下，接着对小女孩询问：“后来呢？”

“后来，外星人就追上斯斯，把他抓起飞到飞碟里，一下子就飞走了。”

“这外星人真是太可恶了！”女警愤怒地说。

女警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共鸣，在场的警察、家长、医生、老师无不义愤填膺，众口一词地声讨外星人野蛮恶劣没有人性的捕捉行径：难道他们不知道小孩被抓走是多么可怜吗？难道他们不知道小孩的家人是多么担忧悲伤吗？真是没有一点道德观念，为了一己之小利，不管给别人造成多么大的痛苦！

警察对小女孩叙述的事件经过进行了仔细的验证，经现场勘察分析，基本确认了叙述内容的真实性。

警察将事件经过报送到了太空探索局，称两个小学生放学后在路上捉迷藏，结果小男孩失踪，小女孩神经受严重刺激，家长报警后，警方调查结果 of 小男孩被外星人偷猎，为此请太空探索局处理，等等。

“真是太野蛮太恶劣了！”太空探索局约翰局长见了报告忍不住拍案而起，“这难道是一个具备星际航行能力的文明应有的行为吗？！真是文明的耻辱啊！我们人类是智慧生物，不是猎物！怎么不想想，被抓的小孩有多么痛

苦，小孩的家庭会多么崩溃！为了一点小利，什么道德道义都不要了，什么底线都没有了！我呸！”

消息传开，刹那间群情汹涌，全球各界纷纷要求太空探索局出手，严惩将人当作猎物偷猎的外星人。显然，这是难以办到的，外星人来去无踪，早就不知飞哪去了，怎么严惩？找外星人比大海捞针还不知难上千万倍！可民众不管你难不难，太空探索局成立做什么的，不就是为了这些事吗？如果面对如此恶劣的行径听之任之，无动于衷，不加以阻止惩戒，下次还不知会轮到谁被抓呢！如果说你太空局连被抓的地球人的影子都找不到，那只能说你是不合格不称职了。

确实，如果什么都不做，还真的不大好向民众交待。约翰局长决定顺应民意，派出飞船去追击。——至于追得上追不上那是另一回事了。其实，本来就已计划派出飞船进行太空考察的，现如此一来，正好一边考察一边顺便找人，也算一举两得。只是事出紧急，没时间作充分准备了。

兵贵神速，事不宜迟。太空局立即指派经验丰富、忠诚能干的宇航探索队队长吉恩亲自出发，依据飞碟的大致航线进行搜寻。

“外星人真是太坏了，根本没有道德底线，怎么可以强行抓人呢？更何况还是不谙事的小孩！”吉恩满腔悲愤，“小孩太可怜了，多么纯真可爱的小孩啊，竟被活生生抓去研究，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真让人忧心。为了正义，我一定竭尽全力，搜寻踪迹，解救男孩！”

飞船全副武装，配齐激光炮、粒子枪、核弹头等武器，满载众人希望，冲天而起。进入太空，吉恩努力辨别

着飞碟的蛛丝马迹，尽可能不迷失方向。不过，很快，飞碟的任何痕迹都探测不到了，四周黑乎乎空荡荡不知飞碟何往，——自然，这也是意料中的事。吉恩只能勉为其难地航行，对于寻找飞碟越来越没有信心。

就这样没目标地航行了几天，吉恩正在沮丧之中，忽然收到约翰局长发来的信息：“飞碟已送回小男孩，搜寻任务取消。”

“什么？”吉恩看着这突兀的信息，几乎难以相信，飞碟怎么会又将小男孩送回来呢？

当然，这结果是再好不过的，看来，外星人还存有一丝善念。吉恩赶紧回复：“收到！小男孩情况怎么样？”

“小男孩神经错乱，身上有伤口。”

“太可恶了！”吉恩恨恨地咬着牙，“这哪像是文明星球的作为！”

吉恩操作飞船开始减速，准备回航，他想到出发时过于仓促，准备不充分，考察之事还是待以后再说了。由于惯性，飞船又往前航行了一段距离。就在这时，他隐约发现前面有一颗较大的之前未曾发现的小行星，这让他一下兴奋起来。他急忙调整航向，朝小行星飞去，以作近距离的观察。

出乎他的意料，这小行星上居然有像人一样的生物！这更是让他又惊又喜。他们长得像人一样，像人一样穿衣，像人一样行走，只是个子要比人小得多。他驾驶飞船悄悄靠近一个山坡，这里人少，既能方便地观察到这个星球上的人，又能避免引起骚动。

他发现，一男孩一女孩正在玩捉迷藏的游戏，一个躲，一个找。

“好可爱的小孩。”吉恩神往地想起自己充满童真童趣的童年时代。

“报告，发现一个小行星，上面有人类生物。如何处理，请指示。”吉恩并没忘记职责，飞快地向约翰局长发出信息。

“是吗，那真是太好了！立即抓一个回来研究！”约翰局长迅速回复，上面还带着一个开心的笑脸以及一个胜利的手势。

“收到，保证完成任务！”吉恩激动不已。

吉恩抖擞精神，操纵飞船继续下降。由于不知道这个星球的科技程度，他小心翼翼，不敢冒险，只能偷偷地进行。飞船终于下降到了适当的高度，他瞄准时机，待小女孩躲起来时，迅速跳下飞船，扑向小男孩，如同饿狼发现可口的猎物一般。

瘦弱的小男孩蓦然看见一个庞然大物从天而降，张牙舞爪地朝自己扑来，吓得“哇”一声惨叫，没命地逃跑，口中还焦急地大喊。吉恩听出喊的意思是“妈妈、妈妈”。

吉恩笑道：“别逃别逃，我要抓你回去研究呢！哈哈，终于发现外星生物了，我立大功了！”

吉恩追上小男孩，把他抓起飞到飞碟里面，一下子就飞走了。

吉恩抓回了外星小孩，立刻引起了巨大轰动。民众纷纷涌上街头、广场，载歌载舞地欢迎他的归来，祝贺他取得了惊天成就，并纷纷要求将外星小孩送到各地巡展，以满足民众一睹为快的迫切心情。权威人士认为，外星小孩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通过实验等方式，可以较深入地了

解外星生命的奥秘；捕获外星小孩，是人类探索外星文明的里程碑，此事必永载史册。

“是……是……是真的……外……外……外星人……”

小行星的某处地方，小女孩躺在病床上，浑身发抖，牙齿颤得格格直响，面对警察、家长等一群人的询问，心有余悸，话都说不完整。

“外星人？”众人面面相觑，这真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答案。

消息传开，刹那间群情汹涌，全球各界纷纷要求太空探索局出手，严惩将人当作猎物偷猎的外星人……于是，在各界的强烈要求下，一艘探索飞船冲天而起……

209

2025年
8月号

陈淮贵

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在《人民日报》《文艺报》《微型小说选刊》《小说月刊》《小小说月刊》等国内外多家报刊发表小说，作品入选中国小小说年度精选、中国年度微型小说等文集。长篇科幻小说《奇异星球历险记》连载中。

月夜

人的一生中，总有许多难以言说的故事，尤其是青春年少时。

那一年我18岁，杏子也一样，我们都在县城中学读高中。

那年的暑假特别热，西瓜特走俏。杏子家也种了西瓜，杏子爹便在瓜田里搭了一个草棚，日夜看守。这样，杏子白天不用去帮爹妈干田地活，只坐在草棚里看瓜卖瓜。晚上则由她爹一个人在棚中守夜，防止人家偷瓜。

一天傍晚，我刚从门前的小河中洗澡回来，杏子把我叫住了，问我能不能帮她去瓜田守夜，因为她爹娘去镇上舅舅家帮工，捎信来说不能回来。我当然愿意，正眼馋着那田里滚圆的西瓜哩。吃过晚饭，给爹妈打了声招呼，急急赶往瓜田。

瓜田离村子有一里地，黑灰灰的草棚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显出一种寂寞。我想，要是我不来帮杏子做伴儿，杏子今夜不知怎么过。我心里紧揪揪的，不由加快了脚步。杏子早站在棚子外张望，见了我，露出一个好看的笑来，说：“还好，没有失信。”我说：“怎么敢呢？”杏子在我背上捶了一下说：“说得好听。”之后，我们走进棚子，杏子点着了一盏煤油灯。棚内很简陋，仅仅只有一张竹床和一个小凳子。我在小凳子上坐下，杏子却又走了出去，很

快，她搬来一个西瓜，说：“先给你解解馋。”杏子把瓜利索地切开，我不由分说抓过一块狼吞虎咽地啃起来。我吃的时候，杏子却一直看着我，我问：“你怎不吃呢？”杏子说：“看着你吃更有味哩。”说完这话后杏子大概意识到什么，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瓜田里开始有点嘈杂，蛙鸣虫叫，把夏夜弄得更加燥热难耐。棚内的灯光昏暗暗的，把杏子的面影弄得飘忽不定，有一种迷迷糊糊的美丽。我说：“到棚外转转吧，看看有没有人偷瓜。”这时，月亮升起来了，圆圆的像初升的太阳，把瓜田里的一切都涂成一片闪闪的银光。外面有点凉爽，偶尔从村里传出一两声狗叫和小孩儿的哭声。田野里撒下了一层白雾，不时飘来那浓郁的稻禾香和泥土味，令人陶醉。瓜田也安静下来，滚圆圆的西瓜像一个个熟睡的婴儿，很安详，很可爱。再回到棚里，我把那竹床搬出来，杏子又搬来一个西瓜，我们就坐在如水的月光下吃着西瓜，赏着圆月，很有一种凉透如水的感觉。忽然，杏子起身往外走，我问她去哪里，杏子说你不要过来，又紧着往前走了。也许我当时真的是糊涂了，我说杏子你不能乱走，怕有蛇的。一提蛇字，杏子猛然站住了，双手紧抱在胸前。我又问杏子：“你要往哪儿去？”杏子不做声，又开始往前走，说：“你不许过来。”忽蹲下身子。直到这时，我才明白，脸儿腾地一下红了。杏子刚蹲又喊：“你快走过来一点，我怕。”我慢慢移动了一下脚步，离杏子只有三步之遥。杏子有点惊恐地看着我，说：“你背过身去，我撒不出来。”我听话地背转身，猛听得那急雨般的沙沙声。我心头被撩出一团火来，但很快又被压了下去。回来的时候，杏子说：“这月亮真好。”我抬头看了一下圆

盆般的亮月，也说：“这月亮真好。”话一下子少了起来，只听到各自急促的呼吸声。

夜渐深，杏子有点犯困，对我说：“咱们轮流睡会儿吧，我先打个盹。”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我不敢说话，怕一说出来就控制不住。杏子侧着身子躺在竹床上，竹床吱吱哑哑响了几声，沉寂了。为了排解心中那团烈火，我到田边转了一圈儿。外面已下了露，湿漉漉的小草轻拂着脚背，像一只挠痒的小手，撩拨得心头又升出一种欲望。回来时，杏子却睡着了，仰面卧在如水的月光下，那发育很好的身体真是美妙极了，可爱极了。

我只觉得有股神奇的力量，一下子把我拉到杏子身上，无法抗拒。杏子很快醒了，她并没有喊叫，只是在挣扎，而我却疯狂地压住杏子，使她的挣扎没有一点力量。我没有说话，就像一个渴极了的人那样急不可待地寻找生命之泉。可是，我越急越慌乱就越找不到。我们都惊慌失措，像一个生疏的舵手，船儿怎么也进不了港湾。

那夜，我们没有再睡，也没有说话，一种罪恶的负疚感紧紧揪着我的心。我不敢看杏子的脸，杏子也同样低着头。我们中间隔开了一段距离，突然之间成了陌生人。怎么会是这样呢？怎么会是这样一种感觉呢？

趁着天还没有完全亮，我悄悄溜回了家。

第二天，杏子的父母回来了，杏子再也没有在瓜棚里守过夜。有时我们在村里碰了面，杏子好像要对我说什么，可我却低头走开了。我不敢看杏子的目光，害怕和她在一起，害怕自己控制不住又发生那样的事。对于一个18岁的少年来说，我常常处于一种困惑迷惘之中。

暑假过得很快，开学时，杏子的爹妈没有让杏子上

学。听说杏子一个人偷偷哭了几夜。那时，我们村有很多女孩子都是这样，像杏子这样上了高中的还是算幸运的人。

转眼就是寒假，没想到杏子却要出嫁了。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险些栽倒在地。可能是当时我的脸色非常难看，以至于父母问我是不是病了，我说头有点儿晕，便躺在床上，把被子蒙住了头。说不清为什么，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过几天我在村里见到了杏子，杏子穿着一身艳丽的衣裳，似乎很快活，她见了我，早没了先时的那种尴尬。也许，她此时的心里已被即将做为新娘的喜悦和幸福涨满了，根本没理会出我的心情和我脸上的憔悴。她只对我说了句：“放假了，真快呵。”快活的身影在冬天温暖的阳光下显出青春的靓丽，飘过来浓郁的香水味。

那几晚，我老是失眠，老想起夏天的那个月夜，那个惊心动魄的夏夜。我的心被一种东西拉扯着。那是一种怎样的痛啊……

杏子出嫁的那天非常热闹，我本来不想去看的，可又无法阻止自己的脚步。我站在热闹的人群中，看到杏子被一个大汉抱着进了村里的祠堂，拜过祖宗，后又在乐队声中缓缓向村外走去，接亲的队伍好长好长啊！我发现新郎其实也是一个很平常的小伙子，杏子为什么要嫁给他呢？杏子，你为什么不多等几年再出嫁呢？我在心里不住地发问，尽管杏子听不到。我好悔，为什么在这之前不给杏子写封信，为什么不向杏子表白呢？一切都迟了，失去了以后我才真正觉得杏子在我生命中的重要，才感到那个开启我生命之门的月夜的重要。

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悄悄爬起来。呀，外面竟是一地月光。冬天的月光很白，也很清冷，我不由在村里徘徊起来。冬夜寂静，冷霜铺地。触景生情，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下来。想到此时此刻，杏子正沉浸在新婚的温馨中，我的心如刀割，烦躁难耐。突生想法，何不趁此月光前去那个村庄？

那杏子婆家的村庄离此不远，只有三四里的路程。

白霜在月光下闪耀着寒光，田沟里结着一层层薄冰。我感觉不到寒冷，因为心头有一团大火在燃烧。我不知杏子的婆家是哪幢房子，我想刚办喜事的人家门口一定会有许多爆竹纸屑。我顺着一幢幢房屋寻找着。村子依然沉寂，没有一丝儿灯光。有了明月的照耀，我很快找到了那户人家。这是一幢砖瓦屋，门前贴了一个大大的红双喜字，东边的窗户上也贴了几个喜字，并遮上了粉红色的窗帘。在这一刻，我的心情激动了，我想，这就是杏子的婆家，这就是杏子的洞房。房里似乎没有什么动静，其实，有也是听不到的。我多想听到杏子的说话哪怕是一声咳嗽也是好的啊。可是，没有，世界上的一切都好像沉寂了。

我没有离开那个窗户，脚下似生了根，痴痴地站在那儿。月光冷冷清清地看着我这个落魄之人，身上已结了一层霜。我掏出钢笔在那窗玻璃上不住写着：杏子杏子杏子……

第二天我病到了，发高烧说胡话。爹妈要送我去医院，可我说什么也不去，在床上躺了三天。

三天后，杏子和她的丈夫回门来了。妈说：“杏子的丈夫给全村每家每户都送了一包冰糖哩，杏子的婆家真

好。”我说：“妈你出去吧，我要好好休息。”妈果真出去了，我虚弱地靠在床头闭目养神。

万万没想到，杏子竟然轻手轻脚地来到了我的床前。杏子说：“听说你病了，我过来看看。”我仍靠在床头没说话。杏子叹了一口气，说：“你这个人真傻。”说完这话，杏子从身上拿出一支钢笔递给我说：“这支钢笔是你的，我认得，还是读高一时你让我为你选的。”我依然无语，也没有接那钢笔。杏子又叹了口气，说：“别犯傻了。”我说：“这钢笔送给你作个纪念吧。”可杏子硬是把它塞到我手上说：“拿去吧，学习要紧。”

杏子匆匆离去，我发现她的眼眶红了。

许多年过去了，杏子现在已是一个温良的母亲和贤惠的妻子，我也成家立业。但我始终忘不了那个惊心动魄的夏夜，那个揪人心肠的寒冬，还有那温柔如水凄凉似冰的月光。

215

2025年
8月号

陈玉龙

江西都昌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青年文学》《天津文学》《广西文学》《安徽文学》《山东文学》《当代小说》《四川文学》等刊发表作品。

夜渔

出门时，世常看了下墙上的挂钟，9点了。天上没有月亮，但夜并不算太黑。快过年了，家家户户的喜气弥漫着，照亮了夜空。

他悄悄地出了镇子，小花狗虎子紧跟在身后，四条小短腿很有节奏地踩在地上，发出轻微的“扑扑”声，连绵不断。

半个月前，世常就对天气上了心。看起来这个冬天是冷过去了。该下的雪该刮的风，都排着队在元旦那几天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打春过后，每天的气温几乎都在零上。这最好不过，若是温度太低，把水面冻起来，他的计划就要落空了。

一人一狗在黑夜里，向着镇后的月牙湖走去。越靠近月牙湖，世常眼前就越亮堂。今儿个已经是腊月二十八了，月牙湖管理所的人一大早把最后一批打上来的鱼处理完，领了自己的过节福利，就放假回家了——几乎每年都是如此。

一人一狗下了一段岭路，就到了月牙湖管理所。管理所的大门紧闭着，门里面乌漆麻黑，一点灯火都没有。只有那块白漆木板的长条牌子，孤单地吊在门旁。

世常在夜色里辨认着那些曾经淹死过人的水面。俞镇这个地方，水多。水多了，淹死的人就多。传说人淹死之后，要把一只公鸡扔进落水的地方，把人的魂魄换出来。如果不换出来就不能转世投胎，会变成黑色的水鬼，要满

三年才能拖一个活人下水做替身，然后它才能转世投胎。

世常在湖边找了块平整的石头坐下，从怀里掏出了烟袋，在烟包里挖了一下。点燃烟袋吸了两口，火星闪烁。身上热乎起来，细密的汗粒从身子里钻出来。

眼前的水面静悄悄的，睡着了一般。世常想着要干的事，心口怦怦直跳。天色太亮了，还是黑一点好……

去年年初一，儿子儿媳带着孙子孙女进门拜年。三岁大的重孙进门往地上一趴，头点了两下，爬起来手一伸，嘴里就喊上了“恭喜发财，红包拿来”。让世常没想到的是，他递过去一张五十的，小家伙接过去就扔了，嘴里嚷嚷着他不要绿版的票子，他要红版的毛爷爷。

清脆稚嫩的声音，像一把刀戳得世常无地自容，眼泪差点从眼眶里蹦出来。幸亏老大家媳妇赶紧从怀里掏出一张红版的百元票来，才算把事情挡了过去。

自那之后，世常就开始琢磨上搞钱了。他要多发压岁钱，让孙媳、重孙都拿上红版。一年到头也就这么一回，可惜自己老了，赚不到钱了。世常在心里感叹着。

秋收过后的一天下午，世常在屋子里把以前开山采石剩下的炸药给翻腾出来了，一层一层包裹得严严实实。他瞬间想起了当年那段时光。早晨三四点钟得从床上爬起来，做一碗简易的鸡蛋汤，加上油炸花生米、咸菜、煎饼，一顿早饭就解决了。后来他买了辆拖拉机，专门拉石头卖。老大成年了，爷俩每天早早起床，有时在家吃，吃过了开上山装石头。要是头天傍黑装好了车，就摇响拖拉机开到镇街边上吃点，之后直奔县城。

县城北郊有个露天的建材市场，就在大路边上，离俞镇有三十里地。石头送到那里，有人过来测量估价，成交

了送到工地上拿钱、卸货。爷俩轮流开着拖拉机，一天来回三四趟。拖拉机烧柴油，一天下来鼻孔都是黑的。

老大细皮嫩肉的手，很快开了口子破了皮，血淋淋的。接着结了疤，疤擦疤，磨出厚厚的茧子。晚上到家，吃过了倒头就睡。热天里，一张新草席，早上起来都被汗水潮湿了，不几天中间就变成了黑的。人累极了乏极了，别说热，也别说蚊叮虫咬，就是给狗啃上两口，都未必能醒过来。

就在世常想着该怎么处理手里的炸药时，不经意瞄到了旁边水缸里几条游来游去的小鲫鱼，脑子突地一下亮起来：自己不是一直寻思着挣钱路吗？这炸药不正好能派上用场？

炸鱼这活白天是不敢干的，只能晚上。老辈人没有渔网，常把生石灰装进罐头瓶里，倒点水封盖后马上扔进水里，生石灰和水的化学反应迅速将这个密闭空间破坏掉，爆炸过后大鱼小鱼便漂浮起来。

小鱼还没撑开身子，炸了伤天害理。穷困年月，为了糊饱肚子，那也是没法子的事。有慢性子人罐头瓶扔得迟了，往往炸伤了炸残了。这么说吧，世上危险的事情那么多，不还是不断有人去干吗？

说干就干，世常找好了一套下水的防水胶衣，手电换了新电池，蛇皮袋和扁担尼龙绳子也都备齐了。还有最要紧的一样，就是装八宝粥的铝皮罐子。罐子里埋上药，装上引线。该备的都备齐了，就等着月牙湖放假了……

这几年，老伴老年痴呆，脑萎缩了。只记得很久以前的事，想起什么来，就一天到晚重复来重复去，唠叨个没完。眼前刚发生的事，她转身就忘。刚吃过饭，饭碗一推就不知道吃没吃饭；来个人聊天，坐一下午，回头马上就

不记得谁来过了；每天晚上都上床睡下了，还要爬起来好几遍，问她干啥，她说是看看大门有没有上锁。

他这身子也不争气，血栓病，时不时上不来气、浑身无力。没事的时候，世常摸着自己的手筋，觉着也挺软活的。嘿，这咋就血栓了？唉，老喽，这身子不由自己作主了，不定什么时候这眼一闭啊，就再也睁不开啦。

他们两个都熬成了药罐子，那点本就不多的积蓄早就所剩无几了。万一哪天要是卧床不起，可给儿女们添罪喽。

幸好，还能从镇里银行领点基础养老金回来。两个人加在一起一年有四千块，还是禁不起吃药打针和人情往来。现在的药太贵了，一生病兜里的钱蹿得飞快。人情往来就更厉害了，不停地往上涨。以前三五十就能出个礼，现在两百块都有些拿不出手。欠下的人情往来，儿女们还就还，不还就只能装糊涂，拉倒了。人老了，也活得没脸没皮了。

尽管手头不宽绰，世常和老伴也不好意思跟儿子们张口。自己这辈子什么时候求过人？再困难硬着头皮也就过去了。再说现在这社会，谁家不是女人当家？以前男人是一家之主，现在都沦为长工。长工只管赚钱，花钱是女人的事。现在的媳妇都是地主婆，算盘珠子一个比一个敲得响。怨就怨自己命不行，和老伴养了四个长工，没能养个地主婆出来。长工在家里说了不算，都得听地主婆使唤，不敢再给他们添乱了。

特别是那小儿媳，从他们成家世常几乎就没登过他们的门。有一次有事去找小儿子商量，小儿媳开门，世常便问：“我儿呢？”小儿媳不高兴，翻翻眼皮，话说得阴阳怪气很不中听：“哪个是你儿？他跟着我过日子，就是我儿！”世常大气没敢出，转身回了家。

此后，再有啥事，世常就不管了。现在这世道啊，真的变了，一切向钱看齐……

抽足了烟袋，周围除了枯草的“刷刷”声，再无其它动静。这会儿，大部分人都该钻进被窝了。世常把心一横，把棉衣从身上扒下来，穿上胶衣。把装满炸药的铁皮罐子外面的引线，给点着了。

引线“嗤嗤”着得很快，看看引线烧到还有三五公分，世常抡起胳膊一个大力扔进了远处的水里。落水的瞬间就是“砰”的一声，水花掀起多高。稍等片刻，世常就拿起蛇皮袋下了水。水在身下哗哗的，声音很是刺耳，仿佛酣睡的人被吵醒了，发着脾气，驱着寒气穿透胶衣和绒衣，直钻进了骨头缝里！

一条条鱼浮在水面上翻着白肚皮。世常把鱼捞干净，再把蛇皮袋拖回岸边，人已累得气喘吁吁。舌头发干，喉咙头恶心，一股血腥味随着呼气泛了上来，心剧烈地跳着，像是要从肚子里蹦出来。

想当年，除了和镇上人一起开山采石，世常一有空闲还给人鋸磨，经常挑着两副磨盘去赶集。那时候是铁打的汉子、下山的猛虎啊，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干上一天活，吃顿饱饭浑身的劲头就又回来了。这人要老啊就怕病，一病就老。

世常转头看向镇里，远远的有烟花腾空而起。那是镇子东头的书记家。镇上有两户人家放烟花是不用花钱的，书记家一年到头送礼的人络绎不绝。还有村西头在工商所的宏展家，在市场上查收的烟花，种类繁多到镇上都没几个人见过。每年辞灶过后一直到元宵，两家的孩子较着劲地放……

第二罐炸药扔下水，收获比第一罐少多了。水底下的淤泥好像长了牙齿，一脚踩下去半天才能把胶鞋拔出来。胶衣里的身子要冻僵了，脚也使不上劲。

投第三罐的时候，世常换了地方，水深了很多，飘起来的鱼儿也明显增多。世常高兴了，立时不觉得冷不觉得累了。蛇皮袋已经装满两个了，估摸有百来斤。

世常找了些干树枝，又划拉些茅草，生了一堆火。肚子“咕咕”响了两声，有些饿了。人是老了病了，肚子没病。

世常从蛇皮袋里摸了条尺把长的鱼，剖开肚皮架在火上。虽然没有盐，香味却烤出来了，鱼油滴在火上滋滋响。要是有一小碟炸虾或者几只素烧或者一小碟白糖花生，他就能喝上两杯……那该是多么舒坦的事情啊！

世常吃完鱼，准备收拾收拾就去集上把鱼卖了，再去超市把零钱换成整票。

他咬咬牙，又一次下了水。

最后一个罐子引线有点长。刚点着世常就下水了，他想把罐子扔远点，偏巧一脚踩下去就被淤泥紧紧咬住了，就像两只滑溜溜的手紧紧地攥住他的脚腕往泥里拖拽。装炸药的罐子得赶紧扔出去啊，世常头脑清醒着呢！

老伴在后面喊世常了。世常有些头晕眼花，说你别急啊，我把这罐子扔了和你去集上卖鱼。世常正这么想着，倏见一朵烟花在自己的手上开放了。开得无比绚烂，很多鱼儿都被吸引过来……

221

2025年
8月号

韦存凯

散文、小说、剧本作者，电影编剧高级研修班学员。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今古传奇小说奖以及台湾时报文学奖散文首奖。

候鸟飞来寻梦土 (散文)

去年9月，空气中才刚透着一股凉意，一些旅人正忙着准备冬装，计划到北方去拥抱冰天雪地的世界，而许多候鸟却已踏上征途，不远千里地迁徙到温暖的南方来。

坐落于新加坡西北部的双溪布洛湿地保护区（Sungei Buloh Wetland Reserve）是一个著名的生态旅游胜地。此刻，它已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特别的冬季“访客”。

那天，我们重游湿地，发现大群中杓鹬（Eurasian Whimbrel）、红脚鹬（Common Redshank）、少数的青脚鹬（Common Greenshank）和金斑鸻（Pacific Golden Plover）已飞越万水千山来到了狮城。我们坐在湿地的观景台上，静静地观赏那些从西伯利亚等寒冷地区长途跋涉而来的候鸟。

中杓鹬是新加坡常见的候鸟。它们有长长并向下弯曲的喙，以蟹、螺和小型无脊椎动物为食，褐色的羽毛和淤泥的颜色很接近，得仔细观察，才能看到它们一只只站在沼泽上。它们在亚洲、北美洲和欧洲的亚北极地区繁殖，越冬地在非洲、南亚和澳大利亚等地。

各种鹬鸟在潮间带的滩涂上觅食，把尖嘴探进淤泥中搜索；有一些在浅滩中沐浴，享受戏水的乐趣；它们不时发出鸣叫声，不时作飞行表演秀。中杓鹬飞行的速度快如闪电，红脚鹬喜欢一字排开，一只接一只地飞。

今年一月底，一大群钳嘴鹳 (Asian Openbill) 在空中盘旋，这是罕见的神秘迁徙鸟。记得几年前，它们曾大量迁徙，从栖息地飞来新加坡。根据报道：钳嘴鹳“滞留”本地，可能是因为栖息地之一的泰国遇上干旱，食物来源减少了，迫使它们必须到其他地方觅食。

今年它们再度飞来，使鸟类摄影爱好者为之雀跃，双溪布洛、克兰芝等湿地都可见到它们的踪迹。朋友告知一大批钳嘴鹳在榜鹅北的草地上出现，我们追到那里，刚好目睹上百只钳嘴鹳在天空飞舞，非常震撼。过了不久，它们又一只只飞下来，用钳嘴在一大片沼泽地上挖呀挖，寻找吃的。

每当冬天到来，大批候鸟由寒冷的北方飞向南半球温暖的澳大利亚时，双溪布洛湿地是它们漫长旅途中的休息站。双溪布洛湿地保护区内有大片天然沼泽地，为候鸟提供了理想的觅食和栖息环境。虽然岛国土地面积小，保留的湿地面积也只有130公顷左右，但还是能在保育工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有关当局除了维持池塘中的生态多样性，也劝请游客不要干扰候鸟栖息地，提升人们对候鸟的保护意识。

除了大群候鸟定时到访，小群的候鸟如栗喉蜂虎 (Blue-tailed Bee Eater)、八色鸫 (Pitta)、普通翠鸟 (Common Kingfisher) 等等也会依时飞来岛国。大群候鸟结集时，场面非常壮观，拍翼起飞时发出的巨大扑棱声，令人叹为观止。有些候鸟则独来独往，散布在狮城各沼泽与湖泊，摄影发烧友也一样追个不亦乐乎。

我对一群群候鸟的毅力、体力和视力感到无比敬佩。它们有些是从万里之外迁徙到南半球的，它们怎么能做

到一日飞行几百公里？它们如何克服在征途中遇到的重重困难？它们又怎么认得地球上一个毫不起眼的小红点——狮城？

除了有经验丰富的领头鸟带路之外，还有什么能为它们指引方向？莫非候鸟体内有一种自然生成的“导航器”，或是亘古传承的生命密码及与生俱来的基因本能，引领着它们振翅南飞，使它们不至于迷失方向，顺利地飞抵狮城？

新加坡于2025年8月9日迎来独立60周年纪念日。虽说每年9月至翌年3月是候鸟迁徙的旺季，但有些候鸟8月初急不及待地来访我国，为花团锦簇、百鸟啼鸣的花园城市添上异彩，展现无与伦比的生命力和自然美，为我们的国庆带来惊喜。



中杓鹬齐飞的阵容很壮观



红脚鹬橙红色的腿引人注目



几只金斑鸮出现在潮间带



一只中杓鹬在戏水

225

2025年
8月号

冰 秀

退休教师，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著有散文集《小河与一串记忆》和散文摄影集《心的呼唤 绿的回响》。

莫道桑榆晚 (散文)

乐龄故事之一：89岁长者与98行

“住在这里四十多年，第一次遇见周六有这么多人来排队看医生！”排在我前头的老人家如是感叹。

也不知为何，或是最近流感肆虐，受感染的人多了？我心里想着、微笑颌首。

时间尚早，大约需10分钟诊所才开放。我们站着枯等，一旁有几张椅子，等着人们青睐。我正感觉百般无聊，于是开腔搭讪。老人家说得一口字正腔圆的潮汕话，得知他是潮州人，而且同姓呢；哈，说不定500年前是“家己人”？就此用潮汕话展开话题，心里窃喜：恰好可借机磨练自己难得派上用场的家乡方言。

他拿到的号码为18。老伯，Heng Heng（潮语：吉利）啊！听到我赞赏的话语，“破冰”奏效；布满岁月痕迹的脸上，嘴角向上划弧线，绽现出笑容！

我虽住邻近，惭愧平日除了运动或外出办事，其他时候多宅家，疏于参与邻里活动；与老伯是首次谋面，也算有缘吧？

直觉李老伯憨厚、开朗、无所不谈。交谈中得知，他出生于1936年，少时随父母下南洋谋生。父亲早逝，母亲带着他和弟弟，靠洗衣打杂养家，含辛茹苦带大兄弟俩。

童年遭遇“日本天”，生活艰辛。幸有亲戚照应，带他入“98行”（注）。听到89岁的长者提起这个充满历史感的名词，我精神为之一振。

当年他从学徒做起，边工作边学习中文和行业技能，立业成家，辛勤工作大半辈子。退休后并没闲下来，老人家每天有安排，早上以自行车代步，远至达曼裕廊、文礼；借运动保持身心活跃健康，同时也常与老友们聚会、喝咖啡聊天、谈论时事、世事，不与社会脱节。

旧时家居中峇鲁，租房，工作则在二马路（大坡）；后期才购买西部的组屋，因为郊区屋价较便宜。现在，子女们都各自安家；目前，他独自住在三房式组屋里。把一个房间出租给邻国工作的年轻人，除了赚取一点零用钱，日常生活中还能有个照应。

老伯说，儿子在门口安装“电眼”，手机也作设置，必要时能知道老爸的动向。他也每天听广播、知悉天下事。谈话间，手机声响起，儿子来电；知悉老爸正在等候看医生，即刻说如需协助可拨电给他。

谈起过去的生活，老伯兴致勃勃，分享人生中发生的大小事。感恩他让我枯等看医生的过程，精彩纷呈，恍若观赏一个建国时代南来长辈的精简人生短片。

他6岁丧父。兄弟俩与母亲相依为命，幸获亲戚照应；加入98行当学徒，185元月薪，算是相当优渥；一家人生活朴实、简单。从未接受过正规教育，98行与社会浸濡是他的大学堂。

适龄时娶妻，育有两男一女；妻子贤惠，相夫教子，其乐融融。55岁时退休。领取公积金8万多元，用于资助女儿赴澳洲深造。除了女儿，两个儿子都成家。

节庆时，他常有家庭餐聚。过去见面时孙女对姑姑伯伯直呼其名，一日爷爷为她灌输并分析血缘、辈分与传承的价值观；逐渐地，逢聚会孙女会确认辈分，开始尊称长辈，尤其春节拜年时，备受亲友赞赏。

夫人比他小10岁，可惜在数年前旅行回来时患病骤然逝世，非常遗憾。

谈话中，老伯提到儿子陪同他游览世界各地，到过不少国家，可说是胜读万卷书；感慨自己文化涵养不足，缺乏良好语文根基；虽然自学，文化认知水平仍差强人意。

听到李老这番见解，不禁心生敬意。环顾周边与他同辈、走过建国时代、谦卑出身、未曾接受文教启蒙的长者，或多沉迷于金钱物质的追求；甚至宁愿省吃减用，寄情于“排队买希望”、徒作发财梦；而愿执意探索文化、人文知识层面者诚属凤毛麟角。

因少时环境、机缘与际遇，投入98行，成就如今89岁的李老，宛若小树经历风雨，发愤图强；开枝散叶，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他尽忠职守，98行是他一辈子唯一的工作。虽错过上学的班车，却仍不懈学习，“活到老学到老”体现在李老身上。谈话间老伯也适时穿插几个红毛话（英语）单词，“跟孙女学的。”言下颇有成就感。

人生如戏。扮演好老天赋予自己的角色，洒脱喜乐走一遭。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萍水相逢，乐听李老分享人生故事，真要为他喝彩！来到这百岁在望的转角处，换作是你、我，或也深感知足无憾吧？

注：“98行”是80年代盛行于新马的贸易商号之俗称。由于佣金比例固定为2%，结算时一律98扣缴，故称98行。

乐龄故事之二：我要去做工

一个工作日的早晨，我在邻里车站遇见一位装扮整齐的年长女士。感觉面善，她是邻近组屋的居民，疫情前常见她来往巴刹、与街坊聊天；如今已晋升成拥车阶级——以轮椅代步，出行有帮佣陪伴、护航。

这批旧组屋区的原居民，少年时居住甘榜，多是家境拮据，没几个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长大后自觉不足，追加努力学技能；有者出入头地，有者继续守着农渔岗位。他们俱为家为国付出，今时已届老龄，晋升为社稷另类“高层”阶级。

原地养老、聘请外地帮佣照料是首选。现今帮佣多经过适当职前培训，很快适应并能胜任护老的工作；沟通方面，除了简单英语、有者也谙中文，甚至能掌握方言。

话说回头，因见老太太穿着光鲜，气色好，心情愉悦，便趋前去打个招呼：“您好，穿得这么好看，要上哪儿去？”

“我要去做工！”老太太充满自信地应话。

我感到有点迷惑，好奇，再问：“去哪做工啊？”

“去学校啦！”

我心里纳闷：教育机构哪有啥工作适合轮椅代步的年长者？难道AI新世纪，劳动职场已提升到如此至高层次：无需认知、识别能力，仅需年长者以手指操控？

或是我想多了！对方的回答很简单：在学校里扫地，多少赚点零用钱补家用；虽然政府不时有给津贴，东西还是很贵啊！

说的甚是。近年生活费及物价全面直升，有涨无降，这些老人家也感受到压力。

只是坐轮椅如何做工？难道由女佣代劳？

我暗自嘀咕，满怀疑惑，欲求解。

婉转试探下得知，原来老人家要去日间护理中心。那里有同龄群众，有如学校的设置及管理。但因为得付费，老人家不舍得花钱，家人只好骗她是去学校工作，“老板”提供免付费餐食，还发酬劳。听到有这么多好处，老太太才肯配合。

老人家记忆短暂，有时会忘记；明明去了回来，还坚持这天还未上班，女佣只好带她再搭车多跑一趟。

“推她在邻里绕绕不行吗？”

“不行，虽然她认知能力减弱，对“去工作”却十分执着且敏感，会问怎么没搭车？上班时搭公交是必须的。”

女佣不愧是受过训练，颇具机智。

难怪近期这些旧组屋区楼下陆续绘上兔子、苹果等新图样，以为是新设计，后来报章报道，此举乃为了协助年长者好辨认回家的路，毕竟这些组屋几乎都长得同个模样，防范于未然。

李喜梅

新加坡人，祖籍广东潮安，北京语言大学文学士。著有《涟漪》《自然自在》《南洋花木情》。

一个年轻的悲剧 (诗歌)

少

诗

逃过被毁尸的劫数
仍被发配疆外郊野
沦为无字孤魂牌坊

幸留园内的八角亭
翻新后的滴水瓦当¹
从家谱中除名
还有那断了源泉的一湖死水

秀色已残 相思变成单恋
永祺厅外再无174号巴士
腰斩了的南洋湾儒林道
已通不达
唯有日晷仪深情日夜相守
换了身份的旧山顶图书馆

建国堂的电影夜是昨夜星辰
学生楼悠扬歌声成了广陵散
夕阳余晖下的山谷羊肠跑道
湖旁篮球场都从地图上消失
记忆却始终未被尘封

231

2025年
8月号

向晚湖畔石椅上的欢笑声
回荡在清晖映照的平镜上
那是高谈阔论的最美时光
酿造感情芳醇的温床
一切的一切都随风逝去 逝去
还有盛满满爱的
石桌石椅²

先贤的铜像在厅内默然直视
园内古色古香的建校纪念碑
山寨版的小牌坊
形单孤苦的相思树
宽阔的胸襟
会是怎样的心情？

二十五载的沧桑和峥嵘
直教二万五千学子生死相许
这个年轻的悲剧
是历史的宿命
人为的苦果？

有人说该放下了
那是爱得不够深
还是心已冰封
抑或……

心流不出一滴血
眼淌不下一颗泪
悲怆和思念
仍如昔日园内红豆
一样红

附记：2017年12月某日，和老友昌荣同回母校一游。所见物换人非，不胜唏嘘！这本在预料之中，但还是感伤不已。五十年前的种种，历历在目，好像是不久前的事。



注1：原装八角亭的滴水 and 瓦当上都有“南大”二字。翻新后的八角亭没了这二字。

注2：旧南大湖畔草地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摆放一张石椅或石桌，那是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各系毕业生赠送给母校的纪念品，也是同学们黄昏后憩息聊天的地方。整修后的新湖，这些承载着炽热爱校之心的石桌石椅，都不知去向了。

2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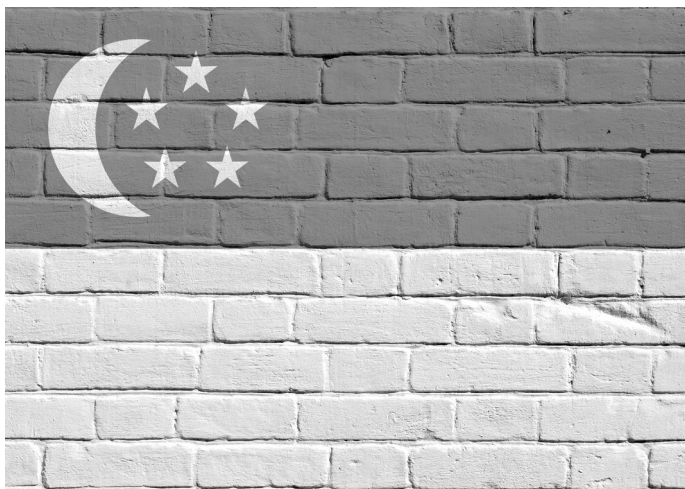
2025年
8月号

少 涛

南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士，退休人士，文学爱好者。

晓
晁

先贤心血流芳华 ——庆建国六十周年 (诗歌)



234

新华文学
第103期

路弯弯

记忆在转角慢速

夜静了个寂寞

轻轻的念 柔和了月色

红尘百劫

昔时的天空无以拒

过去的动容无以留

历史换来了感慨

行千里走出路
 聚万众搭成桥
 渡过这河前面阳光迎岸
 越过这岭才有大路迢迢
 旗在晃 雪在烧
 没有比心更坚的墙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努力是冬天最猛的火炬
 勇气的身上有对坚决的翅膀

悠悠韶关匆匆岁月
 甲子风雨春秋
 先贤元勋
 炽热的血和泪
 扛任傲骨不畏寒砣
 山山而川千古风流

235

 2025年
8月号

晓晨

原名陈政心，业余书画家、执业中医师。曾考获国际汉语水平考试高等证书，著有《养生抗老知多少》和《治言治语》两本医学文集。

新世界陨落 (诗歌)

是谁的贪婪筑起这座危楼?
是谁的无知让裂缝悄然滋生?
二楼夜总会依然莺歌燕舞不断
像周星驰电影一边残酷一边假装浪漫
慢动作60秒上演建国60年最惨烈悲剧
33条生命活埋漫天尘土

1986年3月15日是噩梦的死循环
新世界的房客无辜入住另一世界
行李永远等不到退房
灾难早在摩拳擦掌
32号支柱的镜子忍不住爆裂
映照出华丽外观下的病入膏肓
酒客只看歌舞升平无视皱纹满布的墙

裂缝如鬼魅沿着30号支柱四处乱爬
地下停车场不停咳嗽
拳头般大的溃疡痛得碎屑簌簌落下
工人搬来木柱拼命支撑
没人听见整座大楼在呻吟

最后一顿午饭都来不及吃的11点26分
世界仿佛暂停了一瞬
然后绝望像被推倒的骨牌一根根崩溃
钢筋瓦砾凝着惨叫声集体堕落
一声轰然将喧嚣吞噬入无声的黑暗

之后七天六夜的抢救已经是历史
扶大厦之将倾从来只是文学虚词
50人受困最深梦魇只有17人梦醒重生
生命探测仪宣告体弱多病
年仅15岁的新世界窒息身亡

真相在尘埃落定后慢慢浮现
坍塌一开始就写在业主的心存侥幸
所谓设计师就是一个不合格的助理
计算漏洞如黑洞般吞噬酒店的重量
为省成本采用劣质人性

绝望的呼救至今仍被厚重谎言压制
小印度的灰尘从未停止弥漫
更严格的建设标准在废墟里重建
让建筑的根基不再建立于欺瞒
大厦的支柱撑不起无穷欲望与无良

逝去的灵魂还在隧道尽处叹息
新世界终究成了旧世界
倒塌的不只是大厦
还有贪婪的梦

238

新华文学
第103期

史说：1986年新世界酒店意外是新加坡史上最严重的房屋倒塌事故。原本应该牢固稳定的大厦，竟然不堪负荷在60秒内坍塌，33条无辜生命被埋在大厦的瓦砾底下。事后调查发现，罪魁祸首是一名无良抠门的开发商与一名设计师助理。

郑景祥

毕业自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写诗也写散文。现为作家协会副会长。曾获新加坡青年艺术家奖、全国诗歌创作奖、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奖等。著有个人诗集《三十三间》及散文集《忘了下山》。

早安，李老师 (小说)

一

星期天早上，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在手机上翻看新闻。突然屏幕上跳出一条信息提示，点开看到：

“早安，李老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昨晚参加社区专为年长人士举办的华文诗歌朗诵比赛，我获奖啦！”

这是来自学校保安亨利的一条WhatsApp短信，字里行间的那份喜悦之情，隔着屏幕，我都能感受得到。于是马上拨通他的手机向他道贺。放下手机，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一年前。

二

我刚想放下手机，手机屏幕微信图标上出现了一个数字，群组“南洋读书会”有新的信息。不用猜，肯定是那个“高山流水”和群友们发早安信息来了。尽管我以“热带雨林”的身份加入群组已有一段时间，除了群主，其他人都不认识，大家也没有互加微信想要进一步认识的意思。群主常会发一些读书会的信息，鼓励大家参加。这个“高山流水”是群里的活跃分子，他的信息有时候是英文的，有时候是华文的。我发现只要是华文的信息，都配有一张

精美的图片，图片上还有一两句应景的诗句。比如清明节那天早上，图片配的就是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句“清明时节雨纷纷……”

那是第三学段开学的第一天，身为华文老师的我因年中转校，早早地来到了新学校的门口。也许是见到了新面孔，保安拦住了我，一番解释后，我和保安亨利算是认识了。

从此，每天早上，只要亨利看到我走向校门口，即使在10米开外就会大声地用英文跟我打招呼：“Good morning, Mr Li!”有好几次，经过的路人都会停下来转头看我一下。后来，他知道我是华文老师，就改为：“早安，李老师！”但还是会接着一句英文：“Have a nice day!”一回生，二回熟，我也知道了他的名字，有时叫他英文名Henry，有时叫他Mr Seow（萧）。65岁的亨利儿女都已成家立业，退休前从事汽修行业，退休后觉得整天在家，生活很无聊，就申请受训当了保安。



记得那天是月半，“高山流水”又在群里发了一张图片，满月的图片上配的是李白的诗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我一时好奇，就在群里留言：

@高山流水：这些图片诗文都是你自己整理的？

没想到很快就得到了回复：

@热带雨林：这哪里可能？我加入了一个退休老人学习华文的群组，里面很多人，很热闹的。这些图片都是群组里华文很强的朋友们做的。我就顺手转发在这里。

一下子，群组里很多人都给“高山流水”留下了大拇指的图标。

五

一个星期三的早上，亨利和我打过招呼后，问：“李老师，可以请教你一个问题吗？”

我就笑着回答：“可以啊！不会是很难的问题吧？”

“我之前读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春有花’什么的。我以前读的是英校，华文程度不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这问题还真没难倒我，马上问：“是不是‘春有百花秋有月’？”

亨利双手一拍：“对！对！是这个。”

我就接着给他背了整首诗：“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背完后又给他简单讲解了诗的意思。

没想到接下来的几天，亨利见到我，都会给我来一句“春有百花秋有月”。有时会有下一句，还会笑笑解释说：“李老师，我在尝试着把这首诗背出来！”我马上伸出右拳和他击拳以示鼓励。

大概一个星期后，当我准时出现在校门口，亨利一如既往，大声问候：“早安，李老师！”然后竟然对着我把整首诗背了下来，还告诉我说整首诗的意思，他大概都明白了。我一边对他竖起了大拇指，一边夸他：“真厉害！”在说说笑笑中，亨利还不忘来一句：“Have a nice day, Mr Li!”尽管那个时候开始下雨，但那一句“Have a nice day”，让我心满是阳光，灿烂一脸！

星期一早上，我在学校门口见到亨利，再次恭喜他获奖。亨利笑着说：“李老师，你看，我的华文是不是进步了很多？”说完哈哈大笑，接着说，“我开玩笑的！”

“哪里是玩笑，你的华文真的进步很多！”我除了表示赞赏，还跟亨利请求说，“你真是我学生学习的榜样，我可以和学生分享你的故事吗？我想让他们知道，学习华文永远不会太晚，只要我们愿意，随时可以开始一段新的学习旅程。”

得到亨利的肯定答复后，那天起，我的学生们都认识了安哥萧（Uncle Seow）。

晚上，微信“南洋读书会”群组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原来是群主给所有人发消息：本周六上午10点，两名新移民华文老师在达福坊图书馆分享兼导读他们的新作《我们在新加坡教华文》，感兴趣的朋友请以接龙的方式报名，我会给各位预留位子。

当我点开微信查看详情的时候，已有10个群友报名参加，“高山流水”也名列其中。想到是同行教师朋友的新书，我也想去支持一下，于是就在群里接龙报了名。

星期六上午，我刚踏出达福坊地铁站，迎面就看到亨利，我便大声和他打招呼：“亨利，那么巧，在这里见到你！周末来达福坊购物啊？”

“早安，李老师！昨天下午才和你说下星期一见，没想到今天就见到你。我是去达福坊图书馆参加读书会。你来购物啊？”

“我也是去参加读书会啊！亨利，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活动的？”

“我是通过微信群‘南洋读书会’报名的，你呢？”

“我也是啊！我是‘热带雨林’，你是……”

“我是‘高山流水’！哈哈，真不可思议！”

243

2025年
8月号

袁立红

教育工作者，文学爱好者。

活着的姿态 (诗歌)

在二百九十平方英里寻找
宽阔的十字路口
好让自己得以在三十秒内
看见初醒的阳光 以及
渐渐远去的影子
也来得及看见
列队中的车辆与
擦肩而过的路人 还有
八柱红绿灯
皆有各自活着的姿态

在公历一月的阴天里寻找
适合步行的心情
卸载催人挤进车厢的慌乱
来得及在下一场风雨来临之前
站在窄小的十字路口上空寻找
无云无雨无炎的时光
镶上闲情惬意
以旅人的姿态
仰望
另一种活着的姿态

企图

在挑起担子的红巾女身上寻找
 仍被囚禁的语言
 诉说迷茫与怅惘
 看见人潮往来不经意遗留的花朵
 悄悄绽放 与
 密密麻麻的发展痕迹 同行
 来得及在下一场改革实现之前
 站在窄小的十字路口街道看见
 有一种活着的姿态
 刚好就钻进这座城市缝隙间
 在无情变更之中
 下载多情且深情的记忆
 卷入下一个甲子 播放

245

2025年
8月号

好让自己回到那宽阔的十字路口时
 俯首凝视路面的影子
 还能选择踏着优雅且愉悦的脚步
 以各自舒适的姿态
 拥抱这座城市 更紧
 这座城市与我
 刚好都有活着的目的

缘 希

在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人。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会员。马来西亚墨咖工作室作者，出版电子书《让爱传承》。在台湾镜文学网站上载爱情小说《在这座城市里的你和我》，亦创作散文和微型小说。

我贵姓(小说)

一、你贵姓?

你家贵姓?这是我们村儿的社交礼仪用语。

曾经有一家的王子,带着他的侍从,远远地看着我的家,脱口道:哇,好小啊,如我家的脚趾。他没有光顾我的家,转身巡视自家一望无际的大院子……

偶尔会有邻居经过我家门前,客气地跟我家打招呼:贵姓?我的家人都摇头,他们便根据对我家的第一印象称呼我家:海峡、黄金,还有狮子,他们看到我家院子里有头狮子,其实若细看,狮子长着鱼尾巴,但他们对我家实在没有耐心……

长久以来,我家不知姓为何,站在门口向外张望,几乎绝望……

二、首富之掌

直到我家遇到村里的首富!

据知,首富的家并不大,独门独院,远离邻居,因位置、环境、天气等不佳,他家的日子挺糟心,雨说来就来,雾蹲着不走,而太阳来来就去了……他家羡慕这样的邻居:阳光灿烂、物产丰饶……后来他家得到一系列技术,造了很多船啊炮啊,在大街上自由行,看到邻居家,

就拐进去，看见好东西，也想方弄一些，然后设法与邻居家合伙，慢慢地，多半的邻居都成了他家的手下……遇到少数死硬的邻居，不听话的，首富拉开架势，出手就打，所向无不披靡……经过了一些年，最终成为村里的首富。村里的住户，大多也都归属首富家，从村东到村西，所以首富家的太阳一直不落……

某天，首富家的一个儿子发现我家的院落很正点，运输邻居家的物产回去，路短、省时，运费更少，而且我家从来没有自立过门户，首富一来，自然就归属了他家。首富住我家搞家办，大张旗鼓地经营着各行各业，遥控着在附近邻居家的庞大产业……邻居们觉得能分到小小一杯羹，很划算，都夸首富好仁慈！

刚开始，我家只有150口，首富觉得不够用，就从远远近近的邻居家招人手，他们大多来自大户家，有的是贱买的，有的是拐来的，被唤作“猪仔”，他们在烈日下和长夜里工作，生活得水深火热……甚至还有女人，其中有的裹着小脚，也来我家讨生活，她们围着红头巾，什么力活都做，建筑了许多高楼大厦……

不到四个月，我家就有5000人，五年里增至12000，80年后，包括猪仔及他们的后代，超过22万，而120年后，我家的人丁直逼120万……这些人中的猪仔，拼命工作存钱寄回家，希望盖房子娶老婆，过些年就回家乡，安享人生……

有一种华美的花，散发着莫名的幽香，诱惑着猪仔们，把猪仔们推向万丈深渊或罪恶的黑洞！她就是罂粟花！罂粟本无罪，她是良药，可治多种疾病，几乎药到病

除。而他们只是单纯的为了缓解无休止的劳作带来的伤痛，以及打发远离故乡和亲人的孤寂……但久了、多了，他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什么存大钱什么起高楼，都丢到了脑后，他们的血汗钱都花费在罂粟上，身体毁了，活儿也干不动了……最泛滥的时候，差不多三分之二的“猪仔”都如此循环地苟活着……

为什么首富不管一管呢？首富在我家有很多赚钱的行业，赚了很多很多钱，但罂粟这一块，钱最好赚，单说首富在我家的第20年，收入的一半来自罂粟，后来涨到57.3%，最高的年份达62.5%！

首富把在我家的罂粟买卖交由包税商承办。包税商们按规定建罂粟加工厂，而这些加工厂可以吸纳很多工人，然后就不择手段出售罂粟膏，其中烟馆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和服务客人，1868年，在我家，持营业执照的烟馆有45家，1897年飙升至500家……没有执照的地下烟馆呢，谁有数呢？而猪仔们的人口基数庞大，普通的月薪虽只有6元，但消费一次至少1元，而“月光”是普遍的现象……还有其他的人群、更富有的人群……

有一份官方的总结报告，留下了大致这样的言辞：（19世纪后半叶）“我家”的工业发展是令首富失望的，但与罂粟相关产业的繁荣是“我家”的一抹亮色！

之前，我的家人没有去过首富家，不知道他们家的生活什么样。不管怎么说吧，跟着首富的百多年里，我家的生活有不小的进步，我的家人很知足。后来我家的长子去首富家读书学习，看到首富家奢侈得如天堂般的生活，感

慨我家的贫穷，痛心地体会到：首富在我家的所作所为，不是为我家……

我的家人住着我家低矮、阴暗、湿热、简陋的亚答厝；首富住着我家宽敞、明亮、凉爽、漂亮的吃风楼，管家保镖厨师司机奶妈家教园丁帮佣……一群人等簇拥着他们。

我的家不属首富家，只“隶”属首富家。我家依然无姓氏……

三、恶魔之蹄

120多年过去了。原本想着我家位置好，首富在我家发他的大财，我家能一直过着温饱的日子……但，我家被恶霸盯上了……

那时村里出了个恶霸，横行很久了。恶霸的家经常地震，海啸、台风是家常饭，还有火山爆发……它家的正资源极度缺乏，恶霸的理论是抢，抢夺了很多近近远远的邻居……有个大户家，那么多家口那么院子，被恶霸家连抢带杀带烧，耗得很厉害，几乎奄奄一息……恶霸很快就抢到我家富有的隔邻，太危险了！一衣带水，唇亡齿寒啊！我的家人瑟瑟发抖……但我家相信首富会凭实力保护我家，毕竟我家对首富家很重要啊。

可是，首富家没有想到：恶霸早有谋划，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派人到“隶”属于首富家的我家勘探，把首富在我家的各种布局了如指掌。所以，在那一年的2月1号，恶霸开始于东北部攻击我家，但哪想到是调虎离山，它神不知鬼不觉地从西北部的虚空处攻陷我家！首富之前的万全之策成了炮灰！

打到2月13号，鸦片山上仅剩42人守卫，自然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我家的好儿郎阿南被俘了，恶霸凶狠地砍去他的四肢，用麻袋装着倒挂树上，向血麻袋刺了几十刀……

2月14号，我家只剩下1%的院落在首富手里……

那天，下午1点左右，恶霸突破防线，向YLS医院进攻。首富派人站在门口，手握白旗，以示求和，恶霸不由分说，一枪捅死，然后涌入医院，手刃正在治疗的医生、护士和患者，第二天又捆绑了余下的两百多名医工和带伤患者，各种折磨后全部刺死，扔到阴沟……

2月15日，首富狼狈地缴了械，把我家丢给刀尖滴血、枪膛发烫的杀气腾腾的恶霸！

恶魔霸占了我家，把首富给我家的门牌撕下，换上新名号：代表着它家在南方取得的荣光。那么，于我家呢？我的家人期待着能够安生……

2月18日至25日，恶霸对我家“可能有反抗之心”的家人进行了“大检证”。所有18岁到50岁的男人被聚拢在一起，带去偏远和荒芜的角落，恶霸，不，是恶魔，一通扫射，我家的男人如草芥一样，一片一片倒下……海滩、山坡、洼地……一条条血河，一堆堆尸首……多少人惨死在恶魔的刺刀子弹下？在村审时，恶霸言之凿凿：5000，而截至今日，我的家人在不同时期于不同地方挖到的尸骸，估算有70000具之多……

我家的长子，也被裹挟在“大检证”的人海中，但天意不让我家失去他，他意外逃出了生天……

我家的门楣上挂着恶魔家的招牌，任它百般奴役……

四、易子之殇

对恶霸，邻居们自然是恨透了，虽然各家力量有限，但每家每户都坚持打，持久地打，尤其是那个大户，举家抗击恶霸……在此期间，村里有个暴发户，其发家史众说纷纭，普遍认为不够光彩，但好在参与了缠斗恶霸。他家很强很大，竟被恶霸家暴揍了一顿！暴发户义愤填膺，反手把恶霸家的院子炸了两个大窟窿，再这样下去，恶霸家就会被夷为平地了……村里各家趁势追打，恶霸虽然不服，但不得不丢盔弃甲逃回去……

我家藉此摆脱了恶霸的铁蹄，家人们高兴了一阵子，但接下来又恐慌起来，不知道我家该跟着谁，“姓”什么，一家人都很绝望……这时首富重新返场，虽力不从心，但我的家则顺理成章再次“隶”属了首富家！

五、长子之泪

首富家已风光不再，成了前首富，一点一点淡出我家，也淡出了左邻右舍的家。我家的几个近邻觉得我们势单力孤，独自生存不易，不如创建一个群组，可以互相关照和协助，也便于抵制蛮不讲理的家庭滋扰。群组管理员特别要求我家借一笔钱给隔邻，同时每家拿出40%的入账集中管理，后来又改口我家须增加20%……等等等等，到了1965年8月9日，我家竟被一脚踢出了群组……

茫然四顾，我的家沦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岛，眼下的形式，再也不能归属于谁家了！可我的家，院子如此小，连眼水井都挖不出！

倚靠着无人问津的院门，我家的长子，聪明睿智，性格坚毅，充满自信……但，他哭了！

六、吾家姓氏

当天，我家长子和他的伙伴们，抹干眼泪，紧急开会，确定了我家的姓氏。从此我家的长子承担着家长的职责，带领全家，吃糠咽菜、摸爬滚打，从无到有：有了自家的屋子、自家的产业、自家的财富、自家的邻里关系……还加入村里的一些机构，例如联合机构等，不再是一个小透明，有了自家的魅力和威力，不再被盘剥和凌辱。

60年过去了，提起我家，邻居们都很羡慕，说，你们家啊，我们知道的，真好！

如果遇到陌生的邻居……

邻居：您贵姓？

我的家人：免贵姓……递上我家的名片，一点都不露怯！

七、不要bulabula

1990年代，与现任首富即前暴发户家有渊源的一个少年，在我家几辆车子上涂鸦、砸玻璃、涉嫌偷窃，被判罚款和监禁外，兼鞭答六下。首富家的大家长染指于此，说不能判孩子鞭刑，我家据理依家法处置，不理睬他的bulabula……最终打了！但酌情少了两鞭子。

2020年代，邻居家的一个青年，藏了一些罂粟10.0到我家来图谋不轨，被判死刑。前首富家有人出来置喙，bulabula……被我家有关的掌门人给怼了回去：我不认为一个曾经发动两场大战迫使大户家接受罂粟2.0无

限制进口的家庭，在道义上有资格就罂粟10.0课题对我家指手画脚……

真是大快人心！

我家有名有姓，虽是小红点，却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我家耀武扬威，门都没有！

后记：本文或属于“散小说”，因事实的残忍与血腥不忍写真，而虚构又太无力……在此仅借虚与实的混杂，忆述一个国家苦难的历史与艰难的成长。

253

2025年
8月号

张秀美

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与友人合著《女人之约》《女人再约》，作品散见于本地和中国的文学期刊。

山歌重新唱起 (小说)

在一所高级酒店的中型包间里面，觥筹交错，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内容都围绕着一个话题，向今晚的男主角Mr Li碰杯，欢送他光荣从公司退休。

“祝Mr Li光荣退休，开启生活新篇章！”

“Mr Li你终于可以全球旅行了，好羡慕啊！”

“从明天开始，可以每天睡到自然醒，遛遛狗，散散步，好惬意啊！”

“谢谢Mr Li对我们公司的贡献，我们一定会思念你的，也请你常来公司回来看望我们！”

窗外早已经夜阑人静，所有该说的的客套话都说完了，专门为他特订的蛋糕也已经被大家分吃得七七八八了，Mr Li笑得两颊肌肉已经发酸了。他知趣地催促主持人宣布结束聚会，大家明天还要上班。是啊，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正如他漫长的就职经历，正如这充满着不舍又不得不告别的告别晚宴。

对于退休，他五味杂陈，离开这家工作了37年的公司，他一方面充满了离去的怅惘，另一方面又对即将到来的崭新生活盛满了热望。

37年来，Mr Li像一个螺丝钉一样，卯在岗位上，每天都要处理那些如山的文件，开永远开不完的行政会，完成永远完不成的各种新项目。工作给他生活的寄托，给他购

买组屋的房款，给他三餐温饱，给他抚养孩子的费用。对于工作，他痛并快乐着。时光飞逝，岁月无情，曾经以为一眼望不到头的退休，一转眼就迫近到了眼前。

虽然千万次告诉自己明天不用上班了，可以睡到自然醒了，但第二天，Mr Li 还是自然醒在和平时一样的时间：5点30分。他没有赖床的习惯，辗转反侧了一个小时，度秒如年，最终决定起床。洗漱后，和老伴一起用了早点。然后趁着晨曦初露时分，独个儿走出家门。多年来，这是他第一次没有在工作日冲向停车场，而是闲庭信步，随意走走看看，看看这个住了三十多年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从今天开始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那肯定不行，那样混吃等死的生活不是不能过，而是死得快。身边有好多前车之鉴，比如去年退休的老同事黄丹尼尔先生，退休前总是盼望着逃离整天写报告开会忙项目的工作，开心地离开职场后，整天无所事事，睡到日上三竿，然后全岛寻找美食，放开肚皮吃美食喝饮料，饮酒抽烟样样不缺，很快就胖成二百多公斤，不到半年，就因为三高加糖尿病晚期不幸告别了人世。而更多的前同事退而不休，比如有人去公寓当保安，有人去咖啡店当服务生，有人去商店当收银员等等等，退休好多年了，看起来倒是越活越年轻。但那种生活Mr Li也不欣赏。当了一辈子的牛马，还要活得那么累做什么？怎么样才能让退休后不那么快死，还能活得有点意义呢？

摄影？Mr Li只会用手机乱按两下，算不上爱好，他素来一看见复杂的仪器零件就头痛。人常说，一入摄影深如海。他的收入虽说还可以，但尚没有高到购买高级摄影器械的程度。加之以以后就要靠公积金度日，他不打算发展这

个爱好。

养宠物？自己原本没有这个兴趣，退休后也不需要给自己增添养毛小孩的负担。

旅行？老伴林妞花是个家庭妇女，和Mr Li同龄，当初因了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组织了家庭，结婚35年，从没有体验到自由恋爱的刺激和兴奋，硬是把爱情活成了亲情，要不是有“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古训，Mr Li应该早已经跟老伴离婚了。退休后旅行，应该是老夫妻牵手共同走过千山万水，弥补平素生活中的缺憾。但一想到和老伴这个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筐的人一起出门，他顿时索然无味，他要去博物馆领略历史轨迹，老伴要去湿巴刹买肉买菜。他要去听音乐会感受艺术高雅，老伴只会在旅馆呼呼大睡。这种旅行，还是不要吧。

Mr Li信步由疆地走到一片菜园。这里是一片寻常的组屋楼下，两座楼之间被整齐的区分为三五见方的长方形，非常整齐雅致。他知道，这是贴心的政府为了满足国人种菜种花的需求开垦出来并租用给居民的，里面每一个园圃都被她的主人侍弄得妥妥的，但见紫色光亮的茄子挂在枝头，鲜红欲滴的番茄发出诱人光彩，小巧可爱的小米椒在风中轻轻摇摆，开满莹蓝色蝶豆花的藤蔓缠绕在四周栅栏上，一派盎然景象。冷不丁地，他发出“啊——”一声尖叫，条件反射一样后退了几步，原来，在草丛里面窜出一条小小的绿色四脚蛇，施施然要从他的脚面爬过，一点儿也不怕人的样子，虽然个头不大，Mr Li仍然被吓了一跳，他捂着还在狂跳的心脏，一边深呼吸一边逃离现场。暗忖道，这是告诉自己别租用这个园地种菜种花的天意吗？他自嘲地摇摇头，离开了这里。

带孙子？Mr Li哭笑了一下，两个儿子，老大年近不惑，早已经过了适婚年龄，当初大学读了计算机工程这种好就业的时髦专业，天赋又好，成绩不赖，偏偏大儿子就是不爱自己的专业，几年前辞职专门在繁华街道上给行人画人像过活，在外面租房子住，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做一名街头艺人，收入忽高忽低，不谈恋爱不结婚，想劝他重返职场，劝他成家，但他翅膀硬了，父母的告诫早已经失去了作用，罢了罢了，由他去吧。小儿子三十出头，倒是乖乖地跟父母住在一起，但仗着自己长得帅，工作好，收入高，活得像个花花公子，永远在恋爱，永远在失恋，循环往复，好像看不到尽头，老夫妻一催婚就跟你急，说什么：不婚不育，即使结婚，也要丁克。关于这个话题，就像个不定时炸弹，不说则已，一碰就炸。一想起来又来气又无奈，现在，父母一起对他说些“当初我和你母亲也这么想的话，哪有你来到世上的机会”“如果你不生我不生，人类不是要灭绝”这一类的大道理就是瞎子念经，不听不听，一丁点儿用也没有，反而搞得家里鸡犬不宁，现在他们老俩口已对老二成天换女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Mr Li和老伴也已经习惯不再提及要抱孙子的事情。有时候只能眼巴巴看着邻居的两岁孙子蹦蹦跳跳，偶尔抱抱人家的小孙儿过过瘾。

不知不觉，脚步把他带到了一栋涂着砖红色油漆外墙的两层楼建筑下，仔细一看，原来是洪茂桥榕树区民众俱乐部。这是个带小院子种满花草的别致二层小楼，院子里面楼上楼下的各个房间均显得异常热闹，传来各种乐器演奏声，唱歌声，吟诵声。而最吸引他的，是从一间房子里面传出的在钢琴伴奏下的悠扬合唱歌声：

How do I reach for the skies
If I'm feeling low
Don't know where to go
How do I stand when it's time
When spirits are high
And flags are flying

But then I come to the river
That runs through my town
Where our fathers and mothers have watered the ground
And the roads I have walked
And the faces I know
Oh I know, I know
.....

当我情绪低落，茫然无措
该如何重振士气，昂首向天
当我意气风发，踌躇满志
该如何脚踏实地，立定望远

当我来到河边上，那流过我家乡的河
先辈浇灌土地的水，加下蜿蜒延绵的路
还有那些熟悉的脸孔，
啊，我认得，我认得……

歌声绕梁，萦绕耳畔，Mr Li像是被钉在那里，久久无法
自拔。这是什么旋律啊，何以如此优美！这是什么歌词，

无论英文还是华文歌词，句句打动人心，充满正能量。Mr Li的脚步不由得被吸引着，向飘荡着歌声的屋子移步，他看见门上挂着一个大大的彩色招牌：洪茂桥榕树区银色合唱团，下面还有一行字：常年招聘合唱团员。

他的身影刚出现在门口，就有一名五十出头的女士热情迎上，微笑着招呼他：

“你好！请问你要报名参加合唱团吗？”

“哦，不不不，我只是看看。”

“欢迎你参观，请进！合唱团正在排练半年后要演的歌曲，这是一首庆祝新加坡成立60周年的曲目，歌名叫做《携手同行》。先生请你坐下听听看看吧。哦，在队伍前指挥的是我们合唱团的王团长。”

Mr Li看到，一组差不多三十多人组成的合唱团员们，正排列着整齐的队形，练习着这首歌。仔细打量一下，几乎找不到年轻的面孔，都是和他年纪差不多的乐龄人士，看来都是乐龄人士，怪不得名曰银色合唱团呢。虽然上了年纪，但和其他同龄人相比，个个充满激情，满面红光，显得年轻了好多岁。尤其是站在前面指挥的王团长，身姿挺拔，童颜鹤发，指挥的动作清爽利落，极富感染力和号召力，集风度和魅力于一身。在他的指挥和指导下，合唱团员们继续练唱道：

If we just look to each other
Then this house will feel like home
And the more we're together the further we'll go
You and I, we're not alone, Not along

你我只要相帮扶
斗室也能满庭芳
我们并肩前行，就能走得更长更远
你和我，我们大家都不孤单，永远不孤单

Mr Li观看得入了迷，不知道过了多久。直到大家的排练告一段落，团长宣布说休息15分钟，他才醒悟过来，还没有想到接下来自己要做什么，王团长就向他走过来，边走边伸手示意要跟他握手：

“我姓王，是银色合唱团团长兼指挥。请问先生贵姓？”
“免贵姓李。您的指挥真棒。”Mr Li也热情回握。
“不敢当，不敢当。请问你有意参加合唱团吗？”
“我……”

话音未落，他们被旁边两个人的歌声吸引，只见角落边有两名乐龄人士，一个弹钢琴，一个放声歌唱，歌声虽然说不上专业，但也沧桑有力有故事感。

“这是我们一会儿要排练的另一首歌曲，会用方言演唱。”王团长说。

只听那名练唱的歌者唱道：

午夜无伴守灯下
春风对面吹
十七八岁未出嫁
见着少年家
果然标致面肉白
谁家人子弟
……

钢琴的旋律响起不到两秒，Mr Li就想起来这是《望春风》的旋律。这首歌他当然知道，由李临秋作曲、邓雨贤填词的一首流行于上世纪30年代的闽南语老歌。原唱者叫纯纯，后来好多歌手都唱过，像是邓丽君凤飞飞陶喆等唱过。说起老歌，Mr Li如数家珍，唱歌听歌一直以来是他的爱好，他曾经在当年就读初院时，在全国中学生方言歌唱比赛中演唱这首歌，还得了第一名。可惜，自从入了职场，唱歌变成了奢望。回忆起来，能够好好听一首歌的时间都没有几次，更别说到唱歌了，甚至多年的职场生活让他忘记了自己最爱的这个爱好。

从这里可以窥见，这个合唱团不仅仅唱些高大上的合唱歌曲，也会演出些老歌。发现这个秘密后，他心中按捺不住地狂喜，仿佛一下子找到了某种人生追求和释放能量的出口。和所有人类的爱好相比，唱歌显得低成本又优雅，歌曲的旋律抚慰人心，歌词又充满审美。还有，合唱团都是志同道合的人，能谈到一块儿，让生活更加有趣。Mr Li感谢他的父母给他生了一个金嗓子，在唱歌方面他自傲有些才气，更难得埋藏多年的热忱还在等待被发掘出来，现在就有一个大好的机会摆在他眼前，他没有理由失去这唾手而得的难得机遇。

他鼓足勇气对身旁的王团长说：“我想唱一下《望春风》，不知可否？如果可以，请您听听看我够不够格加入合唱团，如果有幸可以，我想加入贵合唱团，并参加60周年国庆日演出。”

王先生听到他的表白，忍不住露出欣喜的神色：“行行行，你来试一下，就算唱得不好，你仍然可以加入我们银色合唱团。除了唱歌，合唱团还有一些幕后工作，一定

有一项适合你来做。”

没想到，Mr Li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一开口就让人觉得荡气回肠，余音绕梁，周围正在休息闲聊的队员们都被他清亮的歌声吸引，大家不由自主地鼓起了掌。王团长边弹琴，边用欣赏的目光看着他，露出寻宝者终于找到珠宝一样的神色。他庆幸，当年歌唱的“少年功底”还没有消失，它还在。

中午时分，Mr Li踩着耀眼的正午阳光回家，因为心情好，热带刺眼的阳光也变得如此这般温柔。

老伴刚刚发了信息叫他回家吃午餐，午餐做了他喜爱的咖喱鱼头。

他手上提着一个印着鱼尾狮图案的袋子，袋子里面盛满了有关合唱团的资料，有会员报名申请表格，有银色合唱团的排练时间表，演出舞台上演员们的站位表，最近排练的曲目、曲谱和歌词，还有新加坡60周年国庆日演出的场次安排，报到时间，服装要求等详情。

Mr Li步履轻快，心里更是美滋滋的，开心得想一蹦三尺高，虽然他老胳膊老腿蹦不起来，但他的心情兴奋得像是一只云雀，正飞上枝头，快乐地歌唱，歌唱着悠悠岁月从头说，歌唱这充实又美好的退休生活。

穆军

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在本地中学任教。2006年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教育学院，获教育硕士学位。新加坡教育部与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委任之驻校作家，著有小说、散文集等多本。

新年的雨 (诗歌)

陈艾琳
(中国)

你听见了吗
新年的雨洒向坚韧的星城
飘飞于亚洲上空

梵高笔下的星空
曾有一个明亮魔幻的黑洞
吞噬岁月悲伤与辉煌
晕出一朵朵建国六十周年的烟火
爆炸的刹那 积淀千年不朽光芒

新年的雨飘过狮子城河口
我说
穿过归途者的心
湿了飞驰而过的鸣笛
低垂的天幕若滨海湾帆布
亮起了一袭黄昏

你
捧一簇圣淘沙的雨
如同米开朗琪罗的雕刻成兰花的模样
看

263

2025年
8月号

离散者掌心，生命线缓缓绽放
一条是偷换流年
另一条是雨后静默的希冀
再一条是久违的光
在新加坡河畔微微刷白成流沙

新年的雨掉落游子行囊
沿海滨花园路径，六十载
种出一片片万代不朽的兰花
照亮这片土地
从沧海桑田到卓越锦绣的芳华

264

新华文学
第103期

陈艾琳

中国广州人，吉隆坡新纪元大学学院博士生。

我的感言

陈敏洁

各位作家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4作家协会文学讲堂”的最后一堂课，我心中满满恋恋不舍。很荣幸能在最后一课，占用大家10分钟的时间，说一说自己在这六堂课的学习体会和收获，以及课程对我的日常习惯带来的诸多影响和改变。

我是陈敏洁，上海80后。从小学到初中，我都是班上的语文课代表，年少时最开心幸福的事，就是能够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出现在各大报刊和期刊上，还有偶尔在电台节目中听到自己写的小说。

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我顺利来到新加坡工作，在牛车水一家金店担任珠宝设计师四年。之后转行从事儿童教育，创办托管中心和画室。时至今日，已创业十年。

今年，我终于有时间可以静下心来思考和阅读，再次鼓起勇气，重新找回年少时最喜欢做的事——写作。因此，我重新回到牛车水，走进文学讲堂，和在座志同道合的文友们相聚一堂，向各位作家老师学习。

接下来，我说一说这六堂课的学习体会。

265

2025年
8月号

7月21日，第一堂课：声色光影中的 跨媒介二创——诗和小说的投胎转世

周德成老师说：“创作一首诗比读一首诗更美好。”引导大家发现现代诗中“借古改今，东西交借”的技巧。周老师以自己的诸多诗为例，如《电梯的离心力》《思念》《一个人在冬眠里失眠》《火把思念轻轻煮沸》等，来告诉大家可以尝试把诗句转成画面，提取背后的“故事”和“寓意”，这样让文字和画面相配，会更深入人心。

7月28日，第二堂课：诗中自有音和乐

木子老师认为，“音”与“乐”所包含的意义远远大于“音乐”本身。木子老师在课堂上用方言朗读和清唱了古诗：王之涣《登鹳雀楼》、孟浩然《春晓》、柳宗元《江雪》等，这些古诗本已脍炙人口，没想到用方言朗诵还别有一番意境。回到家我尝试用上海话来念贺知章《回乡偶书》，感受诗中的“音”和“乐”。

8月4日，第三堂课：小说开场白怎么写？

孙爱玲老师以《红楼梦》和《神秘的魔法石》为例，引导我们注意到古典小说开头，常常有诗词或时代背景。接着再提到写现代小说开头的要点，如：激发读者的兴趣、在场景中放置一个角色、从行动开始、小说动态化等等。无论用何种方式开头，作者都要有所准备，不能随便便，必须照顾读者的感受。

在孙老师的课上，开展了“现场写小说开头”的互动环节，这是工作多年后的我，第一回进行现场创作，和同道中人切磋过招，这种感觉真是太棒了！孙老师说：“我已经七十多岁了，还在继续写作。你们比我年轻，还有更多的时间。”我心中一阵窃喜，在座的我们真的还有漫长岁月。

8月11日，第四堂课：
两小时，一个给孩子的故事，你来写

陈帅老师推荐和介绍了许多发人深省的绘本，如《溜达鸡》《麦当劳里住着一位圣诞老人》《苏丹的犀角》等。接着，课上开展“现场20分钟写故事”的环节，每人在小纸上列出“一个职业”+“七个相关的动词”+“七个儿童喜欢的名词”，传给现场在座的任何人。这样有互动的课堂，这样即兴创作，这样现场切磋真是惊喜连连。同学们每一个故事都充满了画面感，每个人的声音和语气都好亲切，听着让人倍感温暖。

8月18日，第五堂课：
散文是散步，每天一小时

林高老师引用庄子的《逍遥游》开场，把散步的状态叫做逍遥游。分享了诗人杨牧、文学评论家胡梦华、学者诗人陈义芝等人的散文观，再与大家共读六篇散文。一篇优秀的散文背后，是作者学识、阅历、阅读经验、文字造詣和性情的综合体现。林高老师提出，散文就像是散步，

步行的世界和思想的世界可以渐渐脱离开来，互相不联系，散步可以走远走近，若迷路了，不妨换一条路走走；散文篇幅亦可长可短，可夹叙夹议，写景抒情，亦可有诗的意境。

我也很喜欢散步，时常走在熟悉的小径，有时会去新鲜的地方猎奇，但散完步终要回家，回到出发前的原点。我认为，散文写完了，也要回过头来看看，看看是否扣题，如果跑偏了，走远了，还需要一番推敲和润饰，回归初心。

8月25日，第六堂课：
闪烁的微光：闪小说的欣赏与写作

希尼尔老师是新加坡的名家，经营微型小说和闪小说多年。在今天的课堂上，老师和我们介绍了闪小说的发展史，还分享了二十多篇精彩的闪小说，这些闪小说体现“快、狠、准”的阅读要素，符合现代网络生活的快节奏特色。

我们正处于一个以手机就可书写与阅读的时代。这是一个千年难逢的机遇，可以轻易地用精简的文字记录下人生的现实与荒谬、美丽与哀愁。感谢希尼尔老师分享了“写作投稿”和“写作比赛”相关的重要信息，让我们更有动力去写，去创作。

以上是我的学习体会和收获，但除了课上所学之外，“文学讲堂”对我日常习惯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其中最显著的影响就是每周来上课，都收获一本珍贵

的《新华文学》，还有作家老师、前辈们的赠书。这些年来，我多久没静下心来好好读一本“厚厚的书”了？

如今的我，包里总会放一本书，在上下班等巴士时阅读，在地铁车厢里阅读。

光阴荏苒，我终于变回了那个能够沉下心来读书的自己，这原本就是我该有的样子。

每逢星期天来作家协会上课的路线，和我平时去画室是完全相反的。在这一路短暂的独处时间里，我看到了不一样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采。我终于有机会再重游牛车水，寻找和发现大街小巷的人间烟火，还有珍珠山上的与世无争。一系列的“文学讲堂”，是难得充电和独处的时光，可以暂时放下永远回复不完的各种信息，暂时忘记当下的多重身份，重新回归成少时爱阅读和写作的纯粹模样。

今天我在这里发言，感觉自己又变回了小时候的语文课代表，我找回了小时候的初心，也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最后引用白居易的诗句：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期待明年的“文学讲堂”能再见到大家，祝作家协会枝繁叶茂，桃李盈门！

谢谢！

陈帅老师的秘密武器 (外一首)

6月假期后开学的第二天早上，陈老师迈着轻松的脚步，微笑着走进了五年级高华班的课室。

行完礼之后，陈老师拿着一叠批改完的作业说：“同学们，昨天老师改完了你们的假期作业。很多同学写得不错，写出了自己假期的真实感受。看完后，老师感觉自己跟着同学们一起，过了30个不同的假期。谢谢你们带给老师这么棒的体验！”

陈老师说完，顺手拉下课室前面的大屏幕，继续说，“如果你的作业上有星星的贴纸，说明你的故事内容很有趣；如果你的作业上有一朵小红花，说明故事的语言表达很流利。为了感谢大家的用心，作业上有小星星和大红花贴纸的同学，你们将会得到一个小礼物作为奖励！”

“陈老师，礼物是什么？”快嘴的明光问道。

“是你们每一个人最喜欢的零食！”陈老师看着全班同学说。

“陈老师，您怎么知道我们最喜欢的零食是什么？”明光的同学接着问。

“陈老师有秘密武器，知道每一位同学的喜好！”陈老师嘴角带着微笑说。“各组小组长，请帮老师把你们组的假期作业发下去！”

组长们走向陈老师，接过陈老师递过来的小组作业，

发到组员的手中。同学们拿到作业后，赶紧打开作业，寻找作业上的贴纸，看看上面是小红花，还是小星星。

班上很快响起一阵阵的叽喳声，同学们互相展示自己得到的贴纸，眉开眼笑。这时，班长站起来大声问：“老师，您给我们的小礼物呢？”陈老师走向前面的教师桌子，搬起一个大纸盒说：“礼物在这里！”

“作业上是小星星贴纸的同学，请先上来拿小礼物！”课室里近一半的同学站起来，纷纷走近陈老师，拿了自己喜欢的零食，心满意足地打开吃了起来。接着作业上有大红花贴纸的同学也拿到了喜欢的零食，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陈老师，您还没有告诉我们您的秘密武器是什么？您是怎么知道我们喜欢的零食？”快嘴的明光一边吃着零食，一边问陈老师。

“秘密是不可以告诉别人的。”陈老师说完，神秘一笑。

（根据陈帅老师的课堂作业整理而成）

穿过大半个城市去上课

在知识触手可及的时代
其实上课和听课
无非是思想的交流
无非是想法的碰撞
无非是兴趣相同的人在一起说着感兴趣的话题

大半个城市
每天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新生儿降临
有情人终成眷属
夫妻反目而分道扬镳
职场人因工作压力而崩溃

我是穿过大半个城市去上课
我是把积压多年的梦想扬起风帆
我是把无数个想法化作行动的起点

当然
我也知道并非梦想都一定要实现
把一些鼓励当成希望
把一些感悟变成文字
而它们就是我非去上课不可的理由

梦中的那只狐狸（散文）

姚
玲
玲

小时候，妈妈经常带我去外公家。听不懂大人的闲话家常、也挤不进表哥表姐们的游戏圈子，我总会一人站在大堂，久久地望着外婆的遗像。素未谋面，却有一股亲切感涌上心头，孩时的我从未害怕过那张黑白照。外婆扎着两个长长的辫子，浓眉大眼，称不上清秀，但脸上那一抹爽朗的笑颜透着大气。

每每提起外婆，身边的亲人一概惋惜着。外婆向来康健，下有五个孩子、上有年迈的婆婆，家务琐事无一不被她打理妥当。旧时代的妇女形象在外婆身上显现得淋漓尽致，勤俭持家、刻苦耐劳。但也因着这股“刻苦耐劳”的劲儿，使她晚年的生活尝尽酸楚。在外婆40末的时候，身体出现了异样。直至起不了身，外婆才将身体的不适告知家人。彼时，外婆以为的轻微不适被诊断为肝癌晚期。亲戚堆里有个书生，因饱读诗书而备受敬仰。他告诉众人外婆的病已经治不好了，花再多的钱都得打水漂。或许是听进了这位书生的话，外加经济的窘迫，外公仅带着外婆再跑了几趟医院，就让她在家里度过剩下的清晨和夜晚。

据妈妈回忆，外婆在病榻上日日以泪洗面。泪珠子包含了身体的疼痛以及她对外公的埋怨。外婆怨恨外公不再带她去看病，不懂得她留恋这世间的种种。可在家里的某个角落，田野的尽头，外公也在无声地抽泣着。白天，子

273

2025年
8月号

女们守在床边。夜幕低垂时，才见外公的身影。也因此，外婆的委屈、不甘也随着日出日落日益加深。

长大后，外公同我聊起外婆的末年点滴。在外婆病入膏肓时，外公总是怪梦连连。有一次，外公梦见自己出现在自家后山的坟墓前，跟前有三只狐狸怒瞪着他。外公连忙拾起地上可见的树枝朝狐狸打去，打死了两只，逃跑了一只。旧时代的长辈们认为梦具有预言性，甚至能够预知未来，而狐狸恰恰是不祥之兆。怪梦后的几天，1991年12月21日，恰逢冬至节，外婆与世长辞。

“怪我，都怪我。”外公总是用这句话结束有关外婆的话题，言语中透着满满的无可奈何。他总是叹息着如果在梦里他能也把第三只狐狸打死，或许外婆就不会这么早离开。“梦中的那只狐狸”一直被他挂在嘴边，成了他晚年挥之不去的心结。外公至死都未再娶，子女一个接着一个成家，又有谁知道外公在往后二十多年的岁月里是怎么熬过那刺骨的孤独。

如今，外公家已无人居住，每逢佳节才有子女去打扫。而我再站在大堂时，墙上也挂着外公的彩色遗像。我依旧久久地盯着他们的遗像，不同的是，孩童时的我会带着笑意将视线移开，而现今的我则带着些许落寞的身影离开。外婆离世时，终究没有谅解外公，甚至带着悔恨和惋惜。而外公离世时，终究没有解开“梦中的狐狸”的心结。不知，在天堂相遇时，他们会不会抛开枷锁，敞开心扉与彼此聊聊心中的不甘和无奈。

西施东施（散文）

沈松财

（一）

终于到老妈的家了。

我已有两个月没回这个家了，因为工作忙碌。外面是天空灰灰，雨又下得很大，一进家门就看到老妈高兴的神情以及一桌我爱吃的菜，今晚是有口福了。

我们一边用餐一边聊家常，老妈说她想在家里那台老式的缝纫机卖掉，因为她年事已高又加上视力减退，已经无法缝制衣服了。虽然她有点不舍，但毕竟这缝纫机已陪伴她将近半辈子。当年老妈就在拥挤的家里腾出一个小房间，用这缝纫机做女装补贴家用，帮老爸撑起了一家大小的生活重担。

晚饭用毕，我走进老妈的卧室，看着那老式陈旧的缝纫机，觉得有点亲切，因为它也陪伴着我成长。我右手摸着缝纫机木制的身体，左手拉开它的小抽屉，里面藏着一把小剪刀和一些杂针线等。我仔细一看，还摸到一张陈旧和四角已变黄的照片，这张照片浮出三个熟悉的面孔——两个年轻女子和一个胖嘟嘟的男孩，我仔细一看，这不就是西施姐姐、东施姐姐和我嘛！

275

2025年
8月号

西施姐姐和东施姐姐是老妈当年雇佣的车衣女工，她们当然有各自的名字，但由于她们的长相差异蛮大，不知何时就给她们取了个绰号。西施姐姐长得高挑又生了一副瓜子脸，尤其是她那眯眯似乎睁不开的眼睛，有如“睡美人”之称的台湾影星胡茵梦一样迷人。至于东施，她身材微胖长相一般，虽然东施的绰号来自“东施效颦”，有点贬义的意思，但东施姐姐那大大咧咧的性格好像一点也不在乎。

我记得当年老妈一开始缝制女装时，顾客不多，但后来她的缝制手艺获得大家的好评及认可。她的小本生意就门庭若市，得添加一个帮手。老妈首先收东施为徒，希望她一边帮她干活一边学习裁剪，而最主要是因为东施的工资可以给低一些，毕竟她还在学习当中。这起初看来是老妈的如意算盘，但后来还是棋差一着，因为东施的针线活不细致而老出差错，平时做事大大咧咧又不麻利，最致命的是她脑筋使得慢，不灵活。

记得那时每个月来我家磨剪刀的李大嘴叔叔，嘴巴大得能看到他的大虎牙。我们是他的常客，但后来老妈为了省钱打算自个儿磨剪刀，就吩咐东施想办法打发李大嘴叔叔，但笨拙的她两次以“老板娘说她不在家”的实话来搪塞他。虽然李大嘴叔叔后来不上门了，但他自尊心受辱，心有不甘到处投诉老妈不念交情瞧不起他，老妈获知此事为之气结。老妈不好辞退东施姐姐，免得让人说三道四，她就另外雇用了西施姐姐。这下子老妈总算做对了，西施姐姐虽然也是学徒，但她眼力好，勤快又口齿伶俐，很会揣

摩顾客的心思进而讨她们的喜好。我那时候才五岁，是一个有一张大月饼脸的小胖子，西施姐姐跟其他人一样叫我胖弟，她还时常带我上街买糖果给我吃，可东施就不一样了，她本身就爱吃，光买零食和糖果给自个儿吃。

(三)

一年很快过去了，我也上幼稚园了。某天放学后，我家来了一个年轻小伙子——赵俊光，人称靓仔。他人如其名，个子高大又俊俏，是一家布料工厂的专售员，到处售卖他厂的布料。他能说会道，才不到一下午的功夫，就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服老妈往后从他的厂里订布料，在场的东施姐姐用她那仰慕男神的眼光注视这位男士，而西施姐姐对他置之不理，照常默默地车她的衣服，可这位帅小伙的眼神已目不转睛，不时偷望西施姐姐。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靓仔就有事没事上我家串门，一会儿送布料，一会儿又送错布料然后重新再送，顺手就带上茶点。嘴馋的我非常喜欢，除了我之外，东施姐姐也很期待他的到来，只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靓仔献的一切殷勤都不为西施姐姐所动，倒是东施姐姐以羡慕旁人的眼光，由衷恨不得靓仔献殷勤的对象是自己。

这三角的爱情追逐游戏，老妈看在眼里，心如明镜。不久她趁午后休息时间，试探西施姐姐对靓仔的看法，西施姐姐只微微笑着，回复她暂时不想感情，因为她眼前最关注是尽快学成出师，好赚钱补贴家用。老妈听完也不再多说，毕竟人各有志。

事情也真巧，自从那番对话以后，靓仔来我家的次

数就开始少了，不过他还是会每个月来结一次帐。在这期间，西施姐姐也开始有点心神不定和若有所思，好像缺点什么，莫非她后悔没有接受靓仔的追求？可是每逢靓仔来收帐时，她又照常摆出漠不关心的态度。

(四)

时间就这样再过了半年，有一天早上我因为感冒没上课在家休息。我睡了会儿就起来找老妈，西施姐姐说老妈和东施姐姐外出去咖啡店喝茶，我听了有点懵，这老妈每日一张开眼就埋头苦干，哪来这闲情逸致大白天地去喝茶。不久她们俩回来，东施姐姐面有难色且眼圈红湿的，老妈也沉着脸吩咐东施姐姐今天就别干活回家休息。东施姐姐一走，老妈就迫不及待拉着西施姐姐进缝纫房间，然后把门关上。我在门外只听到她们窃窃私语，但不知详细内容。过了许久，她们才出来，一致沉默，但这次是轮到西施姐姐满面愁容，接下来没心情工作也不跟我说话。后来我问老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她守口如瓶叫我别管大人的事，我只好作罢。

自从那天起，生活就开始转变。首先是东施姐姐的离开，她在一周以后就离职，不久就跟靓仔摆喜酒结婚，我和老妈都出席他们的酒席，东施姐姐当天看来胖了很多。西施姐姐说她身体不适就没去。再过几个月，东施姐姐呱呱落地生了一个儿子，太突然了。至于西施姐姐，她一如既往学习车衣，终于顺利出师，她先感谢老妈的教诲，然后提出离职回她的沙巴老家。临别之前，我含泪默默地看着她，心里是有千万般的不舍，她蹲下来摸摸我的脸蛋，

劝慰我不要难过，要懂事听话，一有空她会回来探望我。我跟她打勾勾，叫她不准反悔。

但西施姐姐还是反悔了，她一走就没有再回头，完全音讯全无。倒是东施姐姐，不时还跟老妈来往。自从她奉子跟靓仔结婚之后，日子可过得很滋润，相继再生一男二女，凑成两对好字。后来靓仔离开工厂，自立门户开了布料店，还连续开了三间，这钱赚得盆满钵满，现在儿女都长大成人，夫妻俩已升为祖辈，有美满的人生。

(五)

我走出卧室到客厅，把老照片递给老妈，她先是一愣，仔细一看，然后发出会心一笑，说她不记得这张照片。“我也想不到还能看到这张照片。”我笑着说，顺便问老妈是否有西施姐姐的消息。

就如我猜的一样，老妈也没有西施姐姐的下落，不过她听说西施姐姐好像一直都单身没嫁人，终生照顾年老的父母。我接着说还是东施姐姐比较有福气，她傻人有傻福，最终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不像一生劳碌只会为家庭付出的西施姐姐，最终落得孤身一人。

老妈看了我一下，先是若有所思，然后感叹地说：“这话也不能这样说，你真以为你那东施姐姐有那么傻吗？我老实告诉你吧，当年靓仔苦苦追着西施，起初她是不为所动，但后还是有点动摇了，可东施就私下找西施，厚颜无耻地苦苦哀求西施放弃不要接受靓仔的追求，她说她长相和气质不如西施，没法跟她争靓仔，但只要西施弃权她就有希望。西施看在东施又求又哭的份上，心一软就勉

为其难答应了。这下子可好了，东施就开始对靓仔灌迷汤和虚寒问暖，那时候正是靓仔因为爱情受挫，就这样糊里糊涂接受了东施，后来还闹出人命，奉子成婚。我说呀这西施可真是命薄如纸，心肠好，总为别人着想而拖累了自个儿，真是得不偿失，这都是命，怨不得谁呀！”

听到老妈的这说词，我真为西施姐姐打抱不平和惋惜，可是回想起来，这世上的幸福哪不是自己寻找和把握的。虽然东施姐姐看似运用了一些手段，但她也确实有付出和经营她后来美满的婚姻和家庭。

我明天还得上班，就向老妈辞别。一出门，街灯已亮起，我径直地往前走。

情归何处（散文）

范
文
斌

我来自马来西亚槟榔屿（槟城），在成年之前可以说是土生土长的槟城人，对槟城有着深厚的感情。槟城有山有水，可谓山明水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住在一个叫亚依淡的小市镇。

我家是一栋三层楼高的店屋，中间那层是父亲经营的咖啡店，楼上楼下各有五个房间，我们把它们分租出去。店屋旁边有一条小河流，河水潺潺。屋子后面有椰子树林和草丛树林，每到下午时分，可以看到椰树婆娑，感觉到凉风习习，充满南洋风情。著名的极乐寺与升旗山就在屋后附近，景色宜人。小时候，我时常在屋后用干电池操作的收音机收听音乐或是足球比赛的现场口述评论报道。虽然很多时候收音机的接收不佳，播音断断续续，但是我依旧乐在其中。傍晚时分，有很多年轻人在屋子与小河流之间的空地打羽毛球。当时因为自己年纪还小，所以只是在一旁观看。

我在槟华小学念书，它可以说是当时槟城岛上的名校。在我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家境衰落，父亲把店屋卖掉。我们全家迁移到祖父家，那是位于乔治市的战前旧店屋，也是经营咖啡店。我们和祖父祖母同住，后来家里添加了弟弟妹妹。

我在乔治市的生活，也一样令人难忘。槟城人很注重

281

2025年
8月号

在天公诞祭拜天公。我还隐约记得当时的情景，在大年初八午夜12点之前，祖父祖母们把供奉神明的祭品放在叠得高高的桌子上，桌子是放在店屋正大门口的“五脚基”，家里的电灯都开亮了。祭品是用粉红色糖做成的各种模型，通常是宝塔形状；还有一串串的龙眼、红枣、软糖、水果等，竖直地摆放着。午夜12点一到，家家户户开始祭拜，也都竞相放长鞭炮，“噼里啪啦”响个不停，隔天早上满街满巷的地上通红，都是鞭炮纸屑。当地很多华裔学生在大年初九没有上课。

另外一个记忆里的深刻片段是，在每年农历九月九皇大帝诞前的几天，祖母总是从高挂的大篮子里拿出收了一整年的碗碟餐具来重新清洗。这些用品都是专门在每年九月初一到初九吃素的时候用的。初九过后，祖母又把这些餐具收拾好，把那个大篮子重新高高挂起来，隔年再使用。

小学毕业后，因为成绩还不错，我被派到槟城著名的锺灵中学念书。在这段求学时期认识很多同学朋友，生活美好。我也有幸地当上了学校里的总学长。在念大学先修班时认识了女朋友，她毕业于槟华女中。

读完先修班，我计划到新加坡深造，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离开爱人。我记得当时，第一次要出远门，非常依依不舍，也很害怕。但是心里是抱着“体验人生，实践理想”的想法。这一次我不单单是走出家乡，走出国门，我离开的是对槟城这片乡土与亲人的“情”。

离乡背井

记得那是1983年6月12日的一个清晨，冷气旅游巴

士从槟城来到新加坡。有一位锺灵校友在武吉知马美世界商场对面的马路旁等我，他带我去位于金文泰租来的房子。当时我喝第一口新加坡的白开水，马上感觉到这水有着与槟城很不一样的味道。但是这一喝，我就和新加坡结下了一辈子不解的情缘，往后喝了四十多年。

一个人在新加坡念书生活是寂寞的，我一个人过廿一岁生日，一开始的感觉只有四个字——孤单、思乡。家乡的一景一物，还是魂牵梦萦的。那几年我时常写信给女友，信件的频密甚至可以写上编号。我们互用书信联络，这些信件如今还在。

当年通讯还不发达，从新加坡打电话回槟城的费用不便宜。这些公共电话有很多来自马来西亚的学生排长龙，我常在长龙里等着打电话回槟城，在人龙中看到许多游子学生对家乡亲人的牵挂与思念。随着时代的改变，今天新加坡的公共电话也少见。

在新加坡念书期间。因为家境清贫，父亲每天得凑七块钱给母亲储蓄起来，到了月尾就有两百多块，凑给我作为在新加坡念书时的每月生活费。可是有时候店里生意不佳，周转不灵，父亲实在没有办法，得向母亲拿回那七块钱。作为一名家庭主妇，母亲左右为难。这就是一般贫困家庭的真实生活写照。

我终于熬到毕业，但是当时必须履行合约，继续留在新加坡工作三年。女友则还在槟城理科大学念教育系，由于她领取教育部的奖学金，所以必须在毕业后于马来西亚执教七年。在她念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回槟城和她注册结婚，以便她可以在毕业后，被调到柔佛新山的学校，缩短与我这个丈夫的距离。

女友于1989年毕业后搬来新加坡和我同住，并在新山执教。同年，我们在槟城设简单的结婚晚餐宴请亲戚朋友。很幸运的，我们俩在分隔两地长达六年，聚少离多的情况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也很可惜，那个时候父亲已经病逝。

家住马西岭

婚后我们组织小家庭，住在新加坡北部的马西岭。由于我俩还是有着想回槟城的意愿，所以买了比较小型的三房式组屋。我和太太都是一个人住在新加坡，完全没有亲戚在这里，一切得互相依靠。

我在新加坡工作，而太太则天天从新加坡到新山教书，赚的是马币。我们也延续在槟城的节俭朴素生活方式。生活虽简单，却快乐。很快地，我们有了两个儿子，一家四口时常到住家附近的图书馆。新加坡图书馆的设备齐全，小儿子喜欢坐在我的膝盖上，听我讲述有关外太空和各大行星等有趣故事。

另外，我们每逢星期日总是带两个儿子到附近的游泳池学游泳，有时候也到武吉知马山去登高，或到双溪布洛湿地保护区等去接近大自然。就这样我们一家人度过了无数的欢乐时光，足迹几乎遍及了狮城的每个角落，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对异乡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面临抉择

1998年初，是大儿子念小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想法，是否要全家搬去新山住。如果孩子们在新山念书就可以有机会回槟城，因为新山和槟城有同样的教育制

度，而我们当时的最终目标是要回槟城。我们本来有这个打算，可是搬去新山，大儿子在宽柔二小念了几个星期，后来又搬回新加坡。可能是经过多年之后，已经适应了在新加坡的生活作息。我们在新加坡和新山之间搬来搬去几回，终于决定让大儿子在马西岭的一所小学念书，小儿子则在“新加坡模式的华校”（特选学校）南洋小学就读。过后他们到南华中学（也是特选学校）求学，进一步接触中华文化及受其熏陶。

一晃四十年

时间一晃就过了40年。我太太每天来回新山的学校近三十年，春风化雨，无怨无悔地为教育做出贡献，在2018年年尾退休。大儿子于2016年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二儿子于2020年获新加坡奖学金到美国波士顿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这段期间，我有幸当上“新加坡锺灵校友会”的会长。

大儿子于2018年年尾结婚，大媳妇分别于2021年和2023年生下儿子，而我也升任“爷爷”，十分高兴、感恩。

看到孩子有成，我们做父母的倍感欣慰。我们也不知道当年离开槟城来到新加坡的决定是否正确。事实上任何没有发生的事情，没有人会知道结果。人的生命里充满着很多未知的“也许”。

情归何处

朋友开玩笑说，我们夫妻俩退休后可以回家乡槟城居住，一圆几十年的梦想。我们一时无言以对，心想此时我们情归何处？

285

2025年
8月号

母亲已经不住在乔治市的战前旧店屋，搬去和弟弟妹妹居住。随着几十年的流逝，槟城和新加坡两地的人、事、物都有很大的变迁。我对故乡的思念，演变成了对“槟城”与“新加坡”两地深厚的情怀。

常言道“饮水思源”，我喝了几十年槟城的水，孕育我成长的水，十分思念；我也喝了几十年新加坡的水，成长我们一家人的水，十分感恩。

同样是登山，槟城的升旗山还有着崎岖不平的山路，两旁种满奇花异草，人们可以选择乘缆车上山，再俯视乔治市；而新加坡的武吉知马山则是铺平了柏油的道路，两旁的指示牌清楚解释植物的种类与名称，设备齐全。两座山皆是空气清新，风景宜人，就看我们的选择。最重要的，应是珍惜当下，珍惜剩下来有限的时光。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梦见阿娘（散文）

陈
敏
洁

某晚，我梦见已仙逝14年的阿娘，阿娘是沪语中“奶奶”的意思。

就这么刚刚打了以上的文字，我已经泪流满面。

我是阿娘的小孙女，从小在她身边长大。阿娘仙逝时，我身在狮城，已怀孕九月，无法回上海见她最后一面，成了此生最大的遗憾。

阿娘阿爷年轻时，从中国宁波一起坐船到上海落地生根，除了几次为数不多的国内短途旅行，阿娘从未去过更远的地方。如今，终于在梦中的火车站，

她千里迢迢来见我，等待与我重逢，等待我小时候给予她的承诺：“等我长大后，我要带阿娘去看更美的远方。”

梦中，我搂着阿娘的肩，在候车大厅里慢慢走，慢慢逛，就像小时候，阿娘牵着小小的我，沿着四川北路的街道慢慢走，慢慢逛。我闻到了熟悉的雪花膏香味，这是阿娘身上的味道。经过一家礼品店，阿娘停下脚步，往货架



图1：画下梦中阿娘在火车站等我

287

2025年
8月号

上张望，我顺着阿娘望着的方向看去，原来是一排生肖抱枕吸引了她的目光。

我马上问：“阿娘欢喜阿里则？（沪语：奶奶喜欢哪一个？）”

阿娘不说话，指了指这个，又指了指那个，最后目光定在一个小牛造型的中型抱枕上。

我定睛一看，这抱枕体积挺大的，放行李箱还挺占位，于是就说：“阿娘，格则牛有点度，阿拉乘好火车，白相好回来再来买，好伐？（沪语：奶奶，这只牛有点大，我们乘好火车，玩好回来再来买，好不好？）”

阿娘点点头，还是没有吭声，我继续搂着她往前走。这一路，我一直轻轻搂着她的肩，就像小时候阿娘搂着我一样。

我一路走，一路想，我应该去把小牛抱枕买回来，阿娘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我当时应该立即买下，更何况在列车上，阿娘还能抱着抱枕休息。但现在再走回去礼品店还有一段路，带着87岁的老人家再折返回去，怕是会耽误赶火车时间。于是，我把阿娘带到洗手间门口，说：“阿娘先去上厕所，我来了门口等侬（沪语：我在门口等你）。”阿娘应了一声“哦”，慢慢地走去了洗手间。

我快步冲回了礼品店，却看到货架上早已没有了小牛抱枕，心中满是后悔——当时就应该立即买下，这下好了，已经被人买走了。我赶紧以最快的速度跑回洗手间，在门口等阿娘出来。可是左等右等了五分钟，阿娘始终都没有出来。我跑进洗手间里喊：“阿娘，侬好了伐？（沪语：奶奶，你好了吗？）”，却发现洗手间里每扇门都敞开着，空无一人。我慌了，跑出来放声呼唤“阿

娘！阿娘！阿娘！”我撕心裂肺地大声呼唤，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整个候车大厅都回荡着我的呼唤。

天哪，我的阿娘不见了，我疯狂地奔跑，声嘶力竭地呼喊。



14年了，我终于再次见到阿娘……

14年了，我已多久没有唤过一声“阿娘”了……

14年了，我……我怎么可以把阿娘弄丢了！

14年了，我第一次在梦中哭成这样，哭醒后，枕头已湿了一大半。我哽咽着，不甘心地闭上眼睛，想继续回到

梦里，继续变回小孙女时的模样，继续寻找亲爱的阿娘！

年轻时的阿娘是出身名门大小姐，集“高雅”“端庄”“智慧”等所有上海名媛优点为一身。爸爸告诉我，当他还是孩童时，阿娘阿爷经历文革抄家，家中所有的珠宝首饰都被洗劫一空。阿娘为防自己所有的旗袍被反动派抢去焚烧，巧妙地把旗袍剪成短衫，保留最后的一件旗袍，留下上海大小姐最后的尊严。待我18岁，阿娘从樟木箱箱底翻出这件珍贵的一剪为二的旗袍，唤我试穿时，我才知道我已长成了她当年婀娜的模样。

春去夏至，我身上的每件单衣和连衣裙，都是阿娘亲自选布，为我量身订制，踩着缝纫机，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秋去冬来，我身上的每件毛衣、毛裤、毛外套也都是

阿娘亲手织的。每当我看到百货公司橱窗里出了新款的时装，就会拉着阿娘去看看，她只看几眼，就记住了，没几天就给我做出了当下最潮的童装款。



图3：画下阿娘教我包汤圆时的情景

每逢周末假日，阿娘带着我包荠菜馄饨，包菜肉包，搓芝麻汤圆。

每当有多余的面团就成了我自由发挥的天地，一会儿捏只小动物，一会儿又拧出一朵玫瑰花。春节煎蛋饺，端午包肉

粽，中秋做鲜肉月饼，跟在阿娘身后，忙前忙后，乐此不疲。

长大后的我，渐渐发现自己对色彩搭配非常敏感，原来是缘于小时候常看阿娘将各种色彩的毛线织了又折，折了又重织。在大学上雕塑课上，我发现玩陶土的手法和用小时候搓汤圆，玩面团有异曲同工之妙。阿娘教会我生活中的艺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的人生。

大学毕业后，我成为一名珠宝设计师，也是宝石鉴定师，每天经手无数奇珍异宝。我盼着会有这么一天：当年阿娘家被洗劫的珠宝出现在拍卖会上，我带着阿娘来相认，把它们一件一件都拍回来，统统还给阿娘。

我从未想过，当我离开上海，开始在新加坡生活后，原本身体硬朗的阿娘阿爷会衰老得这么快，阿爷在我离开上海的第二年去世了，阿娘独居两年后，也随阿爷去

了。阿娘阿爷的骨灰撒向了大海，这是这对神仙眷侣的遗愿——不需要立碑，不需要后人祭拜。当年他俩坐船渡海来到上海，如今回归大海，重归自由。

我的阿娘来我的梦中见我，是她想我了，还是我想她了？

为什么不给我机会让我再陪她走久一点？为什么最后还是留我一个人在原地后悔不已？

自从那晚过后，我强迫自己每晚早早睡去，盼着梦里还会有下一集，可以再见一次阿娘。可是没有，一直都没有……

为什么阿娘想要生肖抱枕？还是小牛图案？我在回忆里寻找了半天，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件物品出现？为什么阿娘会在洗手间消失？还是阿娘在暗示我、指引我什么呢？

半月后，我报名参加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讲堂”写作课。当我走进作协附近的小巷，抬头间，竟意外看到了梦中那家熟悉的礼品店，店铺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生肖抱枕，唯独没有“小牛”这款。正当我尝试翻找时，突然想到——阿娘属“牛”，梦中相遇的地点是火“车”站，阿娘在洗手间冲完“水”后，失踪了。作协的所在位置叫“牛”“车”“水”。

我顿悟了！当一个人对未来产生困惑而无处寻求解答时，梦里会有潜意识的先知出现，曾经的遗憾会在梦中补偿，梦中的启示会让人重新思考人生：是不是该回到梦想最初开始的地方？

新加坡牛车水，这是十多年前，我来到新加坡后，第一份工作的地方。我在牛车水桥南路一家金店工作了四

年，熟悉且喜欢老店屋的木楼梯，这和童年记忆中阿娘家的木楼梯一模一样，踩上去是完全一样的感觉。我喜欢牛车水大街小巷里的人间烟火，也好喜欢宝塔街、史密斯路上的壁画和铜像雕塑。当初离开牛车水金店是因为生儿女，之后就转换跑道，办了学校和画室。匆匆十余年，直到今天，再回到熟悉的牛车水，发现遗憾终究是美好又无力挽回，但我也在梦醒后明白，我还是可以回到梦想最初开始的地方，用另一方式重生和苏醒。这一回，不是以“珠宝设计师”的身份，也不是“画室美术老师”的身份，而是一名虔诚的“写作新手”的身份复出——另一个四十不惑的我，在曾经熟悉且深深喜爱的牛车水土地上，再次破茧成蝶。

期盼在下一场梦里，我带着阿娘，抱着小牛抱枕坐在高铁车厢，阿娘一路读着我写的故事，我一路画着阿娘读书的模样，我们祖孙俩搀扶着走下列车，一路走向更美的远方。

空（诗歌）

梨花
浅笑

思念是一壶清酒，
一口一口喝下去，
爬上眼角，
坠在眉梢，
落在心头。

你变成了灰色的影子，
忽远忽近，
看不到，
摸不着，
忘不了。

最怕是在梦中，
一直追，
一直追，
咫尺天涯，
只碰到了你衣襟一角。
醒来，
全是泪，
湿透了脸颊、枕畔、心头……

293

2025年
8月号

思念（诗歌）

像顽皮的孩子
思念溜出了门外
迎着风
冒着雨
大无畏地寻觅着熟悉的声与影
莫名的感伤升起
白日黑夜
千丝万缕
思念轻轻地呼唤

告诉我
距离有多远
为何不能自己
思念要如何藏起
如何不见

流光飞逝
以为总会渐渐忘记
不再想起
风雨凉了夜
顺着两颊流淌

闪小说两则

决
彼
蕙

温柔

“我们分手吧！”

“好啊，分就分吧！那让我们最后一次握手？”

她伸出手，他握住她的手，说：“你能把手挣脱出去，我们就分手。”

她挣脱了好久也没有挣脱出去，很生气地说：“你知道吗？很痛啊！”

男孩立刻放开了手，非常严肃地说：“爱你，怎么舍得你痛？”说完转身离开。

女孩突然明白，于是追上去抱住男孩，哭着说：“我爱你，我们不分手。”

男孩对女孩说：“可是我已经放开了你的手。”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消失在女孩的世界里。

295

2025年
8月号

无缘

铅笔先生爱上了白纸小姐。他写情诗送她，白纸小姐却选择了钢笔先生。铅笔先生很伤心，拜托橡皮小姐把自己的情诗清理干净。他想，那就默默爱她吧，永远别让她知道写情诗其实会耗尽自己的生命。铅笔先生永远不会知道，暗恋他的橡皮小姐，其实也在耗尽自己的生命帮助他爱她。

老骥伏枥 (闪小说) (外一篇)

王
顺
明

“年轻人，加油哟！”大学的礼堂外有一位和我一样身穿黑色宽袖长袍、头戴四方帽的毕业生主动跟我搭讪。眼前这位双鬓斑白，额头和眼角露出岁月纹路的老先生看似年过花甲，但声音洪亮，气色红润，体魄不亚于我们这些二十来岁的小伙子。

“你们前面的路还长着，这世界将无情地给你一次又一次的磨难，可别轻易气馁，玉不琢不成器，磨难是为了使你们成长，才能打磨成发光发亮的宝石。”老先生语重心长地叮咛着。

“谢谢Uncle，你也很厉害，年纪大了还来大学进修！”我礼貌地回应了老先生。

“人可老，心不可老呀！世上那么多美好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去挖掘，去学习，就算有一天我走不动了，我还要活到老，学到老！呵呵……”语毕，老先生拍拍我的肩膀以示勉励，然后转身离去。

老先生的话像风一样掠过，须臾之间，我已将之抛在脑后。毕竟，我的人生一片大好光景，“老”是多么遥不可及的事情呀……

昨晚，新达城会议展览中心人潮涌动，我看到告示牌林立，上面写着“新加坡社科大学毕业典礼2024”。芳华正茂的毕业生多不胜数，他们或忙着跟家人合照、或忙着

297

2025年
8月号

跟同学相互道贺，整个会场洋溢着热闹的气氛和久别重逢的欢愉气息。

礼毕。我主动跟几位和我一样身穿黑色宽袖长袍、头戴四方帽的毕业生搭讪：“年轻人，加油哟！”

“谢谢Uncle，你也很厉害，年纪大了还来考取高级学位……”同学们回应。

不孝的冷气机

王
顺
明

“热死了！热死了！可以开冷气吗？”爸爸步履蹒跚从主人房出来，走向一个魁梧的身影，慢慢伸出他颤抖褶皱的右手，使尽力气上下摇摆，像乞丐般跟那人乞讨：“真的很热……儿子……多隆多隆……开冷气……”那人怒目而视，把爸爸的手大力甩开，大声吆喝：“你都那么老了，还浪费钱吹什么冷气，你以为我很有钱啊！”

尽管爸爸日复一日再三乞求，那人始终置若罔闻。

组屋是爸爸用了大半辈子一分一毫积攒才买下的。新加坡四季如夏，酷暑难耐，除了冷气机，还有谁能帮爸爸消暑？

“滴滴……”遥控器发出了声响，冷气机的导风板听话地缓缓落下，不一会儿，一股冷风轻拂在冒着汗的额头。“热死了，现在舒服多了。”那人回到客房，摊在床上，把遥控器藏在枕头下，喃喃自语：“老不死的，想吹冷气，你等久矣！”

爸爸掏钱购买冷气机，安装在一个稳妥的地方，缴付冷气机电费、维修费多年，可它却学那人“啃老”，以怨报德，助纣为虐！

“真热！真热！”爸爸返回卧室，用尽余力按下风扇的开关按钮，但风扇也不听话，动也不动。“冷气不孝就算了，连你也一样，唉……”爸爸踉跄一下，沉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

大门敞开，陆续有人踏着沉重的脚步进来。爸爸的卧室渐渐人满。

“呼……”冷风从窗口吹入。

“天冷了，阿爸，我给您盖个被，您好好休息吧……”那人在爸爸的床前，猫哭耗子。

299

2025年
8月号

第11届东南亚诗人大会

第11届东南亚诗人大会于2024年12月间假泰国成功曼谷举行。从13日到19日期间，博鳌国际诗歌节也在同一个地方举行，并成立了国际诗人笔会。东南亚诗人也受邀参与盛会。

2006年的端午节，东南亚各国诗人应邀出席了在中国福建省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东南亚华文诗国际研讨会”。会议期间，菲律宾诗人云鹤提议创建东南亚诗人笔会，这个提议得到所有东南亚诗人热烈的反应，因为这样可以增进东南亚各国华文诗人之间的交流，互相切磋诗艺，从而推动东南亚华文诗歌的发展并提高诗的创作水平。

当时创会的14位发起人是菲律宾的云鹤、明澈、陈扶助和吴天齐；马来西亚的吴岸、杰伦和秋山；泰国的岭南人和曾心；文莱的海庭；新加坡的史英和郭永秀；印尼的莎萍和顾长福。

首届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在中国福建省福州市举行，后来又在广东省韶关市、越南胡志明市、中国贵州省遵义市、山东省青岛市、文莱、泰国曼谷、缅甸仰光、新加坡、以及中国浙江一共举行了10届。

这些年来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轮流编辑出版了9本东南亚诗刊，以及9本有关东南亚华文诗的评论集。又建立

了自己的网站，让东南亚诗人发表他们的作品，同时也在微信上成立群组，给各国的诗人有经常互相交流、学习的机会。这些都是东南亚诗人笔会这些年来对华文诗所作努力的成果和贡献。

此次与会的东南亚代表包括菲律宾的椰子、苏荣超、阿占；印尼的袁霓、陈德胜、何淑慧；马来西亚的晨露、杰伦、王涛、亦大；缅甸的蓝翔、王崇喜；泰国的梦凌、苦觉；越南的钟灵、梁焯婷、小寒；文莱的孙德安、林源泰、狼燭；新加坡的郭永秀、韩昕余、林友赏、伍木、张耀天、邹璐以及老挝的陈琳。列席者有来自中国的陈艾琳、陈秋娣、初梅、栗立新、心帆、虞美人，还有中国香港的秀实以及美国的崔淼淼。

2025年12月14日早上的聚会首先由孙德安会长致辞，他认为这是东南亚诗人笔会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时刻。他已经担任会长十多年，应该让贤。他对未来笔会的会长给予了憧憬与希冀，笔会往后必能继承与发扬东南亚华文诗人的共同理想与精神，推动华文诗歌走向繁荣。东南亚各国代表也相继发言，介绍该国诗人并分享所在国华文诗歌的发展。

12月14日下午是分享会。首先由新加坡诗人音乐家郭永秀分享《诗与其他艺术的结合》与诗电影创作，张耀天也在会上即席演唱了郭永秀的南洋新诗乐《雨的味道》；新加坡的伍木本来分享《东南亚华文诗歌中的生态意识》，后来却导出了新话题：有关东南亚各地文学发展的状况，引起各地诗友们莫大的兴趣。其他分享评论文章及研究心得的还有中国的陈艾琳、初梅，美国的崔淼淼等。

分享会过后正式开始举行东南亚诗人大会。大会选出了东南亚诗人笔会新一届理事。名单如下：

荣誉会长：孙德安（文莱），荣誉理事：王涛（马来西亚）、林晓东（越南），会长：郭永秀（新加坡），副会长：梦凌（泰国）、苏荣超（菲律宾），秘书：王崇喜（缅甸），财政：周德成（新加坡），副财政：韩昕余（新加坡）。理事有：新加坡的邹璐，马来西亚的晨露、秋山，菲律宾的椰子、心受，泰国的苦觉，缅甸的蓝翔，老挝的陈琳，印尼的袁霓、何淑慧，越南的小寒、钟灵，以及文莱的狼燭。

接下来是第7届博鳌国际诗歌节开幕典礼，同时也宣布国际诗人笔会成立。12月15日早上继续召开博鳌诗歌节，也颁发各个不同的博鳌国际诗歌奖项给获奖者。

为了繁荣东南亚诗歌创作，推动东南亚诗歌发展，激励在诗歌创作中努力前行的诗人，此次在曼谷召开的第11届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决定设立“2024年东南亚诗歌奖”。12月15日傍晚继续举行的东南亚诗人大会，会上举行了2024东南亚诗歌奖颁奖典礼。（1）诗人奖获得者郭永秀、周德成、曹波，（2）诗集奖获得者王涛、侃侃、栗立新，（3）新锐奖获得者林江合、小寒，以及（4）贡献奖获得者苏荣超、吴小茵、杰伦。获奖诗人也在现场发表获奖感言。



出席此次诗人大会的新加坡写作人，
左起：张耀天、郭永秀夫妇、韩昕余、邹璐、伍木和林友赏。（图：郭永秀）

《新华文学》第102期

发布会暨分享会：

探讨全球化时代的身份探索与归属

2025年4月27日下午，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大厦B1层中央公共图书馆节目室1迎来了一场充满思想碰撞的文学聚会。作为2025年“世界书香日”的重要活动之一，《新华文学》第102期新书发布会以“镜映多重光谱：全球化时代下的身份探索与归属”为主题，吸引了众多文学爱好者前来参与。

活动邀请了艾禺、李喜梅、陈敏洁和陈一萱四位作家进行分享，由陈彦熹担任主持。这几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创作者，围绕“斜杠人生”这一概念，共同探讨了当代人在多元社会中的身份认同问题。

在分享环节中，四位作家分别从各自独特的创作视角出发，分享了精彩的人生故事。艾禺结合自身多重职业身份的经历，生动讲述了参加国际文学营时面临的文化碰撞与身份思考；李喜梅通过分享孙女的成长故事，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代际间的文化传承与认同；陈敏洁则创新性地采用摄影与漫画相结合的形式，展示了带侄子游览新加坡著名景点的趣味见闻；陈一萱作为年轻一代的代表，深情讲述了自己英语环境中坚持中文创作的执着与梦想。随后的互动环节中，现场观众踊跃提问，与作家们就创作灵感、身份认同等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整场活动气氛活跃，两个小时的分享中不时爆发出会心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许多文学爱好者积极发言，提出的问题既富有见地又贴近生活，与作家们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活动结束后，不少参与者仍意犹未尽，纷纷表示这场活动不仅加深了他们对《新华文学》第102期主题的理解，更启发了对自身“斜杠人生”的深入思考。

本次新书发布会成功展现了新加坡文学界的多元声音，也为“世界书香日”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欢迎广大读者阅读并探索更多精彩内容。



分享会的导读者和主持人，左起为陈彦熹、陈一萱、陈敏洁、李喜梅和艾禺。



分享会后分享者、主持人与部分出席的作协理事合影。

缘聚缘散文长在—— 2025作家协会散文讲堂

为协助本地文学爱好者提升写作技巧，加强对散文的鉴赏能力，进而创作出感动人心的作品，新加坡作家协会从2025年5月4日至5月25日连续四个星期天，开办四堂“2025作家协会散文讲堂”。

作协特邀本地知名作家李叶明和郑景祥带领学员一起探索散文创作的乐趣——从最初先秦散文的正统到当代散文的浪漫；从叙事散文的感染力到借助诗歌元素的创新手法，把学员引入散文世界的浩瀚及无限可能。

课程导师和题目依序是：李叶明《散文的叙事正统与虚实实实》、李叶明《散文的情理张力在等笔触戳破》、郑景祥《给散文注射诗的类固醇》和郑景祥《写一篇散文如同谈一场恋爱》。

共有16名来自各年龄层和写作背景迥异的学员报名参与了这届讲堂，其中14名学员的表现和出席率符合要求，获颁结业证书。

部分学员的创作将会在下一期的《新华文学》发表，并为这一届的散文讲堂做一个总结。



讲堂学员与讲师和部分作协理事于结业典礼上合影。(图：郭永秀)

新加坡作家协会

2024—2026年度理事会

- 会务顾问：**何家良博士 白振华
- 法律顾问：**萧锦耀律师
- 名誉理事长：**胡清山 傅春安 陈军荣 曾也鲁
卓顺发太平绅士 孙侠博士
江秋文 黄马家兰
- 荣誉会长：**黄孟文博士 王润华教授 希尼尔 林得楠
- 名誉会长：**烈浦 艾禺
- 会长：**刘瑞金
- 副会长：**郑景祥 周德成
- 秘书：**穆军（正） 钟韵宜博士（副）
- 财政：**陈彦熹（正） 冰秀（副）
- 出版：**刘瑞金（正） 毛丽妃（副）
君盈绿博士（副） 林锦博士（副）
- 学术/讲座：**郑景祥（正） 张松建博士（副）
郭永秀（副） 李叶明（副）
- 青少年组：**周德成（正） 毛丽妃（副） 陈帅（副）
- 总务：**沈斯涵（正） 陈帅（副）
- 受邀理事：**廖建裕博士 佟暖 孙爱玲博士 柯奕彪
周通泉博士 龙永华 芊华 依凌
- 查账：**李喜梅

308

新华文学
第103期

桥

桥，连接了两岸，让此岸的人能够通往彼岸，让两个没有关系的个体能够相牵相连，也让牛郎和织女能够相会。桥，把遥不可及的理想与现实接驳起来。婚姻是一座桥，家庭也是一座桥；昨天是一座桥，今天也是一座桥，明天又是另一座桥，通往看不见的未来。

桥，象征着联系和连结，可以是纵向的时间、血缘之联系，可以是横向的空间、地域之联系，也可以是情感的牵连、文化之传承；还可以是人与物、物与物、虚与实之间的连结。

《新华文学》第105期将推出以“桥”为主题的专辑。请以短篇或微型小说、诗歌、散文或其他文学形式，书写您对世间种种联系和连结的关怀与思考。来稿字数以3000字为限。

309

2024年
8月号

截稿日期：2026年2月15日

来稿请电邮至《新华文学》编辑部
contact@singaporewriters.org.sg

或上网查询作家协会的网站：
<http://www.singaporewriters.org.sg>

《新华文学》投稿须知

- ◆ 本会旗舰刊物《新华文学》以半年刊的形式于每年的2月和8月出版，欢迎海内外的读者、网友、文学爱好者投稿。
- ◆ 本刊园地公开，举凡诗歌、散文、小说等创作文体皆在欢迎之列，以3000字为限。文稿内容不设限，但最好能反映新加坡的社会与文化。评论文章则以评析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的文学或作家为主，以5000字为限。
- ◆ 除了每期专辑的稿件，不设截稿日期，先到先得。投稿作品必须是原创，且未曾任何媒体、刊物、报章等发表过。
- ◆ 来稿请使用简体中文打字，不接受手写稿。请将作品以word并通过附件的方式电邮至contact@singaporewriters.org.sg。
- ◆ 作品可以笔名发表，唯必须在稿末附上一则不超过50字的作者简介，以及中英文真实姓名、电话号码和通讯地址。
- ◆ 所有投稿至本刊物的作品，编辑部将视情况决定是否采用，并对作品有删改权。稿件若不愿被删改，请注明。稿件若不被采用，将不另行通知。
- ◆ 所有作品获采用的作者将获邮寄一本当期的《新华文学》。本刊的出版仍需热心支持文学活动的机构与人士资助，因此并不会另寄发稿酬。

订阅《新华文学》

由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的《新华文学》期刊，已在2018年步入40年，2019年是它的41岁，也是另一个十年的起点。

《新华文学》从最早的《文学》到后来改名为目前的刊名，大部分时期是以半年刊的形式出版，自创刊以来从未中断，四十多年来已经出版了一百多期，可以说是亚洲地区最长寿的华文文学期刊之一。更难得的是，《新华文学》的质量始终保持了一定的水平，且在承先启后的同时也扎根本土，海纳百川。

对内方面，《新华文学》在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发展道路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对外方面，它扮演了新加坡文化的民间大使，促进了新加坡华文文坛和世界文坛的交流。

《新华文学》接受读者订阅。我们希望文友、院校、公私机构能给予支持。若欲订阅《新华文学》，请填写下一页的订阅表格，或到作协网站www.singaporewriters.org.sg/Xinhuaorder.pdf下载订阅表格，填妥后将表格连同支票（若是选择使用支票支付）邮寄至新加坡作家协会。我们也接受复印的订阅表格。



311

2025年
8月号

《新华文学》订阅表格



- 《新华文学》由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每年两期，逢二月与八月出版发行。
- 目前只接受新加坡地区读者、院校与机构订阅。

【✓】4期（两年）共40元 原价格51.20元

支付方式 Payment by

【 】 支票 Cheque 付予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银行 Bank: _____ 支票号码 Cheque No: _____

【 】 转账 Funds Transfer

账户名 Account Name: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银行 Bank: DBS

账号 Account No: 033-006231-1

注：请在付款说明写上订阅者姓名 订阅日期: _____

订阅者 / 联系人资料

姓名 Name: (中) _____ (英) _____

职业 Occupation: _____ 国籍 Nationality: _____

机构 Organisation (若由机构/院校/团体订阅): _____

地址 Address: _____

_____ 邮编 Postal Code: _____

电话 Tel: _____ 传真 Fax: _____

电邮 Email: _____

请将支票连同订阅表格邮寄至：**新加坡作家协会**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13-B, Smith Street, Singapore 058927

Email: contact@singaporewriters.org.sg

“植物是最好的摄影家。它们拍摄了地球几万年，
乃至几十万年的影像。”

“照片在哪儿？”

“在它们的记忆里。”

“所以你和植物沟通，是提取它们的记忆？”

“对，我们可以建立植物记忆库……
把植物的记忆提取出来，帮助人类。”

——节选自陈帅《冷湖 第七夜》

定价: \$12.80

ISSN: 0129-7880